

虎父犬子（雙鷹神捕傳奇故事）西門丁·新著

近年崛起的江北四秀，一個一個被人殺死，江北又接二連三發生盜竊案，竊者的行爲異常奇怪，値錢的東西不偷，反而偷那些笨重的，這裡面有什麼巧妙？

本故事案中有案，曲折奇詭，費人思索……結果還是讓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破獲。

$3.50

1122

編者話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塞外飛虹」今期開始連載，該故事自刊載以來，都深受讀者們喜愛，時而函電紛詢，鑑於作者蕭逸君遠居海外，私務繁忙，未克如期脫稿，幾經編者力催之下，終於不負所望。「塞外飛虹」爲一部簇新之作，書中人物疑幻疑眞，功力深湛，栩栩如生，活然紙上。愛好蕭君作品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虎父犬子」巨型小說今期刋出，故事啣接「龍王之死」，爲雙鷹神捕故事最精彩的一個，故事描述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破獲一件奇案，這件案很特別，竊匪由於值錢東西不偸，笨重的反而成爲對象，於是引起了「禿鷹」的猜疑，追踪下去，結果就發現了一件案中有案的驚人故事……

**　　**　　**

探索大集故事先後我們已經刋出五個了。下期爲故事之六「化作春泥更護花」刋出。由司馬翎執筆。公門中强人沈神通不愧爲一個神捕，他以他的智慧及不凡武功、喜怒不形於色的沉着毅力去鏟除崎嶇人生的障碍，確是難得，值得褒揚和敬愛。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捕故事

虎父犬子

西門丁．文
黃白石．圖



餘悸猶生　賊過興兵

董林盛是有名的財主，他的居所亦是遠近知名。提起明月園，幾乎沒人不知。

明月園佔地頗廣，人雖不很多，但裏面的假山飛瀑，小橋流水，亭台樓閣以及四季蒔花節草，都使去過的人留連忘返。

董林盛亦頗以此為豪。可嘉的是他並不因此而自珍，經常邀請親友知己到他家裏相敍。

楚英南是他的外甥，因此他把「江北四秀」的另外三秀共邀來此相聚。

已是三更了，七夕，雖是新月，但仍把明月園點綴得更嫵媚。水榭上四個青年劍客談笑正歡，豪飲正興，以景物為餚，明月為伴，黃昏喝至此時，仍豪興不減。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這意境使四個青年人，如置仙境，非到清晨未能盡意。

楚英南、秦雪嶺、虞子清及宋玉簫都是近年來崛起江湖的青年劍客，由於都是一般年輕俊秀，瀟洒不羈，因此被合稱為江北四秀。

這一個稱呼已非一兩年的時間了，但這四位儘管各自心儀不已，却仍是緣慳一面，今次能夠共聚一堂，還是秦雪嶺大力促成。他到各人家門游說，一說即合，楚英南並建議把見面地點訂在明月園。

四人一見如故，志趣相投，彷彿多年老友，因此他們便借今夜七月初七結拜為兄弟。

此刻各人都有幾分醉意，但意興未減，仍不斷吩咐董家僕人添酒。

恰在此時，內院响起一聲清脆的鐘聲，在靜夜中顯得異常响亮。

楚英南酒醒了大半，脫口驚呼道：「有賊！賢弟們助小兄一臂之力，把賊子抓來！」

秦雪嶺道：「偌大的一個莊院，如何安排人手？」

楚英南笑道：「裏面自有人搜，咱們分開四面站在牆頭上監視。」

宋玉簫道：「此計甚佳，就請大哥安排！」

楚英南道：「如此愚兄也不再客氣。二弟，你就守在這堵牆上，三弟守東方，四弟守南方，愚兄守北方！」

秦雪嶺應了一聲，首先奔向靠水榭的那堵牆上。虞子清及宋玉簫亦立即展開身形，方向自己所負責的那方奔去。

這一刹那，明月園內已燈火光耀如白晝，董家家丁手持刀棍四處搜索，看來盜竊者除非背插雙翼，否則絕難逃脫。

人聲逐漸响亮，秦雪嶺站立牆上，居高臨下，已見四周人影閃動，點點的燈光，形成一條蜿蜒的長蛇陣，黑夜中似乎一條火龍。

夜風吹來，秦雪嶺在牆頭上，衣袂飄飛，朦際朦朧，幾疑置身雲端九霄之處。

正在恍惚間，前頭假山處黑影一閃，跟着一人凌空飛起，直撲圍牆。中途在一棵槐樹橫枝一點，去勢更疾。

秦雪嶺酒意一醒，一聲龍吟，抽出佩劍。刹那黑影將近，在他斜前方二丈，秦雪嶺身形暴起，大鳥般向他飛撲而去，人在半空，長劍洒下一片銀光。

銀光點點，指遍對方前身的十八個大穴。

那人面蒙黑布，黑衣黑褲，在黑暗中好像是一個幽靈，他右手持一黑布袋，沉甸甸的，顯然裝了不少金銀之物。

只見他左脚在右脚面一點，身子硬生生再拔高半丈。與此同時，人聲沸騰，叫罵之聲大响，四周之燈光逐漸移近。楚英南尚未至北牆，聽見人聲，連忙轉身回奔，虞子清及宋玉簫亦飛趕過來。

秦雪嶺劍一落空，凌空一吸氣，手腕一沉，劍尖改為上刺。

那人亦知危險，左手迅即按在左腰上，霍地抽出長劍，隨手一揮，「叮叮」連聲，雙劍輕觸，兩人身體迅即彈開五尺。同時俱是向下一沉。

秦雪嶺在他下面，下降更速，總算他酒已醒了大半，眉頭一皺，猛使千斤墜，下勢更劇。

將近落地之際，一擰腰，雙脚蹬在旁邊一座假山上，同時引氣上升，身子斜向上射去，疾如星丸。

刹那劍光暴盛，有如毒蛇出洞般直刺黑衣蒙面人小腹。

那人氣已促，一時間未能換氣移形，千鈞一髮之間，右手掄起布袋砸下。

巨大的布袋重若千鈞，秦雪嶺只怕擋格不了，未敢用劍挑開它，左掌運勁一推，拍在布袋上。

「蓬」一聲悶响，秦雪嶺被袋上之力迫得沉下，那人却如斷綫風箏般，凌空翻了幾個觔斗，罩面黑巾飄飛，露出下半張臉，但他身形下墜，恰落在牆頭上。

百忙中換了一口氣，雙足一頓，身子如離絃之箭向牆外飛去。

秦雪嶺雙脚落地，長嘯一聲，再次騰起，牆高二丈，一躍而上。

那盜匪身形展開，眨眼間已在十五丈外。

秦雪嶺年少氣盛，盜匪自他眼底下逃脫，這口氣豈能忍得住，喝了一聲：「往那裏逃！」身子向前躍下。

楚英南剛在此時躍上牆頭，緊接着虞子清及宋玉簫亦同時到達。

楚英南見那盜匪左手持劍右手携袋，雖負重物，身子起落之間依然快逾奔馬，正在猶豫間，猛聽姨丈董林盛在身後叫道：「南兒，窮寇莫追，反正損失不大！」

楚英南稍一沉吟，他怕秦雪嶺孤掌難鳴，揚聲叫道：「二弟，不必再追了，姨

夫說損失不大！」

秦雪嶺也只是憑一股氣拚命追上去而已，事實上那人始終離他十五六丈，要追上他也不是易事，故此聞言立即止步。

董林盛也吩咐一干家丁及護院回房休息。楚英南待秦雪嶺回來，才一同躍下牆頭。

董林盛道：「辛苦了幾位義士，老朽十分感激！」

秦雪嶺等忙道：「小侄無能，致令盜匪逃脫，甚感慚愧！」

楚英南接口道：「姨丈，賊人到底偷了什麼東西了？」

宋玉簫笑道：「大哥問得好笑，當然是金銀之物啦！」

董林盛一笑，道：「你們跟我來！」

董林盛帶他們到庫房裏去，他笑指一個鐵鑄的壁櫃道：「你們看！」

櫃門被打開，裏邊金飾玉珮，黃金白銀以及無數的銀票一片狼藉。奇怪的是櫃門的靠內那邊縛着一條細鐵綫，楚英南大奇，忙詢之原因。

董林盛不知是否損失小而並不顯得惱恨，相反笑口吟吟。他又帶他們到隣室指點道：「那個櫃門縛着的那條鐵綫穿過牆壁到這裏來，你們瞧！」

原來鐵綫的另一端縛着一個小鐵環，鐵環的另一端扣着一個鐵鈎，鐵鈎又縛着一條鐵綫，這鐵綫的盡頭是連在一個銅鐘之上。

董林盛得意地道：「你們明白了麼？哼哼，只要外人把櫃門一打開，拉着銅鐘，立即發出鐘聲，那時他們便無所遁逃了。你姨丈這辦法已令以前三個小偷失手被捕了！」

虞子清脫口道：「如果董伯伯自已要打開鐵櫃取錢，豈不麻煩？」

「那裏會麻煩？」董林盛指住那鐵環道：「老夫只須把這條連接銅鐘的鐵鈎除去，自然不會發出聲音！」

衆人都暗暗佩服他心思縝密。

「那賊人武功雖高，但在得知自己洩露行跡時未免心慌意亂，因此老朽也只不過損失了百多両黃金及一些銀両而已。」

楚英南道：「不過，賊人走脫之後，不知會否召來同黨捲土重來，那時他雖不知其中奧妙，但首先制服了姨丈……」

董林盛一慌，面上之笑容登時不見，道：「南兒，你好好替姨丈想想辦法。」

楚英南沉吟道：「甥兒……不可能長期守在姨丈身邊。」

虞子清道：「董伯伯可以請一些武功高強的人來保護你。」

楚英南欲言又止，他是想說用錢請得到的保鏢豈有高手？不過，終是沒有說出口。

董林盛不是江湖人，豈知底細，聞言喜道：「虞侄說得對，南兒此就發告示請保鏢，你再多留幾天，替我挑選幾個。」

楚英南只得答應。

第三天便有人來應徵，可惜都是些酒囊飯袋，楚英南一個都挑不上手，只得再留下來。

過了幾天，秦雪嶺、虞子清及宋玉簫便各自辭別回家，臨別訂下重九之日同赴華山一登蒼龍嶺。

群豪畢集

月到中秋份外明。

梅莊坐落在襄陽城之東南十多里處，背靠漢水。

梅莊並不是一座村莊，他是名震江北的「賽孟嘗」梅任放的私人莊院，雖說只是梅任放的私人產物，但佔地逾百畝，裏邊房屋鱗次櫛比，院庭重叠，佈置却頗樸實。

曾經有人向梅任放建議請些巧手名匠回來裝飾佈置一下，梅任放聞言笑說：「那筆錢不如拿來帮助有困難的朋友。」

自此之後，梅任放之名頭更盛了，幾乎衆口交譽，武林中人鮮有對他稍存不敬的。

江北的朋友若果發生爭執，即使一些帮派的掌門人化解不來，但只要梅任放一到，立即迎刄而解。這些年來，即使是一方之雄、一門之主，亦對他尊敬三分。

梅任放祖父及父親都長袖善舞，掙下了山堆高的金銀，讓他四處慷慨解囊也不慮有山崩之日，何況，他們留下的店舖，生意交到梅任放手下仍然門庭若市。

梅任放今年已六十出頭，現在他已把生意交給兒子梅百侶掌管，他一妻一妾住在這偌大的莊院內却絕不感寂寞，因為除了數十名家僕及丫環之外，尚有不少食客以及各地聞名而來拜訪的英雄好漢。

這些人之多，往往令到梅莊的房舍都幾不敷用，也令梅任放的妻妾感到十分心煩。

為此，梅花莊便不停擴建，十年前的一次大動土木，不但把莊園擴建至漢水河畔，並且在四周建了一堵高逾一丈的圍牆，牆厚逾兩尺，有如城牆。

工程完畢之後，「及時雨」應陽天送了一個牌匾，上書天下第一莊，從此梅莊之名更加响亮。

梅任放感於武林同道平時各散東西，難得一見，於是他每年中秋節例必發出請帖，廣邀江北各地英雄前來梅莊歡渡佳節，甚至江南的一些成名英雄也不遠千里而來。

人人都以能被他邀請而感到自豪。

今年的中秋節亦不例外，故此，從八月初十日起，各地英豪都紛集梅莊。

秦雪嶺剛離開明月園不遠，便從一位梅莊的家丁手中接到被邀的請帖。

這是他第一次被邀，秦雪嶺除了受寵若驚之外，心中那種得意自非筆墨所能形容。

不過，他自知只屬叨陪末座，因此不敢過早到梅莊去叨擾人家，直至今夜才入莊。

× × ×

銀白的天空有如掛了一匹素色的綢緞，沒有一絲雲彩。月色皎潔，嫦娥披上盛裝正向世人洒下她那無限的嫵媚。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佔地二十多畝的庭院，擺下無數的椅桌。月上柳梢頭後，羣豪已開始轟飲，豪邁的歡笑聲及猜拳行令的吆喝聲此起彼落，形成了一個歡樂的大海。

江湖上的好漢，他們的英雄本色本是

如此，連天上之嫦娥也彷彿受到感染，把她千百年來的魅力一下都向着梅莊傾瀉下去。

秦雪嶺剛一踏入，見此場面不禁一怔。他目光自場上掃過，却沒有一個是自己熟悉的，正是猶豫間，一個滿面酡紅，身材高大的壯漢，手持兩杯酒，歪斜着身子，搖搖晃晃走前來，道：「老弟，來喝一杯！」塞了一杯酒給秦雪嶺。

秦雪嶺推辭不得，跟他喝了一杯。

那大漢扯着他的衣袖，道：「老弟，我看你也沒有好朋友在場，就讓咱們一塊吧！」硬把他拉到自己席上。

「尚未請教這位大哥之大名！」秦雪嶺不很習慣這種場面。

那大漢挾了塊肥肉塞入口中，道：「咱是『大力神』魯丁，兄弟你呢？」他一邊咀嚼一邊含糊的說，聲音頗模糊，不過，秦雪嶺總算聽得出他說什麼。

「在下秦雪嶺，末學不如魯兄名頭之响亮！」魯丁的武功雖不很高，但他為人頗有義氣，又是個直性子的人，因此他的名頭秦雪嶺亦有所聽聞。

魯丁又替他斟了杯酒。「秦兄弟這兩年的名頭不小，咦，你們江北四秀怎地只你一個人來？喂，你別客氣，吃點東西吧！不吃那是對梅大俠不敬，喝酒吧！」他又自己當先喝了滿滿一杯！

秦雪嶺受了他感染，逐漸無拘無束起來，陪他喝了好幾杯。他年紀雖小，酒量却甚豪，同席的幾個大漢都如遇知己般紛紛勸飲起來。

不一會，幾個人已喝光了一罈酒。同席有個姓樊的大漢又去場中捧來了一罈。

秦雪嶺目光投向場中，只見酒罈黑越越的堆放在那裏，好像一座小山丘，看來怕有三四百缸。

樊姓大漢打了個酒呃，道：「秦兄弟，聽說楚英南也是一條好漢，怎地沒有同你一齊來？」

秦雪嶺四處找不到自己的結拜兄弟，也是有點奇怪。「小弟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大槪他們沒有接到帖子吧！」

魯丁哈哈笑道：「那是秦兄弟你有口福的了！來，咱再敬你一杯！」

秦雪嶺舉杯而起，倏地一隻手掌按在他臂上。「哼，主人請你來，你未曾敬過他一杯，却坐在這裏豪飲。」聲音嬌嫩。

秦雪嶺一呆之下抬頭一望，只見一個十九二十左右的少女嬌面鮮紅欲滴，兩隻大眼睛好像蒙上一層水芒，高鼻挺直，嘴角翹起，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秦雪嶺覺得有點面熟，一時却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

魯丁已大聲道：「嘿，秦兄弟你好艷福，她是『霹靂明珠』江三妹呀！」

秦雪嶺見她一身紅衣似火，驀地想起了她是一年前在洛陽醉香樓對店小二大發脾氣，而因自己看不過眼出頭調解，反而糊里糊塗跟她打了一架的那個不講理的姑娘。

想到這裏，他不覺露出一絲笑意。

江三妹放下手，道：「記起了嗎？」

「記起了。」秦雪嶺微笑道：「你是那不講理的丫頭！」當日他正是以此稱呼她。

江三妹臉色一變，柳眉倒竪嗔道：「姑娘我如何不講理？你才是多管閒事！」

魯丁又道：「秦兄弟，她是梅大俠的外甥女，你……」

秦雪嶺道：「小弟交朋友一向不看對方的身份，只要是氣味相投，即使是販夫走卒又何妨！」

江三妹怒道：「那你是說我連販夫走卒也不如了！秦雪嶺，你好狂！」

秦雪嶺一愣，苦笑道：「在下絕無此意，姑娘又不講理了！」

「我怎樣不講理？」江三妹更怒，尖聲道：「剛才你那句話人人聽到，大丈夫敢說敢為，說了怎麼不敢承認？」

秦雪嶺啼笑皆非，此刻場中頗多人聽見江三妹之話，都把頭轉向這邊來，秦雪嶺大窘，用求助的眼色望着魯丁。

魯丁道：「江姑娘，秦兄弟的確沒有這個意思。」

「住咀，姑娘不是跟你說！秦雪嶺，你快把話說清楚！」

魯丁對秦雪嶺苦笑一下，表示無能為力。

秦雪嶺不禁有點生氣。「在下的意思是，朋友相交但求肝胆相照，而不計較身份門第。這也是在下交友的原則。」

「那麼你認為我是個怎樣的人？」

「在下不敢妄評。」

「你是看不起本姑娘？」

「豈敢，在下先後才見過姑娘兩次，對姑娘毫無認識，怎能置評？」

「既然不了解本姑娘，怎樣又叫我是不講理的丫頭？」

秦雪嶺不禁有點語塞，半晌，苦笑道：「姑娘執意如此，在下亦無話可說。」

「我不理你，反正你今天就得給我一個公道。」

秦雪嶺冷笑一聲，道：「姑娘雖是梅大俠的外甥女，在下依然不會奉承你，姑娘若是講理，只怕天下間再沒有不講理的了！」

江三妹看了他一眼，道：「算你有骨氣，姑娘就饒你一次！」

秦雪嶺連聲冷笑，「姑娘那兩下子，在下早已領教過，秦某何需你饒恕！」

江三妹怒火重新升起，道：「我已不與你計較了，你竟得寸進尺？」

秦雪嶺酒意上湧，亦怒道：「秦某若是得寸進尺，那也是你迫的！」

江三妹叱道：「秦雪嶺，你好狂！站起來，讓姑娘伸量伸量你！」

秦雪嶺放下手中杯，霍地站了起來。恰好一個威嚴的聲頓音來：「丫頭，你那老毛病又發作了！」

江三妹哼了一聲，退後一步。

梅任放大步走來。「秦少俠蒞臨寒舍，恕老朽不察，未克迎接。」

秦雪嶺抬頭見一個中等身材的六十多歲的老人，精神矍鑠，國字口臉，頷下無鬚，神情自然透出幾分豪氣，知是主人家出面，忙抱拳道：「末學秦雪嶺得梅大俠青睞，實乃三生有幸！梅大俠再如此說，可要折殺晚輩了！」

梅任放哈哈一笑，「秦少俠年少有為，乃當今武林中之青年俊彥，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說着一手握着秦雪嶺的手

，一手拉着江三妹道：「舍甥女無禮，秦小俠莫怪，丫頭，還不向秦小俠道歉。」

秦雪嶺連聲不敢。

江三妹咀唇一噘，道：「誰叫他故意氣我？」

梅任放笑罵道：「你的德性，難道舅父也不知道！」轉頭對秦雪嶺道：「這丫頭脾氣雖不好，但心腸倒不錯，秦少俠請看在老朽臉上，原諒她這一次！」

秦雪嶺忙道：「晚輩絕無怪江姑娘之意，剛才一時衝動得罪了江姑娘，在下也頗感不安！」

江三妹氣一平，道：「其實是小妹不講理在先，怪不得你。小妹脾氣不好，秦兄莫怪！」

秦雪嶺對她哭笑不得，不過因她能認錯，頗有鬚眉之槪，心中那點芥蒂也就消失了。

梅任放拉着他們入廳堂，廳內只有四五張桌子，坐着的不是一門之主，便是一方之雄。

梅任放一直把他倆拉到自己坐的那席上。「秦少俠，反正還有位子，你就坐在這裏吧！」

秦雪嶺面對一大羣大人物，心中不禁有點忐忑。

「來，老朽介紹一下。」他指着一個身材高大，鷹鼻，薄咀唇，頂上無髮的老者。「這是雙鷹神捕的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沈神捕。」

沈鷹略一欠身，「不敢。」

秦雪嶺心頭一震，「沈神捕之名，聽聞已久。社稷在沈前輩等人的打掃下，鬼魅不現，玉宇澄清。晚輩不勝欽佩！」

沈鷹冷冷地說道：「老夫不慣聽這種話！」

秦雪嶺大感尷尬，幸好此時梅任放又介紹了一個老者：「這是『及時雨』應陽天，應大俠！」

秦雪嶺忙道：「應大俠之名，小可更是如雷貫耳！」

再下依次是江南霹靂堂堂主秦烈，武當派掌教師弟雪靈子，五虎斷魂刀的彭公志，「中州大俠」崔一山，「風雲刀」古逸飄，「斷魂槍」麥浩等人，無一不是聲名顯赫之輩。

秦雪嶺能得與他們同席，自然是又驚又喜；而秦烈及彭公志面有不猶之色。秦雪嶺亦難免有幾分拘束。

從黃昏到二更羣豪都已喝得半醉。梅任放突然宣佈今年例外開放內宅的後花園，衆人大聲歡叫。內宅臨漢水，風景幽美，梅任放因爲妻妾不喜酬酢及熱鬧，特別擴建了這個地方使妻妾及媳婦能靜居。

當下一衆人穿宅過舍，走了好一陣才到達後花園。此地建了不少亭閣水榭，水榭直伸入漢水河中二三丈。月裏欣賞河景另有一番風味。

水榭之下停泊了不少快艇，江三妹拉着秦雪嶺衣袖，道：「咱們去划艇，在艇上賞月更有風味。」

秦雪嶺道：「多謝江女俠美意，在下約了朋友在宜城相見，遲去怕過了期！」

江三妹道：「宜城離此不過百里水路，待小妹送你一程，不是小妹自誇，小妹的水上功夫在這一帶可有點名氣！」

秦雪嶺亦有點意動，道：「麻煩姑娘，在下怎生過意得去？」

「你怎樣如此婆婆媽媽！」江三妹瞟了他一眼，「先前看你還像個男子漢！」

「如此待在下先向令舅辭別！」秦雪嶺把情況對梅任放說了。梅任放沉吟了一下，道：「老朽邀秦少俠到來，本意招待你幾天，不過既然秦少俠有事在身，老朽亦不敢勉强，日後有空希望能携同令友同來，老朽對『江北四秀』心儀已久，渴望能見上一面！」

秦雪嶺連忙謙虛幾句，並與其他幾位坐在水榭中談天的前輩一一辭別，這才同江三妹躍下小艇。

江三妹解下繩索，雙槳一盪，小艇便竄出一丈。秦雪嶺脫口道：「姑娘果然好功夫！」

江三妹得意地笑笑，有意賣弄，雙槳運勁如飛，眨眼小艇已在江心。

秦雪嶺抬頭一望，明月千里，人間一切都似披上銀裝。江邊小榭樹木倒影在水中，晚風吹來，粼粼的小波，彷如千萬條銀蛇鑽動。江中升起一層薄薄的水氣輕霧，更如置身仙境。

秦雪嶺禁不住脫口讚道：「秦某過了二十四個中秋，以今夜的月色最美！」

江三妹一笑：「是不？我沒騙你吧！咱們慢慢欣賞一下才放舟南下如何？」

「好！」秦雪嶺心神俱醉。「在下寧願讓朋友罵聲失信，也要把這美景品味一下！」

小艇「欸乃」一聲，橫舟江中。

秦雪嶺及江三妹放舟五六丈之後，其他人亦紛紛下艇，趁着月色漫遊江上。

晚風吹來，令人酒意一醒，梅任放道：「可惜，老朽已老，否則也學他們……哈哈！」

再談笑一陣，「及時雨」應陽天起身辭別。彭公志說道：「老應，什麼事這樣急？」

應陽天含笑道：「老朽的確有事，急欲南下。哈哈，咱們這些老傢伙身子都還硬朗得很，他日那怕沒有相聚之機會！」

衆人都失聲笑出來，雪靈子道：「應施主越來越樂觀了，幾時到武當把這窮門教與貧道！」

應陽天道：「牛鼻子，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老朽一生四處奔波，眞不知多羨慕你！」

「中州大俠」崔一山截口道：「老應，你這奔波可是爲別人的，依我看這可比牛鼻子整天在武當山上打坐靜坐好上千萬倍！」

雪靈子臉上一熱，苦笑一聲，也不以爲忤。

梅任放道：「應老弟若要去，老哥哥也不敢阻止，誰不知你急公好施，此去說不定又可活人無數，老哥哥若阻你，豈非失德！」這些人之中，他與應陽天感情最好。

笑聲中，應陽天飄身上了一隻小舟。

應陽天小舟剛滑出二丈，梅任放道：「老朽也要告罪……咳，嘻嘻，拙荊那裏得去敷衍一下！」

「風雲刀」古逸飄又高又瘦，此時一陣大笑，好似風中的竹竿。「想不到你也

有季常之癖！」

斷魂槍麥浩接口道：「莫非你也有此癖？」

古逸飄老臉一熱，訕訕一笑。

秦烈笑道：「老古是因找到一個知己，才如此高興！」

梅任放道：「老朽甚少在家，每年除了中秋之外，其他節日在家的也很少，拙荊頗有意見，故此……」

古逸飄揮手道：「得啦，多年老友難道你不在，我們便會客氣起來！還不是照樣吃喝談笑！」

沈鷹把在口中咀嚼的月餅咽下。「老古說得對，你自去吧！」他跟他們並不很熟，不過總算見過了幾面。

梅任放道：「如此老朽吩咐金總管來相陪！」

「斷魂槍」麥浩忙道：「不必，那小子的嘴臉老朽看了就氣；好像是吃他的，喝他的。上次——他陪老朽喝酒，咱喝一壺，他就皺一下眉頭……」

秦烈哈哈大笑。「對，那小子咱亦頗覺討厭，你另外吩咐一個小廝來吧，免得酒喝光；咱得自己去取。」

梅任放連聲答應。「如此，明早咱在大廳再相聚。」舉步走出水榭。

圓月殺神

江三妹慢慢盪槳，小舟徐徐前進。這女人脾氣發作起來時固然可怕，溫柔時也叫人吃不消，她凝眸斜乜，秋波暗送，秦雪嶺一身白衣如雪，在此情此景中更如潘安再世，但她欣賞的是他的性格。

江三妹由於是梅任放的外甥女，出道以來一般人都讓她一點，只有秦雪嶺才如此待她。奇怪，她反倒留意起他，心中隱隱生了股莫名其妙的感情。

秦雪嶺彷似沒覺，只把她當作普通的朋友。三更已過，他才叫江三妹把小艇速度加快。

過了一陣，秦雪嶺自信能於明早趕及到宜城，這才吩咐江三妹把船泊岸。「多謝姑娘相送，在下感激不盡。」

江三妹幽幽地說道：「你還生我的氣嗎？」

秦雪嶺一愕，「姑娘何出此言？在下好生難解。」

「那麼你怎口口聲聲叫姑娘？」她臉泛紅潮，月色照射下更覺嬌艷。「叫三妹不是更自然些麼？」

秦雪嶺見了她臉色無端端一紅也是一愕，心道：「這女人眞乃奇怪，愛憎無常。」嘴上却說：「在下不敢孟浪……」

「如今……」虧得她敢愛敢恨也羞得低下螓首。

「這……這……」秦雪嶺心頭一盪，暗中一咬牙。「三妹，後會有期！」一提衣袂飛掠上岸。

「雪……有空來找小妹……」未敢再說下去，一運槳，小舟直竄開去，不敢再看他。

小舟一竄丈餘，一忽已至江心，江三妹才抬起頭。岸邊一人白衫飄飄，似若乘風歸去。江三妹臉上再一熱，忙再運槳。

秦雪嶺發了一陣呆才返身提步。心中有所繫，步子未免較緩。他年少貌美，少年得志加上家境富裕囊裏多金，在江湖上認識了不少美貌的女孩子，不過她們之中從沒有一個能像江三妹那般坦率。

這對他無疑是具有頗大的震撼力，也使他若有所思。擧頭一望，明月依然如輪，啞然一笑。「江姑娘或者並無別意，我又何必自作多情。」

步子倏的一緊，正想展開輕身功夫，施展陸地飛騰之術，猛然聽到一聲異響，秦雪嶺大爲詫異，立即住步。

刹那在路旁樹後閃出一個面蒙黑布身穿一套黑色的緊身水靠的人，攔在路中，他腰際左懸長劍右懸刀。

秦雪嶺一凜，沉聲道：「閣下何人？因何攔住在下的去路？」

蒙面漢緩緩拔出長劍，冷森森地道：「圓月殺神，月圓之夜必要殺人。」

「圓月殺神？」秦雪嶺脫口高呼，「閣下之名江湖上從未有所聞。」心中不斷思索。

「聽過我的名者都已祭了月神，你當然不知！時辰已到，看劍！」劍尖一抖，泛起點點的劍花。

秦雪嶺也不懼怕，抽劍擋架。那人未待雙劍相碰，便自變招，劍尖向意料不到的部位刺去。

秦雪嶺心頭一凜，知道遇到勁敵，疾退三步，避去來勢。他退圓月殺神立進，寸步不讓，手臂一掄，劍光更盛。

秦雪嶺不敢托大，先自求保，出手大多是防守的招式。

圓月殺神經驗異常豐富，五十招過後，已逐漸摸熟秦雪嶺劍法的變化，劍攻得更急。

× × ×

江三妹心神恍惚，小舟逆流去勢甚緩，驀地一個念頭泛起。「他……我叫他有空來找我，但他又怎知我家的住址？」

雙手一停，小舟立即橫在江中。「要不要追去告訴他？」她自笑了一聲，「他若有心找我自會去問舅父。」玉手甫一划動木槳，又自停下來。

「若果他臉皮薄，那……哼，算了，天下間男人多的是，也不見得只他一個才好。」饒得她一向做事乾脆，此刻也不禁豫疑起來。

「不過，別人也未必能比他好……但，此時才去，追得上他嗎？」春心盪漾，不禁胡思亂想起來。

「不，他可能還站在岸邊等我！」想到這裏，立即把船頭轉後。「我去找他不給他把我看成是個賤女人？」

「不會不會，他不是這種人。再說我可以說只是上岸看看，不說是去找他，他怎敢笑我！哼，他若敢笑我，我就把他踢落水裏喂大魚！」

想到這裏她心中才坦然，運槳如飛，小舟順着水箭一般射去。

× × ×

圓月殺神步步進逼，絕不放鬆。他用眼角看一看天色，驀地長劍直射中宮，勢如流矢，這一劍他彷似志在必得，招式用得頗老，甚至露出脅下的空門。

秦雪嶺目光一亮，年青人想到便做，絕不反顧，他左脚踏前半步，同時側身讓

過來劍。手中的長劍如毒蛇出洞疾刺圓月殺神脅下。

圓月殺神一轉身，未及退步，秦雪嶺招式一變，改刺爲削。劍才至半途，他目光神彩暴現，「哼，你劍式太老回招擋架不及，看你如何避得少爺這一劍！」

他快圓月殺神也不慢，千鈞一髮間，沉腰御肩，左手自腰際揚起，帶起一抹銀光，右手劍雖已來不及抵擋，左手鋼刀却恰到好處。

刀光一閃，反削秦雪嶺右手持劍手腕。秦雪嶺目光即時一黯，暗呼不妙，長劍硬生生刹住，跟着暴縮。

饒是如此，手腕依然中了一刀，幸而入肉不太深。說時遲那時快，圓月殺神的長劍已經迴旋，擊在秦雪嶺的劍背上，「噹」的發出一聲清越的聲音，聲音在靜夜中迴盪。

秦雪嶺手腕一痹一麻，長劍脫手飛了出去。

刹那間一聲嬌呼傳來：「雪嶺，秦雪嶺！」

秦雪嶺一呆，圓月殺神未待他定過神，飛起一脚把他踢翻。

秦雪嶺虎吼一聲，翻起身雙手成爪，向追上來的圓月殺神飛撲過去。

圓月殺神冷哼一聲，及時偏身閃避。秦雪嶺去勢太猛不及變換身形，直向地上撲下。「噗噗」雙爪插入地上深入二寸。

圓月殺神幾在同時凌空飛起撲下，秦雪嶺剛直起身，他已又一脚把他踢倒，這一脚踢得甚重，秦雪嶺一時之間竟不能爬起來。

「雪嶺，雪嶺你在那裏！」聲音來有岸上，跟着是船身撞石之聲傳來，看來來人已上岸。

圓月殺神略一猶疑，把舉起之劍放下，改用左手刀劈下，一聲慘呼即時响起。刀自秦雪嶺後背刺入，前胸透出。

「雪嶺，你怎麼啦！……」聲音透着焦急。

圓月殺神刀回鞘，迎着聲疾馳上去。

江三妹泊船之處有個小沙灘，江沙較粗，雙脚起落間發出沙沙之聲，她聽見秦雪嶺的慘呼聲，心中大爲焦慮，連忙抽出佩刀，二尺七寸的柳葉刀在手，她勇氣陡增。

前頭立着一人，中等身材，黑布蒙臉，一身油綢水靠，在月光下閃耀生輝。

江三妹心頭一驚，一個不祥之念頭迅速襲上心頭，脚步自然一緩。

雖然明月千里，夜空無雲，甫見着一個幽靈似的人不禁打了個寒噤。「你是何人？」

「圓月殺神，月圓之夜必殺人！」聲音陰森寒冷，令人不寒而慄。

江三妹到底是個大胆的姑娘，開了腔後心神反而較定。「秦雪嶺如何了……你，你把他殺了？」

圓月殺神緩緩點頭，長劍徐徐提起。

江三妹尖聲道：「爲什麼要殺他？」身子無風而動。

圓月殺神不答，臉上黑布的兩個小圓洞中，目光閃動，殺機隱現！

再一聲尖呼：「姑娘把你砍作十八塊！」江三妹疾撲而上，刀光迎頭罩下，月光下乍看好像撒下一個銀色的魚網。

圓月殺神屹立如山，不爲所動，鼻中冷哼一聲，劍光暴漲，直向江三妹刀網的漏洞捲入。

江三妹也非浪得虛名，嬌呼一聲，凌空一個倒翻，飄身後退。

圓月殺神緩緩踏上三步，自他身上發出的殺氣立即充滿空間。

江三妹目光露出恐懼之色。「你……你……」

圓月殺神劍一掄，跟着筆直刺向她胸間的「璇璣穴」，劍氣嘶嘶作响。

「下流！」江三妹怒罵一聲，手腕提起沉下，在胸前佈下一道刀網。

圓月殺神劍尖即時一縮，跟着提高三寸一張，劍光又在她空門刺入，飛刺她咽喉。

江三妹心中大悖，疾使鐵板橋，長劍在鼻端上刺過，森冷嚇人，刀一掄反削圓月殺神手腕。

一聲冷笑，圓月殺神手腕一沉一縮，目光烱烱注視着她。江三妹剛直起腰，他長劍一送，劍尖已刺入她胸膛。

江三妹一愕，刹那萬般念頭都反映到臉上，複雜無比。她喃喃道：「秦郎，你等等我……」臉上漸漸換成欣慰之色。

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不是自古以來千百萬少年情侶的願望麼？

圓月殺神拔出長劍，一股鮮血立即噴出，江三妹身子緩緩倒下。臉上突現奇怪之色，「你對我的刀法怎會如此熟悉？」

「本神見過你跟人打架，已經不止三次！」

江三妹眼角沁出一滴淚珠，心中突然生了一絲反悔。她脾氣火爆，動不動抽刀跟人打鬥，這難道是上天對她此種行徑的懲罰。

如果是，這懲罰也未免太大了。

圓月殺神對自己那一劍甚具信心，看也不看她一眼，便自離去。

隔了一陣，只見他抱着秦雪嶺的屍身大步而來。把他擺在江三妹身邊。他看了一看，又把秦雪嶺的劍及江三妹的刀各自醮了些鮮血，然後分放在他們身邊。

再看看沒有什麼破綻，這才發出一陣陰森的笑聲離去。

他不回頭走，反而直向岸邊走去，眨眼已淹沒在江水中，一個倒栽，潛入水底，江面上水花絲毫不見。

玉兎西墜，遠際天邊已現出了一道魚肚白。

驚變

八月十七日下午，天上下着雨，雨雖不大，却下得很密。

沈鷹坐在小廳上喝着陳年的狀元紅，這是襄陽科班出身正七品知縣穆程穆大人送給他的。

他喝得很慢，慢慢品嚐，這酒起碼藏了二十年，入口又香又醇。他除非不飲酒，所喝的必是名酒佳釀。

顧思南脚步有點匆忙，肩上濕了一大片。

只二十多歲的他已破了不少案件，甚得沈鷹的看重。

沈鷹微睜雙眼，露出一絲詢問之色。

顧思南恭敬地道：「城南發現兩具屍體，一具是梅任放的外甥女江三妹，一具是江北四秀的秦雪嶺。」

「哦？」沈鷹不禁自椅上欠一欠身。「什麼時候發現的？」放下酒杯，從腰上抽出一桿旱烟桿來，跟着小心翼翼把烟塞在烟鍋內。

烟桿長二尺四寸。烟鍋比平常的大很多。

酒是佳釀，烟也是好烟。是大理的貢品。

滇境的烟本已出名，貢品當然是極品。皇上却賜了十斤與江北七省巡撫張光宗。沈鷹替他破了一件案，張大人便把這十斤烟絲轉贈與沈鷹。

反正張大人並不抽烟，樂得做了個人情。

顧思南道：「是昨天上午發現的。」

沈鷹噴了一口烟。「昨天發現的至今才來報告？」

「頭兒，許捕頭說沒有可疑之處。」他怕沈鷹再問下去，連忙接住道：「他們兩人是互被對方所殺！」

沈鷹一陣沉默，烟鍋內火光一閃一暗，「滋巴滋巴」地响，倏地又噴了口濃烟。「死者家屬來領屍了沒有？」

「江三妹的屍體，梅任放經已領去了，而秦雪嶺的屍體尚放在殮房，不過他的結拜兄弟宋玉簫已來認看了。」

「梅任放有否說些什麼？」

「許捕頭曾試探過他，他道，不管誰先動手，反正兩人都已死亡，也就不必計較。」

「梅任放倒看得開，」沈鷹看一看天色：「不過，他們兩人果有如此深的仇恨麼？」腦海中泛起八月十五他倆口角的情景，喃喃地道：「年青人，唉……」

「穆程知否我在此地？」穆程只是個小小的七品官，他是御賜正三品，因此背後都是直呼其名！

顧思南恭恭敬敬地道：「我已吩咐許捕頭嚴守秘密。」

沈鷹剛在山東破了一件大案，費了他不少心思及精力，剛破了案又立即馬不停蹄直奔梅莊赴梅任放之邀，因此他頗想偷懶幾天。

他磕掉鍋上的烟灰，懶懶的道：「我要睡一會兒。」

× × ×

秦雪嶺本來約了宋玉簫八月十六日到他家作客，然後一齊北上晉東登華山，不料明月園一別竟成永訣。

十六日下午秦雪嶺的死訊便傳到他耳中，他又驚又疑，不能相信，因此立即策馬奔赴現場，從宜城到那地方（落馬村）不過幾十里，快馬只一個多時辰的路程。

宋玉簫到達現場時候，發現沙灘上的打鬥痕跡外，秦雪嶺的屍體已被官府移走，於是他便又趕至襄陽衙門。

當他看見秦雪嶺的屍體時不覺流下眼淚，悲痛得難以自制，過了好一會才能定下心神，詢問許捕頭有關一切。

許捕頭自然把所見告訴他，宋玉簫喑嘆一聲：「二哥怎會與她結怨！」他交代許捕頭先不要把死訊告知秦家，並道過幾天便會滙同結義兄弟來辦理秦雪嶺的後事，臨行時還送了二十兩銀子給他。

許捕頭自然喜不自勝，連聲不敢。

宋玉簫匆匆買了點乾糧，便漏夜趕路，飛赴明月園。

到了第二天下午，終於趕至明月園門口，他人未到便大聲對門公道：「楚大哥還在嗎？」

那門公依稀尚認得他，笑道：「你來得正巧，表少爺正打算明天離開。」

馬經長途跋涉，經已勞累疲乏不堪，宋玉簫人自鞍上躍起，凌空一折自大門射入，「楚大哥在什麼地方？」

門公尚未回答，楚英南已聽到聲音，自內搶出，一見宋玉簫風塵滿面，神情疲乏，頰有淚痕，不禁愕道：「四弟，發生了什麼事，令你這般焦急？」

宋玉簫聞言又流下兩行熱淚，嗚咽地道：「秦二哥，他……二哥他，他被人殺死了。」

「什麼？」楚英南心神俱震，「四弟你說二弟他怎樣啦？」

「二哥死了，」宋玉簫定一定神才把情況對楚英南細細說了一遍。

楚英南不禁哭出聲來。

宋玉簫道：「大哥，咱快去把二哥早日安葬，免得二哥死後不安！」

楚英南猛地清醒，語氣堅毅地道：「不行，四弟你連日奔波，再下去身子難以支持，先在這裏吃點東西，稍事休息一下，愚兄也要告訴姨丈一聲。」

一個時辰之後，楚英南牽了二匹神駿的白馬，他兩兄弟各騎一匹，直向襄陽馳去。

到了襄陽已是八月十八日午時，他倆在城中酒樓匆匆吃了飯，又去買了一架竹篷馬車，這才同到衙門辦理領屍手續。

楚英南看見秦雪嶺的屍體，兩兄弟又自流了一陣淚，才把屍體搬上馬車。

馬車頗大，兩人在前座輪流執韁駕駛，鞭如雨下，兩匹健馬展蹄而馳，每到一處必換上新馬，以免在路上阻擱太久。

中秋時節，天氣依然頗熱，幸好屍體七竅都用棉紙封住，否則屍臭更烈。

馬車日夜奔馳，兩人輪流休息，雖然如此數日之後亦已覺得十分疲倦。

從鄂北的襄陽到皖西的淮南足足一千五百里路有多，八月廿三日下午，馬車終於駛入了淮南城，秦雪嶺的家數代長居於此。

對於秦雪嶺之死，秦家自然十分悲傷，秦父只秦雪嶺一子繼承香燈，不料……

他與夫人哭得死去活來，楚英南及宋玉簫亦陪他們流了不少淚。

秦家頗有些家產，對秦雪嶺的身後事辦得十分隆重。在陰陽先生及仵工替秦雪嶺沐浴，更換壽衣時，楚英南突然發現秦雪嶺一雙手掌指端指甲縫內，藏了不少泥土，而且十隻手指亦沾上不少泥巴。

於是他吩咐他們替他洗乾淨。

秦雪嶺安葬五日後，楚英南及宋玉簫便辭別秦雪嶺的父母，向西北取道洛陽。

這天正是九月初一日，離九月初九的重陽節不過七八日。

途中楚英南心懷感觸，由這個一年一度的佳節想到秦雪嶺，一陣悲哀，不禁道

：「唐時王維曾有一首寫重陽的詩……」

他話尚未話說，宋玉簫已截口吟道：「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挿茱萸少一人！」聲剛落，又暴喝：「呔！」取出馬鞭「畢啪」一聲抽在馬臀上。

馬兒吃痛洒開四蹄急向前馳。

楚英南看了他後背一眼，嘆了一口氣，亦忙拍馬追上去。

× × ×

自淮南到洛陽比由襄陽至淮南要遠得多，但馬畢竟比馬車快得多。

九月初六黃昏，他們已到了洛陽，自洛陽西出潼關已很近，重陽節登華山的約剛好能趕得及。

「大哥，你說三哥還會在家裏等我們嗎？」

楚英南望着他日來瘦削下去的臉龐道：「難說，不過咱們還得依約定先到他家去一趟……」

宋玉簫嘆息道：「三哥若知道二哥的死訊也不知要如何的悲傷了。」

此言一出，兩人的心頭都是一緊，倏的沉重起來。

問了路，直向東街馳去。

虞府佔地頗廣，門牆高大，紅磚綠瓦十分易認。

馬行甚速，只一忽兒便已遠遠望見一座大院，連日來的疲乏，至此彷彿恢復不少。

宋玉簫詫道：「大哥，三哥家好像有喪事？」他用馬鞭隔遠指一指掛在大門兩側的兩盞紙燈籠。

楚英南心頭一沉，心中迅即生了個不祥之念，一磕馬腹快馳兩步。

驀地背後宋玉簫怪叫道：「三哥他，他……」連日來的馬不停蹄，日夕趕路，他早已心疲神倦，此刻再也受不了這接連而來的沉重打擊，眼前一黑，一頭栽下馬來！

楚英南亦是腦門陣陣發痛，一顆心幾乎破裂，不過他到底是年紀較大，尚能把持得住。

一怔之下慌忙甩蹬下馬，扶起宋玉簫，「四弟，你鎭定點，不要傷了身子。」

虞府的家丁見二個陌生人在門前擧止奇特，於是問道：「請問兩位壯士到此何意？」

宋玉簫即時悠悠醒來，楚英南目光自他臉上移開。「在下乃江北四秀的楚英南及宋玉簫，與令公子是結義兄弟，請問令公子，他是怎……」話至一半再也說不下去。

那家丁已有五十多歲，看來在虞家爲僕已有不少時間，對虞家的感情亦頗深，聞言眼角潸然，啞聲道：「原來是公子的兄弟，快請入內。」

楚英南及宋玉簫跟在他身後，穿過院子，迎面是個大廳，虞子清的靈堂便設在此處。

廳上尚停放靈柩，顯然虞子清剛死不過幾天，兩人不禁撫棺大慟。

半晌，虞子清的父母聞報出來，詢之楚英南與虞子清結義的經過，宋玉簫哭道：「小侄與三哥結義尚不及兩個月，想不到七夕之後一別竟成永訣。」

楚英南沉聲問道：「小侄不嫌冒昧想問伯父一件事。」他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三弟如何死的？」

虞父道：「八月中秋節清兒曾向余提及與各位結義的情況，余雖非武林中人，但家中不少護院也曾聽說過幾位的大名，當時余亦喜不自勝。

「他又說九月初他三個兄弟會來寒舍，余能借此與各位相見自是高興，當下大表歡迎。可是，九月初，他在家中苦候一天，不見汝等赴約，第二天他便說到城外去等汝等，他深信初一日你等不到，可能是路上有什麼阻擱，但無論如何，初二必會到來。」

說到這裏，他聲音漸沙，胸膛不斷起伏。「不料，直到黃昏有個朋友飛報清兒……倒臥在城南……余立即與家人趕去，清兒屍體經已冰涼……」語不成聲。

楚英南及宋玉簫深感虞子清情義至深，也爲自己過了約定日期令他遇難而感到不安。

半晌，楚英南才把因秦雪嶺之死阻擱行程一事告訴虞父。「未知三弟生前有與人結仇怨麼？」

「清兒生性平和，而且氣量甚寬，應該不會與人結怨，再說寒舍亦沒有仇家，他在江湖上的事老朽便不太清楚了。」

「三弟在江湖上雖做了不少行俠仗義之事，但他對兇徒都能留下餘地，按說是不會……不過，這也難說，說不定那些兇徒事後不甘另請高手報復也不無可能。」

虞父悲聲地說道：「如此皇天豈非無眼？」

「小侄再有一請求，小侄想開棺見三弟最後一面！」

「兩侄情義深重，老朽也十分感動，豈能連這個也拒絕，反正還未上釘。虞天福，揭開少爺的棺蓋，讓兩位賢侄……」

宋玉簫連聲不敢，他自走上前揭開棺蓋，棺內置了不少松香檀木之類的香料，因此氣味倒並不太令人噁心。

「大哥，殺三哥的兇手是用劍的！」宋玉簫指着頸際一個小洞。

楚英南默默點頭，伸手去解壽衣，心中暗暗禱告：「爲求追查兇手，不得已要驚動三弟在天之靈，並請三弟顯靈助爲兄一臂之力，早日伏誅兇手替三弟報仇。」

虞子清胸腹間有三四道劍痕，但都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是左頸際的那一劍，幾乎透頸而過。

虞父突然道：「賢侄，清兒當時手中緊緊抓着一塊黑色的布條。」

宋玉簫一喜，「請伯父拿來看看。」

虞父連忙吩咐家人去房中把那塊布取來，這布是普通常人所用的，沒甚奇怪，但楚英南還是向虞父要來。

楚英南及宋玉簫在次日扶靈出殯，執兄弟之禮，過了幾天兩人才拜辭而去。

在洛陽他們也沒有心情去觀賞遊玩，策馬出南門。

「大哥，要不要走一趟華山，以了二哥及三哥之願？」宋玉簫放鬆韁繩道。

此地已離洛陽十多里，行人較少，楚英南放聲一陣長嘯，發洩心中的怨恨。

「西出陽關無故人，昔日王維只少一人插茱萸，如今我等兄弟兩個月間四折其

二，能不令人傷心！」楚英南雙眼直勾勾的瞪着天上的白雲：「愚兄實在沒有這個心情。」

「那麼咱們去何處？」

「愚兄有一種預感，好像有人要跟咱們江北四秀過不去似的，自今日起咱們兩人不可分開，以免……」突然一頓，目光即投在宋玉簫臉上：「二弟是伏屍在沙灘上。」

「沙灘上有打鬥的痕跡，屍體亦是陳伏在該處。」

楚英南目光露出一絲疑惑之色，「那麼二弟指甲縫裏怎會有泥巴？這其中有什麼問題？」

及時雨

楚英南及宋玉簫晝行夜伏，不一天才到南陽地域。楚英南心想連日來之疲倦如不能恢復，再拖下去將難免傷了身體。於是建議到明月園休息幾天才繼續南下。

宋玉簫當然沒有意見，兩人便多趕一程路，借着月光急馳。

二更未到已至明月園外。高大的圍牆透出火光，同時人聲喧嘩，彷彿夾雜着兵器碰撞及吆喝之聲。

楚英南心頭一緊，輕喝一聲，人自鞍上躍起，身在半空劍已離鞘。

宋玉簫幾在同時飛身騰起，同樣長劍在手。

楚英南站立在牆頭上，已見到一個黑衣蒙面人左手持劍，且戰且退，右手提着一個布袋，敢情又是一個竊賊。

楚英南喝道：「四弟你守在牆上！」人如飛鳥般撲下。身劍合一，疾刺蒙面人背心。

蒙面人猛覺得背後勁風急响，一偏身閃開一步。劍法一緊刺倒二個家丁。長劍再次斜揮，又架開二個護院的兵器。

楚英南一劍落空，雙脚已着地，滴溜一轉，長劍改刺爲削，「鐵鍊橫江」疾削蒙面人腰際。

蒙面人左手一沉，劍尖抵開楚英南的來劍，手肘猛一縮，劍柄撞開一把自身後劈來的鬼頭刀。

「叮噹」的兵器撞碰聲中，蒙面人一擰腰右脚飛起，踢掉一把劍。身子跟着一旋，劍一引又劈飛一把刀。

這幾招兔起鶻落，一氣呵成，全是名家風範。楚英南沉聲道：「閣下如此身手，何必甘心爲賊？」手腕一抖，泛起幾朶劍花罩向對方胸前幾個大穴。

蒙面人不吭一聲，長劍指處連破楚英南數招。右手布袋作武器架開一條橫掃而出的長棍。

楚英南劍法一變，尋找蒙面人的空檔進攻。蒙面人幾次擺脫不了他的糾纏，劍法使得更辣，連傷幾個董家的家丁及護院可是這些人一倒下，立即有人塡補上來。

蒙面人漸漸心火燥，但身形進退之間絲毫不亂。

楚英南越戰越勇，暴喝一聲，手一掄，長劍當鋼刀使用，大開大闔起來，倏地一劍疾劈蒙面人的頭部，勢如奔雷閃電。

蒙面人劍已被一個護院格開出去，眼看抵擋不及，楚英南目光露出一絲勝利的得色，剎那一個念頭襲上心頭，要不要留下活口？

心思動處手，上不覺略爲一緩。

這一緩卻令蒙面人及時沉腰蹲下避過這一劍。

未待他直起身，一條長棍橫掃而至，力盪千鈞，快如閃電。蒙面人冷哼一聲，右手連掌帶袋擊在棍上。

「嘭」一聲棍擊袋聲，蒙面人適時借棍上傳來之力騰身飛起，飛向牆頭。

宋玉簫早已蓄勢以待，待蒙面人身在半空未及換氣之際，如脫弦之箭般射出。

半空中兩人相錯而過，只見劍光一閃，蒙面人雖然免了受傷之厄，面上的罩巾却被劍氣絞落。

罩巾一落，露出一張清癯的臉孔，黑臉無鬚，火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這電光石火的一刻，楚英南疾躍而上，長劍如虹猛刺他小腹。

那竊賊一見行藏敗露，喝一聲：「還給你！」右手的布袋向他抛下，同時右脚尖點在左脚面上，身子又再次騰起，凌空一擰腰，竄落牆頭，足尖一蹬，流星般射出牆外。

楚英南右手劍一收，左手托着抛下的布袋，人即被迫落地了。

宋玉簫長劍絞下竊賊罩巾，人亦因去勢過猛，半空難以提氣而竄落地上。

他一落地，立即再次騰空，頭頂上一件黑黝黝的物件飛下，百忙中扭動腰肢避過，那物件便擊向楚英南。

宋玉簫猛吸一口氣，身子冉冉升起，已是慢了一步。竊匪已落足牆頭，待他亦飛落牆頭時，賊人已離他十多丈，他廢然一嘆，只得止住脚。

剎那風聲一响，楚英南左手托着布袋已站在他身邊。只聽他恨恨地道：「跑得和尚，跑不了廟！」

宋玉簫訝道：「大哥已知他是誰？」

楚英南一字一頓道：「左手劍『及時雨』應陽天！」

宋玉簫脫口道：「應陽天應大俠也會當小偸？」

「哼，世上欺世盜名之輩多的是！」

深秋中夜，晚風冰涼似水。强勁的秋風吹得他倆衣袂獵獵亂响。

楚英南道：「四弟，下去吧，先去看看姨丈！」

× × ×

布袋打開，裏面盡是些值錢的東西，珠寶玉器以及全國有數的錢莊的銀票。

宋玉簫不禁哼了聲道：「他胃口倒是一次比一次大！」

楚英南若有所思。「左手劍，哼，找別人不易，找你應陽天還不易如反掌？」一頓。「四弟，咱們先歇兩天再行動！」

宋玉簫立時覺得疲倦難當，一雙眼皮竟有千斤重般。「小弟實在也睏了！」

楚英南打了個呵欠，便帶他去客房睡覺。

× × ×

本擬休息五七天待把精神養至頂峯才南下襄陽，可是發生了應陽天這件事後，却使楚英南不能安心靜養，兩天後便催着宋玉簫起程。

宋玉簫雖然有點不願，可也沒說一句

話，懸好長劍便跟着楚英南繼續南下了。

自南陽至宜城及襄陽之間的落馬村，快馬急馳不過兩天工夫。

「大哥，到那裏幹什麼？」

「愚兄對二弟之死始終有所懷疑。我一定要到現場實地視察一下才能作實。」

宋玉簫道：「大哥，你發現有什麼疑點？」

楚英南沉吟道：「待到了現場視察過後才告訴你。」抬頭一望天色。「四弟，咱們還是爭取在日落之前趕到落馬村吧！」取出馬鞭向身後一抽，馬兒吃痛長嘶一聲，急馳而去。

宋玉簫悶悶跟在他身後，心中却想不出秦雪嶺領之死到底有何值得懷疑之處。

黃昏，他們巳踏足於落馬村的沙灘上。夕陽餘輝照在沙灘上好像遍地金沙般。

沙灘上一切打鬥的遺跡都巳因下雨的關係，而消失了。

楚英南在地上注視了一會，於是回頭轉，向小村走去。只二三十步之遙，地上巳變成黑色的泥土，再走幾步，楚英南目光注視在一棵樹上。

這棵樹向小路的那邊樹葉較疏落，有些幼枝並有折斷的現象，有經驗的人都看得出這是被劍氣或刀炁所毀。

楚英南認眞的看了一會，轉首對發愕的宋玉簫道：「四弟，你看這棵樹可有奇怪之處？」

宋玉簫一怔，道：「這邊的樹葉較少，這有什麼奇怪？一般對路那邊的樹它的樹葉總是較疏，因爲行人經過難免有人手癢，伸手把葉摘下來！」

楚英南道：「四弟所說有道理，但離地丈高處的葉依然稀疏，豈是一般行人隨手摘下的！」

宋玉簫脫口道：「不錯，但這又是什麼原因？」

楚英南沉聲道：「因爲有二個高手在此打鬥，樹葉是被劍氣所毀，現在只需到附近的農舍去問一問便能證實！」他看了宋玉簫一眼。「自從那天愚兄發現二弟指甲縫藏有泥土，心中便一直對二弟死在沙灘上產生懷疑。」

宋玉簫若有所思，但意念尚模糊，一時理不出個頭緒。楚英南巳閃身入了一家農舍，宋玉簫立即跟着入去。

這農舍很破舊。裏面有個老頭正坐在門邊抽烟。

楚英南抱拳道：「老丈請了。」

老頭抬起頭，目光充滿疑惑。「你是誰？」

「小可想請問老丈一件事。八月十五中秋夜老丈可有聽見外面有打鬥之聲？」

「你是吃公門飯的？」老頭道：「不知道！」

楚英南從身上摸出一錠銀子。「老丈，這給你買點東西。」把銀子塞在他手內。「小可是外鄉人，只因那夜有個朋友在這附近被人殺死，所以來問一問。」

老頭聽他說不是公差，臉上登時現出猶豫之色，但又抑止不住興奮。「有。那晚老漢與老伴因賞月的關係很晚才上床。睡了不久，便被吵醒。老漢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便偷偷在門縫裏望出去，嘿……」

他激動地喘氣。楚英南忙道：「老丈慢慢說。」

「你不知道的，有個黑衣人他好兇，用劍打一個青年人，那青年人身穿白衣，人長得頗俊，不知是不是公子的朋友？」

楚英南及宋玉簫都緊張起來。「老丈但請繼續說下去。」

老頭道：「後來那青年便被他殺死了。但那時好像有個女子的呼叫聲傳來，那個黑衣人便離去了。老漢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一對脚都好像沒有了知覺，過了好一陣才慢慢定過神來，正想出去看看，誰知那黑衣人又回來，老朽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後來便再也不見他了，可是老漢却再也不敢出去，一直躺在床上打哆嗦，到次日早上才敢出來，那時候巳有村人發現沙灘上有兩個屍體——」

宋玉簫急聲問道：「老丈，那個黑衣人臉形如何？你可認得他？」

老頭打了個冷震，好像受到很大的驚嚇，連聲不知。

楚英南和藹地道：「老丈但說無妨，小可只是問問而已。」

「不是老漢不告訴公子，實是他用一塊黑布蒙住臉。老漢根本不知他到底是何模樣。」

「哦！」楚英南與宋玉簫對視一眼，「那個黑衣大漢身材如何？」

老頭想了一想。「不高不矮，不肥不瘦。」

楚英南目光烱烱注視着他。「老丈記得黑衣人是用劍殺死白衣青年的麼？」

老頭想了一會。「老漢也是奇怪，黑衣人起初跟白衣青年同樣是使劍，後來又明明看見用刀自白衣青年背後刺入的！」

楚英南吸了一口氣，心中立即把黑衣人和「及時雨」應陽天連在一起，偷明月園的竊匪是黑衣人，殺秦雪嶺的是黑衣人，殺虞子清的也是黑衣人。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所有的事都是一人所爲，而這人就是「及時雨」應陽天。

「老丈，那人是用左手使劍還是用右手？」

「這個，老漢倒記不清楚。」老頭想了想，「等等，唔，他殺白衣青年時，老漢能看到他的肩後，對，是用左手的！」

宋玉簫脫口呼道：「左手劍及時雨應陽天！」

老頭給他的聲音嚇了一跳。

楚英南忙道：「謝謝老丈，沒事了，小可告辭。」

「好好，不送。」老頭站了起來。「請不要告訴官府說老漢曾經目擊。」

「老丈放心，小可自會小心。」兩人出了門，躍上馬背，連夜南下宜城。

求援

楚英南及宋玉簫至此巳肯定秦雪嶺是被另一人所殺，而絕非與江三妹衝突致兩敗俱傷。

這個人就是「及時雨」應陽天。他也是明月園的竊賊，也可能是殺害虞子清的兇手。

他兩人在書房中不斷推敲，宋玉簫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大哥，照說二哥及三哥絕無與應陽天結怨之理。應陽天會對他倆下殺手？」

「四弟忘記七夕那晚之事？」楚英南自椅子上站了起來，一邊踱步一邊道：「那晚咱雖不知竊匪是誰，但竊匪却怕咱會由他的左手劍認出他。爲了繼續保持他在俠義道中的崇高身份及地位，他第一個要殺的自然是二弟。」

宋玉簫恍然大悟，截口道：「其實他也想把咱四兄弟都殺了，只是咱倆一直都在一起，他在沒有絕對把握時是不敢向咱們下手。」聲音漸怒。「如此看來，殺三哥的兇手必也是他！」

楚英南說道：「除了他還有誰會殺三弟！」

說到這裏兩人都是心頭一緊，一個問題迅即浮上來。「這只是推測，別人會相信咱兄弟的話麼？只怕江湖上的人把咱當作兇手，也不會懷疑應陽天一絲一毫！」

想到此都有點氣餒，另一個問題又襲上楚英南心頭，他打了冷顫，道：「應老賊在江湖上一呼百諾，憑咱兩人勢單力薄，如何是他敵手？只怕咱尚未動他分毫，已經被他……」

他話雖未說完，但話中之意，任何人也聽得出，剎那宋玉簫冷汗自額上簌簌流下，無力地道：「正是，現在咱們不動他，他早晚也會來找咱們。大哥，那麼咱們怎辦？」

這句話問倒了楚英南，他苦笑一聲，步子轉得更慢。

良久，宋玉簫突然從椅子上躍了起來，滿面驚喜之色：「大哥，有辦法了！」

「四弟想到什麼辦法？」楚英南霍地轉過身來。

宋玉簫一字一頓，「沈禿鷹！」

「『神眼禿鷹』沈鷹？」楚英南驚喜地道：「但素聞沈神捕行踪無定，咱們去那裏找他？」

「不怕，我爺爺昔日跟江北七省巡撫的張大人曾有同寅之誼，小弟叫爺爺修一封信與他，叫張大人替咱查一查沈前輩的行踪，待有了確實的地址後，咱再携欵去找他！」

楚英南聽了大喜，連聲說道：「如此甚好！」

宋玉簫滿懷信心地道：「有沈前輩出馬，二哥及三哥之仇何愁不能報？」

× × ×

宋玉簫於是便把整個過程告訴了他爺爺，而他爺爺亦原原本本將這些事寫與張光宗張大人知。

張大人倒是性情中人，他決定把這事委托沈鷹去辦。

是故，沈鷹巳經從張大人那封長達七八頁的信裏對這件案子知道了個梗槪。

他放下書信，抽出旱烟桿「滋巴滋巴」吸起來，心中不斷地盤算着。

他的一個心腹大將公孫艮道：「頭兒，張大人好像有點那個，照說這種武林中的事他管不着咱們。」

公孫艮十八歲便吃公門飯，今年巳五十五歲，他武功雖不高，可是辦事之仔細及老辣甚得沈鷹的賞識，對各地的捕頭以及積犯和罪惡組織之熟悉，連沈鷹對他亦暗暗佩服，是故，五年前沈鷹便從山東提督按察使司那裏把他弄來，加强自己的實力。

由於吃這行飯不容易，既要有天份又要有興趣，更加要出生入死，因此沈鷹的手下不斷有損傷，亦不斷需要補充，以保持實力。

所謂人材難得，平日沈鷹對他的一干得力手下都異常照顧，使他們能够專心工作。

當卜他聞言之後道：「嫌犯涉嫌二度到明月園偷取金銀，犯及平民，這巳不是純粹的武林爭紛，是故張大人要咱們去偵辦，亦合情合理。」

公孫艮道：「應陽天是出名的『及時雨』，平日難免會有刼富濟貧之舉，這……這個，如果咱們一插手，只怕會得罪不少武林中的所謂俠義道中人士。」

沈鷹神色不變地道：『這點我當然知道，可是張大人那裏也不好推搪，另外，江北四秀的推測亦頗爲合理，假如應陽天眞是個欺世盜名的人，而讓我們揭發出來，到時只怕咱……」

站在一旁的顧思南接口道：「到時只怕咱們的名頭要比管一見响一籌。」

沈鷹含笑點頭：「所以，這件事我巳決定插手弄他個水落石出，就算應陽天是寃枉的，咱替他們洗脫了罪名，傳了出去，對咱們亦只利而沒害。」

顧思南目光露出興奮之色，「老大，我這就派人去查一查應老頭的卜落！」

「好。」沈鷹磕掉烟灰，「不過，要小心，在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之前，不能動他。」轉首對公孫艮說道：「公孫老弟，麻煩你去把江北四秀的楚英南及宋玉簫找來！」

公孫艮不敢再言，應了聲離去，顧思南亦跟着出去。

沈鷹抓一抓禿頭，再次拿起張大人的信沉思起來，他想起了中秋節的情景。

秦雪嶺與江三妹卜漠水，在江面上賞月，並慢慢離去，應陽天便跟着離開，這裏面不是有蹊蹺麼？

應陽天之離去若是爲公爲解救同道中人的苦難，他大可以說出來，若是事情緊急的大可以不來參加中秋夜宴，以梅任放之爲人，相信也不會怪他。若事情不急的，則何必去乃匆匆？

這情景是自己親眼所見，絕不會看錯——應陽天的離去亦必有內情，是爲了殺秦雪嶺及江三妹？

不，殺秦雪嶺才是目的，殺江三妹只是不能不殺之以滅口而巳。

想到這裏，沈鷹又裝了一鍋烟，長長的吸了一口，又緩緩的從鼻孔噴出來，他的思路倒尚未因此而斷。

凡殺人者，必有其殺人的動機，應陽天殺秦雪嶺的動機是什麼，眞是如張大人信中所轉述的那樣？

這一點既有其可能性，亦有點勉强，應陽天值得如此做麼？他刼明月園的錢即使揭穿了出去，武林中人十居其九不會怪他——刼富濟貧本是俠義道中所爲。

但若果殺死聲譽甚佳的秦雪嶺及虞子清，萬一傳了出去，對他多年來所建立起來的聲譽及地位不是大有影响麼？況且殺死江三妹尚要得罪梅任放。

沈鷹到此便再也想不下去了，因爲在

沒有再進一步的理由，這一點不能成立。

就在此時，公孫艮去而復返，沈鷹不禁抬眼望着他。

公孫艮後面跟着兩個神貌非凡的青年，正是楚英南及宋玉簫。

「頭兒，這是江北四秀的楚少俠及宋少俠。」

楚英南及宋玉簫同行了一禮道：「晚輩拜見沈前輩。」

「不必多禮。」沈鷹目光一亮，故意詐作不知而問：「不知兩位有何指教？」

楚英南走前一步，恭敬地道：「前輩言重，晚輩是有事要求大人的。」

沈鷹站了起來，跟着走離書桌。「老夫亦屬武林中人，不是在公堂上，老夫不喜人家以大人稱呼老夫，何況你倆也沒有功名在身。」一頓。「兩人有何事但說無妨。」

他穿一身青衣粗布，腰纏布帶，上插一根烟桿，高大的身材，黝黑的皮膚，除了頭頂見禿之外，倒像一個鄉下老頭，可是他隨便這麼一站，自然有股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自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勢令人心中一凜。

楚英南只得把明月園的二度被竊，以及秦雪嶺和虞子淸被殺之事細細地說了一遍。

沈鷹聽得很留神，一待楚英南說罷，問道：「那麼兩位是來求我把應陽天捉拿歸案？」

楚英南說道：「正是。望前輩大力鼎助。」

沈鷹背負雙手，慢慢在小廳內踱步，忽冷冷地道：「武林中之事，官府素不理會，若依公事辦，老夫只能以竊賊之罪捕拿應陽天而已。」

宋玉簫早知道他與管一見的規矩，忙道：「晚輩這次前來是想請前輩私下查辦此案。至於酬勞，但請前輩開口。」

「老夫照規矩本應收取五萬兩代價，不過看在張大人的臉上，就收七折吧。」

宋玉簫大喜，忙取了三萬五千兩的銀票，雙手呈上。

「這錢麼，待破了案才收。」沈鷹不溫不冷地道：「你們又憑什麼認爲應陽天是兇手？」

「晚輩剛才說的難道沒有道理？」楚英南愕然道：「除了他，晚輩實在想不出武林中有誰與晚輩的結義弟弟有如此深的仇恨。」

沈鷹便把他剛才所設想的一切說了一遍。

宋玉簫聽了爲之一愕。楚英南却道：「世上多的是欺世盜名之輩，應陽天貌似俠義，許是奸詐陰謀也未定。」

沈鷹反稽道：「應陽天的名氣可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掙來的，其義擧及所做的善事，絕不能假得了！你豈能如此輕率下結論？不錯，你能把這件事想得這樣深入，老夫亦很欣賞，不過，這是另外一回事。」

楚英南只得把在落馬村打探來的消息說了出來。

沈鷹沉吟了一會，道：「不錯，近年來能使左手劍的人已不多見，應陽天是第一個，難怪你能如此肯定。」頓了一頓。「暫請兩位在這裏住幾天。調查及捉拿兇手的事，老夫自有安排。公孫老弟，你先去安頓他們的住宿！」

公孫艮帶楚英南及宋玉簫到後院去。沈鷹却不停地踱步。直至黃昏，一步也未曾離開過。

掌燈了，手下送上酒菜正準備吃飯，蕭穆恰好入來，風塵僕僕，但臉上却有喜色。

公孫艮見了忙說道：「小蕭回來啦？」語氣頗熱情。「來得正好，坐下來喝兩杯。」

蕭穆微微一笑。沈鷹道：「事情解決了？」

「是。」蕭穆立即收起笑意，正容地道：「嶗山四妖已三個伏誅，我把未死的嶗山大妖交給府台。」

「好。」沈鷹擧起了酒杯道：「喝一杯。」

衆人一飲而盡。沈鷹默默地吃菜。

「公孫老弟，飛烟還未回來？」

公孫艮答道：「尚未。頭兒有急事找她？」

沈鷹不言。蕭穆目光一亮，「又有案件？」

公孫艮接口道：「而且是一件前所未有的。」

蕭穆急不及待地詢問，公孫艮便把江北四秀的事轉述了給他知。

蕭穆及雲飛烟也是沈鷹的手下大將。蕭穆三十多歲，面目嚴肅，平日不苟言笑，即使說話也很簡短。他在沈鷹的手下中武功最高，辦案一絲不苟，只講王法不講人情，故此有個外號叫做「鐵面金劍」，因爲他慣使一口金劍，他行事頗有沈鷹之風，沈鷹視他如子侄。

雲飛烟現年只二十，投在沈鷹門下只三年，她是「變幻大師」雲千首的女兒。雲千首臨死前，不但把武功全部傳授與她，而且把他獨步宇內的易容術傾囊相授。

雲飛烟擅長輕功，沈鷹的手下都稱她是「雲上飛」。她素以鬚眉面孔裝扮出現，即使是沈鷹的手下亦鮮有人知她是女兒身。

其實雲飛烟不但能雲上飛，而且能水下游，有這許多特別本領，因此沈鷹很多時亦少不了她，是故只三年她便晉陞爲四大悍將。

當下蕭穆見沈鷹不作聲便也不問。沈鷹吃飽後，裝了袋烟，長長吸了一口，神態極之愉快，如躺在雲端上的神仙。「小蕭先休息一下，待思南回來後再行決定行動。」言罷走向廂房找楚英南。

沈鷹剛離開，席上衆人立即活躍起來。一個手下叫陶松的道：「應陽天『及時雨』之名絕非倖致，照我看他未必是殺人兇手，且聞說此公頗好提携後進，豈會殺秦雪嶺這種人？」

另一個名郎四的接口道：「這又未必，去年咱們不是查出『中州三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麼？」

陶松道：「中州三雄豈能够與及時雨比？」

蕭穆道：「不必爭，現時還未證實，何必胡猜！」他平素在這干人中頗有威信，衆人立即住口。

顧思南沒有回來，但他的消息在第七天便由信鴿帶來了。

信上只有簡單的幾行字，「已查到應陽天在商丘，小弟趕去商丘相候。情況若有變化，信鴿聯絡。」

沈鷹看了信道：「小蕭，你帶人去一趟，非萬不得已不可動武。見到應陽天就說我請他來一趟，協助調查一件案件。嗯，人不必帶太多。」

「是，屬下只帶陶松及郎四兩人去。」蕭穆恭敬地道。

「把葛根生也帶去吧，預防萬一。你與思南都不是他的敵手。」

蕭穆立即換了一套黑色勁服，携劍帶了三名手下出去。

北國十月雖未下雪，却也非常寒凉，北風一吹，臉上頗有裂膚之痛。

蕭穆一行四騎餐風宿露，一路上馬不停蹄趕去商丘。捕快生涯原是苦，要是別人此刻怕不在家抱小孩。不過四人一想起此次可能會擒下一條前所未有的大魚時，血立即沸騰，幾天奔波，精神絲毫不倦。

到商丘依着暗記找到了顧思南，那是在一家客棧中。

一入房門，葛根生立即問：「魚兒還在此地？」

「不，根據各地傳來的消息，他現在在此西北百里外之程家寨！」顧思南立即回答：「他還是三天前離開的。」

蕭穆沉吟道：「程家寨是小地方，他去那裏做什麼？」

顧思南脫口道：「『金刀大俠』程萬里老家在那裏啊！他倆氣味相投，聞說早年程萬里曾經救過應陽天一命，應陽天既來商丘，便得再北上程家寨去拜訪他。」

蕭穆毅然道：「咱們就連夜趕去！」

顧思南道：「你不休息一下？」

「不必，到程家寨再說。」

於是一行五人連夜趕去，北風漸緊，在晚上格外寒冷。但他們五位都有一身不錯內功，加上趕路，反而額上見汗。

到達程家寨時，天尚未破曉。顧思南獨自一人去與守在「金刀大俠」程萬里家附近的手下聯絡。

天亮時，顧思南回到寨外的小樹林，手上還提着一袋乾糧及清水。蕭穆等趕了一夜，眞的是又飢又渴，都不由分說把乾糧吃淨，清水喝光。

蕭穆聽了顧思南的報告，沉吟了一會，說道：「咱就在此這候他，叫他們一有消息立即發信號！」一看葛根生。「注意行藏不要洩露出來，根生你把馬牽走藏起來，其他的都把身體藏好。思南你去通知他們一聲，順便再買一些吃的回來。」

顧思南再回來時雙手提滿一包包，每人還分了一斤酒。郎四喜道：「有這個才能禦寒，媽的，坐在樹枝上一動也不敢動，手足都快僵啦！」

一直到入黑，尚不見有新的消息，諒必應陽天尚未離開。天却下起雪來，雖然不大，但晚風漸緊，各人都有幾分寒意。

郎四嘀咕道：「他媽的，應老賊在程萬里家裏大魚大肉，咱們却坐在這裏喝西北風！」

蕭穆輕輕咳了一聲，慌得陶松把要搭腔的話嚥了下去。

起更後雪猶未停，寒意更濃，蕭穆忙叫各人練功以暖身子，否則一旦需要斯殺，手脚僵硬未免要吃虧。

寒風漸緩，天地間萬籟無聲，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再隔一會，天上忽然出現一朵綠色的烟花。這是表示應陽天已離開程家，而且還是往這邊來。

衆人目光一亮，迅即屏息靜待，雖然腰已坐得有點硬，但都能把力量集中在雙手上。遠處傳來一陣踏雪之聲，若非衆人都有一身功夫，更兼在此靜夜中，否則根本聽不到，聲音來得很快，眨眼間己能見到一個黑影迅速接近。

蕭穆緩緩吸了一口氣，仿似引弓待發之箭。刹那黑影已至林外，冷淡的月光，依稀認出來者正是「及時雨」應陽天。

蕭穆如豹子般撲下，帶起一片風聲。應陽天一驚，急退後八尺。「誰？」顧思南在蕭穆撲下時，亦跟着自樹上躍下。他躍下的位置剛好攔在應陽天的退路。「在下顧思南。」

應陽天猛一回首。此刻陶松、郎四及葛根生亦圍了上來。應陽天神色大變，澀聲說道：「你是『神眼禿鷹』沈鷹的手下顧思南？」

「正是！」顧思南緩緩抽出烏金刀來，刀握在手，整個人立即變得肅穆不少。

「你們都知道了？」應陽天臉上神色再一變。

蕭穆說道：「請應前輩跟在下等走一趟。」

「去找沈鷹？」應陽天身子無風自動，突地自在腰上抽出劍來，喝道：「先露兩手給老夫瞧瞧！」劍一引刺向顧思南胸前，中途一偏改刺陶松腰際，臨至招老，霍地一轉身，長劍巳指向郎四咽喉，他一劍分襲三人，使得流暢無比，絕無阻滯，果然名不虛傳。

郎四見他劍改刺陶松時，便飛身撲上，長刀自後向應陽天劈來。刹那，眼一花，應陽天巳轉過身來，他的刀巳經落空，但應陽天的劍却如毒蛇出洞般飛刺而來。

蕭穆及時喝道：「小心！」一聲龍吟，金劍巳出鞘，他怕郎四有失，臂一直，劍尖直刺應陽天小腹。

好個應陽天一吸氣，小腹霍地凹入四寸，左手劍走勢絕不稍歇。

郎四叫聲不妙，幸而他輕功造詣頗高，半空中一折腰，凌空一個「鷂子翻身」避過，「嗤」一聲，衣袖還是被劍削下一截。

應陽天脫口道：「『飛鷂』郎四？原來你亦是沈鷹的手下。」劍一沉，改刺顧思南。

郎四怪叫一聲好險，顧不得答話，連忙檢查一下有沒有受傷。

應陽天手腕一抖，劍尖一横又改刺葛根生胸腹，同時右手手指一彈，彈開陶松的鋼刀。

顧思南輕嘯一聲，一沉腰，烏金刀疾削應陽天下盤。蕭穆那一劍刺不及應陽天，立即退後一步，此時倏地騰身而起，手臂一掄，洒下萬點金光向對方頭上罩下。

應陽天足尖一頓，平地後竄一丈五六，顧思南的刀及蕭穆的劍頓時落空。

郎四人雖瘦削但十分勇悍，即時撲上，刀光如電疾刺應陽天後背，應陽天眼看四方八面，背後生風，刹那沉身，跟着一偏，刀自右脅下穿過。他迅即右肘後撞，「拍」地一聲，撞在郎四的右上臂。

郎四立即覺得右手酸痲，鋼刀脫手飛出。他一驚之下，總算見過不少大風浪，急切間伏地滾開，勁風一响，應陽天的劍剛在他頭上飛過。

應陽天長嘯一聲，疾撲上去，猛聽蕭穆喝道：「休傷我兄弟！」金劍一引，把刺向郎四的劍接下。「叮叮叮」，連串劍擊聲响，刹那兩人以快制快，雙劍竟然互碰了二十一下。

應陽天尙未及變招，顧思南的刀已從側攻上，猛地聽他喝聲來得好，劍尖一挑，格開顧思南的刀，顧思南是有名的閃電刀，刀法一展開只見刀光霍霍不見人影。

應陽天吸了一口氣，心忖：若不設法速戰速决，今夜實難討好，脅下兵刄之風又响，應陽天手略一縮，劍鍔撞在蕭穆的劍尖，「叮」一聲金劍被擊退，他却借力疾刺，劍如離弦之矢，疾點顧思南咽喉。

顧思南退後一步，刀一掄把劍格開，手臂一陣的酸痲。應陽天見顧思南刀未被擊飛，亦暗暗叫苦，刹那背後葛根生的長棍已擊至。

應陽天心念一動，向天打了個觔斗，落來時剛剛好雙足點在長棍之上。葛根生長棍一沉，他天生神力，嘿了一聲，長棍打了個圈，意圖甩掉應陽天，不料應陽天却借力再一個凌空觔斗翻出。人在半空如大鳥投林，身子向一棵大樹射去。

右手輕舒，勾着樹枝，腰一擺一盪，又再凌空竄出二丈。

眼看就快能得以脫身，猛見郎四喊了一聲打，無數暗器迅即向他射到。

應陽天怒哼一聲，舞起長劍護身。劍身碰着暗器却絲毫不發出聲音，原來郎四怕他逃脫，抓起地上積雪，揑成一團不斷向他射去。

應陽天果然被他阻了一阻，只這一霎，顧思南凌空躍起，在半空中攔着他。

緊接着蕭穆亦御劍飛至，劍氣如毒蛇吐信，嘶嘶亂响。

應陽天猛使千斤墜，降身落地。顧思南跟着撲下，烏金刀一揚，自高劈下。

應陽天一偏身讓過，不料，顧思南這一招竟是虛招，刀一横，改直劈爲横削，削向他的頸部。

應陽天力沉手腕，運劍一架，「噹」一聲巨响，顧思南被撞飛一丈。應陽天身子亦是一陣搖晃。

刹那蕭穆已自半空沉身追至，劍勢凌人，應陽天來不及招架，附身在地上一滾，一滾丈五。當他直起身時，顧思南、陶松、郎四及葛根生已團團把他圍住。

應陽天長嘆一聲，知道脫圍經已沒望，希望之火經已熄滅，應陽天再一聲嘆息，問道：「且慢！」聲如霹靂，震得各人俱是一怔，手上立時一慢。

應陽天聲音沙啞地低低的說道：「萍，我先去一步。」左臂一回，長劍抹向頸際。

此舉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再也來不及阻擋，只見應陽天頸血濺出，灑落在雪地上，顯得格外鮮紅奪目。

蕭穆扶起應陽天，沉聲說道：「前輩何必如此？沈神捕只是求你去一趟，以便協助查一件案子而已，如今眞相未明，前輩……」

應陽天微睜雙眼，神色顯得安祥無比，「沈鷹不愧是神捕，想不到片刻間的事他亦能即刻派人找上老夫……你不知道的了，老夫能一死，心靈反而得到解脫……所謂殺人者死……」

衆人都默不作聲，但此刻對應陽天却生了一股欽佩之情。「應陽天果然不愧是及時雨，一生光明磊落，殺了人也能以死謝罪！」

顧思南踏前一步，蹲下問道：「前輩有否未了之心事要交代？晚輩等若力所能逮，必盡力替前輩完成未竟之志。」

應陽天苦笑一下，欲言又止，片刻聲音低弱地道：「告訴沈老鷹，說老夫絕不怪他，也希望他能多助正義……收，收費……不要過……不要過昂……」頭一歪，登時氣絕身亡。

良久，蕭穆才放下應陽天的屍體，緩緩站了起來。

顧思南喃喃道：「眞想不到，也許咱們做得過份了點。」

郎四道：「不會，應前輩全無怪我們之意！」回顧蕭穆，目光露出詢問之色，「蕭大哥，應前輩的遺體怎樣處理？」

蕭穆略一沉吟，道：「此際天氣已寒，屍體不易變壞，葛根生，你去找架雙馬套車在前頭等候，咱們快馬運回襄陽待頭兒處理。」

陶松接口道：「何必如此痲煩，趁現在還未天亮，就在此地把他火化掉吧！」

蕭穆沉聲道：「不可。此人不是別人，不能草率從事，小南，你去撤掉埋伏在程家寨附近的兄弟。」

葛根生連忙上馬去購馬車。顧思南却道：「此事已告一段落，小弟尙有點事要在商丘逗留幾天，煩大哥回去對頭兒說一聲。」

「無妨。」蕭穆抱起應陽天的屍體入林密處找尋馬匹。事情之太過順利，反而使本來滿懷興奮的心情，變得有點索然沒味，郎四等默默跟在蕭穆身後。

四更已過了，北風突緊，呼嘯怒吼，捲起漫天雪。嗚嗚的風聲是在咀咒應陽天，還是在爲他發出同情之嘆息？又抑或爲他鳴不平？

雪下得更密，只半晌，已把地上凌亂的足跡掩蓋。

程萬里之死

蕭穆等來去匆匆，十一月初已經回到襄陽。到了襄陽沈神捕的老窩，沈鷹却去了蕪湖辦案，連公孫良也帶走。

楚英南及宋玉簫尙在，他們聞訊趕了出來，宋玉簫脫口道：「果然是他！」

楚英南亦道：「去姨丈家偸竊的正是他，蕭兄果然好本領，連鼎鼎大名的『及時雨』應陽天亦敗在你手中。」一抱拳。「得到幾位拔出正義之刀，誅了兇徒，使小

弟的殺弟之仇，能以得報，咱兄弟十分感激！」

宋玉簫接口道：「大哥說得好，小弟也感激不盡。」忙從身上取出三萬五千兩銀票。

蕭穆忙道：「兩位客氣，這錢麼，待沈神捕回來後，你才交與他。」

楚英南問道：「未知簫兄如何制服應老賊？他是否承認了罪行？」

顧思南喟然道：「說來慚愧，應陽天果然是條好漢，他在被咱們包圍之後便承認了殺人，不久便自殺了。」言語間甚有讚嘆之意。

宋玉簫脫口吁道：「應老賊他是自殺的？」

蕭穆緩緩點點頭。宋玉簫及楚英南互視一眼，心中頗不是味兒，到底爲什麼，他倆亦說不上。

楚英南指一指應陽天的遺體，道：「蕭兄，這如何處理？」

「在下立即通知神捕，由他決定。」

楚英南嘆了一聲，「應陽天臨死知罪自刎，小弟倒也不宜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免得損了他的名頭。」

宋玉簫垂淚道：「但，二哥及三哥，他們在天之靈……」

楚英南雙眼望天，喃喃地道：「武林中人死在刀劍之下算得什麼？兇手既已死，二弟三弟之仇已償，即使他們在天之靈自亦不會太過苛求。」眼光轉注視蕭穆。「人誰沒犯過錯，只要他知而能悔，悔而能改，總是一件好事，何况應陽天以死謝罪，蕭兄這方面的經驗豐富，不知有何高見？」

蕭穆及顧思南目光神采連閃，蕭穆道：「楚兄弟之見正合在下之意。」

顧思南讚道：「楚兄胸襟之大，見識之高超，小弟望塵莫及，江北四秀果然名不虛傳！」

蕭穆亦讚道：「楚兄弟年紀輕輕便有如此襟懷，異日焉能不成爲一代大俠？」

楚英南道：「兩位大哥謬讚，使小弟汗顏無地。」

宋玉簫悚然一醒，忙揩乾眼淚，他是官家之後，自小嬌生慣養，年紀又較小，胸襟及見識自然較淺，他心頭震了一震，忖道：「大哥之見識及襟懷果然高我不少，我宋玉簫今生能與大哥結義，實乃三生有幸。」口上却道：「幾位大哥之教誨使小弟茅塞頓開，得益不少。」

蕭穆忙道：「宋兄弟年輕有爲，在下亦是欽佩不已。」轉首對陶松道：「把應陽天屍體移入衙門殮房，還有，用紙把他的臉封起來，以防洩漏了消息，頭兒未回來之前你們也絕不准把此事宣揚出去！」

陶松等連聲應是，立即動手掩蓋應陽天的口臉。

顧思南亦吩咐郎四放信鴿通知沈鷹。

× × ×

沈鷹也以信鴿回覆蕭穆，說他十天八天難以回來，叫他們先把應陽天的屍體火化。

蕭穆收信後立即與顧思南辦理有關火化屍體的一切。

楚英南及宋玉簫却辭別他們，臨行時，楚英南說兩三天便再回來等候沈鷹。

他們決定到梅莊拜訪梅任放，到了梅莊一通知門公，立即被帶入內廳。

不一會，梅任放的兒子梅百侶出來道：「兩位光臨寒舍，恕小弟不知，未及迎迓！」

雙方寒暄了一陣，楚英南道：「令尊梅大俠不在寶莊？」

梅百侶三十多歲的年紀，是梅任放的獨子，舉止頗爲沉着，大有乃父之風，當下訝道：「兩位專程拜訪家父？」

楚英南笑笑：「沒什麼事，只是想問問令尊對令表妹之死有何看法而已。」

梅百侶訝道：「兩位不知舍表妹與令弟秦雪嶺在落馬村鬥個兩敗俱傷？」

「知道。」楚英南小心謹愼地道：「不過，小弟却有點奇怪。」他見梅百侶雙目望着他，便續道：「不知梅兄知否舍弟何時曾與令表妹有過結怨？」

梅百侶搖搖頭，悲傷的道：「沒有，但這也更令在下傷心，大家同是武林人，何必因小小的事，一言不合而動武？這豈是俠士本色？」

此人果然不愧是「賽孟嘗」梅任放的兒子，一副悲天憐人的心腸。

宋玉簫幾乎想告訴他，殺死江三妹的是應陽天而不是秦雪嶺。

幸而梅百侶頓了一頓便續道：「那夜，舍表妹與令弟曾發生了口角，不過立即被家父排解，之後在席上亦表現得頗爲友善，但後來舍表妹便又邀令弟共同乘舟賞月，唉，表妹她的脾氣的確十分暴躁，小姐性子又大，即便是在下亦經常受不了，遑論令弟？所以……這件事在下亦深感不安，他們之起衝突，必是表妹挑起的。」

楚英南道：「原來他們已先發生了口角？」

梅百侶點點頭。「這件事沈鷹神捕前輩當時亦曾在場。嗯，聽說楚兄弟托沈神捕查辦此案，不知有否新的發現？」

楚英南搖頭道：「沒有，所以愚兄弟才來貴莊拜訪，希望能取點資料，如今看來不必了，令表妹性子既然如此……算了，小弟想令表妹此刻在天之靈亦已生悔意，死者已矣，小弟又何必多此一舉，沈神捕亦有意把此案推掉，看來小弟回去該向沈神捕取消協議。」

宋玉簫欲言又止，急切間改口道：「對，應該取消，反正人已死了不取消又有何作用？」

梅百侶忙起身謝道：「兩位胸襟果非常人能及，百侶欽佩不已！」

「冒昧打擾，愚兄弟甚感不安！」楚英南一拉宋玉簫衣袖，起身拜辭。

「兩位何不再坐一下，在下經已吩咐下人籌備酒菜了。」

「不敢再打擾了，梅兄盛情，愚兄弟十分感激，異日有機會再見。」

「今日未能一睹『賽孟嘗』梅大俠的風采，小弟頗覺遺憾！」宋玉簫亦搭聲道：「小弟對令尊梅大俠景仰已久，惜苦無機會拜見，異日有機會定當再來拜訪，以了平生之願。梅兄請留步，後會有期。」

兩人出了梅莊，楚英南道：「梅家既沒對江三妹之死，稍存懷疑，咱們這趟也是白來。」

宋玉簫沉吟道：「小弟離家日久，想

回家一趟，大哥你去不去？」

楚英南道：「沈前輩尚未回來，咱們還未把酬金交與他……」

宋玉簫迅即把銀票交與他，道：「小弟這趟回家也得把結果告訴爺爺，也得對張大人有個交代。十日後，小弟便再來找大哥，然後回到二哥及三哥的墓上告訴兇手經已伏誅，使二哥及三哥在天之靈早日得到安息。」

楚英南見他對兄弟之情如此深厚，亦十分感動。「如此甚佳，小兄便在沈前輩處候你了。」

兩人珍重了一聲，揮手而別。宋玉簫沒有兄弟，自小都在姐姐及丫環叢中生活，十分渴望有個兄弟，不料一下子有了三個。更料不到不及二個月的時間，兩個結義兄長已不幸被殺，雖然兇手已經伏誅，但心頭之創傷却難以恢復。

他懷着一顆落寞的心在北風的吹送下一路南下。

楚英南走了幾步，心頭突生了點異樣，倏地回首，宋玉簫背影已被風沙遮擋。

× × ×

三天之後，沈鷹及宋玉簫還未回來，但顧思南已回來。他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金刀大俠」程萬里突然暴斃，根據初步調查，懷疑是被人點中死穴而亡。

這個消息令衆人大吃一驚，就連蕭穆也沉不住氣，急忙問道：「程萬里死於何日？」

「十月二十四日被發現的，看來是死於十月二十三日夜間。因爲，程萬里家屬那夜還跟他一同吃晚飯。」

蕭穆心頭一跳，脫口道：「十月二十三日不就是應陽天自殺那天！小南，你知不知道應陽天何時離開程家？」

「小弟已問了程家，應陽天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夜間離開的！」顧思南立即回答道。

蕭穆心亂如麻，一時之間理不出頭緒，他矇矇矓矓覺得應陽天與程萬里之死有點牽連，但却想不出應陽天有任何殺害程萬里的動機。

顧思南低聲道：「蕭大哥，小弟有點懷疑……」

蕭穆看了附近手下一眼，沉聲說道：「不能隨便胡言……把事情報告老頭兒知道。」

「是。小弟這就去寫信。」

第二天，商丘那邊有信鴿飛到。信是商丘的捕頭勝一平寫來的。內容很簡單，是程萬里的家人請求沈鷹追查兇手的，並出酬金從優，不惜代價定要把兇手碎屍萬段。

顧思南又立即施放信鴿，把信轉去蕪湖。

江北「神眼禿鷹」沈鷹以及江南「笑面神鷹」管一見都各自有一個龐大而完善的信鴿通訊網，他們都有專門的飼鴿人員以及馴鴿人員。

有時爲了怕信鴿失落或迷途，把信息洩漏出去，他們以一種只有他倆及其心腹手下才能懂得的密碼暗語通訊。

如今勝一平的信當然不是使用這種密碼。

四天之後，沈鷹留下公孫良，獨自一人自蕪湖歸來。他到襄陽，天色已黑，但立即叫蕭穆、顧思南、郎四、陶松以及葛根生到他書房裏。

沈鷹一邊抽烟，一邊留心傾聽他們每個人的話，這些話都是關於十月二十三日夜圍攻應陽天的情況。

沈鷹一邊聽一邊發問，問得很仔細，聽了之後，磕掉烟灰，下令道：「蕭穆，你明天立即到程家案，若有問題立即以信鴿聯絡，程家錢不少，收他六萬兩。」

蕭穆應了一聲。沈鷹又道：「郎四，你明天立即去調查應陽天妻子的名字，有可能的話盡量探聽他們夫婦間的感情。」

郎四訝道：「頭兒對這有懷疑？江湖上誰人不知應陽天夫婦相敬如賓？被譽爲模範夫妻。早年她妻子馬淑君年輕時跟他還是夫唱婦隨哩！」

沈鷹瞪了他一眼，沉聲：「我要你問她的小名。問得婉轉點，不許把應陽天的死訊洩露出去。」

「是，屬下自不會直接向馬氏查詢。」郎四見沈鷹凌厲，不敢再說。

「陶松，」沈鷹又道：「發信鴿召雲飛烟回來。」

衆人退出書房後，沈鷹立即陷入沉思。不久，心頭便生了幾個疑團，他心想梅任放與應陽天相熟，便決意明天到梅莊走一趟。

再折一翼

次日一早，楚英南便來拜會沈鷹，並把三萬五千兩的銀票交給他。

沈鷹沉吟了一會道：「這些銀票老夫先收下，一兩個月後如無問題才去錢莊兌換。」

楚英南一怔，道：「前輩是指這些銀票有問題，還是指這案子……」

沈鷹沉思了一會道：「宋玉簫是官家之後，老夫豈能懷疑這些銀票有問題。」

「如此，前輩是懷疑……」

沈鷹揮揮手，不再言語。

「那麼，晚輩告退。」楚英南道：「晚輩到宜城找四弟，老前輩若有事，煩請派人到宜城宋家通知一聲。」

「好。老夫每辦一件案必定查得一清二楚。」

楚英南見宋玉簫還未來，一個人在這裏十分乏味，加上這兩天老是心驚肉跳彷彿有事要發生，於是他決定到宜城宋家。「前輩，若果舍弟與晚輩路途相左，到來此地，煩請前輩告訴他晚輩已去他家。」

「這個自然。」沈鷹冷淡地道。

楚英南一離開，沈鷹亦立即出門去梅莊。到梅莊，辰牌還未過。今日雪霽，還有一絲陽光，照得人暖洋洋。

沈鷹對門公道：「老夫沈鷹，請問梅莊主在否？」

那門公眼尖認得他，忙道：「沈神捕快請。」肅然迎入，到了大院，兩旁廂房有不少食客才剛起床，在院子內走動活動筋骨。

沈鷹視若無睹，跟着門公直入小客廳，這是梅任放見客之所。自然又有下人入內院通知梅任放。

過了兩盞熱茶工夫，只見梅百侶入來，行了一禮，道：「不知神捕前輩駕臨，恕小侄失迎之罪。」

「不必客氣。令尊在否？」

梅百侶臉現茫然之色，「不知道去了那裏，小侄找不到他。」

「他是否有事離開？」

梅百侶道：「門公沒看見他離開。」

「哦，令堂亦不知道？」沈鷹語氣頗硬。

「家母亦不知。家父經常在書房睡覺。未知前輩找家父有何事？」

沈鷹沉吟了一會，冷淡地道：「這些事見到令尊，老夫自會與他細說。」

梅百侶心中有氣，却不敢發作。正在不知如何應答時，梅任放一步踏入。

梅百侶喜道：「爹爹來了，爹爹到那裏去？」

梅任放臉色一沉，道：「爲父在後花園練功你看不到麼？」

梅百侶忙道：「孩子找得疏忽匆促，爹爹恕罪！」

梅任放哼了一聲，揮手道：「沒事了，你下去吧，別阻碍爲父與沈叔叔談話。」話剛說完，猛打了個噴嚏，「老鷹一早找我有何事？」

沈鷹隔了一會才問道：「你跟應陽天很熟？」

梅任放笑道：「豈會不熟？」

「熟悉到什麼程度？」

梅任放一怔，道：「老鷹，你有話何不乾脆說……」又猛打一個噴嚏，「何不乾脆說出來？」取出一塊黑色的手帕往鼻子上揩抹。

沈鷹雙目炯炯，注視着他，一字一頓地道：「應陽天的妻子叫什麼名字？」

梅任放哈哈大笑，猛地又連打二個噴嚏，這次却取出一塊白色的手帕揩鼻子。

沈鷹冷冷地道：「你的鼻子好像不大好。記得今年中秋我來你家過節，次日一早你也是連打數次噴嚏。」

梅任放的神色一變，隨口應道：「貞的？」

「梅兄連自己的事也忘記了？」

梅任放再豪爽地一笑，道：「倒教你見笑了，咱這個鼻子已患了好幾年敏感症，每逢早上風大，一吹便要打噴嚏。」一頓。「老鷹你眞的不知應陽天的妻子叫馬淑君？」

「有沒有別的小名？」

梅任放想了一回，道：「她本人我亦見過好幾次，只聞老應叫她淑君，未聞有以另外的名字叫她，諒必沒有小名，老鷹你到底打什麼啞謎？」

沈鷹默默地裝了一袋烟，敲燃了火石，烟絲斯斯作聲。沈鷹徐徐把濃烟噴出，烟霧瀰漫中，梅任放猛打噴嚏。

梅任放待噴嚏稍止，忙道：「你老鷹倒會享受，却害我鼻子受罪。」

沈鷹走開一邊，道：「我懷疑老應另有女人？」

梅任放脫口道：「你是說他在另外一個地方窩藏一個女人，而我們不知道？」

沈鷹徐徐點頭，隨手敲掉烟灰。

「不會吧！」梅任放顯然不信。「老應以什麼名滿江湖？一是急公好義，二是絕不好色，對妻子呵護備至，引爲美談，三才是一手超卓的左手劍法。」

沈鷹自顧自的道：「那個女人名字中有個萍字。」

梅任放目光一亮，「你已知道？」

「還沒有，不過想問問你。他與程萬里關係如何？」

梅任放神色大變，脫口道：「你懷疑老應殺死程萬里？哼，以往你辦的案我一向佩服，但若你說老應殺死程萬里，則三歲小兒也不信。」

「我沒有這樣說。」沈鷹霍地回過身來。

「不必再說，我絕不相信。不過，倒是老應窩藏了一個女人這事令人感到興趣。哈哈，往日他還數說我納妾，如果見到他，我必定……哈哈！」

沈鷹靜靜望着他。

梅任放乾笑了一回，道：「老鷹，你猜老應若是另外有個女人，這個女人會是那種人？」

沈鷹茫然地搖搖頭。梅任放正容地道：「一定是個嬌嬈而又……的女人，嘻嘻！」他笑聲充滿邪意，言下之意使人一聽便知。

「哦！」沈鷹道：「你是花叢老手倒要聽聽你的見解。」

梅任放道：「這方面我自比你强。嗯，這種心理很易理解，馬淑君人雖端正，却不算美，不是那種令人一望便能產生慾念的女人，這種女人做妻子固然好，但是這閨房之樂吧，定必十分沒味。老應長處於此種環境之下，又在盛名之下，只能戰戰兢兢，不敢稍爲行差踏錯。所以能令老應毅然動心的必是一個完全與他妻子相反的女人！其實納妾又算得什麼？不過，老應是受盛名所累吧了。以我的經驗來說，在閨房中放蕩的女人在外面亦不一定會放蕩，作爲妻妾亦未嘗不可。」

沈鷹深覺有理，脫口道：「你分析得十分有理。」

梅任放深有感觸地道：「盛名累人，其實世人又有幾多人在名利之前看得開？」一頓笑道：「像我這種自稱風流的，在俠義道中又有幾多人？」

沈鷹正容道：「你雖風流却不下流，我老鷹絕沒因此而看不起你，你能散盡家財，周濟世人，更令我欽佩！」

「給你這麼一說，我倒有受寵若驚之感了。」

沈鷹道：「我欽佩你的爲人，却鄙視你的大部份食客，絕大多數的食客却是無所事事，混飯吃，空耗糧食。」

梅任放道：「我亦想勸他們找些事做，不要白了少年頭，可是又不好開口。」

「這也是盛名之累吧？」

梅任放苦笑一下。

沈鷹又道：「回頭說老應那個女人，這種女人怎會遇上正人君子的老應？」

梅任放沉吟一回，道：「這女人絕非烟花之類的女人，因爲老應絕不涉足那種地方。因此，只有一個可能，這人可能救過老應——你該知道老應一生爲別人受過大小無數次的傷，或者老應救過她，而她感恩圖報，以身相許。老應那時如同乾柴，一遇着一個能令他動心的夢寐中的女人，乃立即焚燒。」

「這種人，當然多數是懂得武功的，因爲老鷹平日都是爲同道奔波，不如你廣施恩澤，唔，武林中有那個女人名字中有個萍字？」

兩人想了一回，都想不出是誰，不是說武林中沒有一個女人名字帶個萍字，而是這些人都絕對沒有可能。

吃了午飯，沈鷹便起身辭別。梅任放低聲說道：「老鷹，倒底老應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老鷹怕他咀不牢說出去給他的食客聽見了，而這些食客對這種事最好打探，只怕不要一兩個月大江南北便會傳遍，所以沈鷹決定暫時不把這事告訴梅任放。

「我不相信，你這老小子無事絕不會登三寶殿。」

「也許以後會告訴你，到底什麼事要來問你。」沈鷹說罷，走下台階，準備離去。

梅任放下了一級台階，停住道：「自家人我也不送了。哼，朋友有事也不透露一點。」帶點怒意地說道：「你自個出去。侶兒你也不必送他。」

沈鷹像是一呆，跟着一笑，轉身筆直地往大門處走去。

× × ×

沈鷹回到襄陽窩裏，時間巳近黃昏，這是因爲他一邊走，一邊思索，所以走得慢。

飯後他自個在書房裏踱步，這是他的多年來形成的習慣。每逢這一刻，他的手下都輕易不敢騷擾他，否則，只怕要受一頓臭罵。

但是今天顧思南却大不相同，明知故犯，匆匆忙忙推開沈鷹的書房木門。

沈鷹面色一變，厲聲道：「你忘了規矩？什麼事這般慌張？跟我這許多年還沒有點長進！」

顧思南連忙說道：「頭兒，楚英南又回來了，他說有十萬火急之事找您，因爲他……」

楚英南巳跟着入來，急道：「沈前輩，家四弟昨夜又被人殺死了！」

沈鷹聽得一驚，把罵人的話嚥了下去，神色迅即恢復，沉聲道：「給什麼人殺的？」

「黑衣蒙面人！據宋家護院所述，那人跟偷竊家姑丈家的一樣身材！」楚英南喘着氣地說。

顧思南脫口道：「那不是應陽天麼？他不是死了麼？」

沈鷹瞪了他一眼，道：「有沒有偷東西？」

「有。那人先偷去不少金銀，後來却不知怎樣發出聲音，於是四弟等便追了出去，那人躲在後花園，出其不意現身，殺了四弟然後逃走。」

沈鷹又踱了幾步，又抽起烟來，光禿的頂上在燭光下格外光亮。「不必說了，宋玉簫的屍體未安葬吧？現塲仍保留原狀吧？好，你先去休息，明天帶人去宋家調查。嗯，我親自去一遭吧！」

楚英南憂傷怨憤的臉色，露出一絲喜悅，「有勞前輩！」

宋玉簫被害之處是在宋府的後花園。此時，宋玉簫的屍體當然巳被移開，但現塲仍然保持一切。宋玉簫的佩劍跌在地上，地上有血，因時間巳久色，呈褐色。鑲着三顆明珠的寶劍，劍尖亦有血。另在圍牆下發現了幾滴血，顯示宋玉簫臨死前亦刺了兇手一劍，只是未能致命。

沈鷹目光再一掃四周，花木頗有損折之處。但假山盆栽却未有倒塌。「田副總管，你有沒有見到令公子曾刺了兇手一劍？」田副總管是宋府的護院領班，接近五十歲的年紀，一臉精悍之色。聞言後，略一沉思，道：「當時賊人突然失手打碎一個花盆，也許這是故意的。那時還未二更，公子亦尚未睡，我在前面巡視。公子由書房來此比老朽近得多，因此，當老朽到時，公子巳倒地，而兇手在牆上躍出。老朽只見到兇手是個中等身裁，身穿黑衣黑褲的人而巳。」

沈鷹道：「這後花園既然接近住宅，爲何沒有人守衛？」

「有。」田副總管梅口道：「因爲佔地太大，而且人手不很够，因此老朽便指定一些手下分別守在幾處地方，而老朽則另外率十二人四周來回巡視。」

「兇手進入時你們沒有發覺？」

田副總管臉上一熱，道：「說來慚愧，咱還是事後才發現原來他巳潛入庫房偷了不少金銀。」

「此地由誰負責守衛？」

「老薛，你過來。」他指一指一個瘦削的護院道：「稟大人，此地是他負責守衛。」

沈鷹臉色一沉，道：「花盆破碎時，你在何處？」

老薛恭聲道：「在那邊，」他指了一指後面。

沈鷹臉色再一沉。「那你應該比宋玉簫先到此地。」

老薛道：「花盆在那邊打碎，小的一聽見聲音立即奔去。到公子追出來時，小的聽見打鬥聲，於是便跑過來，可是到達時公子巳倒地，而兇手巳逃開。至于兇手如何殺死公子，小的視綫被這假山遮擋住，看不到，只見他臉罩黑布。」他雙手邊說邊比劃。

沈鷹走過另一邊，那裏果然有個破碎的花盆倒在地上。

沈鷹便把這件事仔細想了一次。

花盆在西邊破碎時，老薛在東邊，他聽見聲音立即奔到西邊。可是兇手那時巳藏在中間的一座假山後，而此時宋玉簫亦聞聲奔來，兇手使出其不意地突襲宋玉簫。宋玉簫一開始便受了重傷，因此，打鬥很快便結束。

兇手可能發現老薛的脚步漸近，一個疏忽便中了宋玉簫臨死的一劍，但這一劍看來只令他受了輕傷，故此他還能逃脫。

依此看來，兇手偷金是次要的目的，主要的是要伏擊宋玉簫。

江北四秀接連死了三個，兇手看來是同一人，他的殺人動機亦應是相同，下一個被殺的對象會不會是楚英南？沈鷹禁不

住看了他一眼。

這短短的兩天，使楚英南好像蒼老了十年，神色異常憔悴。沈鷹拍一拍他的肩頭，道：「帶我去看看令弟的遺體。」

楚英南呆呆的點點頭。

宋玉簫果然背後中了一劍，入肉三寸，致命之處却是胸口的那一劍。

沈鷹看一看他的傷口，不禁懷疑宋玉簫有沒有餘力臨死再刺兇手一劍，如此，他劍上的血漬亦有可能是蘸上自己湧流出來的鮮血的了。

沈鷹對宋父道：「沈某意欲到庫房看看，未知方便否？」

「那裏那裏，沈大人請來，這件事還得仰仗大人大發神威，早日緝拿兇手歸案。」想到自己妻妾多人，畢生却只得此子，如今又不幸被殺，眼圈不禁一紅，泫然欲滴。

擺放貴重的壁櫃打開，裏面放了不少珠寶古玩及銀票，沈鷹心頭連動，問道：「兇手只偷金銀？」

「是，小人也覺奇怪！」

沈鷹忖道：「這裏面可有蹊蹺。」順手敲一敲門，入手沉實堅硬，却原來是以梨木包鐵做成的，忙叫道：「思南，你來看看這鎖是否有受損？」

顧思南在沈鷹手下中對鎖最有研究。他看了一回，道：「這兩副鎖異常堅硬，鎖頭又藏在鐵門之內，即使是內家高手亦難以用指力戳斷！」

沈鷹神采連閃，道：「如此說來，兇手不但武功高强，且是開鎖的專家！」

「正是。江北三大開鎖小偷，各師各法，也各有千秋，但開這種鎖以『金匙』白墨最爲所長。」

「好。你在此地稍候，我先回去。」轉對楚英南道：「令弟安葬之後便請偕思南同來，千萬不可單獨行動。」

楚英南默默點頭。

× × ×

沈鷹決定再到梅莊一行，因爲他曾經過見白墨在梅莊當了一段時日的食客。

到了小廳內，沈鷹劈頭第一句便問梅任放。「白墨還在不在貴處？」

梅任放一怔，道：「你是說『金匙』白墨？他這種人何需當食客？上次他來只不過因爲失手受了傷，來我處養傷兼避避風頭。」

沈鷹面色一沉，厲聲道：「如此，梅莊豈非成了犯人的避難所？」

梅任放亦是臉色一變，沉聲道：「沈大人言重，不知沈大人是以官府的身份對小民說話呢，還是以武林同道的身份對梅某？」

沈鷹放緩臉色，「自然是以武林同道的身份詢問你。」

「那麼請沈大人以後出言謹愼一點。」梅任放餘怒未息：「白墨雖是小偷，但向來只偷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亦無大惡，梅某念在同爲江湖人的份上，讓他在此養傷，這難道也犯了法？」

「若以官府眼光視之當然犯法，起碼犯了窩藏犯人之罪，不過若以武林同道視之則梅孟嘗果然義氣干雲，名不虛傳！」

梅任放冷哼一聲。「他養好傷經巳離開了，此後梅某亦未再見過他。」

沈鷹看了他一眼，緩緩地問道：「他去那裏你知道麼？我的意思是他有沒有告訴你？」

「當然沒有，咱梅莊的規矩是來去不問。」

「那是何時的事？」沈鷹再問一句。

「五年了。」梅任放反問道：「老鷹窩藏的那個女人你查出來了沒有？」

沈鷹搖搖頭，「你猜出來了？」

「十五年前，有個『九尾妖狐』池萍的，你還記得麼？」

沈鷹眼光一亮，道：「她不是被應陽天殺死了麼？」

「誰見到？」梅任放冷冷地道：「十五年前九尾妖狐迷惑了不少青年，老鷹約她在大洪山決鬥，事後老鷹揚言經巳殺死她，可是有誰看見？決鬥時亦沒有人在塲。說不定老鷹給她迷惑了，並把她藏了起來。以應陽天那種人被這種女人迷倒絕不出奇。」

沈鷹踱起步來，在小廳裏走了幾圈。他不期然又吸了烟起來。「大洪山脈近者離此不過幾十里，即使南峯離此也不過二百多里左右。」歇了一歇。「老梅，往年老應有沒有到此過夜？」

梅任放聲音透着奇怪。「說來奇怪，他平時來我家經常在此過一兩夜，就是每年的中秋他例外來去匆匆。」

沈鷹冷冷地道：「那他是趕去大洪山池萍處了。」

梅任放臉色一變，喃喃地道：「不會吧，即使他趕去大洪山最近此地之處，時間上也來不及，最快也得八月十六的中午才能到達。那巳失去中秋團圓之意，這跟八月十七、十八才去又有何分別？」

沈鷹脫口說道：「莫非池萍就藏在附近？」

「不可能，若在這附近又豈能瞞得過你我之耳目？必是藏在深山中，才不爲你我所知。」

沈鷹不禁狐疑起來，只覺得滿腹都是疑團。

他回到襄陽巳是掌燈時分，他的手下正在吃飯，公孫艮恰在席上。他心頭一動，道：「公孫老弟，你明天帶幾個人到大洪山找個女人。」

「誰？」公孫艮把飯嚥下。「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昔年的『九尾妖狐』池萍，以前你不是見過她麼？」

「見過幾次，相信還能認得。」

× × ×

郎四回來報告：「屬下到馬家村後，在馬淑君外家的隣居處探聽到馬淑君的小名。」他素來喜愛賣弄關子，雖是面對沈鷹，還是禁不住在緊要的關頭把話頓住。

沈鷹冷冷地瞪着他。郎四悚然一驚，忙道：「她的小名叫小黑，這是因爲馬淑君小時候身上的一塊胎記比別人的大及黑，所以她父母叫她小黑。」

說到這裏又禁不住頓了一頓，幸而立即醒覺。「但應陽天却嫌這名不好，從不以小黑叫她。」

「好，你去休息一下。」

郎四前脚剛離開，顧思南及楚英南便即時踏進來。

沈鷹目光一盛，「楚少俠，你說令姑丈第一次失竊也只是失了金銀，其他貴重之物並未失去？」

「是。晚輩也是覺得奇怪。按理每個小偷必要挑值錢而又體積小的拿，豈會像他如此？」

沈鷹一笑，反問道：「這是什麼原因？」目光自楚英南臉上轉注顧思南，「你猜得出麼？」

顧思南想了一回，脫口道：「那人急要用錢，如果偷珠寶古玩及銀票，總是比較麻煩。」

沈鷹面色倏的一沉，道：「你就是不用腦子細想，所以跟了幾年還不及蕭穆一半！」

顧思南低下頭，不敢吭一聲。

沈鷹又看了楚英南一眼，這才道：「如果他只是急要用錢，大可以全部拿去。因此，必定另有原因。這個原因只是咱們還未想出而已，這是一個關鍵，能把這問題弄清楚，這件案子也就破了一半了。

「思南，你明天去調查一下有關白墨的消息，最好能把他找來，這也是一個關鍵。」

顧思南一挺胸大聲應道：「是！」

沈鷹又回顧楚英南。「你不必担憂焦急，這件案子老夫有絕對把握破案，不過，你不可單獨一人外出。」

「前輩眞的有絕對把握？」

「當然！只要犯人留下破綻，老夫便有絕對的把握把它破獲，問題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楚英南一怔，脫口道：「兇手難道有留下破綻，怎地晚輩看不出？」

沈鷹滿懷自信地笑笑。「只偸金銀等笨重的物品，而放着價值連城的古玩珠寶不取，這不是破綻？能夠打開那個櫃門的鎖，絕非一般人所爲，這又豈不是一個破綻？」

「那麼應陽天……」

「秦雪嶺及江三妹不是他殺的，也非殺死虞子清的兇手，更非第一次到令姑丈家偸竊的人，因爲那次被你及宋玉簫發覺後，交回贜物，表面有不少銀票。前後兩次的行逕完全不同，說明是兩人所爲，只不過兩人衣飾及身材相同而已。」

楚英南急道：「那麼咱們豈非枉殺了應前輩？」

「沒有。」沈鷹望着屋頂緩緩地道：「若老夫沒有估計錯誤，他必是做了一件虧心事，他一生光明磊落，雖然有做過偸竊的事，但那也是刦富濟貧而已，不會心虧。」

頓了一頓，續道：「他在被蕭穆等人圍困之後，立即覺得自己的行藏已被我發現，這是一個初犯通常的心理，而且這還是五十多年來的第一次，與一生行徑絕不相同，所以……不過，這還只是推測而已，事實有待簫穆去證實。」

禍從口出

蕭穆帶着葛根生逆着北風而馳。馬是大宛名種，人是鐵打的好漢，一路上馬不停蹄，不一日到了商丘。蕭穆到衙門找了捕頭勝一平，一齊到程家寨。

程萬里經已下葬了一段日子，但程家悲憤憂傷之心仍未稍息，他兒媳衆多，却只一個妻子。當時稍爲有點錢的男人莫不三妻四妾，程萬里家大業大只娶一妻，因此在這方面的聲譽也頗佳，跟應陽天可說是一時的瑜亮。

根據程萬里的兒子所述，程萬里是死於被人猝然點中死穴，這人能令程萬里猝不及防，只有二個原因，一是武功高過程萬里很多，但放眼武林這種人寥寥可數，二是兇手是熟人，程萬里在毫無防備之下一下子被點中死穴。

蕭穆聽了他一番話之後，覺得以後者機會較高。「請問程兄，應大俠是在何日離開的？」

「應該是在二十二日夜裏離開的。」

蕭穆一怔，道：「此語怎說？」

「應叔叔何時離開，我們並不知道，到了二十三日早上，在家父房中才見他留下一張字條，說因突然醒起有件急事待辦，不及通知，貪夜離開云云。」

蕭穆心中一動。「再問程兄一件事，應大俠跟令尊程大俠交情如何？」

「早年家父曾救過他一命，後來還做了應大叔的媒人，他兩位老人家的感情，逾於手足！」

「哦！」簫穆目光一亮，「馬淑君是程大俠介紹與應大俠的？」

「她是舍表姨。」

蕭穆沉吟了一會，道：「在下愚昧地問一句，令表姨可有小字或別名？」

「舍表姨乳名叫小黑。」

蕭穆不禁背負雙手，踱起方步上來，頗有幾分沈鷹之神韻。「令尊在死前之幾天可有什麼異常麼？」

「絕對沒有，一切如常。」

「可有提起應大俠的事麼？」

「沒有。」

蕭穆此刻已懷疑殺死程萬里的兇手十九是應陽天。他是這樣假設的：

十月二十二夜，應陽天並沒有離開程家，他只是藏在某個隱蔽的地方，到了十月二十三日才突然出現在程萬里書房中，出其不意把他殺死。

然後他又悄悄離開程家，所以自己的手下在十月二十二日並沒有發現應陽天離開，但二十三日應陽天一離開便被發現。

當日應陽天臨死前說：「沈鷹不愧是神捕，想不到片刻間的事他亦能即刻派人找上老夫……」

這件事其實是指殺死程萬里，而絕非指殺死秦雪嶺及江三妹之案，所以他才會用「片刻」這個字眼，可惜自己過於大意，當時竟然疏失了。

而在應陽天來說，他一生行俠仗義，從未枉殺過一人，沈鷹派人找上他，他自然而然地以爲是殺程萬里之事已洩露。

但應陽天殺程萬里的動機是什麼？

想到這裏，蕭穆驀地想起應陽天自殺前說的那句話。一定是與女人有關，蕭穆有九分把握。「程兄，請令堂大人出來一趟如何？在下有話問她。」

不一會程萬里妻子樊氏自內院出來，她臉色憔悴，兩隻眼睛紅紅的，臉上的脂粉頗爲凌亂，大槪是剛被淚水淌過。樊氏早年走過江湖，舉止頗爲大方。「蕭捕頭相召未亡人，未知有何事情？」

「不敢勞煩夫人，在下只是想問幾句話。」

「若與查案有關，但問無妨。」

「正是。」蕭穆沉着道：「程大俠臨死之前有沒有跟夫人談及應大俠的事？」

「他兩人情比手足，先夫生前在未亡人面前倒是經常提及應叔叔。」聽她語氣也是當小叔視他。

「夫人仔細想想有沒有較特別的？」

樊氏想了一會，道：「有一件比較奇怪的事是，去年先夫曾說了一句話：『知人口面不知心，世上欺世盜名之輩也眞不少！』當時未亡人大感奇怪，不知先夫因何發此牢騷，便出言相詢。先夫嘆息一聲道：『就拿陽天來說吧，他還……』先夫說了一半便停止，未亡人問他，他又不語，蒙頭便睡，賤妾對應叔叔之爲人十分清楚，也沒有放在心上，只道先夫喝了幾碗黃湯說酒話。此件事要不是蕭捕頭問起，未亡人也忘記了！」

蕭穆目中射出一點異采，趕問一句：「這些話是什麼時候說的？」

「大槪是去年八月底。」

「夫人何以記得如此清楚？」

「那是因爲去年中秋節先夫曾到京山一個親戚家過中秋，那是先夫回來後的頭一晚說的。」

事情到此已沒有什麼值得再問之事了，蕭穆臨走時告訴樊氏，這件案件快則十日，遲則三個月眞相便能大明。

蕭穆回到商丘，連夜把這件事寫下來，利用信鴿帶到襄陽。

半個月之後，蕭穆便收到沈鷹的一封信，內容是說已證實應陽天在大洪山窩藏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是十五年前傾倒衆生的「九尾妖狐」池萍。應陽天與池萍結合之日是十五年前的八月十七日，因此，每年的八月十七日日落之前應陽天必趕去與她團圓及慶祝，今年亦無例外。應陽天與池萍已產下一子一女，兒子今年已十三歲，據池萍說，她與應陽天的感情是眞摯的。

九尾妖狐在應陽天的薰陶及教導下已成爲一個賢妻良母……

又，池萍的居所離襄陽二百餘里，由於大多是羊腸的小路，兼且居所在一座山谷中，異常難走，由襄陽到該處，脚程快的也要兩三天。

京山在大洪山之西南，至此，蕭穆已可肯定程萬里被應陽天所殺，那必是去年程萬里從京山回家路經大洪山，而湊巧發現了應陽天在那裏另外窩藏了一個女人，他沒有當場撞破，但必是感觸良多，故才會在回家後借着酒意在妻子面前透露了兩句，却又怕妻子會告訴她表妹，弄出一場家庭風波出來，所以說了一半便住口。

可是，他到底當面私下詢問了應陽天，這才使應陽天動了殺機。

馬淑君沒有產下一子半女，而池萍却替他養了兩個，他自然十分疼愛她，又見她在自己的薰陶下已脫胎換骨，自是加倍喜愛，又因囿於盛名或者馬淑君沒有容人之量，故不敢名正言順地納她爲妾，心中未免頗覺有負于她，因此他絕不能容許他人破壞他倆的幸福。

而程萬里與馬淑君是親戚，應陽天更不放心，怕程萬里會告訴馬淑君……

到此，蕭穆只剩下一個疑問，他立即上馬直向程家寨馳去。

到了程家，他劈頭第一句便問樊氏道：「應陽天自去年中秋至今年十月之前這一年多之間，有否來過貴府？」

「沒有。」樊氏毫不猶豫地道：「應叔叔已近一年多沒有到寒舍了，以往他大都是一年來一趟，每次來都與先夫同宿同眠幾天才離開。」

蕭穆長吸一口氣，緩緩地道：「在下要告訴各位的是，殺死程大俠的兇手不是別人，而是應陽天！」

此言一出，程家上下大吃一驚，樊氏脫口道：「蕭捕頭豈能開這種玩笑？」

蕭穆於是一五一十把一切說了出來，他的話合情合理，程家不得不信，於是蕭

穆便帶了一張六萬兩的銀票離開。

時已臘月中旬，北風凜烈，漫天風雪，地上積雪頗厚，馬行甚慢，這天到了郾城，天色已暗，便在此打尖，蕭穆找了間乾淨的客棧投宿。

吃飯時，隣座有兩個老闆模樣的胖子低聲交談。

一個身穿寶藍色鑲萬字邊衣服的道：「楊兄，今年生意眞難做，市道不景，人人手頭緊張，連紅梅布莊也難倖免，小弟這筆帳已追了三四次還收不到，看來，今年得在此過年了！」

那個姓楊的身穿一套湖水綠色衣服，聞言即道：「姚兄但請寬心，別家的不敢說，紅梅布莊你絕對可以放心，人家老闆是鼎鼎大名的梅莊莊主梅大老闆，他會欠你的？去年小弟那筆帳還不是拖到臘月二十才收到？聽說郾城紅梅布莊的掌櫃不很識貨，這兩年虧損了不少，不過這你却不必慌張，人家到底是數十年的老字號！」

姓姚的胖子舒一口氣。「楊兄若早告訴我，小弟豈非不用担心這許多天？」

「小弟先前不知姚兄滯留此地是因收不到紅梅的帳，還以爲是別家的哩！」

兩人便連聲乾杯喝了起來。

蕭穆心頭一緊，只覺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幾分，市道不好，盜賊必多，自己的責任將更重，又將更忙碌。

破綻

沈鷹收到蕭穆的信後，證實了一件事，決定了一件事。證實秦雪嶺不是被應陽天殺死──因爲大洪山不近，應陽天必需兼程趕去，絕不會在此時殺秦雪嶺。他若要殺秦雪嶺，除此之外任何時間都可以。

他決定把應陽天的骨灰送去給馬淑君，這件事交由公孫艮去辦。

那個關鍵他已經想出來了，盜竊者不偷銀票及古玩只偷金銀，理由只有一個，他表面上不是一個賊，而是一個正人君子，甚至是一個人人敬佩的大俠。

理由有三。第一，他若偷古玩等物，必需與專門收買贓物的買家聯絡，一則脫手較難，但更重要的是要露了面，如果他是一名人人俱知的慣賊，又何怕之有？

第二，銀票都是一些大戶拿金銀存進去，然後換出不同面額的銀票的，這種人爲數不多，錢莊老闆對這些大客戶都較熟悉。雖說錢莊認票不認人，但到底會對取錢者留意。若有人依此綫索調查下去，遲早會懷疑到偷者身上。簡單點擧個例，甲是竊犯，他把偷來的銀票給了乙，乙又給了丙，到丙去領取票額上的銀兩時，在錢莊裏需要簽名劃花押，這樣錢莊便有了丙的資料。只要衙門捉到丙，便能自他身上找到甲。

這一點又說明甲是個有頭有面，有家有業的人，否則若是一個流寇，即使你查到我這張銀票是偷來的，我亡命江湖，四處流竄，又怎能奈我何？

第三，竊者竊取的數量不很大，在富豪之失主來說，彷如九牛拔了一毛，爲恐麻煩也可能不報官府，這樣，偷竊者被揭發的機會就少了。

應陽天敢偷銀票，那是因他本是行俠仗義的大俠，却沒有家業，錢從何來？自是偷取富豪的，反正這些錢他可能是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拋在急需金錢的人家中，那人也未必知道是誰送給他的。

想通了這點沈鷹便開始想，這種人會是誰？這種人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太少，但在沒有再進一步的證據之前，他憑什麼去緝捕？

想到這裏又有一個問題泛上心頭。偷宋家的金銀的，就是殺死宋玉簫的兇手，這已沒有疑問，但偷明月園金銀的盜匪與殺死秦雪嶺的兇手是不是同爲一人？

假說兇手與盜賊同爲一人，那麼他殺秦雪嶺的動機是什麼？

他自問自答──是殺人滅口，他怕秦雪嶺已看到了他的廬山眞面目。

這理由倒與剛才所推測出來的盜匪身份相吻合。

想到這裏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便吩咐人叫楚英南過來。楚英南一踏入書房，沈鷹便問道：「你們當初爲何會懷疑到應陽天的頭上來？」

「第一，他是使左手劍，第二，在九月間那次，他被四弟挑下蒙面巾露出了眞面目。」

「左手劍！」沈鷹脫口呼道，跟着又想道：「我怎沒想到這點？」

楚英南怔怔地望着他，這兩天他的神色比較好一點，時間是醫治心靈創傷的最佳妙藥，此話的確有理。

「楚少俠，江湖上能够使左手劍的，而身材又是與應陽天差不多的，你認得幾個？」

楚英南一口氣念了六七個名字，沈鷹都搖頭否決，這些人和他推想出來的身份都不符。

沈鷹道：「你再轉述一遍落馬村老人的描述。」

於是楚英南便把落馬村老人見到黑衣蒙面人行兇的情況轉述了一次。

「且慢，那老漢是說用刀殺死秦雪嶺的還是劍？」

楚英南想了一想。「是刀！這可從二弟屍體的傷口看得出來？」

「那麼，他是左手持刀的了，因爲那老漢記得兇手是用左手殺死秦雪嶺的。」

楚英南脫口呼道：「那是左手刀！咱可是先入爲主，一直以爲是左手劍。」

「還有一點需要澄清的是，兇手是以劍爲主還是以刀爲主？」沈鷹緊接着問一句。

楚英南一怔，道：「這也有關係？」

「關係至大！」沈鷹一口氣說下去。「若果以劍爲主，則那人根本是使右手劍，而待秦雪嶺倒下時才以刀刺死他，目的只是造成江三妹殺他的表面現象。當時兇手右手持劍，要拔刀自然只能用左手了。若果兇手是使右手劍，那麼範圍就大得多了，他若是以刀爲主的，則是左手刀。」

楚英南頗覺有理，道：「晚輩帶前輩去一趟落馬村再詳細問問那老漢。」

「好，老夫正有此意。」

「現在，天色似乎已晚了點。」

「正是時候。」沈鷹立即起身把烟桿插在腰上。

到了落馬村經已很晚，楚英南拍開了

老漢的門，那老漢吃了一驚，以爲來者不是善類。

楚英南忙道：「大叔，是我，你還認得小可麼？」

老漢啊了一聲：「原來是公子！什麼事？」

楚英南把一包臘肉塞在他手中。「有點事要再問一問大叔。」

老漢忙把臘肉抛開，連聲道：「老漢什麼也不知！」返身要關門。

沈鷹伸出一掌抵住門板，沉聲道：「我是衙門的，有話問你。」

老漢打了個哆嗦，「是是，官差大人……小的……」

「你不要害怕，你出來，老夫問你的話。」

老漢不敢不依，只得出來。

沈鷹道：「帶老夫到當日兇手行兇的地點。」

老漢拉一拉衣襟，弓着背帶路，那只離此二十多步之遙。「就在這裏。」

沈鷹仔細地問他，老漢答得很謹愼，但也說得頗詳盡。

「依你所說，兇手先是用劍，最後才用刀？」

「是，那時那個白衣青年不知何故摔落在地上，黑衣人便用刀刺他，是用左手的。」

沈鷹看了楚英南一眼。「兇手穿黑衣是什麼布質的？看得出嗎？」

「那麼遠，老漢看不出。不過，那晚月光很亮，他衣服好像能閃光。」老漢想了一回，才回答道。

「是絲綢的？」

「唔，不像不像，很奇怪！」

「兇手後來有沒有在你家門經過？」

「不知道，老漢沒有看見，他可能又去沙灘殺那個女人。」

「但殺了女人也要離開的呀！總不成跳下江去。」

老漢大聲道：「是了是了，一定是穿水衣靠，那件黑衣是浸了漆的水衣靠，所以在月光下會發亮！」

沈鷹大喜。「沒有看錯？」

「咱村近水，像這樣的浸漆水衣靠，老漢還是見過好幾次，自信沒有看錯。」

沈鷹立即思索下去。兇手是在水上見到秦雪嶺及江三妹的，要不然他不會穿水靠行兇，這樣不是說兇手早有預謀，一早便知道秦雪嶺在江上泛舟？他行了兇下江去那裏？去江的對面？

想到此，他再問一句，「貴村有沒有在江上賞月的習俗？」

「沒有，這裏不是漁村，一般人頂多也是在岸邊賞月，不過還是很少。」

「謝謝你，打擾了你這許久，不好意思。」

老漢見這個長官客氣，胆子便大了起來，笑吟吟地道：「長官太客氣了。」

沈鷹臨行時送了一錠銀子給他。回到襄陽老窩，天已麻麻亮。

× × ×

顧思南調查的結果只有五個字：白墨不見了。

「連他幾個跑腿踩道的小混混也不見他三年多了。」

沈鷹道：「他有沒有徒弟？」

「沒有。他素來挾技自珍，絕不把平生絕技傳授他人，即使是跟了他好幾年的小混混，也只是敎他們一些平常的開鎖伎倆。」

「另外那兩個開鎖大師呢？」

「『不成問題先生』孔百匙當日在伏牛山『百勝寨』當賀客，那天剛好是寨主的六十壽辰，這件事已有幾個賀客證實。最後一個是『三聖手』過千戶，他那時正躺在『穿山甲』劉義窩裏養傷，亦已得到證實。」

沈鷹聽後大失所望，這個綫索等於沒有了。兇手是使右手劍，懂水性的，這個範圍頗大，沈鷹不禁頭痛起來，以往的案件可沒有這般棘手。

水底地道

蕭穆回來後，第二天公孫艮也回來了，他見到沈鷹便哈哈笑道：「馬淑君果然是個醋娘子，一聽說應陽天另外有個女人，便要死要活起來，還一直追問我那女人是誰呢，並揚言要把她碎屍萬段！」

蕭穆一驚忙道：「糟了，小弟已把一切告訴了程大俠的夫人，她與馬淑君是表姊妹呢！」

公孫艮笑道：「不怕，老朽已遵沈頭兒的吩咐先到大洪山叫池萍搬到江南去，另外也分了一些骨灰與她。最好笑的是她聽見老朽說應陽天殺了程萬里，她反而說應該，你說奇不奇怪？」

郎四忍不住道：「她氣瘋了？哼，這女人醋意也眞大，難怪老應把池萍藏得緊緊的。此刻我郎四倒反而同情他了！」

公孫艮道：「當時老朽也是十分詫異，連忙問她的理由，那女人一邊哭，一邊罵說程萬里已知道了一年多了，也不告訴她，該殺！」

顧思南道：「眞令人可怕，這種女人，小弟寧願終生不娶也不敢要了！」

葛根生已娶妻多年，接口道：「女人都是這樣，對這方面特別細心眼，當日馬淑君還跟應大俠夫唱婦隨，做了不少行俠仗義的事了，誰不稱她一聲馬女俠？」

郎四笑道：「敢情嫂夫人也是個醋娘子，你才會有這體會？」

衆人哈哈大笑。笑聲未絕，雲飛烟悄沒聲息地步入，一身白衣，書生打扮，衣袂飄飄，如潘安再世，幸好在場衆人都知道她是女扮男裝，要不然難免有人妒忌。

「你們什麼事這般好笑？」雲飛烟的聲音倒不很像是個女子。

郎四道：「這件事麼……」

「飛烟，你進來！」刹那沈鷹的聲音自書房裏傳出。

雲飛烟只得入去。

沒多久，晚飯送了上來，一張八仙桌，剛好坐了八個人，衆人邊說邊談。越談聲音却越低，因爲秦雪嶺等人的案子的確十分棘手。

飯後衆人仍在廳裏研討案情。沈鷹先把有關案子的一切說了一遍，然後要大家各抒己見。

郎四想了一回，道：「兇手怎會知道江三妹會送秦雪嶺乘舟南下宜城，而且在

半路把他們殺了？只有一個原因……」他又犯了賣弄關子的毛病，故意不說。

雲飛烟道：「你不說便算了，反正也是廢話的多！」

郎四脖子一粗，正要反唇相稽，沈鷹道：「郎四說下去。」

「是，」郎四臉露得意之色望了雲飛烟一眼。「兇手必是潛在水中跟着船行，到了他們上岸，啊，不看那老漢說只見秦雪嶺一人，諒必江三妹只是送她到落馬村而已。」

雲飛烟不煩耐地道：「知道啦，別廢話連篇！」

「秦雪嶺上了岸他才跟着上岸，把他殺掉。」

顧思南不服地說道：「兇手怎麼會知道秦雪嶺要乘船？你剛才根本沒有說到這點。」

「兇手也在梅莊參加中秋宴會啊！頭兒不是說秦雪嶺下船之後，很多人亦跟着下江爬上船？兇手跟了一段便悄悄跳下水，有誰留意？小顧，我這話可有道理？」

顧思南噤若寒蟬，衆人亦覺得大有道理，一言不發，思索他這話有沒有破綻或漏洞。

過了半晌，蕭穆道：「那人難道一早便知道秦雪嶺會乘舟，而事先準備了水衣靠？而且，秦雪嶺還是第一次參加這個宴會？」

公孫艮加上一句：「而且，梅莊的後花園那天還是第一次開放，讓來賓參觀遊玩！」

刹那，沈鷹心頭一動。

這次輪到郎四噤聲。再談了一個多更次，還是沒有新意，沈鷹便道：「限你們過年之前把這關鍵想通！公孫老弟，今夕何夕？」

「臘月十四。」

「只有十五天，大家不要浪費光陰。」沈鷹說罷站了起來，掃了各人一眼然後轉身回房。

× × ×

次日一早，衆人枯坐廳中思考推敲案情，一個守門的手下入來道：「葛大哥，外面有個人說要找葛大爺。」

葛根生笑道：「今日是十五，敢情是業主來收租金？」

公孫艮連忙取了封銀子給他。葛根生回來後笑道：「這老兒倒準時，每年臘月十五此時來收帳。」

蕭穆心頭一動，對沈鷹道：「頭兒，屬下聽說紅梅布莊生意不很好，討帳十分困難，你說奇不奇怪？按說梅莊財雄勢大該無此理……」

沈鷹哦了一聲，「此話當眞？」

蕭穆便把在路上聽到的話說了一遍。

雲飛烟道：「我有個堂叔住在郾城，聽說郾城紅梅布莊生意還不惡，怎會如此？」

沈鷹道：「假如此消息可靠，則只有二個原因：一是紅梅布莊的存欵不斷被梅莊提取，形成窟房空虛；二是掌櫃做了手脚，私自吞了公欵。」

郎四脫口道：「諒那掌櫃沒這個胆子，一旦東窗事發，梅莊食客衆多，梅任放相交滿天下，他能跑去何處？」

顧思南接口道：「不錯！但梅莊又豈會不斷地向布莊提取金錢？況且，紅梅布莊在各地共有十二家之多，而且梅莊尚另有三間客棧哩！」

沈鷹道：「你們估計一下，梅莊食客有多少？」

葛根生道：「不計奴婢親友，單只食客起碼每年也保持過千人之數。」

陶松道：「而且其他有困難的武林同道只要稍爲表示一下，梅任放必送一筆錢與他，再就是地方上的善事，救濟黃河災民等等，這些數目只怕沒人能估計到。」

沈鷹又問道：「梅任放得了此『賽孟嘗』的稱號已有多久？」

公孫艮道：「起碼也有二十多年！」

沈鷹一笑，又再把烟桿抽出來。「你們該聽過『坐吃山崩』這句話！」

衆人都是心頭一跳，雲飛烟脫口道：「但他也有收入，他的生意還不小。」

「若非還有收入，試問即使梅任放祖上留下如何豐厚的遺產，讓他這樣開銷，只怕十年八年也清光了。但這些年來門下食客有增無減，各地若有天災發生，必派代表向梅莊募捐，除非他的生意年年賺大錢，否則試問他如何維持？」

蕭穆心頭一動，道：「頭兒是懷疑梅任放因爲坐吃山空，所以要四處去偷，以此來維持？這又何必，他大可以對食客說錢已用光，把他們遣散，剩下產業也足夠他一家開銷一生。」

沈鷹臉上興奮之色越來越濃，他先不答話，敲燃了火石，抽了一口烟，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見他們雙眼都瞪着他，等他答覆，顯然是同意蕭穆之見。「用梅任放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做盛名之累，梅任放已六十多，尚有多少年好活？若果到此地步，他才宣佈遣散食客，豈非晚節不保？你們又可曾想到，當他宣佈遣散食客之後，會有什麼效果？恐怕單只食客的閒言閒語已可氣殺梅任放了！」

沈鷹說罷便閉起雙目苦思。梅任放的身份倒與自己腦海中那個偷竊賊的條件相符，問題是他名頭太大，自己沒有立即懷疑到他而已，他決定着手調查他。想到這裏，他倏地記起那次他到梅莊向梅任放調查有關應陽天的事情臨離開時，梅任放曾下了一級台階，跟着便站住並表示不送。如今想起來梅任放的脚好像有點不自然。是不是受了傷？是不是宋玉簫臨死前刺了他一劍？宋玉簫劍上的血，是不是他的血？

「飛烟，你與思南立即到落馬村沙灘上查視。飛烟潛入江中逆水泅到梅莊附近視查一下，一有異處立即用飛鴿通知。思南的行藏要隱蔽！」

顧思南道：「頭兒是懷疑……」

「照我的話去做！」

雲飛烟及顧思南忙去準備一切。沈鷹又道：「梅任放的嫌疑已很大，蕭穆你也去一趟，思南怕會沉不住氣。」

× × ×

雲飛烟泅在江中，冰冷的江水砭人肌膚，雲飛烟猛打了個寒噤。吸了口氣，翻身潛落江底。今日天氣晴朗，江底還能視物。

雲飛烟沿着岸邊逆水上游，她水底功夫異常了得。只換了幾口氣便泅至梅莊附

近。此地江水特別深，即使是岸邊也有三個人深。

陽光照射在江面，反映落江底，岸壁上滿佈大石，也不知是不是梅莊故意安上去的。雲飛烟在這附近來回游了幾遭，由於江水混濁，岸上即使有人也難以發覺。

倏地雲飛烟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這聲音有點空洞。她雙腿一叉向發出聲音的地方游去。那裏有兩塊大石，嵌在岸壁上，中間的空位剛好够一個人游過去。

雲飛烟毫不猶疑地穿過大石，奇怪雙手竟摸不着實物，她雙脚再一彈，人如魚兒直竄入去。這似乎是一個洞，更像是一個水道，寬四尺，高六尺。

水道深達五六十丈，盡頭之處壁上挖了幾個踏足之凹位，像是石梯。雲飛烟探出水面，跟着爬了上去，江水拍在水道兩旁，發出一種空洞的聲音。

石級之盡頭另有一個甬道，六尺長，一丈五尺深。甬道盡處又有一道石梯，高及洞頂。

雲飛烟不敢貿貿然踏足甬道，生怕身上的水珠滴落地上洩了行藏。她一雙美目盡量搜索。甬道上放着一套褐色的男裝衣服。地上頗爲潮濕。雲飛烟心頭一動，整個人露出水面，待身上的水滴得差不多才踏上甬道。

「燕子三抄水」，躍至盡頭，登上石梯，頂上是一塊三尺見方的鐵板。雲飛烟右耳貼在鐵板上聽了一會，上面毫無聲息，她咬一咬牙，雙手按在鐵板上緩緩發力，鐵板漸漸升高。升高半尺，雲飛烟便自縫裏看得出，上面是一間房，而且有可能是書房。房中無人。雲飛烟大着胆子，把鐵板向旁移開一尺，伸頭出去探視。

在她頭頂之上是一個書櫃。鐵板之上嵌了幾塊磚。

不錯，這房間是書房，看書房的設備及規模，主人料必非尋常人。雲飛烟不敢多留，放好鐵板，走下石梯，過了甬道重新躍入水中，依照原路泅了出去。

雲飛烟上岸把所見告訴了顧思南。顧思南心頭狂跳。「看來梅任放果然有問題！」聲音透着驚喜。

雲飛烟道：「那甬道放着一套衣服，看來梅任放已自水道離開，至今尚未回去，我在這裏等，你去放信鴿。」

顧思南匆匆用木炭寫了封簡信，塞在一個銅管中，縛在鴿脚上雙手向上一放。信鴿在天上一個盤旋，認出了方向直向襄陽飛去，眨眼間便只剩一個白點。

黃昏的餘光映在江面上，閃閃生輝。雲飛烟突然道：「你守在這裏，我到對岸去，以免他從那邊下水，看不清楚。」

「如此甚好，你小心點！」顧思南語氣透着關懷。

雲飛烟斜乜他一眼。「就怕你沉不住氣，我去了！」回顧無人，輕輕躍下江裏，水花一現即逝。

真相大白

沈鷹收到了顧思南的報告後，疑團漸解。

梅任放的行動連他的兒子也不知道。因爲那天一早梅百侶去找他，遍尋不獲。梅任放卻自稱在後花園練功。假如此話是眞的，那麼即使梅百侶見不到他，他亦應該聽到梅百侶的叫聲。其實他當時尚在書房之下的水道。他換好衣服回到家裏才知道沈鷹來到，這才匆匆出來相見。

這之前的一晚，他到宋玉簫家中做案，得手之後立即由陸路趕回來，由於宜城離此不是很近，所以天亮之前他便跳入江中繼續前進。也所以要到辰時末巳時初才趕到家中。

由於他受了傷（可能是足部），所以不敢送我離開，因爲生怕露出馬脚。

他在揩鼻時，第一次取出一塊黑色的手帕，這是他行兇時用來蒙面的。大概他心虛，所以第二次揩鼻時便取出一塊白色的。

那天他去梅任放家，發覺他頻頻打噴嚏，這有可能他的鼻子患有敏感症，但第二次去查詢「金匙」白墨時，他卻沒有打噴嚏，這是什麼原因？

那是他的鼻子必須長期浸在水裏之後敏感症才會發作。

沈鷹想到這裏，心頭一動，又想起另一件事。

「八月十六日早上梅任放亦是猛打噴嚏，證明他在前一夜，即八月十五日中宵，並沒有去與其家人團圓，只是利用此籍口，從書房進入水道，然後潛下江三妹船底，到秦雪嶺上岸他才在較遠的地方悄然上岸，然後在落馬村伏擊他。

「大概是江三妹隔遠聽到聲音，於是亦追上岸，梅任放只得一不做二不休也把她殺掉，然後故意佈下假象，造成秦雪嶺與江三妹互相仇殺的表象。

「也因此他表現得十分大方，說不再追究。

「現在想起來，其實，一早他已經有不少疑點，那一，他即使要替江三妹及秦雪嶺和解，（其實根本是青年人尋常口角），亦無須把秦雪嶺請來貴賓席上——秦雪嶺根本不够資格。

「他這樣做目的，無非是表示對他另眼相看，這樣，將來即使殺了他別人亦不容易懷疑他。

「從這些看來秦雪嶺毫無疑問是他殺死的，落馬村老漢看見兇手是穿水靠，除了他，誰人能知秦雪嶺及江三妹會泛舟江上，只有他才可以在自己家中換上水靠去追殺。

「開放後花園讓來賓去參觀及放舟江上，根本也是他的計劃，只請秦雪嶺而不請江北四秀之另外三人，當然也是他的陰謀。

「『金匙』白墨在梅莊養傷時，必是感恩而把平生的開鎖絕技教給了他，事後白墨離開，他便追上去把他殺掉，以防把這秘密洩漏出去。」

沈鷹再想了一些其他細節，便肯定梅任放必是兇手，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多月來心頭的陰霾一掃而空，剩下來的只是如何緝拿的問題了。

× × ×

夜裏的北風像刀一般鋒利，顧思南手脚漸僵，卻不敢稍動。

雲飛烟的情況比他還嚴重，她雖穿水靠，但北風吹來，寒意更濃，有好幾次都

忍不住要打冷顫。

二更過後，又下起雪來，從中午到現在，滴水未進，眞的飢寒交迫。雲飛烟雖是個女孩子，但忍耐力及意志絕不比男人稍遜。

四更過後，雪花巳把她身子遮蓋起來，只留下一對眸子在黑夜中閃閃發亮。

遠處岸邊出現一個黑影，越來越近，但到了二十丈外的一株大樹下便停了下來，四處張望一下，把手伸入樹幹中，取出一包東西，跟着便見他更換衣服。

因爲離得遠，天色又暗，看不清來人的面貌，雲飛烟十分心焦却又不敢稍動。

那人巳經換好水靠，接着傳來一聲輕微的水聲，那人巳跳入水中。

×　×　×

雲飛烟及顧思南喝了碗羌湯，散了寒氣，便一五一十把所見告訴沈鷹，沈鷹道：「你們暫時去休息一下！」隨即呼道：「葛根生，陶松，你們下午去接蕭穆。」

陶松及葛根生應聲而去。

沈鷹想了一回，訂下了一策，到晚上告訴了雲飛烟。

雲飛烟頻頻點頭，跟着又離開。

臘月十七日夜，漢水江邊又浮上一個黑影，那個黑影又到樹下換了衣服，跟着離開。

陶松同時撞一撞雲飛烟，雲飛烟立即竄出，跟在黑影之後離開。

陶松到那棵樹前一看，原來這樹十分粗大，樹幹有個海碗般大小的樹洞，外面塞了一塊石頭。陶松把石頭拿開，伸手入內取出一包衣物，裏面有一套水靠，用油紙包着，他學貓頭鷹咕咕的叫了幾聲。

葛根生聞聲而出，穿上水靠，跳下江中，向梅莊游去，他的水上功夫雖不如雲飛烟的精湛，但此時四處無人，亦無需潛水，倒也頗能應付。

到了梅莊附近，只見他一個倒栽潛入水中。隔了一會，浮上水面深深吸了一口氣才再潛下。

第一遍鷄鳴葛根生便回來了，他脫下水靠重新包好塞入樹洞才和陶松離開。

×　×　×

雲飛烟緊跟着黑影飛馳，天明時巳趕了百多里路，此時她巳看清了黑影的面目，正是梅莊的主人「賽孟嘗」梅任放。

到了一個小鎭，梅任放到一家酒家打尖，雲飛烟連忙易容化裝成一個中年漢子，臉色焦黃，彷似有病在身。

梅任放匆匆吃了飯便離開，雲飛烟每到一個地方便化裝一次，因此梅任放亦沒有思疑被人跟踪。

到了次日的下午，梅任放專找荒僻的小路，路上難得見到一個行人，雲飛烟怕引起他思疑，只得遠遠地跟着。

黃昏之後，梅任放找了棵枝葉茂盛的大樹，飛身躍上，藏身樹上。

雲飛烟亦連忙伏在一叢野草後，野草高可及膝，雲飛烟蹲下剛好把她遮住。

天色漸暗，路上巳沒有行人。梅任放飛身下樹，跟着展開輕功向前急馳。

雲飛烟幾在同時竄出，趕了三十里路，前頭出現一座村莊，一幢幢的村屋幾乎一幢連着一幢，看來這村莊人口還不少。

梅任放在這些村屋之間左穿右插，熟悉無比，黑夜中像一具幽靈般迅疾而又飄忽。

未幾前面出現一座大莊院，梅任放雙肩稍聳，拔身翻過牆頭。

雲飛烟躲在黑暗中，一動不動，過了二盞熱茶，她拾起幾塊石塊抛入圍牆，只一霎，牆內傳出一陣陣的呼喝聲，跟着燈光亮起，諒是莊內的人巳被驚醒。

倏的傳來一聲呼叫聲，跟着一個黑影凌空冲起，半空一折，射出牆外。

梅任放足不沾地，幾個起落便巳離開村莊，雲飛烟反而躍入了圍牆之內。

×　×　×

臘月廿一日，夜。

北風怒號，天上連一顆星也不見。

守在落馬村附近一帶的沈鷹手下，人人冷得直打冷顫，却不敢離開自己的崗位一步。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不久後，江岸上出現了一個黑點，這黑點來得極快，只一霎巳能清楚地看出是個人影。

人影又再停在大樹下，不一會，江上傳來一聲水聲。

再過盞茶工夫，岸上射出一團綠色的烟花。烟花在半空中洒下滿天星雨，綠色的烟花剛滅，遠處五里外的天空中又洒下了一團紫色的烟花……

×　×　×

天色剛亮，沈鷹巳出現在梅莊之前，天雖亮，但整個天際都籠上一團灰濛濛之色，看情形又快下起雪來。

沈鷹的臉色與天空一樣陰霾，他踟躕了一下才走向大門。「我要見梅莊主！」

沈鷹坐在小廳裏等了好一陣，才見梅任放入來，臉上帶着倦意，他强打精神，打了哈哈：「沈老鷹，什麼事累你大清早就來擾人！」

沈鷹看了他一眼，臉上神色異常古怪，梅任放一怔。「到底是什麼事？老鷹的事？」

沈鷹不言不語，默默地裝了一袋烟，使勁地抽吸起來。

這氣氛可使梅任放有點受不住。「老鷹，是不是老鷹眞的出了漏子？」他見沈鷹不答，趕緊再說一句：「即使如此，看在他多年來爲武林同道做下不少善事的份上，你也該遮掩一二，『九尾妖狐』池萍的事查清了沒有？」

沈鷹倏地一口烟望他噴出，梅任放臉色一變，猛覺鼻頭一酥，打了個噴嚏，他不禁怒道：「沈神捕的名頭雖大，也嚇不倒梅某人，你這是不把梅某看在眼中！」一長身站了起來，猛地又再打了個噴嚏，梅任放更怒，欲拂袖而去。

「且慢！」沈鷹聲音透着幾分冰冷，「沈某只是想知道一下，你今早有沒有游過水而巳。」

梅任放脚步一止，霍地轉過身來，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沈鷹站起身，緩緩地道：「可惜，眞可惜！晚節不保！晚節不保！盛名之累……唉！」

梅任放神色一變，澀聲道：「你說誰晚節不保？」

「梅兄，請你檢查一下，你的衣袖裏面有沒有一點用硃砂點過的紅斑？」沈鷹轉過身去。

梅任放身子無風自動，一捋衣袖，把袖口翻起，果然有個金錢般大小的紅斑，刹那一股寒意自他心底升起，禁不住連打幾個冷顫。

沈鷹回過頭來，道：「這是我吩咐手下，在十七日夜趁你離開時加上去的。」

梅任放臉色一變，迅即平復，沉聲道：「老鷹，你開什麼玩笑？這紅斑是梅某不小心沾上的！」

沈鷹亦是臉色一沉，轉過身來，沉聲道：「誰跟你開玩笑？臘月十九日你去了那裏？霍家莊，霍家大院！」

梅任放臉如死灰，一下子跌坐椅上，沈鷹雙目烱烱注視着他。

梅任放手脚冰凉，好像跌落冰窖般，過了一會才定過神來，猶自强辯道：「梅某不知你說些什麼，你可問問我家人，梅某這幾天可沒出過大門一步。」

沈鷹冷笑一聲：「何必經過大門？你書房底下另有門戶。」伸手身上摸出一包油紙包，抛落几上，油紙散開，露出一套水靠。「這是你行當。」

梅任放臉色再一變，默然不語。

「你的一切老夫巳清清楚楚，之所以不在當塲捉你，只是顧住你的面子，也念在你這二十年來倒也做了不少善事，活人無數。」沈鷹頓了一頓，聲音轉厲：「可是殺人終要塡命，否則天理何存，公道何在？」

梅任放此刻反倒冷靜下來，臉色古怪，瞪住沈鷹。

沈鷹冷冷地道：「你要動武？老夫不會怕你，只怕傳了出去，你二十多年來苦心鑽營的一點聲譽，就要毁於一旦了，你死了本就應該，一命換一命，你也佔了不少便宜了！」

梅任放眼中露出一絲兇光，陰森地道：「我殺死了你，誰人知道？只要我呼一聲，千多食客便能把你碎屍萬段，你自信能逃得了？」

沈鷹冷笑一聲：「沈某早巳把你看透了，你求的是名，所作所爲都是爲了一個名字，你敢這樣做？沈某死了，還有不少手下知道，你殺了我於事無補，不單只使你聲名掃地，而且只怕會波及你家人、你兒子，你要使你兒子成爲一個人人唾棄的舉世最大的欺世盜名之後？」

梅任放像彈般彈子高幾尺，跟着又像洩了氣的皮球般癱軟椅上。

沈鷹再迫進一步：「這五年來，江北有不少富豪失竊，都是你一人所爲，不過你也可算是刧富濟貧，若不是你殺了三條人命，沈某也眞的未必能硬得起心腸。」

梅任放目光在廳中來回掃射，帶着無限的留戀，這一切好像都要離他而去，又好像全然不是他的，他的聲音，變得無比的空洞，只這一刹那的時間，連沈鷹也認不出。

「老鷹，這我承認，不過，你想如何處置我？」梅任放呻吟也似的道。

沈鷹略一沉吟，「你說呢？」

梅任放精神一振，腰幹迅即挺直，聲音也帶着幾分自信，說道：「梅某還不服輸！」

沈鷹冷冷地望着他，嘿嘿冷笑幾聲，重新裝了一袋烟。「畢啪畢啪」地敲起火石來。

梅任放恨聲道：「這方面梅某自信在你面前巳一敗塗地，但……哼，人人說你武功深不可測，梅某就是不服，除非你能打敗我。」

沈鷹徐徐地噴了一口烟，臉上不動聲色。

梅任放越說越激動，倏地冷冷地說道：「梅某的行徑雖然巳經被你窺破了，但我相信你掌握住的證據，未必能令世人心服。」

沈鷹心頭猛地一跳，一口濃烟立即噴出，烟霧裊裊，把他整個臉龐都給遮蓋起來。

梅任放聲音轉沉。「但，我也知道，如果你想扳倒一個人，自也有你的辦法，况且你有倔牛般的脾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不過，只怕也要費不少功夫……」

沈鷹冷冷地道：「不必轉彎抹角，你有什麼條件便說出來。」

梅任放身子在椅上欠了一欠，道：「我要跟你賭一賭，如果梅某能把你打敗，這件事你便不必再管，你若果能打敗梅某，梅某便一死以謝，『神眼禿鷹』，你敢不敢跟梅某賭上一賭？」

沈鷹冷笑一聲道：「按說，一個重犯絕對不可能與沈某討價還價，但念你這一生還做了不少好事，而且這些錢大部分還是你家的，老夫便破例答應了。」

梅任放目光大盛道：「君子一言！」

沈鷹冷冷地道：「君子？哼，沈某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梅任放身子一軟，喃喃地道：「君子！我不是君子，我不是君子……」

「日期？」

「正月初五黃昏。」

「地點？」

「大洪山北峯。」

「時間？」

「申牌時分。」

「好，讓你多過一個新年！」沈鷹把烟桿插在腰際，大踏步出去。

梅任放望着他的背影，一時百感交集，分不出是恨還是悔。

決鬥

爆竹一聲除舊歲，眨眼間巳是正月初五。

春寒料峭，凜冽的北風捲起千堆雪，嗚嗚的風聲，聽來有點令人心悸。

大洪山北峯衝天拔起，北風在此處呼嘯而過，彷如百獸低鳴，雪花被捲起，飛舞天上，像一條張牙舞爪來去如風的大白龍。

梅任放在晌午巳到了大洪山北峯，他屹立在一塊碩大突出的岩石上，一身白衣，衣袂被風吹得獵獵作響，久久未曾移動，似與風雪融爲一體。

梅任放的腦海跟山上的北風一樣，未曾平靜過。

今日對他來說，關係至大，梅任放亦知道此刻的心情對他絕對不利，可是思緒不絕，腦海澎湃，他又那能制止得住？

沒有恨，沒有怨，自古以來，殺人塡命，乃不易之理。何况，沈鷹還讓他有個

機會翻身，他尙有何所怨恨？

只有後悔，後悔太過慷慨，後悔當初一開始沒有把一切後果想清楚，更後悔自己在坐吃山崩，山窮水盡之時沒有勇氣，把眞相公佈。

「應陽天之死，乃盛名所累，我梅任放呢？今日這地步難道不是被盛名所累而造成的？」梅任放苦笑了一下，心頭突然泛起一個念頭。「人本就是一種充滿悲哀的動物，大千世界有多少個能擺脫名、利、權、慾及情感的糾纏？人又有誰不曾犯錯？

「沈鷹呢？沈鷹也絕不能超脫這些圈子之外，他現在看來是一個完美的人，只因爲他已有了名和利，也有了一定的權，人生的幾種慾望他已得到很多，他自然不必再去苦苦追求。」

梅任放想到這裏，倏地又生了一種無可奈何之感，心念電轉，一刹那又想起自己即使失敗，但聲名總算保留了下來，三五十年之內，只怕一提「賽孟嘗」梅任放這六個字時，還是人人敬仰。

想到此，精神一振，覺得又有了希望，他不由地長嘯一聲，嘯聲剛起之時，充滿了希望及雄心，到後來却又漸漸變得沒可奈何及落寞起來。

嘯聲剛止，山峯下驀地又响起一聲長嘯，這嘯聲綿綿不絕，却充滿祥和之意。

梅任放心境陡地一靜，忖道：「沈禿鷹來了。」

嘯聲越來越亮，山谷迴鳴，轟轟發發，震人耳鼓，緊接着一道灰影，疾如星丸向山峯飛上來，嘯如龍吟，鋪天蓋地而來，天地也彷似爲之一暗，人如飛馬奔騰而至。

只眨眼，沈鷹已立在他面前，嘯聲倏地一止，梅任放的耳鼓仍嗡嗡地响，沈鷹這一手已把梅任放的氣勢全然掩蓋下去。

梅任放心頭一凜，忖道：「這禿鷹果然名不虛傳，只內力已比我深了幾分。」不覺有點氣餒。「沈大俠果然准時。」

沈鷹一看天色，冷冷地道：「尙差半刻才是申時！」

抽出烟桿，拿出烟袋，裝了滿滿的一鍋，由於風大，打了好幾下火石才點着了烟絲。

「梅某若然失敗，自會依言自絕，不過，你亦要依諾言代我保守秘密。」

沈鷹長長吸出一口，烟絲滋滋作响，他吸得多吐得少，「還未比鬥，你已自忖必敗了？」

梅任放老臉一熱，言不由衷地道：「胡說，梅某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

「你放心，你死後我連你兒子也不告訴他。」

「只怕他會從屍體上看出破綻，看出我是死於非命！」

沈鷹冷笑一聲：「我會盡量避免弄傷你，你死後，我把你的屍體扛回去，告訴他發現你暴斃於此。」

「此話當眞？」梅任放臉上帶着三分狡猾。

沈鷹一凜，仔細一想，大是後悔，不過話已出口，總不能食言，他連忙又裝了一袋烟，拚命的吸起來。

梅任放緩緩的解下外衣，露出一身黑色勁服，右手抽出長劍，劍尖向長，左手指在劍上一彈，發出嗡的一聲龍吟。

一劍在手頓時豪情澎湃，梅任放不是單靠遍洒金錢、慨慷解囊而成名的，他的劍法、他的武功亦是武林一絕，敗在「破浪十三劍」之下的各路英雄不知凡幾。

「老鷹，時間已到了。」

「好。」沈鷹立刻長身而起，說道：「請！」

「有僭！」梅任放劍一引，疾刺過來，這招不但快如星火，兼且彷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沈鷹手腕一沉，烟鍋斜伸，點在劍尖上，「叮」一聲，梅任放一沾即走，第二招又至，一劍十三式，帶着風聲向沈鷹掩捲過來，劍光閃閃，劍尖疾點沈鷹前身十三個大穴。

沈鷹一桿烟桿忽而小花槍招數，忽又點穴厥使法，變化神奇，如臂使指，應付自如。

北風更緊，兩人爭奪背風之位，數易其手，此時梅任放正處背風之位，劍勢更疾，只見他手一抖，劍光一挑，自烟桿網中透出，直刺沈鷹咽喉。

沈鷹一退，烟桿一敲，一打反砸梅任放手腕，梅任放手腕一沉，長劍回削，沈鷹閃開一步，手腕一翻，改用烟咀刺他「乳突穴」。

梅任放一出手，信心便一點一點地增加：「沈鷹並沒有傳說中那麼可怕！」長劍越使越順，奇招連出。一連十七劍全是進攻招式。

沈鷹長嘯一聲，一躍丈五，右手烟桿自梅任放頭上擊下，力注千鈞。

梅任放全不防守，長劍一引，刺向沈鷹小腹，沈鷹冷哼一聲，心想：「我頂多受點傷，你却要命喪當場！」手上加勁，走勢更疾。

梅任放咀角含笑，沈鷹心頭一動，驀地想起自己曾經答應不弄傷他，又豈能一桿把他頭頂擊碎？手一橫，硬生生地移開三尺。

但，身子却仍向梅任放的劍尖飛撞過去。

沈鷹心頭一沉，急切間，豎出食中二指，覷得眞切，夾住劍尖，腰一挺，倒豎而起，這情景眞的險到極點。

沈鷹剛鬆了一口氣，梅任放左掌已向他面門拍來，勁風撲面，呼吸爲之一窒，沈鷹手指一用勁，身子彈高五尺，跟着在空中連打幾個觔斗，翻開避過。

梅任放長嘯一聲，人如脫弦之箭，向沈鷹射出，劍光直指沈鷹背後，沈鷹驀覺背後生風，電光石火之間，不及細想，猛地一個千斤墜，筆直向地上栽下。

他飛下，梅任放跟着一折腰，長劍改刺爲劈，離沈鷹頭頂不過五寸，千鈞一髮之際，沈鷹烟桿一揚，把劍格開，烟鍋敲在長劍上，飛起一團火星。

梅任放身子淩空無處着力，沈鷹這一敲，一股大力把他撞開五尺，未及換招，沈鷹烟咀如毒蛇吐信斜點他「璇璣穴」。

梅任放一沉身，身子自動向烟咀迎去，沈鷹一慌，生怕把他刺出個洞來，手腕一收，重新翻出，却是劃向梅任放右手持劍的脈門。

梅任放沉肘翻腕，劍鍔敲在烟咀上：「噹」一聲，隨即借力翻飛。

這期間，兩人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由敗反勝，又由勝反敗，幾經反覆，每一招無不兇險無比，梅任放一上來便用話把沈鷹套住，自然大佔便宜，梅任放自忖勝劵在握。

梅任放自空中翻落，沈鷹在他七尺之前停止，兩人如石像般挺立，沈鷹徐徐裝了一袋烟。

梅任放蓄勢以待，這次沈鷹改用火摺子點烟，梅任放不待他點燃火摺子，人與劍化作一道飛虹，直向沈鷹飛去。

沈鷹把烟咀銜在口中，一偏身閃開三步，梅任放劍一偏，又向他刺出七劍，沈鷹如皮球般向後彈起。

梅任放七劍落空之後，立即又是十三劍，沈鷹不退，上身向後一曲，右脚飛踢梅任放腰際，招至半途，倏地改踢梅任放手腕。

梅任放手臂向後一縮，未及變招，沈鷹的腰像裝了彈簧般挺起，左手火摺子往他臉上一揚，梅任放下意識地後掠。就在此時，沈鷹已把火摺子燃着，跟着又點燃了烟絲。

梅任放怪叫一聲，重新飛撲上來，沈鷹一揚手，火摺子當作暗器，飛射梅任放門面，梅任放脚稍住，一劍把它格開，走勢更速。

劍刺面門，沈鷹一彎腰，烟桿戳向他的氣海穴，梅任放不肯放過此一良機，左手向烟鍋抓去，右手劍一翻，向他後腰削去。

一劍斷腰，梅任放滿懷信心，驀地左手掌心一陣劇痛攻心，跟着便傳來「嘶嘶」的烤肉聲，梅任放像頭受傷的豹子行般，猛地向後退，一看掌心肉已被烟鍋灼焦一小片。

他一退，沈鷹立進，如影隨形，梅任放劍再次飛去。沈鷹霍地把口一張，噴出一道濃濃的白烟，白烟直向他面門飛去，梅任放不由地後退一步。白烟越吐越多，沒人能想像得到，沈鷹能把烟儲在胸腹，然後又以內力源源迫出，好似白龍吐水，源源不絕。

辛辣的烟把梅任放整個人罩籠起來，梅任放心頭大震，長劍飛舞，佈下一道劍網，以防沈鷹偸襲，濃烟使他眼水直淌，五尺之外難以視物。

沈鷹一動，他憑着敏銳的聽覺察覺，立即面對着他，長劍在身前洒下重重劍幕，端得是潑水難入。

濃烟揮之不散，梅任放心頭一沉，猛吸了一口氣，一股濃烈得嗆人的辛辣之味直衝入鼻孔，梅任放倏地覺得鼻頭一酥，連打了幾個噴嚏，那刹那他的聽覺陡地失靈，緊接着只覺後腰麻穴一酸，已被沈鷹制住。

北風漸漸把濃烟吹散，沈鷹就站在他面前三尺，臉色如鉛一般沉重，雙目烱烱注視着他。「你輸了，沈某亦沒有違了諾言。」

刹那間，梅任放好像一下子全失去知覺般，身子固然麻木，心亦麻木，只覺得一股從未曾有過的疲倦襲上心頭，疲倦得使他恨不得倒下地去，從此與一切隔絕。

多少的希望以及壯志，都隨着消失，雙眼留下兩行清淚，他怔怔地道：「告訴百侶，叫他把食客遣掉，努力經營生意，否則他難免又步上我的路……」

沈鷹緩緩地點點頭，在身上摸出了紙及炭筆，跟着拍開他的穴道。「你自己寫吧！」

「你……你……你竟準備好了！」梅任放猛地打了幾個冷顫。「難道你竟這般自信。」

「不要難過，自古邪不勝正，即使是偶然能勝正，那也只是短暫的事，你又豈能例外？」

梅任放匆匆寫好了信，道：「下手吧，老鷹，我絕不怪你！」

沈鷹一怔，脫口道：「你不是說要自絕？」

梅任放苦笑一下，道：「你要我自擊天靈蓋？要我以劍自刎？要我運功逆血倒脈而亡？這會留下疑點的！」

沈鷹抬起手，看了他一眼，却又忍不下手。

「來吧，在我面前死穴輕輕戳一指！」梅任放閉上眼睛，聲音頗安祥。

沈鷹却激動起來，身子無風自抖，他雖然是鐵面無私，但到底還是個人，人是有感情的，他的手下人人都知道他本是外冷內熱的漢子。

「我來！」一個透着幾分仇恨的聲音適時傳來，跟着人影一閃，一個銀衣青年躍上峯頂。

梅任放睜開眼睛一望，道：「楚英南，你來得正好，你下手爲你三個結義弟弟報仇吧！」

楚英南冷哼一聲，道：「念你也做過善事，楚某就完成你的遺願吧！」一指戳在他心窩上，梅任放頭一歪，撲落地上。

酉時已交了好一陣子，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沉鷹嘆息一聲，「楚少俠，把他扛下山吧！」

眨眼間，山峯上已渺無一人，只剩下呼嘯的北風尙在那裏盤旋。

× × ×

梅百侶把父親悄悄地安葬了，然後才發出訃聞公佈武林，跟着遣散門下衆多食客。

他的聲譽異常不佳，起碼得了幾個罪名：「不肖子！」，「不孝兒！」，「虎父犬子！」梅百侶默不作聲，却把十六家生意整頓興旺，更重要的是他交了個熱血而又情義深重的朋友——楚英南。

（全文完）

下期預告

搜索大集故事之六

化作春泥更護花

司馬翎・著

民初俠義愛情小說

王龍·文
黃白石·圖

江湖無處不風險

江畔槍聲 北雁南飛

北風怒號，鵝毛般的雪花連日下個不停，地上積雪已逾三尺。

這是個打死狗不出門的寒日，黃浦江邊平日人頭熙攘，今日却冷冷清清，天地間一片灰濛濛之色，令人看不清五丈之外的景物。

傍晚，雪下得更大，遠處傳來一兩聲的狗吠，倍添淒清。雪一直下着，入夜之後人影也不見一個。

冷月掛在樹梢上，雪才漸小，陡地一陣狂風吹來，捲起地上積雪，彷似半空中舞着一條張牙舞爪的白龍。

淒清的月色洒在雪地上，泛着白光，使本已寒冷的天氣更加令人感到冰寒。

月光之下，不知何時雪地上立着兩個人，一色的寒衣棉褲，左邊一個戴着一頂雪帽，皮裘毛領反了上來，罩着長長的脖子，左頰掛着一道刀疤的臉上，毫無表情，在寒風中像標槍般挺立着。

右邊那個，頭髮擦得油亮，正中分界梳向兩邊，這人年紀看來在二十六七左右，一張俊臉帶着一絲微笑，白色的毛領巾，在頸上纏了一圈，一頭垂在前胸，另一頭搭在背後，他站立的姿勢看似悠閑，可是在風捲殘雪中，眸子眨也不眨一下。

這人叫王雁，以前是賣藝討活的小子，這幾年來却成了大上海出了名的梟雄，手下不算多，只三四十人，但都是地面有名的狠辣人物，够義氣，有胆色，人人都一身好功夫，加上一個黑白兩道都覺得難纏的王雁，使得上海黃浦灘頭四大天王都畏懼他三分。

王雁的手下大多都有職業，或爲碼頭搬運工人，或爲賣藝的苦哈哈，他們不是爲了吸人血髓，與人爭奪地盤而糾結起來的幫會堂口，他們只是爲了保障生活權益，抵抗黑勢力無盡的吸啜而成立的一個組織。

儘管如此，黃浦江上的大大小小梟雄也不會輕易放過他們，但六年來倒在王雁刺刀及手槍下的梟雄已有五七個，是故一提起王雁兩個字，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幾無人不識。

王雁心想以後的日子應該不會有大風浪了，事實上也的確平靜了七八個月，可是，王雁始終是四大天王的眼中釘，王雁此舉正所謂可一不可再，只要黃浦灘頭多幾個他這樣的人物，四大天王及其手下都得去喝西北風了。

因此，四大天王之一的疤面豹鄭元龍便首先發難了，他首先派人把王雁的左右兩個大將暗中殺掉，企圖先削弱王雁的實力，繼而把他們吞掉。

可是王雁不愧是王雁，他不單只查出兇手的幕後人，而且把鄭元龍所寵愛的三姨太刼走，並以此爲藉口，私約鄭元龍在黃浦江決鬥！

鄭元龍終於答應他的要求，不過他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鬥槍，兩人分開八丈距離，以對方身體爲活靶，勝者爲王，敗

者自然伏屍在江畔，從此與這個十里洋場的花花世界無緣。

他們每人槍上只有三顆子彈，也就是說他們務求在槍聲三响之內便得將對方擊倒，否則倒在地上的將是自己。

風聲更急，更响，却沒有江波拍岸聲，江水已冰封。

剛漸霽的雪又再紛紛揚揚飄下。

× × ×

站在王雁對面那個頭戴棉帽的漢子便是名震上海的四大天王之一鄭元龍。

他與王雁的生死約是剛才約定的，這約會只他兩人私下傾談，沒有一個手下知道，因此，這個黃浦江畔的生死約會除了他兩人也沒有第三個知道。

這可說是兩個勢力的存亡決鬥。

即使如此，鄭元龍仍然滿懷信心，對於拳脚身手他自忖不及王雁，可是這槍法嘛，咳，他自信在上海他認第二，就沒人敢認第一。

當年英格蘭神槍手羅拔也當面讚他，在一個宴會上，有人提議他兩人鬥一下槍法以作娛賓，鄭元龍欣然答應，羅拔正想借他揚威更是一口應允。

不料比鬥的結果，一千嘉賓均認爲鄭元龍稍勝一籌，自此鄭元龍神槍之名便响遍上海。

此刻，鄭元龍想到這裏，臉上不禁浮上一絲微笑，他不知王雁此際的心情是如何，總之他的信心已提至最高峯。

他有信心在第一顆子彈出膛之後便能準確的射過王雁的心臟。

即使王雁也有百步穿楊之技，但他拔槍及上膛有自己這般快麼？

想到此，鄭元龍輕輕舒了一口氣，沉聲道：「開始！」身子不轉動，腳步却緩緩縮退。

王雁亦復如此，雙脚退得緩，但起落十分有力。

鄭元龍看得目光一亮，心想：「這小子倒還沉得住氣！嘿嘿，老子玩槍起碼也超過二十年了，你這鄉巴佬那時候還穿着開襠褲！」心中更加篤定，眼看雙方距離已够八丈，他立刻沉聲道：「停！」

話音剛落，目光一盛，右手已閃電般伸到腰上。

可是他發現王雁的手竟不比他稍慢，心頭一緊，右手立即停住，他一停王雁的一切動作也跟着止住。

雪越下越大，眨眼間兩人的頭上及肩上都披了不少白皚皚的雪花，可是兩人却似兩尊石像般峙立，風吹衣飄，身子及手脚一動也不動。

空氣幾乎窒息，月亮已昇近半天。

鄭元龍一看對方身上的白色綢面棉襖，心想：「你小子穿的衣服比老子單薄，時間越久對老子越是有利！」嘴角不禁升起一絲殘酷的笑意。

可是王雁也似乎想到這點，就在此刻，他右手再度伸向腰際！

鄭元龍歷過無數大風浪，臨危不亂，右手跟着迅速移動！王雁的手剛沾上槍柄，他已把手槍拔出！

此刻他心頭的喜悅實在無以復加，心頭激動彷彿是另一件事，他的手可絲毫不顫，姆指按下槍膛，食指立即向扳機上扣下。

剎那，槍聲「砰」地一响，撕破寂靜，驚心奪魄，槍管上火花一[illegible]，王雁豹子般向地上一伏，跟着在雪地上飛滾。

「砰」！再一聲槍响，第一槍在王雁肩上三寸掠過，這一槍子彈在王雁兩腿之間的積雪上一閃即沒，要不是積雪的輕微幌動，幾乎不覺。

鄭元龍雙眼圓睜，咀角上的刀疤看來更加猙獰恐怖，他仍然有信心把最後一顆子彈送進王雁的胸膛內。

可是，王雁却不讓他的第三槍叫響，食指一扣，「砰」的一响，帶着尖銳的風聲而來，鄭元龍大吃一驚連忙側身閃避。

右上臂倏的一麻，鄭元龍腦海還未定過神來，手掌中的那把槍却不知如何摔跌雪地上，緊接着再一聲槍响，他清楚地感覺到左胸一陣灼熱，好像有顆什麼東西穿過，跟着便仰臥雪地上。

他臉上仍帶着難以置信的神色，可是眼皮却漸漸合下。

不管他臨死前思想及情緒是如何的複雜，不過他終於明白了一件事，好槍法還得要有好身手的配合才算完美。

他仍深信他的槍法並沒有絲毫的生疏，甚至比當年更加沉着老練，可是却給王雁閃避了，而他却閃避不了王雁射來的一槍。

槍管依然冒着青烟，王雁把它湊在咀前，使勁把烟吹散，一顆心至此才恢復它原有的速度。

× × ×

雪未停，風未止，狂風把地上積雪捲飛，一團團的雪花在半空載沉載浮。

夜色迷茫，月色更迷茫。

王雁的心頭也是一片茫然。

鄭元龍雖然已倒在他身邊，眼見自己如果有意思，隨時可厠身四大天王之列，可是，這一切並沒有帶給王雁的喜悅，相反他身子像篩米般震顫起來。

剛才沒有產生的恐懼，此刻才猝然間一下子全部激發出來。

他震顫得幾乎不能支持，人也蹲了下去，不但恐懼而且飢渴疲乏，一種前所沒有的疲乏立即佔據他全身。

王雁乾嘔了一會兒，心頭那股恐懼之感絲毫沒有減少。他今日憑借身手之靈活打倒了鄭元龍，他自己年紀較大，也會有人把自己擊倒，就像今日他打倒鄭元龍一樣。

恐懼之後是心境產生的一種厭倦，一種對這種强存弱亡，你死我活的生活的厭倦。

即使他深信日後自己只要稍爲把心一橫，生活便能立即轉變，變得像神仙似的美滿，可是仍醫治不了心裏的那份潛伏的恐懼以及厭倦。

他抬頭望一望天邊的月亮，決定離開這人吃人的世界，此刻樸實平靜的鄉間生活使他產生强烈的響往，這種感覺是每一個剛離鄉出城準備開創事業的人，難以想像得了的。

他輕輕拍拍衣褲上沾着的雪花，拖着疲乏的身子蹣跚地離去。

他一步步踏着地上積雪，也一步步踩碎一地的銀白色的月光。

天邊的月光彷似一黯，王雁的背影也在黑暗中隱沒。

× × ×

雖是臘月底，南國的北風却寒冷而不鋒利。

王雁一身青布長衣，騎坐在一頭黑驢子上。俊俏的臉上落落寡歡，那頭黑驢子，馱了一個人，屁股還掛着二個箱子，大概路途長遠，走得無精打采，有氣無力，與它主人神情倒頗相配。

蹄聲得得，驢子已走上一座大橋，王雁心頭立時一緊，離鄉已近十四年了，他清楚地記得，當日從此橋離開時還不足十三歲。

十四年的景物依舊，人事可還一樣？往日戲班裏林大叔可還那樣俊朗，他的歌聲能像以前那樣嘹亮？

小珠子怎樣呢？還是以前紮着一雙短辮子，鼻孔下不時掛着兩筒鼻涕的黃毛丫頭？

祥哥仍在戲班裏打跟斛，做馬伕麼？想到這裏他不覺啞然一笑，自己都已從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變成大人了，他們豈會仍如以前？

望一眼橋下滔滔翻騰的洛陽河水，他的心也立時沸滾起來，心中說不出的驚喜悲歡。

「臨鄉情更怯」，昨日之前他一直恨不得插翼南飛，此刻遠遠望見高聳入雲的刺桐城東西塔，心中反而猶疑起來。

幸好那頭黑驢却毫不猶疑，一步一步走向泉州城。

× × ×

到了城中，已是掌燈時分，看到城中的情景，他才驀地想起今夕已是大年夜，明天又是新的一年的開始了。

房舍內不時飄來居民蒸煮糕粿的香味，耳畔又聽到了久睽了的鄉音，王雁一顆心登時熱騰騰起來。

十四年的時間，這座古老的小城仍然不改風采，跟大上海一比，那眞的沒法比較。

月是故鄉明，這裏的一切雖然顯得破舊，但到底是自己童年渡過的地方，今日回來猶似遊子重投慈母之懷。

王雁本想去林大叔家，可是已晚了，此地不如上海，天一入黑街道的行人已很稀疏，他決定明早才去找林大叔，也好讓他驚喜一下。

他依稀記得十字街頭那裏有家榮福旅社，便拍一拍驢屁股朝那裏走去。

這一夜王雁輾轉難眠，直至臨天亮才迷迷糊糊睡去。

× × ×

「辟辟啪啪，辟辟啪啪！」

好夢正濃，王雁却被一陣響亮的爆竹聲驚醒，他擦一擦雙眼，打開向街的窗子，探頭向下一望，街上家家戶戶貼着春聯，小孩子都在家門外燃放鞭炮，香燭影及金紙烟中，古城好似在一夜之間換了一副模樣。

王雁長長吸了一口氣，回過身來，房門適在此時响了起來，王雁把門打開，却是小廝跑來討利錢。

王雁遞了一封紅包與他，那小廝手脚還勤快，不一會兒便捧了一盆熱水入來。

王雁盥洗完畢，又換了一套乾淨的新衣，這才下樓。

藍綢作面裏邊夾着絲棉的長袍，嶄新而又貼身，配着修長的身材如玉樹臨風。

脚上的黑絨薄底鞋子，又輕又快，走起路來好像不花氣力，梳得油亮的頭髮使古城的孩子睜大了眼珠子。

王雁提着幾包自上海帶來的禮物輕快地走着。到了一條小巷前，他抬頭望一望巷口釘着一塊鐵皮，上面的字樣斑斑駁駁，不過還看得出是寫着花巷這二個字。

「到了。」王雁臉上浮起一絲笑意，翩然入巷，巷口燃放鞭炮的小童都驚奇地望着這個稀客。

他是個自小父母雙亡的孤兒，曾經被林大叔收留過，因此對於這裏一切都很熟悉。

林大叔住的那矮屋跟十四年前一樣，王雁眼眶不由濕了，他顫着手在門上扣了幾下。

過了好一會依然沒有人來開門，正在猶疑間，旁邊一戶的木門呀的一聲打開，探出一個中年婦女的頭來。

她上下瞧了他幾眼，帶着幾分驚異地問：「先生，你找誰？」

「我找林大叔，林文生，做戲的！」王雁恭謹地應了一句。

那女人走了出來，微微一笑，雙頰現出了兩個小酒窩。「他去演戲了，你是誰呀？」

「哦，我是……」王雁看一看她那兩個酒窩，脫口道：「你是沈姨？」

那女人一怔，狐疑地道：「你……你到底是誰？怎會認得我？」

「我是小雁！以前跟林大叔演戲的那個小雁！」

那女人恍然大悟，驚喜地叫道：「你是那個最愛翻跟斗的小雁，哎呀，這麼高了，沈姨都認不得你了，哎，你娶了老婆沒有，你看你沈姨都老糊塗了，忘記得招呼你，快進來吃碗麵綫！」她邊說邊整理衣袖，手脚十分俐落。

王雁也是滿心高興，跟着她入屋。「沈姨，你不演戲啦？」

「老啦，沒人看！這碗飯也不好吃，你問你林大叔，他就會告訴你。」沈姨回頭向內屋呼道：「阿石，小雁回來啦，你出來陪他談談，我去裝碗麵綫給他吃！」

一忽，一個中年漢子嘟囔着自房內走了出來。「誰來呀？大年初一大聲大氣地叫！」一抬頭望見王雁不禁一怔，「你．你是誰？」

王雁依稀認出他，叫道：「你是石師傅！」石師傅是戲班內的樂師，他心中一奇，隨即又問：「石師傅怎地沒跟林大叔去演戲！」

沈姨道：「還楞什麼，他就是以前那個小雁呀！你瞧他，要是在台上一站，怕不迷死那些女戲迷！」

石師傅名叫石七，他從王雁的笑容中依稀看到他童年的影子，雙手按在他肩上一陣搖幌，「眞快，眞快！」回頭叫道：「娘子，你還不把麵綫取來請人客吃。」

沈姨一笑，俏聲道：「是，官人，妾身哱得，這就去取！」轉身翩然入廚房。

他倆用戲台上的白韻道出，王雁聽得哈哈大笑，心想他倆夫婦果然不脫戲子本色。

兩人在小桌分頭坐下，石七才揚一揚手道：「我手骨斷了還未痊癒，在家已休息了三個月了！」

王雁連忙送了一包禮物給他：「原來如此，不知石師傅如何弄斷腕骨？」

石七苦笑一聲，道：「今日正月初一，不談這些。」

說話間沈姨已捧了兩碗閩南獨有的麵綫湯上來。「今日是正月初一．小雁你入鄉隨俗，雖然沒什麼好菜餚，咱又煮得不好，也請你克苦吃下！」她依然以戲台上的腔調道白，王雁不但不覺得裝腔，反而感到十分親切，重溫十多年前的舊夢。

他笑着站了起來，施了一禮，接口道：「沈姨手藝遠近知名，小生今日得嘗一口，勝却滿漢全席裝在腹中，沈姨厚意，小生感激再三！」

說畢三人哈哈大笑，王雁一口氣吃了兩大碗，這才停下筷來。

沈姨本是戲班的花旦，近幾年因養了孩子，沒有再去演戲。三人談了一陣王雁才起身告辭。

沈姨送至門口，道：「林大叔這幾天都在城北八卦樓那裏開鑼，你若要找他，倒很易找。」

王雁禮貌的笑笑。「小生告辭，沈姨請回。」

× × ×

遠遠望見那座古老褪色的八卦大樓，喧鬧的「抵抵池抵池抵喳」的鑼鼓聲已隱隱聽到。

王雁心頭一熱，走得更急。今日天公作美，無風無雲，陽光和煦，好一個晴朗的好日子。

八卦樓前人頭湧湧，看戲的笑聲，賣花生糖、瓜子的小販叫賣聲，鑼鼓聲，台上的歌曲聲響成一片。

王雁抬頭一看，戲台上一個紅面的及一個白臉的將軍，一人持槍一人執大刀殺得正緊，鑼鼓響得更急。

他雙臂略一運勁，分開人潮走近台前，他依稀認得那紅臉的是小時候的摯友蔡天祥，不禁瞪大眼睛望去，只見他一板一眼，步法手勢，瞪目亮相依稀有林大叔當年的影子，心中大爲欣喜，却又帶了幾許羨慕。

假如十四年前不是一個做猴戲的外江師傅，偶爾到了泉州賣戲，而他又是被那頭精乖的猴子所吸引，不惜改投那外江人門下，跟他闖盪江湖，終於滯留在上海，今日他王雁可能也是閩南梨園著名的小生了。

話雖如此，這十多年來，他不但在那外江人身上學了不少武功，甚至中國古代的內功心法，他亦毫不藏私傳授給王雁。而且走南闖北走了五六個省，長了不少見識，這又非一個城鎮的梨園子弟所能相比較的。

王雁心念電轉，目光仍注視台上的表演。

閩南戲劇獨有的樂器響起，「抵」地一响，蔡天祥垂下的銀槍被他足尖一蹬，槍端陡地飛起，跟着右手輕巧地一掄，銀槍在空中打了一個圈，鑼鼓鈸笙立即猛烈敲響。

蔡天祥轉身亮了個相，銀槍連連虛刺，那個白面將軍一把大關刀筆直劈下，這下來得甚快，跟音樂節奏大不相配。

蔡天祥一怔，隨即一驚，雙手持槍橫架。「喀嗤」一聲大關刀竟把槍桿砍斷！台上觀衆也都大出意料，不禁齊聲驚叫起來！

蔡天祥抛下一截槍桿，若無其事般仍依着鑼鼓節奏揮動。

白臉將軍仍然雙手提刀迎戰，再一刀直劈下來，這次他力量不敢用重，輕輕落下，蔡天祥的紅面將軍鼻孔中哼了一聲，銀槍即時迎上擋架。

大刀臨至，陡地在槍上一掠而過，改劈爲削，削向蔡天祥頸際，這一刀却是又快又重，蔡天祥忍不住驚呼一聲，急忙後退。

他一退，大關刀跟着暴漲，蔡天祥一身沉重累贅的戲服加上高靴使他立足不穩，仰天倒在台上。

台下觀衆嘩然，但都不明所以，可是更令人驚異還在後面，白面將軍踏上一步，大關刀直向他砍下。

王雁此時才看出不妙，可是兩地相隔數丈，搶救已不及，急中生智摸出一把大洋用「滿天花雨」的手法打出去。

剎那，鼓鑼鈸笙全都停下，只聽大洋撞碰大關刀的叮叮响聲。

大洋一出手，王雁人如其名像大雁般向戲台飛撲過去！

蔡天祥總算身手俐落連忙讓開。白面將軍的大關刀在被王雁的大洋撞移之下，只能傷了蔡天祥的手臂，他一咬牙，提刀再起，王雁已落在台上。

「放下刀來！」聲音凌厲而沉重。

白面將軍手一掄，大關刀倏地轉了個方向改劈王雁腰際，這一刀來得頗有威勢，擰腰、掄臂、沉腕，出手有板有眼，絕非那些學了三兩年莊稼把式的莽夫能望其項背。

王雁心頭一凜，閃身退了一步，凝神沉腰，待到大關刀臨近身體，右掌使勁擊在刀面上，拍開來勢，跟着左脚欺前一步，左掌如爪倏地一翻，搭上刀桿上。

白面將軍也非弱者，間不容髮之間，手腕一抖，大刀打了個圈，避過王雁的左爪，接着一鑿，刀鋒向王雁頭頂砍落。

王雁猛喝一聲，右脚驀地飛踢而上，脚底蹬在刀桿上，大刀立即盪開。這一脚，勢大力足又來得毫無先兆，白面將軍抵受不住，蹬蹬蹬連退三步！

王雁立時欺身而上，左脚跟着飛去，「砰」地一聲把對方踢翻！

白面將軍抛開大關刀，乘勢滾下了戲台。

王雁舌綻春雷。「往那裏跑！」聲音未落，台下人羣中陡然間飛上三把飛刀，成品字形向王雁射來，王雁急忙住脚彎腰，緊接着左右雙掌閃電般往最後的一把飛刀挾去。「拍」一聲，雙掌相貼把飛刀挾個正着。

他輕巧地把飛刀握在手裏，一抬頭，台上躍上兩個壯漢，都是敞開幾顆棉襖的鈕扣，一個滿面賤肉橫生，一個臉龐灰白瘦削，像癆病鬼似的。

瘦漢子左掌戴了個粗壯的碧綠戒指。

「那來的小子，敢破壞劉爺的好事！」

王雁尚未答話，後台已奔出了一羣人，有老有少，很多都還是滿臉油彩，濃粧艷抹。帶頭的是一個老漢，弓着腰，王雁認得他就是林大叔。臉龐輪廓依舊，只是比起十多年前，額上的橫紋明顯地加深，色澤乾枯，顯然蒼老了很多。

王雁眼眶一熱，到口的話竟然叫不出來。

林文生朝那一胖一瘦的漢子打恭作揖，陪着笑臉道：「吳爺請息怒，有話好說，老漢若是……」

瘦漢子怒道：「誰跟你說戲腔，識相的把你女兒送到劉爺府裏！」

林文生臉上變色，斷然道：「其他的老漢還可以合算一下，這件事說什麼老漢也不會答應！」

「不答應也得答應，廢話少說，限你三天之內把女兒送去！否則，哼哼，這後果麼，你自知道！」瘦漢子聲音轉厲，「劉爺要是翻起臉來，只怕長壽戲班從此難有寧日！姓林的，以一個女兒換取全團的安全，這其中利害麼，你也是見過世面的，自會計算！」

蔡天祥大聲叫道：「要珠妹子，你們休想！我蔡天祥第一個不依！」

瘦漢子冷冷一笑，看也不看他一眼，轉對王雁道：「朋友仙鄉何處？」問得雖然客氣，但神態却大剌剌目中無人，他是本地惡霸劉招財的心腹，平日對手下也是頤指氣使慣了，對王雁這個陌生人自然不會例外。

王雁冷冷地道：「本地人。朋友大概是替那個姓劉的跑腿，我跑南闖北到過不少碼頭，也未碰到一個像你這樣狐假虎威的狗腿子！」

胖漢子大喝道：「放肆，小子你竟敢對吳二爺說這種話，最是要討打！」他說話時橫生的肥肉顫個不停，神態又可怕又好笑。

瘦漢子吳二臉色也是一變：「閣下胆子果然不小，難怪敢作架樑，有種的請把名字見告！」他爲人較精細，剛才見王雁力挫白面將軍的身手，知對方不是省油的燈，因此先來上這一手。

王雁夷然不懼。「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姓王，單名一個雁字！回去告訴姓劉的，以後長壽戲班若有一絲損毀，叫他小心自己的腦袋！」

他的話剛落，台上長壽戲班的不少人都是一怔，禁不住瞪大眼對他上下打量。

胖漢却氣得哇哇亂叫。

吳二朝他打了個眼色，胖漢立即撲了上去。「小子嘴利，讓老子先把你的牙拔掉！」醋砵般大小的拳頭快捷地向王雁身上砸去！

王雁心中冷笑一聲，仍然好整以暇轉首對林文生點頭示意，左手看也不看，鬼魅般搭向胖漢的手腕！

胖漢大喝一聲，右拳微回，左拳跟着擊出，他力大拳頭大，帶起一陣風聲。台下的觀衆都替王雁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王雁左手一翻，原式不變改扣胖漢右手腕，右手一個肘底拳悄沒聲息飛出，這一拳看似輕飄飄，平平無奇，實質上又勁又刁又急。

胖漢吃了一驚，但仍恃着自己身壯皮厚，心想老子捱你一拳算得什麼，只怕老子一拳便能送你歸西！左拳一偏改了個方向仍向王雁擊去！

可是眼一花，跟着只覺心口如被巨木撞擊，震得他氣血翻騰，止不住那陣巨力的衝擊，蹬蹬蹬連退三步！他身形一退，擊出去的那一拳自然也就落空。

王雁跟上一大步，左手化爪爲拳，一個掛拳望他頭上砍下！

胖漢子心叫一聲不好，正想拚着受人恥辱跳下戲台，吳二的摺扇適時向王雁腕脈劃去！

王雁心頭一沉，想不到這位姓吳的瘦漢子人如癆病鬼似的，却是身懷絕技的高人。

他不敢怠慢，右脚飛踢仍把胖漢迫落台下，左拳一翻，又由拳改化爲爪，抓向吳二的摺扇，同時右掌拍向他的面門。

吳二偏身一讓，摺扇直刺王雁心窩，左手迎向王雁右掌，他走的也是內家拳的路子。

王雁右手一沉改擊胸腹，左掌護在胸前。

吳二格開他的右掌，心中暗暗高興，手上用勁，摺扇直向王雁掌心刺去！他有個外號叫鐵扇，這下運足勁力，普通人等的手掌給他一刺只怕要穿掌而過。是以他此刻臉上已浮起笑意。

可惜王雁絕非普通人，待到摺扇臨身，右掌快如星火地合下，手指像鉗子般夾住摺扇，扇端還差兩三分才刺得着掌心，吳二吃了一驚，未待他再次運勁，王雁手臂向外一扯，右脚飛踢對方面門。

吳二捨不得棄扇躍開，沉腰蹲身欲避這一脚，不料王雁右脚踢至半途突然改爲下蹬，「砰」一聲正中吳二小腹！

這一脚又急又重，把吳二乾瘦的身子踢飛，飛向台口，把剛上台的胖漢撞跌一邊！

王雁拍拍手，隨手把摺扇拋掉。

吳二捂着小腹，惡狠狠地道：「小子，你有種的別跑！」王雁還未跑，他與胖漢子已先溜了。

王雁朝台下道：「對不起，壞了大家的雅興，請繼續欣賞下去！」回頭向林文生走去。

林文生忙向他戲班的人道：「唱『鄭元和』，今日早點收場！」

鑼鼓又响了起來，笙笛奏起「綿搭絮」的南曲。

林文生眼眶有點濡濕地把王雁拉入後台。王雁的心情也是異常複雜，瞧看一張張似熟識又似陌生的臉孔，童年的往事一下子都湧上心頭。

時乖命蹇　戲子情深

喧鬧的鑼鼓聲打不斷林大叔和王雁的說話。

林大叔問得殷切，王雁答得詳細。旁邊站着他的唯一的女兒林明珠，她沒插過一句話，只不斷拿眼角射向王雁，臉上似笑非笑。

前台演的戲叫做「鄭元和」，那是說唐朝一個官家之後因愛上一個名妓，結果三千兩黃金全費盡，淪爲乞丐，在新春期間與一羣乞丐唱着蓮花落沿門乞討。

戲班演這齣戲也是借題發揮，向觀衆討賞錢，那幾個扮演乞丐的戲子演得很精采，台下果然有不少人把錢拋上台，剎那台上地上佈滿銀元及銅板。

乞丐們於是唱得更歡，這些日子世道雖然不很好，不過今年的賞錢絕不比往年的少。

林文生在後台聽着鑼鼓聲　知道行將演畢，於是對女兒道：「囡女，你不是整天在唸着雁哥哥麼？當着面反而不吭一聲！你雁哥哥今日救了天祥一命，你也不……唉，都是你娘死得早，沒人管敎！」

王雁連忙站起身，說道：「是我不對，沒向珠妹子打招呼！」說罷朝她行了一禮。

林明珠「噗嗤」一笑，道：「雁哥哥怎地行起古時的禮節來？許是你還想重操舊業！」說着對他襝衽一禮。

林大叔呵呵笑道：「要是小雁有興趣的話，只怕不出三兩年就會出人頭地！只是這行飯並不好吃，像今日，唉……珠兒叫他們準備收場，咱倆回去才聊。」

×　　×　　×

回到了家裏，沈姨及石師傅也聞訊過來，小屋裏擠得滿滿的。

說起剛才蔡天祥幾遭不測，衆人不勝唏噓，王雁忍不住問道：「剛才那個白面將軍是誰？怎地讓他上台演戲？」

林文生望了女兒一眼才嘆道：「說來話長，唉，還不都是爲了你這珠妹子！」

林明珠及蔡天祥齊低下頭，王雁瞥了她一眼，只見她低着頭也是拿眼角偷瞧他，眼眶裏水汪汪的，怪惹人憐惜，王雁禁不住心頭砰然一跳。

「那個白面將軍也是戲班的人，他叫許拾兒，因爲他是他義父在他幼時於街上拾來的，所以叫他拾兒，投到戲班裏也有十年了，平日倒也聰明伶俐，無論唱、做、唸都學得很快，只是仗着學過數年拳脚，平日不很檢點，整天跟些豬朋狗友混在一起，近年來又有了點名頭，他便恃着名頭在外面拈花惹草。」

林文生說到這裏又嘆了一口氣，才續道：「偏他也瞧上你珠妹子，平日跟天祥便有點面和心不和，最近他又跟那姓吳的混上，跟天祥便更加勢如水火了。不料這姓吳的滿肚子壞水，他糾集了一班手下趕跑了晉福堂，假意跟咱戲班交往……」

王雁截口問道：「晉福堂又是什麼組織？」

林明珠插腔答道：「他們也不是好東西，那頭兒羅胖子仗着有三四十個手下，平日魚肉鄉井，包娼庇賭，無惡不作，咱戲班以前每個月都要孝敬他們幾十個大洋，交運一天要加一個大洋，好不霸道！」

王雁點點頭：「原來如此，這種堂口黃浦江畔多得是，我就是過厭了那種生活才回來的，想不到這裏也……」

林大叔接口道：「誰知前面拒狠，後門迎虎，最近這姓吳的却說他老闆要娶你珠妹子做六房姨太，唉，你也知老漢一生才這顆明珠，豈捨得讓她給那畜生糟蹋！不料今日便發生了許拾兒這件事了，幸好得你解救，否則，後果眞不敢想像！」

王雁又問道：「那個劉老闆又是什麼人？」

「他叫劉招財，人說和氣生財，可是他們劉家的錢却全是搶佔得來的，城內的人叫他老虎！」

沈姨接口說道：「往日他父親在生時還好一些，最近兩年他羅網了不少三山五嶽的人馬，跟晉福堂搶起地盤來，他錢多勢大，城內保安隊長又是他表哥，更是有恃無恐，晉福堂終於給他趕出泉州，如今他跺跺脚，這座小小的古城也得顫抖起來。唉，依我看還是把珠妹送出城，免得遭殃！」

林文生苦笑道：「跑得和尚跑不得廟，難道咱戲班也得散了不成！」

蔡天祥道：「散就散吧，大不了一拍兩散，咱連夜出城到別處去，我就不信老虎的黑手也能伸展得到！」

林文生怒道：「胡說，戲班散了這五六十個人去那裏找飯吃？跑去別處咱的戲還有誰懂得看！」

蔡天祥急道：「難道眞要把珠妹送入虎口？」

林文生喟然道：「傻子，師傅若有這個打算，還用得着犯愁麼？」

林明珠道：「爹，你們都不用犯愁，讓女兒一個人去受苦，免得大家……」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了，她輕輕地泣啜起來。

蔡天祥一張面漲得通紅，道：「珠妹，你，你不能這樣，我，我……我跟他們拚命！」

林明珠嗚咽地道：「多謝祥哥好意，小妹命苦，你，你不必爲我去拚命，你一個人門得過他們幾十人嗎？」說罷伏在她爹爹肩上哭泣起來。

蔡天祥急道：「珠妹你何出此言？我若不爲你拚命還爲誰人？」

林明珠幽幽地道：「小妹福薄受不起，你另外找個好姑娘吧！霞妹妹對你一腔情深，你，你不要辜負她的美意！」

旁邊一個女子滿臉通紅，大概便是她口中那個霞妹妹，急道：「姐姐你，你怎說此言，小妹……」

蔡天祥更窘，道：「我對珠妹你的情意，你難道還不知道？」

林明珠只是哭。

王雁忙道：「事情還不致無可挽救，大家不必太愁急，所謂天無絕人之路，說不得三日之內事情會有變化也說不定！」

林文生長嘆一聲道：「他限三日便是三日，皇帝也不能改變得了！」

石七道：「小雁說得對，最低限度也還有三天時間，今日是正月初一，不要老說這些令人喪氣的話！」

另一個接口道：「石師傅之言最有道理，今日新春理應快快樂樂，待我去買幾斤酒來，今日大家好好聚一聚。」

林文生這才强打精神，裝出笑容來：「珠兒，你去弄點小菜送酒，今日你雁哥哥回來，咱得好好慶祝一下！」

林明珠揩一揩淚珠，破涕爲笑，走着蓮花步翩翩入廚房。蔡天祥想跟她去，却被她趕開，他訕訕一笑，又向王雁謝他救命之恩。

他和王雁自小一起跟林文生學藝，又

一起玩耍，小時候感情十分好，不過王雁却經常作弄他，蔡天祥人較老實沉重，自小便給人作弄慣了也不為意。

一別十四年，兩人重逢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還是沈姨叫王雁說說在上海的趣事，才把這場面打開。

在他們心目中上海是個神仙樂園，可是王雁的話却令他們又是失望又是驚奇，他們怎樣也想不到王雁會决意不回上海。

林大叔嘆道：「孩子，天下不靖，盜匪叢生，上海雖然不盡如意，找一口飯吃終比這裏强！」

王雁道：「你不知道，那是個人吃人的地方！」

石七脫口道：「這裏何嘗不是？你瞧，我這隻手就是讓晉福堂打斷的，養了三個月的傷，還不能發力敲鼓！」

王雁心頭驀地一沉，怔怔說不出話來。不過久別回來總有幾分喜悅，過了一陣心情也就慢慢好了起來。

剛好酒買了回來，王雁這才想起他帶來作禮物的臘肉及臘腸，忙把紙包拆開了來：「你們先喝，待我拿去切碎！」

他提着臘腸入廚房，林明珠剛在煎蠔仔餅，見他進來，眼勾勾望着他的臉。

王雁給她看得有點窘，期期艾艾地道：「我，我是入來切臘腸。」

林明珠嘆了一口氣，道：「你就只這句話跟我說？」

「你，珠妹子你好。」王雁有點手足無措。

「不好。」林明珠望着灶火怔怔地道：「剛才你明明已經知道了還問我好？」

王雁不敢再應一聲，拿着刀砧切起臘肉來，切了兩下才想起尚未蒸熟。「這，這臘腸及臘肉蒸熟了才切比較好一些。」

林明珠嘆了口氣，用鏟子把蠔仔餅鏟起，幽幽地道：「你[illegible]過來，讓我蒸。」

王雁低着頭把臘腸及臘肉遞給她。

「你變了。」

王雁一愣，脫口說道：「我有什麼變了？」

「你變得跟我生份了！你還記得嗎？以前有人欺侮我，你都盡力護着我，有好的東西你都讓給我。如今，你却連話也不跟我說一句……」眼兒一紅，泫然欲滴。

王雁刹那間心中好像响了個悶雷，震得他搖搖晃晃，腦海中立即浮起一個紮着兩條短辮，大眼睛小咀巴的女孩子來，良久才道：「那些事你還記得？」

林明珠聲音略略提高：「小妹怎會忘記，你倒忘記了？以前你衣服勾破了，怕爹爹會罵，也是我偷偷替你縫補的。」

王雁雙脚有點搖幌，心頭怦怦亂跳，他在上海跟不少女人睡過，可是那全是沒有感情的交易。愛情從未找上他，此刻只覺又痲又酥又亂又煩，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偷眼一瞧，灶火映照下，林明珠一張俏臉紅樸樸的，紅得像北方的大紅蘋果，鵝蛋形的臉又俊又俏，一雙大眼睛水汪汪的，也不知是淚水還是什麼，比起上海紅梅舞廳的金花還漂亮幾分，他不覺瞧痴了。

林明珠偶爾回過頭來，見他怔怔地望着自己，嗔道：「你看什麼？我怎比得上上海那些小姐！」

王雁脫口說道：「不，你比她們要好看！」

林明珠臉上更紅，心中甜滋滋的，咀上却道：「去了一趟上海連咀也滑了，我才不信！」

「眞的，我沒騙你！」

林明珠忽然站了起來，澀聲道：「你愛看讓你多看幾眼，你要不看，三天之後，只怕……」說罷雙眼又流下兩行熱淚。

王雁又是手足無措起來。「你別哭，有我王雁在泉州一日，絕不會輕易讓他們把你搶走！」

林明珠淡淡一笑。「你有這個心我已很滿足，也不枉我……你一個人怎能跟他他們鬥，那些强盜都有刀有槍！」

王雁英雄感猝生，揚聲道：「這也不是甚麼不得了的事，比他們兇的我在上海也見過！」

林明珠一咬銀牙輕聲道：「我本想與你，與你……看來只能盼望下一生了。」

王雁拍拍她肩膊柔聲道：「你不必多掛慮，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

林明珠趁勢倚在他懷中。「天見可憐，讓你及時回來，這三天對我來說也已足夠！」

王雁聞及她的髮香，嗅到她如蘭似麝的女兒香，秀髮擦在他頸際又癢又痲，一顆心突突亂跳。這一切對他來說來得毫無先兆，沒有絲毫心理準備，又是那麼陌生，一時之間靈魂好像飛離了他的軀體，如一脚踏在雲端，不知身在何處。

良久，他才期期艾艾地道：「珠……那些臘肉大概已……他們在等……」

林明珠幽幽地道：「你大概當我是個不知羞恥的女人，連話也不多說幾句。你，你那知道我的心事。」

「我，我……沒有這樣想，天祥哥對你……很好。」王雁好像患了口吃症。

林明珠把臘肉臘腸切好放在碟裏，她伸出柔荑挾了一片，道：「把咀張開。」

王雁乖乖張開咀，林明珠把肉片放在他口中。王雁傻傻地咀嚼着，只覺得香甜無比，任何食物都比不上。

林明珠怔怔看着他咀嚼，因他的高興而高興。

王雁拿起碟子道：「我，我先拿出去了！」

林明珠幽幽地道：「你也不會夾一塊給我嚐嚐！」

王雁一愣，心弦一震，急急用手指挾起一塊放在她櫻桃小咀裏，趁着她閉起雙眼品味，匆匆離開。

一出廚房，前頭人影一閃，他認出是蔡天祥的背影，心頭驀地一沉，一張臉登時紅得像煮熟的毛蟹。

良久待心情漸漸平復才舉步入廳。一踏入小廳，覺得人人都在望着他，他期期艾艾地道：「臘腸臘肉要弄熟才能吃！」

沈姨笑道：「要不是小雁回來，咱怎能吃得到大上海的臘肉臘腸！」

石七舉杯說道：「對呀，咱先敬他一杯！」

王雁忙道：「理應由我先敬大家一杯，先祝大叔新春快樂，長壽百歲，再祝各位曲藝猛進，生活快樂！」

衆人轟然叫好，齊齊把酒乾了，只有蔡天祥雙眼瞪着杯子，沒有動過。

林文生以肘輕輕撞了他一下，他才如夢初醒，慌忙把杯舉起。

王雁急道：「小弟敬師兄一杯，祝師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情人終成眷屬！」不知怎樣說後面聲音越說越低。

蔡天祥臉上一下子青白下來：「你，你還說這種話，我，我……希望你好好待她……我，我就高興……」陡地放下酒杯，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衆人相顧愕然，林文生急道：「天祥，你去那裏？你怎……」轉頭望一望王雁，「剛才你跟他在廚房裏說些什麼話？」

「沒……沒有，我沒看見他入廚房！」他聳聳肩，「也許他心情不好，出去散散悶！」

沈姨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隔了一陣，林明珠捧了菜出來，林文生問道：「珠兒，天祥不知什麼事跑了出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林明珠臉上一紅，道：「他跑了跟女兒有什麼關係？」

石七道：「哎，姪女你還害羞，他的事與你……」

沈姨扯扯他的衣袖道：「要你多咀，你連自己老婆都管不了還去管別人的！」

衆人哈哈大笑，王雁怔怔陪着笑，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架。

林明珠落落大方替他斟了一杯酒，道：「雁哥回來，小妹還未敬你，來，小妹這一杯先敬雁哥你萬事如意！」說罷一乾而盡。

王雁連忙也把酒喝掉。

「第二杯，敬雁哥重回戲班，增光梨園！」

王雁想了一想還是把酒喝了。

「第三杯敬雁哥早日成家立室，他日兒孫滿堂！」

王雁不禁一怔，衆人也都愕然。王雁偷眼瞧去，林明珠雙眼似又籠上一層水光，她藉喝酒把臉掩住。

這一杯王雁想了很久才一咬牙乾盡。

此刻衆人都覺得情況有異，沒人說一聲。

林明珠以手遮面。「小妹不勝酒力，暫且失陪一陣。」說罷急步入房。

這一頓氣氛雖然有異，可是說說停停，吃吃喝喝，也到了九點多才散去。

林大叔叫王雁明天搬來他家同住，王雁心情煩燥，含糊應對。

兩人一問一答的說了一陣話，都覺得心情煩得再也說不下去了，王雁忙起身告別。

出了門，寒風一吹，南國北風不比北方砭人肌膚，冷風吹來，王雁酒意醒了大半，他洒開大步出巷。

到了街口驀地覺得黑暗中站着一人，頗覺眼熟，細眼一看却是林明珠。

嬌弱的身軀在寒風中似欲乘風歸去，秀髮飛揚，衣袂飄飄，王雁心頭一震，不由住了脚。

林明珠掠一掠額前亂髮，幽幽地道：「你要回去了？夜深人靜，你自己小心，小妹不送了，免得雁哥清譽受損，明日……」一頓，「雁哥住在那家旅社？」

「榮福旅社。夜風大，你，你早點回去吧，免得大叔掛心！」

林明珠幽幽一嘆：「雁哥慢走。」

「小兄明日再來拜訪大叔。」

「但望早來，免得小妹牽掛。」

王雁不敢多言，急步而過，走了二三十步，回頭一望，林明珠仍引頸瞻望，心頭一熱一酥，說不出的煩亂，腦海中渾渾噩噩，分不清這趟回來到底是對還是錯。

夜風更急，他緊一緊衣襟，却走得更慢。

身入虎穴　風險處處

走了二三條巷口，王雁突然覺得情況有異，他雙眼閃閃生光在黑暗中掃射，一忽，咀角露出了一絲哂笑。結紮一下衣褲，大步而行。

果然前頭出現幾個黑影，一字排開攔在街中。王雁一回頭，背後也有人跟着，他心中冷笑一聲，「不怕死的來了，今日不讓你們吃點苦頭，也枉我被稱為上海灘煞星！」心中盤算，脚步却一絲不慢。

「站住，你就是今日在戲台上自稱王雁的那個小子？」一個大漢粗聲地喝道。

王雁冷笑一聲道：「王雁便是我，小子却是你們這些魚肉鄉井的敗類！」

聲音一落，立即是人暴喝怒罵起來。

先頭那人似是頭子，沉聲道：「大爺今日不是來跟你鬥咀，告訴你，限你兩日內離開泉州，並且以後不准踏入一步。」

王雁回答道：「要是我不答應呢？」

「那就便死無葬身之地！」

「我就老實告訴你們，王爺不高興的話絕不會離開泉州一步！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你們那個老虎當衆向王爺我叩頭陪罪！」

那人勃然大怒：「上！把他斃了！用傢伙招呼他。不必留情！」

即時有個彪形大漢應聲撲上前，王雁略一閃身，右手手掌緊握着拳頭，左手狠切在他小臂上，「喀嗤」一聲，臂骨立即脫臼，那人在大冷天中也禁不住額上熱汗迸流。

王雁一脚飛出立即把他踢翻。刹那，白光一閃，王雁肩後生風，迅即一讓，一把匕首自他肩上掠過。王雁前身一俯，虎尾脚橫掃把他撂倒。身子一傾，踏着醉仙步，右拳猛地搗去，怦地一响，一個瘦削漢子吃了一拳，捂着胸倒在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一條鐵管自側橫掃而至，挾着一陣尖銳的嘯聲，令人心悸。此刻四周俱是敵手，他拚着背後受擊，急退一步，閃過鐵管。

刹那背後捱了一拳，王雁忍痛手肘猝然後撞，只聞一聲悶哼，他看也不看，左手一抓握住一隻持刀的手，擰腰沉肩一扯，把那人送到另一端，那人手上青慘慘刀光不斷晃動，嚇得另一人急步退下。

王雁大發神威，雙脚連飛把劉招財手下迫退幾步，他急竄出重圍，背靠柱子，避免四面受敵。

他剛住了脚，那些亡命之徒又圍了上來。「小子，今日你插翅也難飛了！」

王雁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伸手入衣裏腰際迅速抽出一條以金絲搓成的腰帶，這是他師傅的成名兵器，他師傅在他學成了這套鞭法之後，便把這條金絲

腰帶送給他作防身之用。

金絲鞭在握，王雁精神一振，手腕一沉一抖，纏着一個大漢的手腕，其他見勢色不對，紛紛向王雁身上招呼，那枝鐵管使得最狠。

王雁一扯金絲鞭，被纏着手腕的那個大漢立即被拉了過來，橫在他身前。

剎那，鐵管、匕首及拳脚都招呼在他身上！一聲長長的慘呼聲，驚破長街的靜寂！

這些事都只是發生在一瞬間，當那以鐵管作武器的大漢聽到那聲撕心裂肺的慘呼聲，不禁一怔，王雁的右脚巳狠狠地踢在他小腹上。

他「噢」一聲，五臟都似要翻轉過來，額上的汗立即爆出，無力的丟下鐵管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王雁更不打話，金絲鞭接着又有一人被抽個正着！碎布飄飛，那個大漢痛得眦牙瞪眼，退了開去。

王雁不斷飛舞金絲鞭，風聲呼呼，那羣大漢禁不住都退了開去。

爲首那人怒道：「再上！這麼多人也擺不平他，這口飯還能吃？」

王雁趁他說話當空抓了個大洋，抖腕射出，「篤」一聲，正中他額角，登時皮破血流。

那大漢更怒，拔出手槍來，一步一步迫了上去：「小子，大爺也請你吃顆黑棗丸！」

王雁心頭一緊，暗中立即又扣了幾個銀元在手，雙眼緊盯着他手上。

「放下鞭子！」

王雁沒動，雙眼迸出火花。

大漢惱羞成怒：「他媽的！叫你變成蜂巢！」

這在此刻，王雁突地竄前幾步，那大漢一愕，隨即食指一扣，槍管上發出一股暗紅，怦怦怦，一連三聲，在夜空中格外響亮。

王雁在撲上之前巳看清形勢，直上三步，立即一拐，藏在騎樓下的一條磚柱之後。

持槍客飛撲過來，隔着柱半丈轉來，柱後空空，王雁踪跡不見，他大吃一驚，幾不能相信。

剎那，王雁在柱頂屋簷下飛身下來，快如麻鷹撲捉小鷄。

大漢一驚，食指慌忙一扣，砰一聲，子彈在王雁肩上掠過，未待他再發一槍，王雁的金絲鞭巳纏上他手臂，跟着腰際一曲一張，右脚蹬在他胸膛上，這一脚又重又快，那大漢連退幾步，手中手槍也摔跌在地上。

王雁正在後悔沒有帶槍回來，此刻倒有人送上門，他俯身拾起地上的手槍，指住那大漢。「朋友，你要嚐一枚黑棗丸的味道嗎？」

那大漢臉如死灰，冷汗簌簌流下。

「把身上的子彈都拿出來！」

「沒有，我，我身上沒帶！」

王雁臉色一沉，冷冷地道：「走到我面前來！」他在上海能統率羣豪，發怒時自有一股威勢，那人機伶伶打了個冷顫，硬着頭皮乖乖走前。

「再問你一句，身上有子彈沒有？」

「我，我……」

「把子彈交出來，留你們一命！」

大漢聽了這話連忙把身上的子彈取了出來，也不過十多顆而巳。

「你們回去告訴老虎，長壽戲班的事要麼撒手不管，要麼就直接找我王雁！聽見沒有！」

那夥人應了一聲沒命地跑開。

× × ×

王雁回到旅社洗了澡躺在床上，一夜沒闔上眼，他深知劉老虎絕不會放過他，那麼他應該怎樣防備？想了一會，他打開窗子，伸頭出去環視一下周圍的環境。

這旅社是兩層高的木樓，附近的都是單層的平房，他關好窗子，挺身躍上橫樑，跟着輕輕揭下幾片屋瓦……

他再躺在床上時，一闔眼便彷彿見到林明珠滿臉悲怨的瞪着他，一忽，腦海中又浮起蔡天祥樸實敦厚的臉龐，一顆心登時亂了起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當他心中泛起林明珠的倩影時，覺得又是不解又是甜蜜，幾分惶恐幾分驚喜。

當蔡天祥的影子浮上時，心內生了幾分內疚。蔡天祥可是因他而脫離林家的，這原因別人不知，他自己自然明白。

蔡天祥跑去那裏？會不會從此不回來？他心頭震了一震，竭力要使自己入睡，却越急越躁，輾轉難以入眠。

鷄叫頭遍了，一陣疲乏襲上心頭，王雁這才側了個身，矇矇矓矓睡去。

× × ×

「砰砰砰！」一陣門聲把王雁驚醒。

他揉揉雙眼，拉出袋錶一看，已是八時半了，心想大概是旅社的小厮送洗臉水來。

他懶懶地把門打開，迎面進來的却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這漢子十分神氣，瘦長的軀體，配着一張尖削青白的臉，眸子閃閃生光，十分精神。

王雁覺得奇怪，忙問「閣下是誰？」

「張柏。」瘦長漢子淡淡地道：「城內的保安隊長。」他說話時，眼睛不斷打量着王雁。

王雁心頭一動。「原來是張隊長，不知什麼事令隊長不惜降尊來此。」

「你很懂說話，不愧在上海混過。」張柏伸手一招，門外又來了幾個穿短衣的大漢。「給我搜！」

王雁臉色一變，伸手一攔，道：「請問張隊長來此搜查什麼？」

「咱是鷄吃放光蟲，心知肚明，昨夜那把槍你乖乖交出來，否則，哼……你知道麼，在本地收藏槍械是犯法的！」

「原來如此，正所謂惡人先告狀，不知隊長事先知不知道，令表親家中藏有槍械？」

張柏臉色一沉。「我要是知道，今日還會來找你？」

王雁强自把怒火壓下，道：「隊長除了來搜槍械之外，尚有何貴幹？」

張柏怒道：「媽的，老子的事你也敢管，來人，仔細地給我搜！」

王雁急道：「要是搜不到了？」

「搜不到算你走運！」張柏冷冷一笑，「一次搜不到，兩次還會搜不到？」

王雁故意作出悠閒之狀。「那把手槍昨夜我已把它丟掉了！」他目光炯炯注視

着那幾個保安隊員。

張柏大剌剌坐下。「張某巳三十多歲了，不是三歲小孩！」

「隨便你，只要你搜不到，便請隊長請！」

張柏冷哼一聲，掏出一根捲烟，劃着火柴悠閒地吸了起來。

王雁的兩隻箱子巳被打開，箱內的東西倒了一地。一個裝滿大洋的布袋口子被拉開，一陣清脆的噹噹聲大洋洒了一地。

大洋落地的聲音，聽在保安隊員耳中，都是心頭大動，目光一亮。連張柏亦禁不住轉頭望去，目光露出貪婪之色。

一個保安隊員見有個大洋滾到他脚下，趁機把它抓在手中。王雁手一伸，握住他的手臂，冷冷地道：「朋友，你們隊長只叫你搜查槍械，沒有叫你們搜刮民脂！」腕上一用勁，那人一吃痛，不由攤開手掌，掌中的大洋又噹地一聲滾落地上。

張柏臉上神色陰晴不定，眼珠子一轉，臉色忽地一沉，厲聲道：「王雁，快照實招來，你這些錢從那裏得來的？」

王雁一邊把大洋拾起放入袋中，一邊淡淡地道：「隊長要知道麼？你可去問上海的巡捕隊長！」

張柏手掌在桌子上一拍，厲聲道：「你別跟我胡扯，快從實招來，否則……」

「否則怎樣？當日省裏的保安大隊長楊超雄到上海，見到王某還得備禮求見！你算什麼！王某在上海是何許人，你打探過沒有？楊超雄的第四房姨太太小翠，當日在上海歌廳紅極一時，楊超雄看上了她，還得徵求王某的意見才敢把她帶回福建！」王雁沉聲道：「你要是不依規矩辦事，咱們走着瞧！」

張柏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良久才道：「你，你，楊大隊長眞的：小翠……」

王雁冷笑一聲道：「不信，你可寫信問問他！」

事實上小翠是王雁的一個手下的妹子，那手下也不想自己的妹妹跟着他胡混，便帶了楊超雄去求王雁。

張柏連忙陪笑道：「剛才兄弟不知王爺是……嘻嘻，王爺勿怪，咱自是公事公辦，公事公辦！」轉頭對手下道：「小心點不要惹王爺生氣！」

一忽兒陪笑道：「王爺打算在這裏多久？」

「這得看王某的心情了！」

「此話怎說？」

「王某喜歡住多久，跟隊長似乎沒甚關係！」

張柏碰了個釘子，悻悻然地哼了一聲。他一個手下走前報告道：「隊長，找不到手槍。」

張柏面色一沉，道：「也沒有其他的利器麼？」

「報告隊長，沒有。」

張柏裝着笑臉道：「你們出去！王爺，對不起打擾了你的清夢！」退身出房，順手把門關上。

「不必。」王雁把門拉開，揚聲叫小厮送洗臉水入房。這家旅店雖然簡陋，不過服務還不錯，小厮立即把水送過來。

水是熱的，王雁把臉浸在熱水中，舒暢無比，精神不由一振，他把毛巾在臉上擦了一把，房門又再响起，他心裏嘀咕了一下，擦乾了手，把門打開，只見張柏似笑非笑地站在門口。

「隊長又有何指教？」

「張某職責在身，請王爺勿怪，剛才，剛才忘記搜王爺的身體，所以……」

王雁臉色一變，迅即恢復。「請。」

「張某得罪了！」回頭又對手下打了個眼色。他雙手在王雁身上搜索。手下立即入房，蹲在桌下搜查，桌面下空空如也，他手下又鑽入床底。

張柏故意用身子擋住王雁的視綫，不過王雁還是知道一切，他心中十分篤定張柏不可能把手槍搜出。果然，當張柏再次失望之後，才又再告退。

王雁取了套衣服換上，上衣扣子還未扣好，房門又再响起，他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怒火，把門用力拉開。

門一打開，他不禁怔住了，站在門口的不是去而復返的張柏，而是林明珠。「你……珠妹子你早！」

「雁哥早！」林明珠望了他一眼，「你很奇怪我會來找你？」

王雁見她臉上有淚痕，心頭又是一沉，笑道：「我還以爲你們巳經開塲了！」

「我等不到你，所以，所以自己來了。」林明珠淚光又現，「許拾兒他，他死了！」

「哦？」王雁急道：「被劉老虎殺死的？」許拾兒就是那個與蔡天祥爭奪林明珠的白面將軍。

「不是，他，他是投江自盡的！」她頓了一頓才道。「今晨有人看過他從順濟橋跳下晋江……後來，後來找人把他打撈起來，巳經……」說罷淚珠像缺堤之水簌簌淌下。

儘管許拾兒爲人頗值得非議，不過，他之死到底是因自己而起的，林明珠心頭疼痛，沙聲道：「雁哥，我，我眞是禍水……」她突地撲在王雁懷中哭了起來。

王雁此刻雖然軟玉溫香抱滿懷，却沒有一絲旖旎之情，他笨手笨脚地拍拍林明珠後背，安慰地道：「不要難過，這不是你的錯！」

林明珠抬起螓首，嘶聲道：「雁哥，你不知了，天祥他，他一夜不見，今晨派人去找四處找不到他，他……要是他有什麼不測，我……」

王雁心窩像給鋼針刺了一下，道：「你和他：……」他再也沒勇氣說下去！

林明珠一揩眼淚，語氣堅毅地道：「人人都把我當作他的未婚妻，可是我一直只把他當作兄長看待！連爹爹也如此，這叫我如何辯白？天祥他心眼太死，小妹多次暗示他都像趕面棒子，一竅不通！難道要我明言？」

「可是，我看得出，他對你是一片深情！」

「許拾兒對我的情義難道是假的？要是有一分假的，他怎會投江自盡？難道對我好的，我都要嫁他？」

王雁不禁語塞，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可是，我的心巳一早給了一個人，十多年來，我絕不讓第二個男人闖入我的心扉，無論是天祥還是拾兒都不能。」林明珠背轉了身。

王雁顫聲道：「那人是誰？」

林明珠雙肩顫動，幽幽地道：「那個男人我一直以爲他很聰明，直至現在才知道他也是一頭呆鳥。」她長嘆了一口氣，聲音更加幽怨，「看來我不明說是不行的了，那頭呆鳥就是你！」

王雁退了一步，這話使得他又驚又喜，又詫又異，脫口道：「這那有可能！」

林明珠又再一聲長嘆。「以前我聽沈姨說姻緣是前生注定的，我都不信，後來才相信了。」她轉過身來，「雁哥，我問你沈姨長得如何？」

「年輕的確很漂亮，迷倒不少公子少爺。」王雁不假思索地道。

「你記性倒不錯，當時拜倒在沈姨石榴裙下的不知凡幾，偏偏她看上個不出色的石師傅石七，你說婚姻是不是前生註定的？」

王雁茫然地點點頭。

林明珠又把身子轉過去。「你還記得小時候我跟你玩娶新娘的遊戲麼？我總是扮新娘，你扮新郎。」

王雁急道：「那些小孩子的玩意豈能當眞！」

「我却把它當眞，那時我心中便想道，要是我眞的做新娘娶我的一定是你！」

王雁苦笑道：「你們女孩子眞奇怪，小小年紀怎會想得這麼多？那時你才幾歲？最多不過十歲罷了！」

林明珠淒淒一笑。「所以，那時候天祥來招我做那遊戲，我都一口拒絕，因爲那時我的決心已扎了根，雁哥，你現在明白了麼？」

王雁心中更是惶恐凌亂，澀聲道：「我現在是個浪子，是一條泊不了碼頭的小船，永遠在大海中飄蕩，以前又是個頑皮不馴的孩子，我眞不明白，你怎麼會看上我……」

「連我都有點奇怪。」林明珠臉上飛紅，「不過，小時候你雖然頑皮却很聰明，又很愛護我，你大眼睛一轉，腦子裏便有了不少主意，那時候我便知道你絕非池中物，戲班也絕對困不住你，果然，你跟那個要猴戲的去闖江湖了，當時我便立志等着你回來，要是你不回來，我便終生不嫁。」

王雁苦笑道：「我回來絕沒有想到這些，我只是跑厭了，想過過平靜無憂的生活而已。」

林明珠怔怔地道：「生活眞有無憂之人麼？只怕即使是劉老虎有財有勢也仍有他的憂愁。」

王雁不覺聽得痴了起來，這點他倒沒想過。

「昨日你一上台，我便發現你了，我一對眼睛都未離開過你身子一忽。當時我很怕，怕你在外頭已娶了妻子，幸而這担憂不過一陣而已。」

她說得很大胆，却又異常坦誠，毫無做作。雖然沒有出過門，不過大概因爲職業的關係，倒沒有村姑的羞怯，也沒有閨秀的含蓄。

這席話並沒有使王雁對她改變印象，可是，却令他無端端出了一身汗，心中凌亂不知說些什麼。

林明珠又道：「雁哥，我好怕……」

「怕什麼？哦，是劉老虎的事？有我在他動不了你一根毫毛。」

「不是，我已害死了拾兒，現在天祥又失了踪，我怕我也會替你帶來災難。」

王雁連忙用手蓋在她嘴上。「我從來不信這些。」他突然想起了安慰她的話：「你不是說過前生注定的話麼？要是我眞的會有什麼災難，那也是前生注定的與你無關。」

林明珠這才首次露出笑容。

「咱還是去找大叔吧，無論如何也得把天祥找回來，」王雁把門打開。

街上鞭炮聲畢啪亂响，王雁心情也起伏不定。他本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忘却上海的驚心動魄，你虞我詐，連睡覺中也經常被惡夢驚醒的生活。重新過着平常人的正常生活，可是一踏入這裏，這些理想都破碎了，破碎得使他幾乎失去生存下去的興趣。

他記得上海有個帮會的頭目對他說過一句話：「天下烏鴉一般黑，江湖無處不風險」，此刻他才深深體會到。

林明珠的坦誠表白示愛，使他更加煩惱，自己若娶了她，小時候的摯友天祥又怎辦？自己的快樂不是使他一生痛苦？

想到這裏，他脚步倏地一緩，要是天祥有何不測，那可是自己造成的。要是自己不回來，說不定明珠會在失望之下嫁給天祥，她嫁了他，了解到天祥對她的眞摯，或者會把愛情轉移到天祥身上也未定，那麼這一切豈不都很美滿？

他心中嘆了一口氣，不禁後悔這回鄉之行了。

林明珠跟他走得很近，她輕聲道：「雁哥，你，你不會嫌棄我吧？」過了一忽，不見王雁回答，她仰臉見他滿懷心事的樣子，打消了再問一遍的念頭、

王雁抬頭望天，昨天還是萬里無雲，陽光遍地，今日却陰霾四佈，一朶朶烏雲迅速集聚在頭上。他心中喟然道：「天固然有不測之風雲，人生豈不也是變幻無常的？」心頭如鉛般沉重，脚步更緩。

× × ×

蔡天祥衝出林家，巷口街角都是些燃放鞭炮的小孩。一個紮着冲天髻的小孩道：「天祥哥，你看我這枚鞭炮多大，你來跟我們玩。」

蔡天祥苦笑一下，此刻任是什麼寶貝擺在他面前也不會引起他的興趣。他迅速地穿出小巷，沿着中山南路而下，响亮的鞭炮聲，喧嘩的笑語，醒目的春聯，這一切對他來說既陌生又顯得離他那麼遙遠，遠得看不見摸不着。

他一脚高一脚低急行着，腦子中空空洞洞，心中又似响起了一個叫聲：「蔡天祥你是傻子，你是傻子，你自作多情，可惜人家早有了心上人……」

「我眞的是個大傻瓜！」他心中忖道：「珠妹以前多次暗示，我竟然沒有覺查她話中之意！唉，我……我怎能與小雁比？他又英俊又聰明，又是闖南盪北在上海立萬揚威的好漢，我……」

想到這裏，他心中一陣疼痛，了無生意。

往日在戲台上演過的戲劇一幕幕在他腦海中掠過，他心中暗問一句：「我現在

是在扮演那一個劇中人？」肚子裏又酸又苦，脚步不由一緩。

路旁一個小孩正在數手上的鞭炮。「……六、七、八、九、十。我有十枚。」

蔡天祥倏的想起許拾兒來，心中又悔又怨。「早知如此，我和拾兒爭個什麼？啊，要是他知道了眞相，不知他又會如何想法？」

他跟王雁一樣，是個孤兒，自小便在長壽戲班長大，一旦離開林家他就不知要往那裏去。想了一會，他突然記起城南橋尾有個老戲迷是個鐵匠，經常邀他去他家裏，他決定現在去他那裏，心中有了個去向，脚步也就急快了起來。

× × ×

蔡天祥躺在床上，鼻子嗅着鐵爐的炭味以及屋子內的鐵銹味，更加了無睡意。

不是因爲環境的改變使他睡不着，而是他想得很多，很遠……到了鷄啼頭遍時他思想才豁然開朗，他決定爲他的小時候的執友做一件事，成功了固然好，失敗了也可以使自己的罪孽減輕一點。

他一直認爲往日自己的行動對林明珠是種冒瀆，他使她淸譽受損。

× × ×

王雁跟林明珠一踏入林家，只見屋裏的人神色都是惶恐不安，林大叔望了女兒一眼，目光帶着一絲責備之意。

林明珠怯生生地道：「我去把雁哥找來……」

王雁倏的覺得空氣沉悶起來，呼吸艱難，臉上一紅，游目一望，四周的人都望着他，凌厲的目光像是一枝枝利箭，他禁不住低下頭。

林文生喟然道：「小雁，你知道天祥去了那裏麼？」

「不知。我，我去把他找來。」

「連我們都找不到，你去那裏找？」林文生又嘆息道：「我也不知你們年青人是怎攪的，以前不是好好的麼？唉，看來這班子遲早也得散了……」

他的話使王雁更加後悔這趟的毅然回鄉，如果他不回來，這一切不都是好好的麼？他心頭像被鋼針扎了一下，良久才道：「大叔今天不開塲？」

「兩個當家小生一個死，一個生死不明，這台戲總得有個小生才能演得出，難道……」

石七在旁道：「無論如何也得演呀，過了春節戲迷的賞錢就少了。」

林文生一怔，半晌低聲道：「那你們去準備一下吧，只好見步行步了，珠兒你也準備一下。」一回頭，「小雁你呢？」

「我，我……」王雁訥訥地道：「我替你們搬佈景吧。」

林文生道：「石七你們夫婦反正不出去，拾兒義父那裏便煩你們通知一下。」

石七忙應道：「我這就去，他義父在浮橋，我去過一趟。」

× × ×

黑夜的降臨並沒有把日間的歡樂趕跑。劉招財這頭老虎還在他家的西軒跟那些豬朋狗友飲酒作樂。此際他們正在玩骰子，他左手摟着五姨太那條纖細的腰肢，右手衣袖捋起一截，伸入一隻大海碗裏抓起三顆骰子，肥大的拳頭在空中一陣虛幌，喊道：「六呀六，四五六呀！」

推開手掌三顆骰子在碗裏叮叮噹噹跳了一陣才停了下來。

衆人喊道：「雙六一個三呀，三點！哈哈，劉大哥你又輸了！」

劉老虎用衣袖拭去額上的汗珠，喊道：「邪門，他媽的，再來再來，三十個大洋一手。」

一個猴臉尖腮的道：「嘻嘻，劉大哥今日手風這麼差，我還怕你呀？三十個就三十個。」把一堆大洋推出去。

「還是你先來，媽的，我老虎就是不信邪。」

那猴臉的一把抓起骰子，輕巧地投下碗中，叮叮噹噹响得特別清脆。

骰子停下了，劉老虎樂得一齜牙：「哈，雙四一個二呀，是兩點，他媽的這回你還不輸？」他左手禁不住在他五姨太臂上拍了一下。她立即嬌聲道：「可惜你下了三十個大洋。」

老虎也懊悔地道：「他媽的，早知下一百個，嘿，瞧我的。」抓起骰子一撒，他眼睛不看碗裏一眼，却瞪在對面那人的一大堆銀元上。

「么二三，哈，眞的么二三！」猴臉青年笑得幾乎連門牙也掉下來。

老虎臉上神色一變，視綫一移，額上的熱汗又再爆出：「媽的，眞邪門。」

猴臉的一把把老虎面前的大洋挪向自己這邊。

另一漢子笑道：「大哥，你道你今日手風怎地這般差？小弟現在才知道！」

「快說來聽聽！」

「你看你的手放在什麼地方上？」

劉老虎心頭一動，原來剛才他在五姨太臂上拍了一下之後，手掌依然放在那裏，他不禁咒了一句：「去去，媽的，都是你這霉星，害得老子連輸十六手！」

那五姨太悻悻地扭着屁股離開，嘴上嘟囔着道：「你們男人都是這樣，輸了就賴……」

只聽老虎霹靂一聲喝道：「劉福，拿盆熱水來讓老子把霉氣洗掉。」

五姨太一嚇，把底下的話嚥下，連忙顚着屁股閃身而走。

劉老虎淨了手，道：「這注五十個大洋，怎樣，你敢麼？」

「大哥有興趣，小弟怎敢不捨命陪君子？」

「我先來！」劉老虎抓起骰子，口中念念有詞，隔了一陣才撒下，「六呀六，四五六呀，四五六！」他手下也忙替他吆喝助威。

「又是么兩三！」猴臉笑了一聲，這下他連撒也不必撒便贏了五十大洋，他又把劉老虎面前的賭本移到自己臉前：「大哥還來不來？」

劉老虎臉如死灰，喃喃地說道：「邪門，邪門，媽的，快替我找個閨女討個吉利。」

他一手下忙道：「這日子閨女可不很容易找。」

劉老虎臉色一沉：「吳二去那裏？」

那手下還未答話，陡地聽到一個女人的尖叫聲，聲言短而促，顯然是在聲音一起之時立即被人捂住嘴巴。

劉老虎立即換上一副面容，剛才的窩囊相已經不知去了那裏。他認得出這是五姨太的叫聲。「你們還站在這裏幹什麼，媽的屁，都是飯桶，讓人溜了入來也不知道。」

話音一落，他立即跨步出軒，倒也有幾分霸王的味道。手下立即走在他左右。

聲音是來自花園，他一皺眉，道：「亮燈，搜查！」

他的話就是聖旨，只一忽已點起十多二十盞燈籠，手下立即散開，分三人一組搜索起來。

假山後突然站起一個人來，他一手勾住五姨太的脖子。一手持匕首，道：「劉老虎，要你五姨太的命就站住。」

劉老虎腳步一停，心中却絲毫不懼，從語氣聽出來人是個雛兒連說話也帶顫。

「你是誰？」

一個手下立即道：「稟少爺，他就是長壽戲班那個蔡天祥。」

「哦，是他。」劉老虎哈哈一笑，「他來得正好，圍上去。」

手下素知他的脾氣，不敢多發一言，立即包圍上去。

蔡天祥道：「站住，你不要她的命了！」他用刀子一比。

劉老虎冷冷道：「難道你想要她！」

蔡天祥一怔，臉上一紅，訥訥道：「我，我不是要她。」一頓，胆氣稍壯，「我可以放過她，不過你也得放過明珠，答應不再討她爲妾！」

劉老虎哈哈大笑，說道：「我可以不要她，可是我還是要明珠！咱來交換一下，如何？」

蔡天祥感到一陣噁心。「你，你……你眞是禽獸不如！你連自己姨太太的命也不要！」

「她死了我還可以多娶幾個，反正我也厭了，你殺了她我還不多謝你呢，殺呀，你手上的刀子生了銹呀！」

蔡天祥猛地打了個寒噤，一股冷氣立即自背後升起，但想不到劉老虎的心比眞老虎還兇狠。

五姨太嚇得花容失色，尖聲道：「招財，你昨夜不是說最疼我的麼？」

「那是昨夜，」劉老虎冷冷地道：「你放心，你若死了，我會挑處風水地安葬你，下一生你就不用做人姨太太了！」

五姨太呻吟一聲，身子一軟，幾乎昏了過去。

蔡天祥只覺臂上一重，刀子更加下不了手。

劉老虎又道：「下手吧！不過你殺了她，你也跑不了！」

蔡天祥心頭一沉，倏地覺得自己的行動太孟浪了，自己不是武松，但對方却不折不扣是頭兇猛的老虎，憑自己這一手怎能制伏得住鐵石心腸，虎狼肝肺的人面老虎！

正在沉思間，倏的覺得手上被什麼硬物擊了一下，痛入心肺，刀子不禁脫手跌下。

尚未待他神志稍爲淸醒，另一個劉老虎的打手已一拳擊在他背脊上。這一下更使他眼冒金星，連五姨太也抓不住了。這時候他才看淸楚前後左右少說也站了十多個劉老虎的打手。他們正以一種似笑非笑的神色望着自己，這好像是獵人在注視陷阱中的小鹿那般。

他熱血一湧，陡地喝道：「我跟你們拚了！」向附近的那個大漢飛撲過去。

那大漢冷冷一笑，像是在看耍猴戲，他略退一步，左腳伸出一勾，蔡天祥立足不穩，身子向前一傾，大漢右拳立即印在他小腹上。

在舞台上他是百戰百勝的大將軍，在現實生活中却是個無拳無勇的尋常人，這一拳痛得他身子猛地抽搐起來。

利那只覺背上頭上捱了無數下，眼前一黑，跟着便什麼也不知了。

劉老虎忙喝道：「要活的，不要打死他！」

×　　×　　×

劉老虎因擒住了蔡天祥而高興了起來，有了這人質在手，不怕長壽戲班不屈服，不怕明珠那妮子不爲自己的情郎而犧牲自己，可惜他不知道明珠愛的根本不是蔡天祥。

想到這裏腦海中立即浮上明珠美麗的臉龐，苗條的身段，一顆心登時又癢又酥，他興緻勃勃，立即又叫人把骰子拿來。

不知是蔡天祥帶來了好運，還是他心情變佳，一下場居然連勝三手，他格格地笑道：「再來，再來，今日讓你這孫悟空輸得一毛不剩才放你走！」

那猴臉的青年姓侯，豬朋狗友都叫他孫悟空。他苦笑一下：「大哥興緻這麼好，小弟便陪你玩個通宵！」

「好，這才是我的好兄弟！劉福，叫廚房準備一桌酒席上來。」

劉福尚未離開，突然有人用手指扣在紗窗格上。「請多備一份杯筷！」

劉福喝道：「誰？」

「是我！」聲音未落，紗窗突被推開，一陣寒風適時吹了入來，燭影搖紅，突然多了一人，銀白色的綢子長袍，深藍色的領巾搭在胸前，他哂笑道：「希望我這個不速之客不會打消了各位的賭興！」

劉老虎雙眼瞪在他臉上，那人大眼睛眨也不眨一下。「有胆子不請自來，你難道沒請我坐下的氣量，難道你認爲我是打虎的武松？」

劉老虎沉聲道：「看來你就是上海來的那個王雁！」

「老虎果然好眼力！」

「除了外來客，這城內還有誰敢這樣對我！」

王雁默然。

老虎目光更利。「你所爲何來？既敢來何不敢明言？」

王雁倏然一笑：「這是老虎待客之道麼？」

老虎臉色陡地一變，手下立即欺前一步。

王雁打了個哈哈。「王雁雖然有所爲而來，不過現在却手癢得很，你怎不請我入局？」

老虎目光一盛。「你也有興趣？」

孫悟空接口道：「有興趣沒賭本也是枉然！」

王雁冷冷說道：「說書先生說孫悟空是火眼金睛，可是你怎麼比豬八戒還不如

！」他在身上掏出個布袋，拋在桌上，錚地一聲巨响！

這聲音人人俱知，那是洋元相碰的聲音。這聲音又像仙樂般聽得人人心醉，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

孫悟空瞄一瞄那布袋，估計裏面起碼也有三五百個，這是個大數目，平常人一年辛苦所剩也剩不了三五個。

孫悟空尖嘴一裂，門牙突出近寸，輕笑一聲掩飾窘態。「原來閣下還是個財主，失敬失敬！」

劉老虎也立即換上一張笑臉，他向劉福一呶嘴，道：「閣下既然有此雅興，我老虎不陪你玩兩手，豈不給人笑話！劉福，拿副新的骰子來！」

王雁道：「這副不是好好的麼？」

劉老虎道：「你來是客，我豈能以此招呼客人！」隨手抓起碗中的骰子拋出窗外。

王雁淡淡一笑道：「隨你，這叫做客隨主便！」

不一會，劉福取來另一副骰子來，老虎笑道：「咱都不是村夫俗子，這賭注麼，一次一百你道如何？」

王雁笑道：「客隨主便，不過，咱三人輪流做庄，這才公道！」

孫悟空說道：「沒有問題，我老孫先來！」

老虎笑道：「我是主隨客便，侯兄弟先請，王兄弟第二，咱最後你看如何？」

「不行。」王雁道：「你是主人，王某乍到豈敢逾先，王某最後才要吧！」

老虎神秘地一笑，語氣却充滿着無可奈何：「閣下既然決意如此，也只得由你了！」

這種骰子如果庄家要出四五六，那就贏了，其他人也不必再要了，相反如果要出么兩三，旁人不必再要也算贏。

當下孫悟空一撒，立即打了個四五六，他哈哈一笑，道：「承讓承讓！」

王雁及老虎各數了一百個大洋給他，跟着老虎也要出個四五六，兩個閒家又輸了。

王雁道：「做庄的原來都這麼好運氣，這下我把剩下都押下了，輸了乾脆，贏了刺激！」

孫悟空道：「你袋裏還有多少？」

王雁道：「二百個左右。」

孫悟空看了老虎一眼，道：「好，殺你！」

老虎只得點點頭。王雁抓起骰子輕巧地投下。叮叮叮，第一顆停下的是六，第二顆也是六，第二顆轉了很久還未停下，黑紅兩色轉來轉去，看得眼花撩亂，突然紅色越來越盛。

孫悟空脫口道：「么！么！」老虎心頭大定，抹一抹額上之汗。

陡地那骰子一下翻身，停下了，孫悟空的臉更加難看。「他媽的明明是么，怎地會變成六點！」

王雁微微一笑，道：「三個六，對不起，贏得僥倖！」全色比四五六還大，兩個閒家自然不必再拋了。

王雁把袋裏的大洋倒了出來，快速地疊了起來，一疊二十個，共是二十疊另四個。

孫悟空嘆了聲霉氣，數了二百零四個給他，王雁將它放入袋裏，抬頭望一望老虎：「主人不會賴帳吧！」

老虎冷笑一聲。「你使詐，老子不上當！」

「王某如何使詐？」

「明明是一點，怎會變成六點？」

「當時那骰子停了沒有？沒有停下，它要自個轉去六點，怎能說我使詐？」

老虎冷笑一聲道：「不使詐你能拋出三個六點？」

王雁也冷笑道：「你若不使詐你也怎會一手便拋出四五六來？」隨手抓起骰子，使勁一捏，當他攤開手掌時，只見掌心一團白粉，王雁張口一吹，白粉飄飛，掌心剩下三粒灰色的鉛珠。

「這種把戲王某在上海見得多了！」

老虎臉色一變，冷冷道：「好本領，不過你却找錯了地方！孤身入虎穴你想會有什麼結果？」朝手下丟了個眼色。

劉福及另外幾個手下立即圍了上去。

王雁左手抄起案上裝大洋的布袋，右手虛發一拳，一個打手閃開一步，王雁左手手起袋落，擊在他腦袋上。登時頭破腦漿迸出，眼看已不能活了！

那些打手吃了一驚，却又不能後退，拔出利器向他身上招呼，王雁躍上桌上，布袋格開一條鐵棍，左腳斜飛蹬在一人臉上，登時臉上開花。

利那一把短刀劈來，王雁腳上一發力，挺身半空，凌空打了個跟斗，撲近老虎，打手一見大急，斥喝連聲，急忙衝前救駕。

王雁左手布袋朝老虎臉上擊去，趁着布袋掩住老虎視綫，右腳倏踢他膝蓋，又快又疾！

老虎也不是尋常之輩，一掌擊在布袋上，人立即借力飄退兩步，王雁那一腳自然落空，他正想欺前，打手已趕至，一時刀棍齊飛。

王雁舞起布袋遮攔，抽出金絲鞭，畢啪一鞭抽在一條手臂上，那打手痛得丟下鐵棍！

老虎大聲斥道：「飯桶，還不去找人來！」

立時有一個打手旋風般衝出去。

王雁金絲鞭出手，如虎添翼，又扯倒一人，正在暗地高興之際，背後突然一陣劇痛，却原來是老虎自背後偸襲，王雁冷不提防中了一記。

此刻老虎的打手已持槍衝到門口，他們是聞聲而來。

王雁在背後中了一記之後，身子立即紙張般輕飄飄向後倒飛，這情形大悖情理，老虎意不及此，一愕之下，王雁已貼近他身軀，手肘一個後撞，擊在他胃上，老虎立即被抽乾了氣力，肚中翻騰，幾乎把喝下的酒菜都嘔吐出來！

這件事說來雖慢，事實上，快如白駒過隙，打手尚未進一步行動時，王雁已把老虎的手扭在背後，跟着膝蓋頂在他尾龍骨上，左手丟下布袋砸住他的頭。

就在此刻老虎的手下才舉起手中的長短棍，不過，這一切已遲了！

王雁笑聲對老虎道：「你手下好像要槍斃你哩！」

老虎臉色一變，態度却頗鎮定。「我想你並不是要把我置於死地吧！」

「不錯，王某貪夜登門造訪是有事要與你商量。」

「現在氣氛好像頗適合你，你怎還不把話說出來？」

「我是要你放棄林明珠，不過，你會答應麼？」

老虎哈哈一笑，聲音十分難聽，而且因爲頸部被箍，呼吸不很暢順，笑聲也是斷斷續續：「區區一個女人，豈值得老虎跟她換命！」

王雁一笑。「老虎雖然兇狠，不過倒還算坦白，不過，王某如何相信你？」

「老虎的話你還不能相信？」

王雁「嗤」地一聲笑了出來。「王某不是三歲小孩，憑什麼相信你？」

「咱來個互換人質如何？」

王雁一怔。「哦，王某有什麼人質在你手上？」

「這個人麼，對你來說，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不過……」他故意住口不說下去。

「何不乾脆說出來，我王某計算一下合不合算。」

「不如當面讓你見見，免得你思疑我詐你！」老虎居然在此刻還能笑得出來。

「把那人帶來！」

他手下立即有人應聲離開。

王雁滿腹狐疑揣測不出到底是誰在他手中。

「王兄在上海撈得不錯，怎地會來此小地方？」

王雁冷笑道：「王某喜歡到什麼地方似乎與你無關，再說你又非保長，問這些幹什麼！」

老虎陪笑道：「老虎豈敢管你，事實上我挺歡喜有這麼一個英雄座鎮泉州，我也會沾點光嘛！」

「是麼？我常聽人說，一山難藏兩虎，要是你眞的歡迎王某，昨夜又豈會派人在半路伏擊，今早又豈會叫令表親張隊長挑剔我！」

「那是誤會，江湖上有點誤會平常事而已！」

說着手下已把蔡天祥帶到，他頭髮水淋淋，大概因爲暈倒剛被水淋醒，臉上青一塊白一塊，神態十分狼狽。

王雁看到他，心頭一跳，暗叫一聲，我怎地沒有想起他，蔡天祥亦顯然看清楚了形勢，他見到王雁也同是一怔，以爲王雁來救他。

老虎乾笑一聲。「你們都已認識，用不着我再介紹吧！劉福，還不快請蔡先生喝杯酒壓驚！」

劉福忙招呼蔡天祥坐下，又吩咐人去取酒。

王雁冷冷地道：「坐下能解乏，喝酒却無益，再說他也是好漢子，用不着以酒壓驚！」他怕老虎在酒中做手脚，而蔡天祥爲人又很敦厚容易上當，所以出言提醒他。

老虎苦笑道：「王兄對我們多誤解。」頓了一頓又道：「人你已見過了，怎麼樣？」

「似乎不化算！」王雁淡淡地道：「你的命在這個小城裏，幾乎價值最高！」

「無論什麼命，也只是一條而已，一條命換一條命乃天下間最公道的事了！」

「我本來另有打算，不過現在只能暫時照你的話做了！」

蔡天祥叫道：「小雁，你不要聽他的！我的命值得多少？你要他放棄珠妹！」

王雁嘆了一口氣。「那是另外一回事，祥哥，在世俗人的眼裏他的命顯然很高貴，但在我眼中你的命却比他矜貴得多了！你擁有的命是有血有肉的，而他只不過是條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而已。」

老虎心中盛怒，却不敢頂撞他。

「對不起，你還負我二百零四個大洋，對你這種人我是認眞的！」

「沒問題，所謂願賭服輸，我剛才不知你也是此道高手，算是瞎了眼，這還有什麼話好說！劉福，拿二百伍拾元個大洋給他！」老虎這次倒頗光棍。

「本來我是不喜歡討人便宜的，不過多出來的就算是你賠償給祥哥的醫藥費吧！請你叫人把二百伍拾個大洋交給他！」

王雁的話老虎自然不敢不依，蔡天祥心頭感激，幾乎流下淚來。

× × ×

「强龍不壓地頭蛇，請你考慮在三天之內離開這裏吧，這樣大家的交情也不致惡化嘛！」這是王雁在臨離開劉府時老虎對他說的。

「王某不喜歡受人掣肘，也不會接受你的威脅！」

王雁立即直截的對他說。

「很好很好，我想我們可能很快便能再見面，我怕你屆時便難像在骰子上那般幸運，能够抛出三個六點的全色！」

「是么兩三還是四五六，現在說來都未免太早，不過，王某在上海碰過比你還狠的人絕不少，王某也從未皺過眉頭！」

浴血苦鬥　情天難補

蔡天祥的回來固然使長壽戲班上下大爲高興，可是，劉老虎的話又引起他們的憂慮。

蔡天祥一直低着頭，他固然沒有胆量抬起頭，又沒有勇氣面對林明珠，倒是林明珠對他落落大方。

王雁不發一言，腦海翻騰，竭智訂出個萬全之計。良久才道：「老虎是要吃人的，問題是遲早而已，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我希望你們能到城外暫避一下，起碼珠妹，大叔及祥哥這兩天都不宜露面！」

林明珠急聲問道：「那麼你呢？」

「你不能留下來的，他們都是些沒有人性的禽獸，你單人匹馬……不行的！」林明珠急得幾乎哭出來。

蔡天祥聽了她的話，心中更酸。雖然，他也認爲王雁跟林明珠絕對相配，不過，感情到底不是一時三刻能够改變的。

林文生也憂慮地道：「小雁，你也避一避吧，這種人犯不着跟他計較！」

王雁喟然道：「正是人人都有此種想法，所以惡人才會更惡！避能避得多久？等到老虎死了才回來？只怕死了一頭老虎，又有一次猛獅出現！有些事情是避不了的！我初到上海時還不是樣樣堅忍，結果，唉……」

「但，太危險了！」林明珠道：「你這是以卵擊石！是莽張飛的行爲！」

王雁道：「不必多言，你們立即去準備一下，下午就得出城，我自有計較，三日之後你們再入城探聽消息！」

沈姨道：「小雁之話也有道理，咱就是太怯懦了！唉，還是照他的話準備離開吧！」

「但……」林明珠道：「這怎叫人放心！」

王雁臉色一沉，朗聲道：「比他更狠的人我也把他摞倒，一頭小虎豈放在我眼中！」

午飯之後，衆人收拾了一些衣衫便離開了，王雁送他們出城。

順濟橋上人來人往，脚踏車及三輪車响着清脆的鈴聲在人潮中穿過。

橋下江水滾滾翻騰，奔流出海，遠處帆桅如牆，漁民在這普天同慶的春節上岸趁熱鬧。

林明珠幽幽地道：「你得小心從事，千萬不可孟浪，否則，如果有什麼……我，我也活不下去了！」

「不要說得這麼嚴重，你還年輕怎能不活。」

「十多年的盼望及心願至今才有如願的機會，如果又猝然失去，你說這痛苦能輕易忍受得了麼？」

王雁心頭一震，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我的命值得什麼，你有大叔陪伴豈能輕易言死。」

「我……那我就替你守一輩子寡，再也不嫁人！」

王雁剎那如厠身暖氣房，全身熱乎乎的，忍不住輕輕握着她的小手。「珠妹，我，我是個粗人，不懂說些對女孩子歡心的話，總之，我很感激你，我……」他把身上的那袋大洋取了出來，交給她，「這個你收着吧！」

林明珠臉色一變。「你把我看錯了，我不是這種人！」

「我不是侮辱你，是怕我照料不了它，與其讓它被老虎手下搶走，不如……」

「不必說了，我知道你要說些什麼！」一把布袋接了過來，王雁心頭一動，伸手入袋內抓了一大把放在懷中。

× × ×

入黑之後，王雁才大搖大擺回城，他又在街上逛了一會才回旅社。

當他關上那道木板房門時又把耳朵貼在上面靜聽了一會，這才貍貓般飛躍上樑，然後又揭開屋瓦。

隔了一會，房裏的燈便熄去了，小城也與黑暗溶爲一體，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切生機。

× × ×

劉老虎客廳光如白晝，劉招財與保安隊長張柏各坐在一張酸枝椅上，茶几上面放着兩杯茶。張柏正吸着水烟，烟霧裊裊，兩旁的保安隊員及老虎的手下都沒敢作聲。

老虎待張柏吸飽烟喝了茶才開口：「到底怎樣，表哥你也得給我出個點子？」

張柏臉色在燈光下更顯得蒼白。「這小子自稱跟省裏的楊大隊長有交情，無論是眞是假我都得防他一點。你要放倒他那也可以，不過要依我三個條件。」

老虎濃眉一揚，道：「那三個條件，說來聽聽。」

「第一件，這事一定得在我不在城內的時候才好進行，」張柏又喝了一口茶才道：「第二，儘量不要用槍，第三，手脚一定要乾淨，不要在人多的地方下手！」

老虎略略想了一下脫口道：「這些條件都沒問題，只是不知表哥何時出城？」

「我明天便向上頭請個假說去石獅鎮探個親戚，如果快的話明日下午便會出城了。」

「表哥打算請假多少天？」

「三天，初六我便會回來銷假。其他的你們自己計算，就這樣吧，我走了。」

張柏放下茶杯站了起來。

老虎忙問道：「你眞的搜不到他那把槍？」

「我幾時騙過你？也許他藏在別的地方。」

老虎吩咐手下送了包大洋給他。

臨行時張柏又道：「一切小心，我若出了漏子，對你也沒好處。」

「這個表哥倒可放心，我幾時辦事會出問題！」

× × ×

第二天王雁去了一趟東西塔及開元寺，追憶童年的歡樂，年青前，他跟蔡天祥曾經數次在塔下野草裏捕捉蟋蟀及草蜢，每次都是他捉得比蔡天祥多，如今一切依舊，歲月却難以挽留得住。

在「滿堂」吃了午飯他又去了少林寺及承天寺，這少林寺是莆田的分寺，規模不大，香火也大不如開元寺，歷史雖然不很長却顯得頗爲殘舊。

晚上特地跑了一段路到遠芳茶館喝了一頓酒，然後才施施然回客棧。

他洗了個冷水澡才熄燈。

小城沒有什麼夜市，即管是在新春期間，街上也是又黑又靜，只有偶爾的一陣脚踏車鈴聲。

榮福旅店半夜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店內的旅客都在八九點時被人陸續「請」了出去。

午夜，遠處傳來一陣狗吠聲，跟着不久之後，王雁的房中突然吹入了一陣寒風，房門忽地被人撬開。門打開時輕得沒發出一絲聲音。黑暗中看不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突然一條光柱射了入來，又再過了一陣，房中的電燈才被亮起。

淡黃的燈光下，見到房中站着兩個穿黑衣的人，他倆手上都持着利器，門口黑壓壓的站着不知多少人。

那兩個大漢見床上的人仍然元龍高臥，被子蒙着頭好夢正濃，都禁不住一陣狂喜，一招手又進來了兩個大漢，躡手躡脚走至床前，其中一人點點頭，剎那四把利刀立即刺下！

「撲撲撲」連聲，刀沒柄而入，四人的心頭陡地一驚，其中一人禁不住脫口道：「沒有人！」隨手揭起被子，被下那裏有人？只是枕頭以及一些衣服雜物而已。

四人立即退開一步，站在門口的吳二聽到房內那大漢的叫聲連忙入來，一見這情況也是一怔。「他媽的，難道那小子攀

窗逃跑了？」他立即走近窗口，手剛按在木板窗門上，又道：「不可能呀，他若從窗口爬出去，在對面監視的兄弟怎能不發現？」

另一個道：「這小子倒也很奸，他好像有了預防。」

吳二臉色異常難看，冷冷地道：「這城內他還能變出什麼花樣！一定是他趁我們不覺躲在別的房間，快去找！」話音剛落左手立即一揮。

突然頭上响了一聲「吱吱」的老鼠叫聲，吳二不由抬起頭望了上面一眼，樑上果然有頭老鼠竄過，可是令他驚奇的却是樑上不單只有老鼠還有個黑影伏着，他剛想開口，那團黑影突然向他飛來！

吳二啊的叫了一聲，立即後退，可是只覺眼前金光一閃，跟着臉上便吃了一鞭，痛得他連淚水也淌了出來。

其他人見王雁手持金絲鞭自樑上躍下，立即發一聲喊，操起利器猛往他身上招呼！

他們有持棍，有持刀，也有手執斧頭的，式樣雖然繁多，不過目標都是一個。王雁金絲鞭揮舞，抽着了兩個大漢，使他們的來勢立即竭止，但仍有幾件利器向他刺到。刀短棍長，刀未至棍先至，王雁迅即飛起一腳，踢在持棍大漢手腕上，跟着左手倏地伸出，好像幽靈般搭上他脈門，一拗一翻，跟着一扯，那棍子便像魔術般到了他手裏。當王雁奪了一枝鐵棍之後，金絲鞭又回到胸前，跟着劃了個圓圈才再揮出。

左手的鐵棍也不閑着，立時格開一把利斧二把利刀。跟着再一翻敲在一大漢背上，「格」的一聲骨折聲响，房中人人都聽到。

王雁得理不饒人，左棍右鞭越打越兇狠，他深知不先解決幾個，始終難以扳回劣勢，刀棍影中王雁見有一把利刀刺至，隨即一偏身，鐵棍一翻格開一人。

利那斧頭又飛至，王雁鞭一沉纏住他手腕，鐵棍砸下，「格咯」一聲，手骨立碎，慘呼聲遠遠傳出去。

就在此刻吳二的利刀已插入王雁背後！入肉二寸，王雁像頭受傷的豹子，躍起三尺一個風車大翻身，金絲鞭橫掃吳二，鐵棍格開一把斧頭，跟着一沉腕掃在他肋骨上，右腳後蹬踢在一個大漢的手腕上，刺刀立即飛躍，凌空一個翻腿把他掃跌。

他受了傷之後，狂性大發，出手絕不留情，只一忽又有一人的腦袋給他的鐵棍砸碎，血肉橫飛，肝腦塗地，可是他又中了一刀。王雁環視一下周圍，見尚有七八個大漢拚死苦鬥，他恨透了吳二，眉頭一皺，生了一計。左腳驀地掃在桌子腳上，那張四方桌立即向大漢飛去！

混亂之中，他金絲鞭又圈起几上的茶壺向吳二砸去，人也隨着撲上去，鐵棍向他頭上虛幌一招。吳二剛格開茶壺，在茶水及茶葉飛濺中，猛見王雁鐵棍擊至，他本能的反應立即偏身閃避。

不料王雁那一棍仍是虛招，他後腿倒踢迫退一個大漢，鐵棍跟着一沉一掃，吳二倉惶間避不開，脅下被掃個正着，痛得他死去活來。王雁一招得手更不放過他，欺前一步，右手金絲鞭倒掃，左手鐵棍仍向吳二砸下！

吳二驚呼一聲，手中刺刀當作飛刀射出，立下變生肘腋，王雁大吃一驚，立即蹲身縮肩，刺刀離他頭頂不及半寸飛過，帶着幾條髮絲向後面的大漢飛去！

王雁一蹲下金絲鞭回收向吳二下盤纏去，跟着一抖，吳二的身軀便如皮球般向大漢飛去！

那幾個大漢正把武器齊向蹲下身子的王雁擊去，利那這幾下全部戳在吳二身上，幾在同時，吳二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叫聲，聞者心悸！

王雁絕不稍爲猶疑，金絲鞭剛一抖，人立即長身而起，緊接着一個翻身，鐵棍望那羣慌作一團的大漢砸下，「撲」一聲，又一個腦袋開花！同時右脚蹬着一人的小腹上！那人立即拋下手中斧頭捂着肚子蹲下！

王雁的金絲鞭依法泡製，迅即纏上他的脚，又是一抖，水牛般大小的身軀立即向那羣打手飛去！

王雁跟着又撲上，手起棍落再一顆腦袋開花，鮮血濺在白牆上，像怒放的梅花，猩紅奪目，入目驚心，一個大漢回頭看見，肚子裏一陣翻騰，禁不住哇地一聲嘔吐起來。

此時何時？王雁豈能放過他？鐵棍回掃擊在上肩胛上，格一聲响，那大漢立即軟軟地攤了下去，其他大漢魂飛天外，發一聲喊，立即撒手回跑。

旅社立即陷入一陣死寂，房中血肉滿地，倒着幾個大漢，牆上東一團西一團的染滿鮮血及淡黃的腦漿！血腥味充滿空間，好像進入了人間地獄！

王雁也幾乎忍不住乾嘔起來。他深知老虎絕不會就此收手，緊接而來的可能是另一場更加慘烈的厮鬥，他不敢休息，立即撕下布條包紮好傷口。

此刻才覺得又乾又渴，人也像洩氣的皮球般乏力。

× × ×

王雁喝了一點水，躺在床上，他知道當老虎聽了手下的報告之後，很快便會趕來。

「他下一步會使什麼棋子？而我又要如何爭取主動，一舉制服了這隻人面老虎呢。」

這是個強權的社會，法律根本祗是紙上的東西，他知道要生存下去，要取得勝利那就只能以暴易暴。

想到這裏，他立即爬了起來，結束一下，把長衫的下擺塞在腰上，又扎緊一下紮帶，才提着鐵棍，從向後街的那方的窗口爬了出去。

當他靜伏在附近的一棟屋頂上時，周圍靜得落針可聞，半晌才聽見一陣沙沙的脚步聲。

脚步聲來自兩頭，他心頭一動，沒敢稍動。一忽，首先見到老虎在淡黃昏暗的街燈照射下率着一批手下出現在榮福旅店對面，那些手下有二根長槍，還有幾把短槍。

王雁眼角跳了一下，伸手摸摸腰際。他身上也有一把槍，他把槍放在屋瓦上沒讓張柏搜到。

對方的槍枝雖然比他多，不過，他絕

不驚恐。現在老虎在明他在暗，而且，他對自己的槍法具有十足的信心。

上海灘的槍王鄭元龍也倒在他的槍下，他若果沒有信心又豈會接受他的邀鬥？

脚步聲還不斷傳來，那是在長街的另一端，奇怪聽聲音似乎只是一個人，王雁心頭不禁狐疑起來？來者是誰？難道是張柏？還是過路的行人？

他還未曾想出答案，街角已現出一條的身形，那人再走了幾步，剛好路燈照射得到，俏麗的臉龐，嵌着一對大眼睛。

王雁心頭狂跳，幾乎忍不住叫了出來，她是林明珠，利那王雁立即像跌入冰窖，手脚陡地痲木起來。

「咦，那妮子來了！」一個老虎的打手叫道。

聽不到老虎說些什麼，那個打手立即向林明珠奔過去。

林明珠此刻也發現了老虎，芳心之驚恐實非筆墨難以形喻。她連忙逃閃，並且高聲叫道：「雁哥雁哥，老虎來了，你快跑！」她繞着燈柱而跑，口中不斷喊着，顯然是不顧自己的安危而向王雁示警。

王雁眼角剎那一下子便濡濕了，他喃喃地說道：「珠妹你這又何苦？又何必趕來……」

對林明珠來說無疑是羊投狼羣，她終於被那打手擒着。老虎格格大笑，揚聲道：「王兄，你看看這個美人兒，她來找你了，可惜半途生悔，反而投到老虎懷裏，啊，對不起，說不得我只能先王兄一步享受一下了！」

榮福旅社王雁的窗口依然密封，王雁伏在屋瓦上却已舉起了手槍。

那打手推着林明珠而行，待到有十足把握時，王雁的食指才一扣扳機。

「砰」一聲，長街上响着槍聲的廻盪，老虎及其手下尚不知發生了什麼，那個推着林明珠的打手已經腦袋開花，跟着倒了下去。

「珠妹快跑！」王雁大聲喊着，食指再一扣動，這一槍因爲角度問題却沒有打着老虎。

子彈在老虎耳邊擦過，他嚇了一跳，喝道：「媽的，他藏在屋瓦上，先把他摞倒，不怕那妮子能逃得掉了。」話音未落立即閃身躲在一根燈柱後面。「他媽的，是你先動槍的，這可怪不得老子！」他從身上摸出一把烏光閃閃的短槍來。

此刻他手下都找到了掩蔽物，紛紛推下槍膛。

「珠妹快逃！」王雁再喝了一聲，隨手揭下一片瓦片拋下，下面立即响起一陣炒豆似的槍聲。

老虎跟王雁齊喝了聲：「飯桶！」

林明珠這才魂歸玉體，她沒有跑開，只是藏在附近騎樓下的一根粗大的磚柱後面。

老虎一揮手說道：「快去幾個爬上屋頂！」

立即有幾個打手散開，有的攀上附近的屋頂，一個向對面的屋頂爬上去。

槍聲再一响，對面屋那個打手慘呼一聲跌了下去，其他打手都是心頭一凜！

這一槍不是從對面打來，而是在斜方發射。

老虎立即又道：「他已離開那棟屋子！」音聲未落。只聽又一聲慘呼聲响，另一個打手也從附上一棟屋頂上跌下！

沒有槍聲，那是被王雁推下。那人沒有死只是脚部受傷，他喊道：「我，我的槍，被被被他搶去了！」

老虎大怒，食指一扣把他斃了，喝道：「殺不了那小子，你們也別回來見我！」他想不到王雁的搶法如此準，心念一動又道：「那妮子呢？把她抓來做人質！」

林明珠的身子猛打顫，此刻才知道自己的到來是多麼愚蠢的一回事，伏在柱後更是不敢稍動。

利那老虎的手下立即散開，剛動了不久，「砰砰」又是兩聲槍响，兩個打手立即倒下，這兩槍也不知來自何方，打手們立即又龜縮！

老虎更是心頭大驚，只貶眼工夫已倒了五個手下，饒是他平日胆大妄爲，此刻也忍不住輕抖起來。

王雁自屋後爬了下去，兜了個圈回到街上，他同樣伏在一條磚柱之後，準備覷準機會一槍解決老虎。可是老虎却一直龜縮着，使他沒有機會下手。

他又換了一條磚柱，突然見到對面柱子後有人探出了頭，沒有看清楚經已縮回，可是柱後却露出一片衣角，浩白的顏色在黑暗中特別醒目，他認得這是林明珠的裙子，心頭立即一沉。

就在此刻，有兩個打手也發現了，他們向林明珠藏身的柱子撲去，王雁不再猶疑，砰砰兩聲，左右開弓，斃了一人，另一人閃開沒中，那打手立即滾在另一條柱後面。

這兩槍使王雁的位置暴露，立即响起一陣槍聲，王雁吸了一口氣，藏在柱後，可是他又怕那個打手會趁隙去捉林明珠，因此不時探頭窺視。他一動，槍聲便响，磚柱上斑斑駁駁，佈滿彈洞，紅紅的磚粉飛揚。

王雁寧願自己中彈身亡，也不能讓林明珠爲了他而受絲毫的損傷。槍聲未絕，使他心如火煎，他見子彈都是朝他頭及胸的高度射到，心念一動，一咬呀就地一滾，燈光下清楚看到那打手正急步朝林明珠奔去，他右手一瞄，跟着食指一扣！

「砰」一聲响，那打手應聲倒地，還帶着一聲長長的慘叫聲。他心頭雖然輕鬆了下來，但絕不敢稍停，再一滾，又到另一條柱後。

「格格格」，一梭子彈立即在剛才他滾身之處開花。

這條柱的形勢較佳，前面是一棵鳳凰樹，枝幹不粗，但葉子却很茂盛，而且燈光照射不到。王雁把槍在腰上一插，雙手貼在柱上，脚一蹬，壁虎一般遊上柱頂。

槍聲已停，氣氛更形緊張，暴風雨的前夕最令人心悸。王雁探頭望出去，只見老虎手下一個個從暗處探頭出來張望，王雁冷笑一聲，屏息靜氣。

雙方就這樣僵持着，過了十分鐘，仍然沒動靜，二十分鐘過去了，王雁雙手已漸漸酸痲，正想下去讓雙手休息一下，陡地聽見老虎低聲道：「上兩個去看看！」

那些打手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肯上去，老虎無奈只得親自點了兩個大漢上去。

「槍火準備，一有人出來立即開火！」

王雁心房立即收縮。他看一看環境，背後正有一道梯口，他心念一動，雙腳一蹬，倒飛而出。

老虎及其手下只見一聲輕輕的着地聲，那兩個打手立即住了脚，老虎怒喝道：「快點，再不上老子斃了你！」

兩個打手只得戰戰兢兢走上前，可是柱後沒人，望一望樓梯，再也沒胆量上樓，只好高聲叫道：「不見了，不知那小子跑去那裏！」

老虎立即率着手下湧了上去。他看看梯口一眼，眉頭鎖起。「上去！不把他放倒我豈能甘心！」

一個打手道：「頭兒，那小子可能又攀到隔隣的屋頂！」

老虎頷首，道：「有道理，你們散開到對面戒防，派兩個上去看看！」

王雁從樓梯急迅走上去，那道樓梯通到二樓，可是二樓有道門關住，他不想騷擾這些善良的居民，便站在門邊思量對策。下面老虎的話他已聽到，他迅速在兩把槍上裝滿子彈。

老虎剛離開，樓梯立即响起脚步聲。王雁屏息靜氣，凝神戒備。

他未待他們轉過梯角，伸手抛下幾枚洋元，他師父的金錢鏢名震江湖，王雁起碼也有了他七分火候，洋元擊在那兩個大漢頭上，雖然未能奪去他們的生命，可是也嚇得屁滾尿流，胡亂响了幾槍，王雁一梭子彈打過去，立即把他們撂倒，屍體橫臥在梯級上。

王雁執起一個屍體擋在身前，急步衝下。

外面老虎他們只聽見槍聲，不知結果，緊接着便見一個手下直勾勾衝了下來。老虎探身而起，叫道：「那小子呢？」

王雁手槍在屍體腋下伸出，「砰」一聲，正中他胸口！

老虎臉上所有的表情好像僵硬了般，目光射出狐疑不信之色，不管他臨死前有何感想，但終於慢慢地攤了下去！

王雁喊道：「你們要命的就快跑！」

那些打手好似被點了痲穴般，怔怔站着。

王雁槍管暗紅再吐，斃了一人，此刻那些打手才如夢方醒拔脚而逃。

王雁長長吐了一口氣，抛下屍體朝林明珠藏身之所走去。

這一仗勝得雖然艱苦，却有驚無險，身上未損分毫，順利得使他不敢相信。

× × ×

昏黃暗淡的燈光，此刻在王雁眼中變得光輝燦爛，未來的生活不也是如此？他正等待林明珠張開熱情的雙臂的歡迎。

歡迎他的不是熱情的林明珠，而是冰冷的聲音。「放下槍，否則，先死的將是她！」

話音剛落，張柏便推着林明珠出來，林明珠腮邊掛着淚珠，低聲道：「雁哥我對不起你，你不必理會我……」

王雁如遭雷殛，手槍自手上跌下。

張柏冷冷地道：「把槍踢開！」

王雁一抬脚把槍踢開，一對眼睛直勾勾望着林明珠。

林明珠低下螓首，垂淚道：「雁哥，我，我恨不聽你的話沒留在城外。」

張柏冷笑道：「說得眞對，要不是你回城，我在路邊遠遠望見，便跟了你入城，此刻不是……嘿嘿，你眞是罪人！」

王雁截口道：「不必多說！王某頂多跟你去派出所一趟！」

張柏冷笑道：「你倒想得挺美，抓你上派出所，豈不是要浪費公飯，說不得楊超雄還會設法替你開解！可惜張某不是傻子！」

林明珠急道：「你，你想怎樣？」

「他跟城內的惡霸槍戰，我這個隊長制止不住。」張柏冷冷地道：「所以，只好出諸彈壓了！」

林明珠像受嚇的兔子尖聲叫起來：「你，你，你怎能以公濟私？」

張柏哈哈一笑：「反正又不是第一遭，再多一次又有何妨！」

林明珠嘶聲力竭地叫道：「雁哥，你快跑！」

「跑？他能快得過我手中之槍？」

林明珠突然猛力一掙，張柏猝不及防，身子給她帶橫兩步。

王雁急道：「珠妹不可魯莽！」

林明珠像瘋了一般，張口咬在張柏手上，牙齒往往是女人最佳武器，張柏痛得驚呼一聲。

他一掌砍在她頭上，林明珠禁不住歪斜幾步，王雁剎時撲上，張柏手槍立即一抬，他臉上閃着狡笑，王雁身法再快也快不過他的槍！

剎那間，林明珠突然撲前，飽滿的胸膛頂在槍管上，與此同時，張柏食指剛剛扣動！

一聲低啞的槍聲响過後，張柏怒哼一聲，左手推開林明珠，右手跟着再度舉起來。

王雁剎那如陷冰窖，可是他總算沒有忘記把手一揚，人跟着向斜前方一伏。脫手飛去的是一枚大洋，它準確地擊在張柏的手腕上，那管槍砰地响了一聲，也跟着跌在地下。

張柏的心立即一沉，他迅捷地彎腰伸手摸向地上的手槍，王雁手再一揚，叮一聲，大洋擊在手槍上，把它撞飛，緊接着王雁的身子如發怒的影子向他撲去！

× × ×

正月初七，刺桐城中仍然充滿新春的節日氣氛，而且，春天的脚步亦於昨天踏上大地，可是，今日却格外寒冷。

王雁的心更加冰寒，七日的變化使他如同發了一場噩夢。

殺了老虎及張柏又豈能挽回林明珠的可貴的生命？

他不想在城內經過，在城郊葬了林明珠之後，便拜別了林大叔，緊一緊腰帶，自順濟橋畔下船。

江水滔滔，說不盡他心中的悲傷，來時的心情及去時的心情截然不同，所相同的只是同樣的形單隻影。

王雁望一望那混濁的江水，心中暗問一句：「難道我眞的要在江湖上浪跡一生嗎？」

極目望去，水天一綫，看不到邊際，江湖的生涯又豈非如奔騰的江水一樣兇險而又沒有盡頭！

（全文完）

奇人奇技

廖卓文氣功出色

嚴霜．文

武俠小說裏面經常描寫一些超過七八十歲的老翁能夠出手傷人，渾身肌肉，堅如鐵石，拳擊棍打不傷，這種武林高手，並非誇張，不過近日練功之人，甚少一生苦練而已，如果經過長期的鍛鍊，活到晚年，仍是拳脚有勁，越南還沒有失陷之際，當年有一個姓廖的中年人叫做廖卓文，經常在電視台表演氣功，脫下了衣裳，僅穿短褲，就看得出他渾身肌肉，幾乎沒有半點脂肪，他以前學過功夫、西洋拳，而且遇見過一個奇人，敎他學習中國的易筋經，他苦練三十年之久，故此有這樣高的成就。

當時他在越南居住，仍是天下太平，不過偶然有些動亂，有一天，有幾個寮國拳師到越南表演，偶然在餐廳碰着他，因爲隔晚那些拳師看見過他在電視台表演氣功的節目，包括了雙手壓地，僅用手指支持體重，好像一隻雀似的跳起來，跳一百次，又鼓足了氣勁，讓別人用鐵鉗去拑他的肌膚，竟然老虎鉗也拑不入，引以爲奇，偶然碰頭，那些拳師就問他有沒有這種把握，可以當場試驗一下，廖叔說：「我的氣功隨時可以試驗，用鐵鉗拑身，不足爲奇，如果用掌上壓的姿勢，好似一隻雀似的跳起來，更加尋常，相信各位亦做得到，現時我講出另外一種試驗，就不是普通人能夠辦得到，一個人有許多穴道係在骨頭裂縫之間，根本沒有肌肉掩護，難以使它堅如鐵石，中拳就傷，左右兩邊額角，稱做太陽穴，就是這種穴道，我的太陽穴苦練多時，任由別人揮拳打來，也不會損害，如果你們不相信，請你幾個人當中選一個向我的太陽穴出擊，打死或打傷我，絕不追究，假如各位肯讓我用拳頭打太陽穴，包管一拳，你們就受不來。」

這種試驗倒是十分新鮮的，寮國拳師從來沒有想到有人把額角太陽穴看做受拳的目標，對方提出來的兩種打法，不敢接受，沒有人回答廖叔提出來的問題，廖叔有點不高興，說：「既然你們不敢打我，我就自己打自己，證明我的太陽穴能夠忍受沉重的力量。」

說完這句話，廖叔就站穩一雙脚，只係直立的姿勢，隨即右手握拳，向自己右邊額角太陽穴出擊，連打二十拳，每一拳都是十分勇猛的，發出朋朋之聲，打完了廖叔照常坐着飲酒，若無其事。

就說他自己打自己，量力而爲，不會打傷，可是，廖叔當年已經有七十三歲，一個人老了，就頭骨脆弱，不堪一擊，怎能忍受得住沉重的拳擊呢？由此可以反映出廖叔確有一些本領。

各人半信半疑的望着他，廖叔說：「今日我跟各位有緣，偶然相敍，爲了使你們眞正瞭解我的氣功並非誇張，我想把這一張木枱看做拳擊的對象，我自信一拳打落去，枱面必然爆裂，甚至分開做幾截，這一拳跟剛才我打自己的勾拳所用的氣力相同，有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說完他叫伙記搬開枱上的什物，包括啤酒瓶、玻璃杯等，那張抬係用很厚的木料製成，厚達一英吋，只見廖叔運勁在右臂之上，大喝一聲，一搥打落，突然聽到喳喳的幾聲，那張枱的枱面交擊，崩裂飛散，有如給鐵鉗重擊一般，各人看了，臉色一變，知道廖叔剛才發拳打自己的額角太陽穴，並非做戲。

那時越南的局勢仍是穩定，餐廳酒吧之內，經常有些美國水兵喝酒，有三個水兵，看見廖叔揮拳打自己額角太陽穴，引以爲奇，走近看看，那時看見廖叔打爛木枱的枱面，認爲廖叔了不起，伸出大拇指，表示佩服。

廖叔用英文對他們說知，自稱有把握接受任何打擊，請美國水兵打他的太陽穴，對方搖頭，廖叔改變主意，請他們推擧一個人，用一雙手揸住他的頚子，他仍然可以呼吸，而且可以開口講話，但却不會給他扼到氣絕。

這種請求，很快就給美國水兵接受，因爲，可以由自己發力，決不會弄出亂子來，故此有一個叫做尊尼的水兵欣然點頭，挺身而出，用他十分粗壯的手指去揸住廖叔的頚，在場所有觀衆看了都覺得驚奇，因爲廖叔年紀已老，頚子決不會粗壯，有的只是幾條筋，雖然廖叔在電視台當中表演勁頚，頚筋挺出，有如一條條堅强的肌肉，但是，美國大兵的一雙手，扼力一定很厲害，廖叔不易支持，萬一受不來，美國水兵無法突然收手，便會攪出人命，故此各人都覺得緊張，集中精神去看。

只見廖叔運氣在肩臂之間，跟着氣勁集中在一條頚上面，勁筋條條突出，有如他在電視台表演一樣，美國水兵開始用一雙手扼住他的頚子發力，廖叔仍然可以講話，用英文說：「你的氣力太過薄弱，大概你一向沒有練拳，虛有其表。」

他用這一類說話刺激美國水兵，希望對方用更大的氣勁去扼他的頚，美國水兵果然逐漸發力，直到他本人的臉色變紅，額角有青筋露出來，顯然他眞的把全身氣力放在一雙手上面，希望把廖叔壓倒，怎料廖叔確係眞才實料，對方幾乎氣力耗盡，他仍是可以講話呼吸，如是者對抗了十分鐘之久，美國水兵終於撤退，自動收手，豎起大拇指，表示佩服。在旁目擊廖叔表演的寮國拳師看在眼裏，都覺得驚奇，有些人走近用手摸摸，發覺廖叔年紀雖大，皮膚的皺摺不深，亦無藍色的血管露出來，顯然廖叔曾經苦練許多年。

事實上廖叔對中國功夫並非有很深的認識，不過苦練易筋經而已，由此反映出當年達摩祖師東來傳道，由他敎給少林寺和尚練習的易筋經，確係健體强身的一種內功，不過，這種功夫必須花很長的時間苦練才有功效，廖叔晚晚打易筋經已有卅年之久，無怪他有這樣高的成就。（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生死關頭

秦紅·文
黃白石·圖

疾風知勁草

第一道菜是臘鯪魚。

第二道菜是松針烤鴨。

第三道菜是太史蛇羹。

第四道菜是七個菜肉包子。

這些東西，都不是甚麼難得吃到的山珍海味，然而出自「天下第一厨」魯武之手，可就非常的不同凡响了。

魯武，號稱「天下第一厨」，於烹飪一道，有獨到之秘，舉凡煎、炒、溜、烹、炸、滷、炆、蒸、燴等等，無一不精，曾任職御厨十餘年，後來由於不耐宮中的枯燥，乃棄職浪迹江湖。

誰要能吃到他親手調理的佳餚，莫不引為三生修來的口福。

今天，正在享受他烹飪絕技的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位青年——武林七友。

武林七友是「劍公子」公孫嘉、「刀客」路望之、「天龍鞭」夏侯平、「神槍」耿超、「雲中燕」茅玉彪、「百步飛刀」管疇，「鐵掌開碑」雷奮龍。

這七個青年原是各據一方的俠士，後來由於彼此仰慕，英雄相惜，乃結交為友，由於趣味相投，都是血性漢子，終成「生不同日，死可同時」的生死之交；於是七人連袂行俠江湖，幹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因而聲譽大噪，大家一提起「武林七友」，無不翹起大姆指讚一聲：「好！」

天下第一厨魯武也是一身武功，以年齡來說應是「武林七友」的前輩，今天他邀請他們來享受他的拿手絕藝，據他自己說是對他們表示嘉許之意。

板蕩識忠臣

武林七友早就希望一嚐天下第一厨親手調理的佳餚美饌，當然不肯放棄這個邀請。

吃過第三道「太史蛇羹」，他們眉開眼笑，讚不絕口，都道魯前輩果然技藝非凡，眞個大快朶頤也！

待得小僮端上第四道菜——七個菜肉包子——他們都感到有些意外，因為菜肉包子是很普通的東西，以天下第一厨的身份而做出這樣普通的一道菜，似乎有些那個吧？

不過，這疑問只在他們腦中閃了一下，他們還是認為天下第一厨做出來的菜肉包子必定也不同凡响，於是一人一個，拿起就吃。

果然好吃。

劍公子公孫嘉不禁讚歎道：「我從來沒吃過這樣好的菜肉包子！」

鐵掌開碑雷奮龍哈哈大笑，說道：「聞說魯前輩善能化腐朽為神奇，果然不錯呀！」

百步飛刀管疇笑道：「咱們來猜猜第五道菜是甚麼好不好？」

刀客路望之道：「猜？為甚麼要猜？眞是笨蛋，吃東西絕不要猜下一道菜是甚麼，萬一猜對了，那就倒胃口啦！」

天龍鞭夏侯平大笑道：「正是！正是！魯前輩做出甚麼，咱們就吃甚麼，這才有味道——來，大夥兒乾一杯！」

不久，小僮端出第五道菜來了。

第五道菜，是個冷沙鍋。

七人不禁怔住。

沙鍋一定要熱的才好吃，冷的怎麼能吃呀？

百步飛刀管疇性喜猜謎，這時便微微一笑道：「看樣子魯前輩是要咱們猜猜沙鍋裏是甚麼東西，咱們就來猜猜吧！」

刀客路望之又笑道：「猜？為甚麼要猜？猜對了就不好吃啦！」

他一伸手，就將沙鍋上面蓋子揭了起來。

十四隻眼睛一齊投入沙鍋內，登時又是一怔，都為之目瞪口呆。

原來，沙鍋裏沒有可吃的東西，裏面只放着用剪刀剪成的七尊小紙人！

七尊小紙人一排「躺」在鍋中。

其中的一尊，胸上寫着一個「生」字，其餘六尊都寫着一個「死」字！

七人呆了半晌，神槍耿超首先發出不自然的乾笑道：「魯前輩一定在跟咱們開玩笑……」

雲中燕茅玉彪眉頭一皺道：「這個玩笑開得太不像話了吧？」

眞的，他們「武林七友」是七個人，而沙鍋中是七尊小紙人，其中只是一個「生」六個「死」，這不是意味着他們「武林七友」將死掉六個，只有一個能够活下來？

劍公子公孫嘉站了起來，以嚴肅的神情伸手將鍋中的七尊小紙人一一取出，才見鍋內又有一張摺疊的紙片，他取出展開一看，頓時面色大變。

白紙上寫着這樣的字句：

『你們剛才吃下的菜肉包子有毒，將於一個時辰後毒發而亡，不過你們七人中有一人可活，有一顆解藥放在樑上的小籃子裏。』

署名正是天下第一厨魯武！

七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齊抬頭向上望去，果見大廳的樑上吊着一只小籃子，看情形天下第一厨的邀宴，竟是事先計劃的一項毒殺行動！

「砰！」

鐵掌開碑雷奮龍一脚踢翻桌子，驚怒交迸的大罵道：「他媽的那個老賊頭！咱們與他毫無過節，他竟然下毒要殺害咱們——咱們去跟他拚了！」

語畢，縱身向內撲去。

刀客路望之和天龍鞭夏侯平亦隨後撲入宅內，公孫嘉、耿超、茅玉彪、管疇四人則圍立廳上不動，面色一片鐵青……

一會之後，雷奮龍，路望之，夏侯平三人回到大廳上，說道已不見魯武和那小僮的蹤影。

劍公子公孫嘉苦笑一聲道：「哼，眞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咱們武林七友這個跟斗栽大了！」

雷奮龍焦燥的說道：「這不是栽跟斗，這是要死人的呀！」

公孫嘉嘆了口道：「咱們武林七友結交之日，曾誓言『生不同日，死可同時』，如今天下第一厨却只肯讓咱們中的一個活下去，這分明是考驗咱們的意志，我：：我現在宣佈放棄那顆解藥！」

說畢，退去一邊，席地坐下，閉目等死。

其餘六人你望我，我望你，一時都不知如何是好，又抬頭去看樑上那只小籃子，恐怖的死亡氣氛頓時籠罩整個大廳。

一陣死寂之後，神槍耿超突然重重的吐了一口氣。說道：「我耿超不怕死，但是我們耿家三代單傳——」

一語未了，那雲中燕茅玉彪却已頓足向樑上縱去，探手要摘那只小籃子。

就在這時，但見刀光一閃，立聞雲中燕茅玉彪慘叫一聲，從空中跌下，身子落地之後，才見他背上中了一把飛刀！

雷奮龍大怒，戟指百步飛刀管疇罵道：「混帳東西，你為何發刀傷他？」

百步飛刀管疇冷冷道：「他姓茅的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只顧他一人活命，不顧大家死活，這樣的人當然該殺。」

雷奮龍厲聲道：「你姓管的翻臉無情，全無一點義氣，你也該殺！」

話聲中，搶步疾上，揮掌便劈，一開始便殺着連施，管疇毫不示弱，兩人就在廳上大打出手。

路望之，夏侯平，耿超三人一旁觀戰，但眼睛却頻頻上望樑上那只小籃子，表情十分複雜。

雷、管二人越鬭越烈，出手毫不留情，都往對方的要害上招呼，不明究裏的人一定以為他們兩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激戰百餘招之後，雷奮龍技高一籌，一掌擊中管疇的右腿，將管疇的大腿打斷了。

管疇倒在地上破口大罵。

雷奮龍縱身而起，要摘樑上的小籃子，神槍耿超適時一槍刺出，大喝道：「雷兄，你幹甚麼呀？」

他號稱「神槍」，出手端的不凡，雷奮龍這時身在空中，閃避無法，百忙中奮力一掌揮出，只聽「拍！」的一聲，槍桿應聲往旁盪開，但槍尖已在他的臂部上劃開一道長長的血口！

結果，雷奮龍亦受傷跌在地上，無力再戰了。

神槍耿超歉然道：「各位，我耿超絕非貪生怕死之徒，但你們都知道我是獨子，我若死亡，我們耿家便斷了香烟，所以希望——」

夏侯平不待他說完，冷笑截口道：「大家都是一條命，你不能死，難道我就可以死？」

耿超怒道：「咱們武林七友結義一場，你平日口口聲聲說甚麼捨身取義，難道都是放屁麼？」

夏侯平大笑道：「對！捨身取義乃我輩應為之事，但總不能一面倒只我為你捨身取義吧！」

他抖出了成名兵器天龍鞭，又道：「咱們七人中你最貪生怕死，留你不得！」

「呼！」的一聲，天龍鞭已如長蛇般捲了出去。

耿超挺槍應戰。

於是，一場惡戰又開始了。

路望之看得連連皺眉，便向一旁閉目靜坐的公孫嘉說道：「痛心，痛心，公孫兄，咱們武林七友本是生死之交，武林人人稱道，今天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公孫嘉雙目微睜，苦然一笑道：「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友情的眞僞，也只有在這生死關頭才能看出來了！」

路望之頓足道：「公孫兄，你既願意放棄求生，那麼你就說一句公道話：到底誰該得到那顆解藥？」

公孫嘉嘆息一聲，道：「咱們七個人沒有一人該死，人人都有權活下去，如今解藥只有一顆，誰該活誰該死，我怎麼能說呢？」

路望之道：「公孫兄一向最明理，你說一句吧！」

公孫嘉搖搖頭，歎息不已。

這時候，天龍鞭夏侯平和神槍耿超已經戰得昏天黑地，兩人武藝相當，功力亦在伯仲之間，所以打來勢均力敵，難分軒輊。

耿超的「神槍」吐如火舌，夏侯平的「天龍鞭」靈若矯龍，雙方奮力搶攻，毫不相讓，各展所長，戰況十分劇烈，非常精彩！

路望之突然大聲道：「二位聽我一言，大丈夫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咱們武林七友不幸中了奸人的毒藥，要死也得死得漂亮一些，你們爲搶解藥而自相殘殺，此事若傳到江湖上去，豈不被武林朋友笑掉大牙？」

神槍和天龍鞭充耳不聞，仍在全力搏殺，殺得眼睛都紅了。

路望之怒吼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要死大家一起死吧！」

耿超的「神槍」頻頻刺出，攻勢異常凌厲。

而夏侯平的「天龍鞭」也極之巧妙，上下翻動，見招破招，趁隙猛進，毫不遜色。

路望之眼看無法勸阻，索性不理，也在公孫嘉身邊坐下，怒冲冲地說道：「公孫兄，咱們武林七友如今是完了，但我實在不明白『天下第一廚』爲何要對咱們下此毒手，我不弄明白這一件事，死也不瞑目！」

公孫嘉苦笑一聲，回答道：「魯老頭子是個貪財的人，也許是咱們哪個仇家化下重金收買了他，請他定下這個陷阱來計算咱們。」

路望之嘆道：「但爲甚麼要留下一顆解藥呢？」

公孫嘉道：「目的就在看咱們武林七友爲搶解藥而自相殘殺。」

路望之恨恨地道：「這老傢伙用心太毒了，我路望之但能不死，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公孫嘉忽然微笑道：「路兄，咱們七人中以你武功最高，你不如拿了那顆解藥服下去，只別忘記將來爲我們六人報仇就是了。」

路望之面容一動道：「公孫兄當眞要放棄？」

公孫嘉頷首說道：「是的，我決定放棄。」

路望之大爲感動，道：「好，小弟解去腹中之毒後，立刻去找那魯老頭子，他逃到天涯，我追到天涯，他逃到海角，我追到海角！」

語畢，挺身起立，準備跳上去摘取樑上的那只小籃子。

這時候，夏侯平和耿超仍在苦鬥不休，已殺得忘了自己是誰，而雲中燕茅玉彪背上中了一刀，雖未致命，人已昏死過去；鐵掌開碑雷奮龍臂部受創甚重，已只有乾瞪眼睛的份兒；只百步飛刀管疇情況較佳，他雖被打斷大腿，只是腿骨折斷，暫時無碍，他發現刀客路望之準備上去拿解藥，立刻抽出一把飛刀，嘿嘿冷笑道：「誰敢上去拿解藥，別怪我管疇的飛刀認不得朋友！」

路望之面色微變，乾笑一聲道：「管兄，你的意思是……？」

管疇冷笑道：「解藥只有一顆，最公平的方法是抽籤，誰抽中了，解藥就是誰的！」

路望之向他走過去。

管疇連忙揚起飛刀，厲聲道：「別過來，否則別怪我翻臉無情！」

路望之繼續向他走過去，口發乾笑道：「剛才最先動手的是你，要不是你那一刀，咱們七人現在還是好朋友……」

管疇一聲厲叱，已擲出了他手中的飛刀！

他的飛刀絕技在武林中可說無人能出其右，被譽爲「百步飛刀百發百中」，可惜這一次不靈光了，原因是路望之早有防備。

他飛刀一出手，路望之迅速往旁一閃，同時飛起一脚側踢過去。

「砰」然一响，管疇應聲而倒，血從鼻孔中噴濺出來。

飛刀則釘在對面牆壁上。

路望之跟着身形一旋，接着向上縱起，不料，就在此時，夏侯平的天龍鞭突然橫空而至，耿超的神槍也隨後刺近他的小腹！

幸好他是「生力軍」，應變的速度很快，一聲大喝，雙掌一切一抓，左掌切中耿超的槍桿，右掌抓中夏侯平的天龍鞭，緊接着一個鷂子翻身，於是三人同時落地，一齊摔倒地上。

次瞬間，三人同時從地上躍起，夏侯平和耿超不約而同的發招攻擊路望之，而路望之也在這時候拔出他的刀，一式「夜戰八方」環掃而出，掃開了夏侯平的天龍鞭和耿超的神槍。

三人頓時鬥成一團。

這時，那劍公子公孫嘉如想趁亂奪取解藥，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他顯然深明大義，寧死也不做出違背友情的事，仍靜靜的坐在角落裏等死。

雲中燕茅玉彪忽於此時蘇醒過來，他向公孫嘉爬過去，痛哭流涕道：「公孫兄，你要救救小弟！你一定要救救小弟！小弟不能死……小弟家中還有個八十歲的老母親……」

公孫嘉連忙道：「別怕，別怕，幸好沒有被打中要害，你是要我替你拔出刀來麼？」

茅玉彪哭道：「小弟……小弟那老母親，她……她今年八十歲了！她只有我這個兒子，小弟要是死了，可叫她怎麼活下去啊？」

公孫嘉安慰道：「冷靜一點，你且躺下來，我來替你拔出飛刀吧。」

茅玉彪仍是聲淚俱下道：「不！不！

我是說我要那顆解藥！我不能死！絕對不能死！」

公孫嘉嘆道：「茅兄，你應該堅強一點。」

茅玉彪哭得好不傷心，道：「我知道我死不足惜，可是家母年歲已高，我要是死了，她也一定活不成！所以……請你看在家母的份上，快把那顆解藥拿下來給我吧！」

公孫嘉搖頭道：「抱歉，我不能這樣做，你是我的朋友，他們也是我的朋友，你看他們三人……唉！人說患難眞見情，誠不我欺也！」

茅玉彪抓住他哭叫道：「求求你！公孫兄，求求你……」

「噹！」

突然一聲兵器碰撞的巨响，路望之、夏侯平和耿超三人的搏鬥有了變化，夏侯平的天龍鞭被路望之一招强猛的刀法震得脫手飛去了！

神槍耿超一聲大喝，挺槍疾刺夏侯平，後者手上的天龍鞭被打掉，正在手忙脚亂，一時閃避不及，右腿上登時中槍，大叫一聲，仰身倒了下來。

耿超立刻拖槍躍退，哈哈大笑道：「路兄，現在只剩下你我二人了！」

路望之刀橫胸前，冷冷一笑道：「不錯，是你要死還是我要活，馬上就可見分曉！」

耿超狂笑道：「咱們本是好朋友，如今演變爲生死之爭，實在是個大笑話，不過既然解藥只有一顆，爲了求生存，你我只好放手一搏了。」

路望之冷笑道：「我路望之眞是瞎了眼，竟然交上你這樣一個朋友。你看看公孫兄，他深明大義，寧死全友，這才是眞正的朋友！」

耿超道：「你佩服他的爲人，那你也可以宣佈放棄呀！」

路望之說道：「我本來也是要放棄，但是，看到你這樣貪生怕死，無情無義，全無一些朋友之情，我……我非殺了你不可！」

話聲一落，寒光閃閃的鋼刀已遞近耿超的胸前，出手奇快如電！

耿超抬槍一格，兩人便展開了一場殊死戰，戰況之劇烈，就有如兩隻發了狂的狗……

這一戰，持續了將近兩刻時之久，打得廳上的傢具件件破碎，慘烈到了極點，連負傷的茅玉彪、雷奮龍、管疇、夏侯平四人都看得目悚心驚，暫時忘記了死亡的恐懼。

最後，耿超由於打鬥較久，力氣不繼，終被路望之一刀砍中手腕，在鮮血迸濺中，負傷逃了出去。

路望之這時候，也已筋疲力竭，氣喘如牛，靠在壁上歇了好一會，才納刀上鞘，開口說道：「各位，今天除去公孫兄一人不算，咱們六人爲了爭奪一顆解藥，可說已翻臉成仇，不過，你們等一會便將毒發而亡，也談不上甚麼仇恨了，現在我只有一句話要說：我路望之一定會替你們報仇！」

管疇、雷奮龍、茅玉彪、夏侯平神情沮喪，垂頭無言。

路望之又道：「你們有甚麼遺言，可以告訴我，念在交友一場，我願替你們去完成。」

沒有人開口。

路望之道：「沒有麼？」

除了公孫嘉一人含笑望着他之外，其餘四人均低頭不語。

路望之抬頭望望樑上那只小籃子，道：「時間不多了。」

一縱身，向樑上掠去。

他一伸手抓住小籃子，扯斷上面的繩子，隨即筆直的落了下來。

就在他雙脚將要落地的一刹那，公孫嘉突然飛身撲上，「砰」然一掌拍中他背心！

「哎唷！」

路望之慘叫一聲，跌在尋丈開外，登時昏死過去。

公孫嘉一個箭步跳上前，奪過他手上的小籃子，急急從籃子裏拿起一顆蠟殼包裝的藥丸，捏破蠟殼，立刻把解藥丟入口中，吞了下去。

茅玉彪又驚又怒，大聲罵道：「公孫嘉！你這個陰險狡猾的東西！原來你……你……」

底下的話頓住了，因爲就在這時，他發現公孫嘉的面色突然起了變化，變得一陣青一陣白，冷汗一粒一粒的在他頭額上沁出！

藥效神速，只一轉眼工夫，劍公子公孫嘉巳七孔流血，倒地氣絕！

原來，小籃子裏的「藥」不是解藥，而是毒藥！

——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壺香茶樓早已滿座，這時又有四名大漢相繼登樓。老闆刁四習慣地向他們招呼，可是座無虛席，刁四正感爲難之際，其中一名大漢却向他打手勢，說暗語。原來這四個人是雙龍堡派來的，他以爲像以往一樣，又有一筆橫財從天而降，於是他便帶他們到後座去，當四名大漢由刁四帶到後座一個小房間時，玉鳳錢宛男已先在其中。刁四退出去後，這一女四男便討論雙龍堡的統帶萬人屠在夢鄉酒家被殺一事，他們認爲萬人屠到夢鄉去找高凌峯，以萬人屠的武功，高凌峯即使與其表兄弟謝雨燕也無力殺死萬人屠，唯一可疑的，就是唐漢……

四虎尋死路　三鳳倒稱快

方臉大漢道：「名流大客棧？」

錢宛男道：「福字一號上房。」

方臉大漢道：「目前呢？」

錢宛男道：「還沒有派人打聽。這小子跟多事公子高凌峯一樣喜歡惹事生非，但比高凌峯機警滑溜得多，行踪一向很難捉摸。」

方臉大漢道：「那就請三位姑娘帮忙打聽一下，我們決定在對面大廟裏落脚，等先解決了這個小子，再按約定替姑娘們辦事。」

玉鳳錢宛男臉色微微一變，但在四名漢子覺察之前，迅又回復自然。

她實在很不高興聽到方臉大漢最後這幾句話。

唐漢愛管閑事，的確討厭，但唐漢這個人並不討厭。

她們燕京三鳳這次前來無名鎭，都是她的主意。

她爲什麼要來無名鎭？

就是爲了這個火種子！

年前一次偶然相遇，兩人雖未交談，但唐漢那種豪放不羣的舉止形相，已在她芳心中深深埋下了一顆「火種子」。

她們燕京三鳳，跟風流娘子岑今珮，井水不犯河水，本來毫無怨隙可言，如今形成冰炭不容，說穿了，可笑之至，事實上也就是爲了這位浪子之王。

那只不過是一項傳言，說火種子唐漢跟鳳流娘子岑今珮每次一見面，便有說有笑的，親熱得不得了。

自此之後，三姊妹便立定決心，不叫岑今珮這女人大大丟人現眼一次，死不甘休。

所以，方臉大漢要對付的，如果換上另外一個人，她們姊妹當然不反對；如今她聽方臉大漢竟聲稱要置唐漢於死地，試問你叫這位三小姐心裏如何舒服得了？

雙龍堡十八虎衞，個個身懷絕技，功力深厚，手段辛辣；雙龍堡在江湖上能有今天的地位，一大半原因，便是因爲該堡臥虎藏龍，擁有這十八名一流虎將。

如今這四名大漢，便是十八虎衞中的「飛虎」喬奇、「惡虎」藍山河、「猛虎」平濤、「智虎」公孫操。

這四名虎衞，沒有一個不是令人頭疼的脚色，若是四虎決心爲冷血殺手萬人屠復仇，還眞令玉鳳暗暗担心。

可是，如今由於立場關係，她又如何去阻止四虎衞的行動？

四虎衞起身走了。

四人自從進入房間，開口說話的，始終只有一個飛虎喬奇，而且談的全是正題，從頭到尾幾乎沒有一句廢話。

從談吐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一個人說話簡潔中肯，表示這個人定力過人，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江湖上，這種人往往也就是最可怕的人物！

雙龍堡十八虎衞，是否個個都像這四人一樣深沉老練？

還有一點，也頗出玉鳳錢宛男意料之外。

那就是四人誰也沒有問起對面廣場上那顆人頭的事。

這是因爲他們已經清楚那位夏管事被殺的內情？還是因爲這些虎衞們已冷酷得對這種殺人砍頭的事情，完全沒有了好奇心？

× × ×

白大爺將無奇不有樓一名管事手刄示衆的驚人舉動，爲多事之秋的無名鎭，又帶來了一股新的震撼。

因爲它使敏感的人可以想到另外一些事情。

無奇不有樓上上下下，人口過百，普通若是忽然不見了一名管事，除了主人白大爺，可說誰也不會留意。

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道理，白大爺原可以將這件事情隱壓下去。

但是，如今白大爺不僅沒有將這件事情隱壓下去，反而以最暴露的方式，將它張揚了開來。這是什麼原因？

每個人都知道，梟首示衆，是一種警告。

警告活人。

白大爺要警告的活人是誰？這一點應該只有燕京三鳳心裏淸楚。

同時，另外有件事，燕京三鳳也該淸楚。

她們跟無奇不有樓一名管事暗中勾搭，這種事情一旦被白大爺發現了，白大爺爲了向受害的顧主有所交代，必然會作適當的處置，以維持無奇不有樓的威望及信譽！

如今那名夏管事的腦袋已經割下來了，而三鳳卻仍如沒事人一般，似乎一點也沒有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燕京三鳳所仗恃的又是什麼？

× × ×

老胡的兔肉店，也算是無名鎮上的一絕。

「老胡兔肉店」五個字，有人將「胡」改成「糊」字，將「兔」寫唸成「塗」字，於是便成了「老糊塗肉店」。

一個老糊塗開的肉店。

老胡這個人的確有點迷糊，喊他老糊塗，並不算十分冤枉他。

不過，老胡這個人，人雖迷糊，手藝可不含糊。

老胡做出來的兔子肉，無論紅燒、醬鹵、炭烤、油淋，都比最好的家庭主婦做出來的還要香嫩、鮮美。

所以，老胡兔子肉店裏，經常總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但今天老胡可慘了。

他半夜起床，一共殺了八隻大灰兔。因為受了大廟口人頭事件的影响，直到日正中天，店裏才來了一位客人。

這位客人便是火種子唐漢。

× ×

方老頭挑着兩大綑薪材，從老胡兔肉店門口經過時，唐漢最少已有六分酒意。

方老頭是老胡兔肉店的老主顧。

老胡有時也是方老頭的主顧。

有時是柴換兔肉。

有時是兔肉換柴。

也有時候，柴還是方老頭的柴，方老頭的兔肉卻照吃不誤。

那就是方老頭碰上像唐漢這樣的人，正在店裏吃兔肉的時候。

所以，方老頭不管跟老胡有沒有談交易，人累不累，他到了兔肉店前，總要歇下担子，跟老胡打個招呼。

順便看看店裏，有沒有請他喝一杯的人。

方老頭落空的機會很少。

今天也一樣。

× × ×

方老頭喝的是黃酒，唐漢喝的是松香露。

這正是方老頭為人謙虛，時常受人讚揚的地方。

松香露的價錢，是黃酒的八倍。他認為白吃了人家的，已經很不好意思了，如果還要喝好酒，那該多不像話？

沒有人能改變得了方老頭這份固執。

唐漢也不能。

因此，方老頭半盤五香醬兔肉吃下去，唐漢的醉意又加多兩分。松香露比黃酒貴八倍，它比黃酒强烈的程度，可能八倍還不止。

「你唐老弟實在是個難得的大好人！」這是方老頭的第一句話。

因為唐漢只顧吃肉喝酒，只顧催促他吃肉喝酒，始終不說什麼，他有點過意不去，不得不先開口。

唐漢抬起一張紅通通的面孔，微笑道：「什麼樣子的人，才算是大好人？」

方老頭道：「慷慨、大方、和氣、謙恭、知禮。」

唐漢笑道：「你恐怕還漏了一樣。」

方老頭道：「漏了那一樣？」

唐漢笑道：「那就是決不勉强別人做他所不願意做的事！」

方老頭道：「哦？」

唐漢笑道：「舉個例子說：你喜歡喝黃酒，我喜歡喝松香露，我就不該勉强你一定要跟我喝同樣的酒。」

方老頭點點頭道：「有道理。」

唐漢微笑道：「如果你認為我這話有道理，你方老頭就不是個大好人了。」

方老頭一怔，問道：「老弟這話是什麼意思？」

唐漢自顧笑着說下去道：「同時，平白損失一萬两銀子的保證金，也不是個小數目，如果存放在老胡這裏吃兔子肉，至少可以吃上三百五十年，直吃到你們兩人的第八代玄玄孫！」

方老頭錯愕了片刻，忽然嘆了口氣，道：「老弟，你醉了，多謝盛情招待，我們只好改天再談了。」

他慢慢站起來，拿起倚放在牆壁上的扁担，帶着一臉無可奈何的歉意移步向店門口走去。

唐漢只是微笑，一點挽留的意思也沒有。

「如果有人肯饒了孫如玉那個可憐的小子——」他端起酒杯，像在跟自己說話：「我就會告訴他：多年前屠龍劍客一家的遭遇，其實跟飛刀帮並無任何關係。」

他喝了口酒，放下杯子。

「同時，我還可以告訴他：飛刀帮跟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女人也沒有什麼關係，就算有人把這女人倒吊在大廟口的廣場上，飛刀帮的四大堂主，也絕不會出面去營救。」

老胡因為客人少，用不着照顧，已到後面院子裏翻晒兔皮去了。

方老頭一隻脚也已跨出店門。

店門口打掃得很乾淨。

但方老頭卻像踩上了一條赤練蛇似的，剛跨出去的一隻脚，突又縮了回來。

他扭頭望着桌上那沒吃完的半盤兔肉，喃喃道：「東西是銀子買來的，糟蹋了實在可惜。」

× × ×

雙龍堡四虎衞在老胡兔肉店找到火種子唐漢時，方老頭也已經有了七分酒意。

唐漢酒意有幾分，自是想像可知。

身軀高大粗壯的四虎衞於店門口一字排開後，就像一片彤雲突然遮住太陽，店堂裏登時暗了下來。

「天黑下來了。」方老頭打了個呵欠，喃喃道：「老漢得上床先睡一會兒，你老弟一個人慢慢的喝個痛快吧！」

接着他就上了床。

床在桌底下。

這便是酒喝醉了的好處。

當一個人喝醉了酒的時候，只要他想睡覺，他就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一張舒適的床；隨地隨時都可以躺下去，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覺。

飛虎喬奇冷冷招呼道：「這位唐家老弟，你出來一下。」

唐漢抬起頭，眉毛撐得高高的，但眼皮卻像抹了膠水，霎巴霎巴的老半天，才

勉强裂開一道細縫。

「好！知道了。」他打着酒呃，揮揮手：「回去禀告你們主人，就說本公子已經喝得差不多了，下次一定……一定奉……奉陪……」

飛虎喬奇扭轉頭去，皺眉道：「你們瞧這小子，是眞醉還是假醉？」

惡虎藍山河走鼻音道：「待七爺來問他一下，就曉得了。」

這位在十八虎衞中排行第七的藍山河，人高腿長，幾乎只向前跨了兩步，便到了小木桌旁邊。

他問話的方式很特別。

別人問話，是用咀巴問，他用的則是一隻手。

一隻像鋼鈎般的右手！

這隻手的五根手指頭粗重堅硬，行家一入眼，便不難看出，它的主人在鐵沙掌和鷹爪功方面顯然是下過不少苦功。

如今這隻像鋼鈎般的手正一把抓向唐漢的胸口。

只要被這樣一隻手抓實了，不論多硬的骨頭，無疑也會立刻變成一把骨粉。

但這隻手很不巧的並沒有抓着唐漢。

因為唐漢沒有看到這隻手。

惡虎藍山河一把抓出之際，他恰巧正從櫈子上站起來，因為無法穩住重心，脚下一滑，差點摔倒下去。

他似乎還不曉得自己陰錯陽差，僥倖逃過一刧，居然還很有禮貌的指指桌旁空位道：「不必客氣，隨便坐……」

藍山河冷笑道：「錢三姑娘說得不錯，你小子果然滑溜得緊！」

他不等話完，第二把又接着抓出，抓去的部位，仍是唐漢胸口，唯一不同的地方，便是第二次出手的力道和速度，比第一次至少增强加快了一倍以上。

勁風掃過桌面，碗盞立即撞成一堆。

桌底下的方老頭咿唔着磨着牙齒，囈語般道：「床怎麼搖得這樣厲害？」

店門口，猛虎平濤目光一轉，突然大喝道：「當心桌底下那個老傢伙！」

可是，太遲了！只聽格格一聲脆响，高大的惡虎藍山河立即應聲矮了七八寸。

惡虎藍山河的一雙小腿很結實。

但很不幸的，他碰上的人是昔日名滿江湖，天台三傑之一的飛天豹子歐陽俊。

任何一雙結實的腿，只要碰着這位飛天豹子的一雙鐵掌，都不會比蚱蜢的一雙腿更結實。

藍山河眼珠凸出，看來正像一隻折了腿的蚱蜢。他雙手及時扳住桌沿，總算沒有立即栽坐下去。

唐漢像要過來攙扶似的，怔道：「啊，坐定，坐好，你老哥好像也喝得差不多了吧？」

猛虎平濤一跺足道：「老七太大意了，我早看出這老傢伙不是個東西！」

這位猛虎話剛說完，忽然間又是格卜一聲脆响。

這次脆响來自店門外。

猛虎平濤站在店門左首，距離方老頭那副柴担子不到兩尺，他罵完一聲不是個東西，柴束中就突然冒出一根金色長笛。

第二聲脆响仍是這根長笛跟猛虎平濤一雙小腿合奏的樂章。

猛虎平濤雙腿一軟，突然向前跪下，驟看上去，就像是這位猛虎為了自己的口不擇言，正以大禮在向店堂中的方老頭請求寬容饒恕。

這當然只是一種形象上的錯覺。

事實上，這位十八虎衞中的猛將，雖然冷不防挨了一笛，虎威並未減損分毫。

他一口氣罵了好幾句難聽的髒話之後，腰幹一挺，便想以一式虎滾平陽，騰身反撲偷襲他的敵人。

可是，他才一運氣，便感覺身上某一部位似乎有點不太對勁。

當他扭過頭去，瞧淸背後小腿下面的一雙脚尖，竟然不是脚尖雙雙向下着地，而是已以一個不可能的角度，翻轉過來朝天高高翹起時，這位猛虎突然一下暈了過去！

同一時候，冒出一根長笛的那綑柴束，也突然迸裂開來。

孫如玉像兔子般一躍而起，口中大嚷道：「這些虎爺本公子招惹不起，小唐快來救命！」

智虎公孫操手腕一抬，冷冷道：「好個小兔崽子，還不快替老子乖乖躺下。」

三顆鐵蓮子，夾着破風銳嘯，如流星趕月，疾射孫如玉上盤三大要穴！

孫如玉長笛急掃，但也只磕飛其中兩顆，另一顆鐵蓮子，不偏不倚，卜的一聲，端端正正的打中了他的玉竅穴！

玉竅穴位於雙眉夾心處，是人身七大要穴之一，傷後如不立即救治，鮮有活命之望。

這位金笛公子剛像兔子般躍起，忽又像兔子般摔落下去。

智虎公孫操不理孫如玉死活，身軀迅又轉向店堂。

嗤！

嗤！

嗤！

手抬處，又是三顆鐵蓮子，成品字形疾奔店堂中木桌下的方老頭。

他們四虎衞要找的人，本來是火種子唐漢，如今因為雙虎斷腿的關係，剩下的兩虎衞不由得將一腔怨毒，全部移注到孫如玉和方老頭這一老一少身上。

木桌突然旋轉。

卜！

卜！

卜！

三顆鐵蓮子，一顆不少，掃數射入正失去活動力的惡虎藍山河的後背心！

飛虎喬奇驚怒交迸，騰身撲進店堂內，厲吼道：「我操你祖奶奶的，你這條老狗！」

唐漢一閃身，笑道：「冤有頭，債有主，你們老哥倆好好的親熱親熱，這裏沒有我的事情了。」

他閃開飛虎喬奇，剛剛衝出店門，三顆鐵蓮子已迎面射至！

唐漢揚袖一拂，笑道：「抱歉，本大少玩彈珠的年紀早過去了！」

一股無形勁氣泛勇，三顆鐵蓮子中途改向，相繼射進門框。

智虎公孫操側身踢出一式穿心飛腿，口中道：「那就玩玩這個吧！」

他人高馬大，招式雖是穿心腿，一脚

蹬去的地方，却是唐漢的面門。

唐漢是個識貨的行家，他看出這位虎衞不僅打得一手好暗器，下盤的彈腿功夫，顯然更見精絕。他估計對方這一腳如果蹬實了，力道決不會少於五百斤。

以五百斤的力量撞向一件物體，莫說是人，就是一條大水牛無疑也承受不了。

唐漢脚下一滑，以一個大弧形繞向智虎身後，朗聲一笑道：「這種姿式有點像野狗撒尿，既不好看，也不好玩。」

他一掌向智虎後腦砍去，笑着又加了一句道：「本少爺歡喜玩這個！」

唐漢完全沒有看錯人，這位智虎的腿上功夫，果然造詣驚人。

他一腿踢空，回收速度奇快，身軀一轉，左肩微卸，不僅適時避開唐漢的掌招，而且及時又踢出一腿。

這一腿橫掃唐漢腰部，由於貼身踢出，勁力更爲悍猛。

店堂中乒乓之聲不絕，打得也很激烈。方老頭雖是過去天台三傑之一的飛天豹子，但碰上的這位虎衞，恰巧亦以掌力見長，一時顯然也佔不了多少便宜。

四虎衞已四去其二，尚且如此難纏，倘若四虎衞一個不缺，又將是一個什麼局面？

唐漢想到這裏，一邊以九宮移形換位身法迅速游走，一邊忍不住朝不遠處受傷的孫如玉偷偷掃了一眼。

他這一望之下，不由得大吃一驚。

孫如玉人已昏迷，雙眉夾心處，皮肉翻捲，鮮血泉湧，傷勢極爲緊急嚴重。

他如果再跟這位虎衞纏鬥下去，自己雖然不成問題，孫如玉可就要完定了。

可是，這名虎衞標悍異常，一時之間，他又如何才能加以擺脫？

唐漢正憂急不已，碎石街道的另一端，忽然出現三條人影。

看清了來的這三個人，唐漢的心全涼了。

× × ×

來的是三名標緻動人的大姑娘。

燕京三鳳！

唐漢咬咬牙齒，心腸一橫，決定不顧一切後果，以他一直不想被人知道的密宗大天心無相玄功，來收拾這個危急紊亂的局面。

密宗大天心無相玄功，是他一身武學秘密中的秘密。

他當初獲傳這種空門玄功，原是受命對付一個正在形成的可怕組織，如果這個秘密洩露出來，讓對方知悉密宗奇人大覺上人的絕學竟然有了傳人，而且已經流傳到了中原，不僅他這些年來四處奔波查訪的心血盡付東流，整個中原武林的命運，也可能因而陷入一場浩刧。

可是，事到如今，他已別無選擇。

燕京三鳳武功不俗，如果這三個丫頭插手攪局，孫如玉固然死定了，就是他跟方老頭，都可能無法安全脫身。

雙龍堡來的人手，絕不止這四名虎衞，時間拖延愈久，愈對他們不利，與其最後仍然要憑玄功善後，孫如玉這小子豈非死得太寃枉？

唐漢一念已決，正擬出手先將這名智虎解決之際，忽聽玉鳳錢宛男嬌滴滴的喝彩道：「好！好！公孫大俠的彈腿功夫，果然名不虛傳！『二郎担山趕太陽』。好！『劍指北斗』。好！『柳插玉關』。好！公孫大俠好好拿點功夫出來，讓這臭小子見識見識！」

智虎公孫操見唐漢一直守多攻少，原就自以爲佔了上風，如今再經玉鳳錢宛男這一揄揚，雙腿招式翻新，踢來更是虎虎風生，威不可當！

他一邊奮力搶攻，一邊揚聲回答道：「那邊躺着的那個小子，就是公孫某人放倒的，現在這個小子也差不多快了。」

玉鳳錢宛男道：「這小子出了名的難纏，要不要我們姐妹幾個助公孫大俠一臂之力？」

智虎公孫操道：「用不着，倒是躺着的那小子，他抽冷子毀了我們老九一雙腿，三位姑娘不妨派人過去補上一刀，也好給我們老九出口氣！」

玉鳳錢宛男欣然道：「好！讓我來動手。」

這小丫頭動作可眞俐落，話沒說完，白嫩的玉手上已多了一把紅綫飛刀！

唐漢一驚，一時顧不得收拾這名虎衞，身軀閃兩閃，飛快的退至孫如玉身邊。

他有了準備，玉鳳錢宛男那口飛刀自然傷不了孫如玉。他一身玄功已勁聚雙臂，隨時均能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只要這些丫頭眞想助紂爲虐，他也一樣下得了狠心毒手！

咻！紅綫飛刀突自玉鳳錢宛男手上電疾射出！

唐漢目光閃動，神色微微一緊，但旋即回復自然，臉上同時流露出一抹淺淺的笑意。

背向着三鳳的智虎公孫操，心中突然生出一股不妙之感。

只可惜他受了玉鳳的誇讚，將精神全部放在雙腿招式的變化上，等他聽到風生腦後，知道上了小妮子的惡當時，已經來不及化解了。

刷的一聲輕响，紅綫飛刀像熱鍋中鑽冷豆腐的泥鰍般，一骨溜齊柄沒入智虎後腦勺！

智虎公孫操倒下去後，昏厥過去的猛虎平濤，却於這時忽告悠悠醒轉。

銀鳳錢麗麗手一指道：「三妹，那邊還有一個，活口留不得！」

× × ×

戰事結束，三鳳像一陣風似的來了又走了。

唐漢望着三姐妹遠去的倩影，心中有着一股說不出的感激，也有着一股說不出的煩惱。

三鳳這份人情，是個很沉重的負担，他實在想不出什麼時候有機會，以及應以什麼方式去回報。

尤其玉鳳錢宛男臨去之前，那情深欵欵的回眸一瞥，更使他耳熱心跳，說不出心頭是股什麼滋味。

大家都說他這個火種子對女孩子很有一套，他自己也不否認這一點。

爲什麼今天碰上這個聰明而潑辣小丫頭，他却顯得如此又「笨」又「嫩」？

他平時的那一套那裏去了？

× × ×

店堂中寂然無聲，戰事顯然也已告結束。

唐漢走進去時，只見惡虎藍山河跟飛虎喬奇的屍體交叠在一起。

屋中傢俱均已砸得稀爛，到處是一片怵目驚心的血跡。

唐漢暗暗納罕。方老頭呢？

這位飛天豹子放下師姪孫如玉不管，是爲了怕別人識破他的身份？還是本身也受了重傷，亟待調息治療？

不過，由於時間急迫，唐漢對這一點已無暇深究。

他先將四虎衞的屍體拖進小店後院，然後從茅屋柴堆中拉出那位已嚇得不成人樣的店主老胡。

他給了老胡一張即使再賣三十年兔肉也賺不起來的銀票，吩咐老胡關門休業一天，將店裏收拾乾淨，並將四虎衞火速加以掩埋。

接着，他便抱起經他暫時以玄功護住心脈的孫如玉，抄店後小徑，急奔鎮頭上的長安生藥店，找那位無名鎮上唯一懂得一點醫道的侯子敬。

× × ×

無論什麼地方，開生藥店，都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行業。

生藥店的老板，也往往是地方上受人尊敬的人物。

但是，在無名鎮上，長安生藥店和它的店東侯老頭，却正好相反，長安生藥店既不是個受人稱道的字號，侯老頭這個人也不是位受人愛戴的人物。

原因只有一個，侯老頭的藥賣得太貴了！

藥爲什麼賣得特別貴，侯老頭當然也有他的理由。

譬如：交通不便啦，損耗太大啦，以及他選用的都是上等的道地貨啦，等等，等等。

然而，無論他怎麼解釋，鎮上人不諒解就是不諒解。

大家都知道藥材利潤極厚，無故抬高價錢，便是沒良心！

所以，大家背後便把這老傢伙由「侯子敬」改喊成「猴子精」。

在無名鎮上，第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是槓子頭呂炮。

而第二個，便是這位猴子精侯大掌櫃的。

（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十六

石鎖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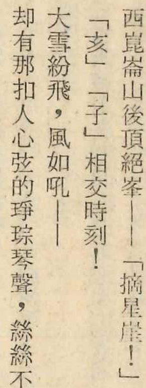
靈空子

石鎖一物，練習兩臂提掖之力，其功效不亞于鐵珠袋。石鎖之形式，與尋常之銅鎖無異，有簧壳，但無投匙之孔竇耳。以麻石或青石爲之，小者約二十斤，其大者六七十斤不等。初步專練提托，先以一手握其簧，提至胸次，折腕向上高舉，頻作升降，以練臂之實力，然後握鎖由下向前平提，或向旁側平提。提至鎖與肩平爲度，以練臂之懸勁，基礎既立，則進而練翻接盤腰等法。翻接即提鎖翻起，猛力上掖而脫手，使石鎖在空中翻一轉身，或兩三個轉身而接之，其轉身之多寡，須視臂力之大小而定，初入手不必求其多轉，蓋功夫到家之後，自不患其不熟極巧生也。待鎖轉至面前，即舉手搶住鎖簧，乘勢連續翻接之，前面翻接極熟之後，則練旁側翻接。側面純熟之後，更進而練頂鎖。頂鎖者即提鎖向上拋起，待其落下時，以拳迎其居中之處，頂于拳面片刻，更撤手使鎖下墜，從上面搶接其簧，再拋再接，初以拳頂，繼以手背頂小臂肘節頂，其法完全相同。頂鎖之術既精，復習背花，背花有左右之別，右背花則以右手提鎖，從右腰後向左肩處上拋，略扭身向左。而從左肩之前面接鎖，左背花則反是，練背花使勁，不可過猛，後腦腰脅各部，尤須加意照顧，偶不經意，或使力太過，鎖觸自身，每致重傷，務須手到眼到也。背花之後，繼習盤腰，亦分左右，右盤腰則右手提鎖，從右腰處，由後轉向左脅下摔去，向左旋身而接鎖，左盤腰反是。其餘復有背花後頂接，及盤腰後頂接等法，則合二法而爲一，學者可參酌行之。以上各法練全之後，則可易較重之鎖如法習之，歷若干時，更換較重之鎖，自二十斤，以次遞加，至能用六十斤石鎖，如易僚弄丸不覺費力，則一條臂膊，至少有二三百斤實力矣。練時宜兩手互行，不必如死手功夫之專練左手也，此功成就較速，大約二年，即可告成。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黃白石・圖

塞外飛虹（一）



石林逼獻寶

西崑崙山後頂絕峯——「摘星崖！」

「亥」「子」相交時刻！

大雪紛飛，風如吼——

卻有那扣人心弦的琤琮琴聲，絲絲不斷傳來！

有道是「雪落猿啼人跡渺，咫尺窺天見仙踪！」——敢情已是來到神仙世界！

兩排雪松抵擋住北來的風勢，卻將那一天落雪怒濤也似的捲起半空；在那裏怒發迂迴，像似一條大雪龍，昂首舒身，好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

長松夾道，一徑如蛇！

不見奇花異草，只是滿目蒺藜。

蛇徑盡頭的這座神仙洞府，未免是太小了一點！

——那只是長長的一個敞間，半隱半現，「隱」于半山石峯，「現」于萬里長空！

石室裏，只見一燈如豆，光影晦黯迷離——

一個雪衣秀士，盤膝琴前，只見他左手輕提右手的寬袍大袖，五指如飛，一輪運轉，將一曲「天外飛兵」彈奏得聲色俱厲，化無形爲有色，堪稱此道之健傑矣！

一曲方終，他手擊石案，口中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目光外望，仰窺着當空的疾風捲起的那條大雪龍，一時爲之神馳不已——

驀地眼前一亮，一道赤色火鏈，長橋臥波般地懸于室外，赤色光鏈之端佇立着

師尊訓難忘

一個蓬頭亂髮的黃衣虬髯大漢，由於他佇立於紅色光彩之中，整個人身都染成了紅色，看上去眞像是霹靂龍王也似的一個人物。

「恩人不宜再分神琴瑟，晚課時間到了！」那漢子洪聲道：「如今距離七期已近，聽銀眉前輩說，恩人如不能在四十九日之內悟出三生道統，對於今後功業將大有影響，此舉關係恩人今後功業至鉅，你卻是萬萬疏忽不得呢！」

雪衣秀士感慨的向着赤光中的大漢，點頭笑道：「徐雷，原來你也在這裏？我只當這裏只有我一個人呢！」

敢情這魁梧虬髯大漢，竟是新近由「雁蕩山」脫困不久的煉士徐雷，他自爲杜鐵池救出雁蕩山之後，感念杜之大恩，一路追隨，俟到「崑崙七子」聯手大破「百花教主」佟聖之後，一行人遂爲七子延至西崑崙洞府爲客（事詳前集『崑崙七子』），想不到杜鐵池方出魔域，又困愁城，看來欲承其金仙大道；七修仙業實在殊非易事了！

徐雷點點頭，沉聲道：「這裏原是只有恩人一個，是我放心不下，特爲在七位前輩面前，討下了一個爲恩人護法的差事……就在此後嶺絕峯已經守候恩人二十日夜之久了！」

雪衣秀士杜鐵池慨然嘆息一聲，點點頭道：「你這又是何苦來哉？這裏地當七位眞人修仙之處，雖非七位眞人洞府所在

，卻是相去不遠，莫非還有什麼邪魔外道敢與侵犯不成？」

徐雷道：「恩人有所不知，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恩人此番面壁，非比尋常，七修仙業，舉世同欽，如爲外界所知，保不住就有那不知死活之輩心存覬覦，萬一有所失閃，可就大事不妙，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杜鐵池莞爾一笑道：「道兄也未免過於仔細了，這些日子來，我已對過去身世，略有所悟，師門道統卻深博遠大，一時還思不透澈，久思人倦，才想起來彈琴作耍，也不過隨興一番而已！」

徐雷說道：「恩人既明前生之事，想來師承道統指日可悟，大功待成，可喜可賀！」

「你也未免高興的太早一點了……」杜鐵池說道：「也罷，七位眞人面囑我後嶺靜居，並未有所禁忌，我現在倒是有些餓了，你來得正好，就陪我少進一點飲食吧！」

徐雷聆聽之下，道了聲「這個……」，一時面有難色，卻是並未遵命！

杜鐵池一笑道：「道兄你也太固執了，如果你有所忌諱，我不勉强，你就自去吧！」

一面說，遂即站起來，自一旁石案上拿起了一個瓷罇，微笑道：「這座洞府，不知是那一位古仙人修眞之所，倒是留有不少吃食，除了黃精首烏，卻被我找到了這一甕美酒，我已喝過一次，確是美味，如何，你可要嘗上一些？」

徐雷微微點頭道：「恩人見召，敢不遵命！」

話聲一落，只見紅光乍閃即失，再看徐雷其人，卻已進得室內！

杜鐵池高興的道：「這就對了，有你在此，我也就不愁寂寞了，你既然來了這麼久，爲什麼今夜才現身說話？白白讓我獨自一人苦悶，眞該罰酒一杯！」

徐雷苦笑道：「照說我是不能現身打擾恩人你的功課，七位老仙師如果知道，說不定……」

杜鐵池道：「這是我邀請你來的，七位眞人要是知道，只有責怪我，卻是怪不得你！」

一面說早已經取出了兩隻青玉酒杯，將罇中酒各自斟上了一杯——彼此飲了一口。

徐雷點點頭道：「果然是好酒——只不知爲何物所釀製！味道如此醇美！」

杜鐵池道：「我已很久不食人間烟火，現在難得你在，何不弄上幾樣佳餚嚐嚐可好？」

徐雷聆聽之下，不禁心裏一驚——

只見他一時停杯不語，一雙眸子直直的注視向杜鐵池臉上，心裏由不住暗中忖道：他已是仙業大證之身，何以還有這個俗念？豈非怪事？轉念再想，才不禁爲之恍然。

當下微笑頷首道：「這就是了，恩人此刻身歷三生，正在人仙之間，仙固仙矣，可就難爲了這個『人』字，這正是要緊關頭，少飲點酒，料是無妨，烟火之慾卻是放縱不得，我看還是免了吧！」

杜鐵池呆了呆，喟嘆一聲道：「道兄說的是，我竟是越來越糊塗了！」

徐雷將杯中酒一飲而盡道：「恩人大智若愚，只是沒有想到這一層罷了，時間不早，我確實該走了，要是如此壞了恩人的功業，可就萬死不贖其罪了！」

杜鐵池點點頭道：「你一定要走，我倒是不便留你，幾位仙長目前可都還在這裏嗎？」

徐雷道：「桑道友，吳道友是昨天走的……他二人也曾來此看你，只是爲了怕打擾恩人的功課，只遠遠觀看了一刻，遂即告辭，臨行之前託我向恩人致意，說是期滿之後，再專程相邀一敍！」

杜鐵池點點頭道：「瑩瑩呢？」

徐雷其時已知吳嬪愛徒梁瑩瑩，其實與杜鐵池乃三生愛侶。

有關此事，他已由靜中參悟及桑羽處知道了一些，悉知杜鐵池之所以延自今生轉世得道，實在受害此女頗深，無奈二人相愛至深，因緣牽扯數代未了，想要硬性分開，實屬不能——以眼前杜鐵池情形而論，自是不宜與她見面，即使多想也非妙事，無奈仙家着重的只是這一個「緣」字，一切因緣是非得失，早已爲先注定，那是强求不得的！

徐雷微頓了一下，遂自泰然答道：「梁姑娘還在這裏，七位眞人說是要加惠與她，因爲怕躭誤了恩人的功課，所以不便前來探望！」

杜鐵池聽如此說，心裏好生代瑩瑩高興！還待再問些什麼，徐雷已迫不及待的舉手告別，但見紅光閃處，已再無踪！

杜鐵池深知徐雷功力極高，以他輩份，原不該對自己如此，自然這其中又關係到來生的諸般「緣份」。

這幾日靜中思索，他已參透了許多前所不知之事，即以與徐雷之一段因果素緣，便深具生離死別熱血道義之因，細思起來，此一段因果眞個令人傷心！

前文曾述及，杜鐵池之一段仙緣遇合，既爲七修道統之未來光大之人，其承受此一道統之龐大壓力，自然亦遠較一般旁門左道爲高！

這就是何以崑崙七子要他閉關深思，感諸形形色色的外魔之困了！

徐雷離開之後，杜鐵池强自定下心來，先自運功一回，把先時得自七修洞府的功訣，圖解，以及所謂的「十二星相面面俱到」，諸多七修奧秘，一一在腦中思過，立刻便又有一番境界！

每一次當他着意深思這番師門奧秘時，便會有一番新的領受，幾乎每一次所得的境遇都不相同，只見七修道統之博大深邃，非比尋常！

這一次運功，足足進行了約有兩個時辰！

等到他睜開眼睛時，洞室內已微微有了些明意，仰視當空，似乎大風已止，那簌簌落雪，卻較先前更大了。

這裏雖非崑崙七子修眞之所，唯亦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到處都設有七子所佈署的禁制。

——就拿這座凸出雲層之上的山峯來說，除設有用以障人耳目的法力以外，環山四週更有一面肉眼不見的厲害禁制，只是除非有特別道行的人，尋常人萬萬看它

不出罷了。

杜鐵池運功醒來，只覺得一派神清智爽。閑來無事便運用功力細細的觀察一下四週環境，這一仔細觀察，果然被他看出了諸多異態！

他發覺到，就在自己處身之外，整個的山峯外層，似乎被一層淡淡的青光所包，妙在距離那層青光之外，約丈許開外，另有一層淺淺的紫色光罩罩住！由是整個山峯就包含在這青紫兩色光華之間！

——是以，一任峯外風勢何等狂猛，却不能衝破那紫、青二色光圈，雖是如此，那飄飄白雪却能安詳的透穿降落，仙家禁制竟是神奇至此！

須知杜鐵池三世慧根，既爲七修眞人門下衣砵傳人，功力自然大是可觀，况乎眼前智域漸開，前世功力雖未完全恢復，却已在隱觀之間，更由於一些意外的仙緣遇合，諸如得飲「靈石仙液」，乃得造就出不可思議的內在功力！

——就以他這雙眼睛的視覺官能，即使較之修煉千年的全眞高道亦不稍遜。

眼前這個突然的發現，頓時使得他與趣盎然，不覺繼續四下裏觀望起來！

於是，雪地裏的一隻白兔，天外雲層外表的一隻飛鶴，都不能逃開他的觀察之中。

這番樂趣自然較諸「關蚊於素帳，徐噴以烟，作青雲白鶴觀」的兒時感受大是不同，不過兩者之間的心境却是一樣的悠閑！

如此情形，他作耍了一陣，正自有些無聊，就在他待將目光收回的一霎，却爲他看見了一樁稀罕的事兒——

一道淡淡的橙色光華暴起雲端，匹練也似的由空中掠過——杜鐵池如今已有足夠的經驗，一望之下，即可以判知這是仙道行列中的劍遁！不免心裏一動！

那道黃色劍光初現時距離尚遠，不過交睫的當兒，已來到了眼前！

這就更令杜鐵池心裏吃驚了，暗忖着什麼人如此大胆，竟敢輕犯崑崙七子所在之處不成？

一念未完，即見那道黃澄澄的光華，在距離自己處身山峯百十丈外忽然打住！

緊接着撥轉劍鋒，却向隔壁另一座山峯上飛馳而去，兩峯之間，不過間隔十數丈，是以杜鐵池也就看得格外清晰！

即見那道橙色光華忽地暴長一倍，有如一條十數丈長短的大金龍，先是圍繞着這座隣峯打了一陣子轉兒，忽地按下鋒頭，黃光連閃了兩閃，遂即現出一個高大身材的道人！

這道人好一副猙獰模樣！

只見他身高七尺，面如鍋底，生得濃眉巨眼，獅子鼻，四字口，一張大圓臉之下，垂着尺許來長的一部紅色鬍鬚！陡然一見，眞像是年畫上的門神那個模樣，只是較諸門神更要猙獰十分！

這個人身上穿着一襲火紅的道袍，外加一領大狐披肩，一頭亂髮，其色亦是近赤，却戴着一面銅製道冠，那銅冠打磨得異常光亮，映着即將黎明的天色，閃閃生光，却在他寬聳的雙肩之後，交插着兩柄大刀，刀式奇特，除了刀面看來較長刀要寬上一倍之外，刀柄上的那個大鐶，足有碗口大小，却繫着血紅色的刀衣，隨風招展，殺氣十足！

除此之外，道人腰上還繫有一個鼓膨膨的法寶囊，另在腰身以下，圍着一面黑色狀似魚網也似的東西，却在網上綴着大小千百個亮光閃閃的鈴鐺，隨着道人落下的身軀，發出一串叮叮聲響！

杜鐵池乍然看見這個人，不由地精神一振，特別的對他加以注意！

道人身子落下之後，先是睜着一雙大眼睛，頻頻四下張望，繼而認定一處大步行來！

杜鐵池這才發覺到，敢情這座隣峯之上，佈滿了大小不一的千百座石筍，密密麻麻佈滿了整個峯頭，連同山坡上都是！

這些石筍每一個都高有三四丈，層層相疊，間以白雪翠松，煞是好看。

紅衣道人忽地拔身躍起，落足在最外圍的一根石筍上，身上銅鈴嘩啦啦一陣子亂响！一時間驚起了大羣原先棲息嶺上的火鶴！紛紛拍翅而起，鳴叫着羣聚而去！

原來這些鶴，身上毛色純白如雪，一待張翼之後，才現出內翼部份的紅色，羣相聚集，狀如火雲，緩緩移動，却是一番奇景！

道人似乎前此未曾發現，驀地驚了一驚，緊接着嘿嘿冷笑了幾聲——

容得眼前這片火鶴漸漸飛遠了，他才凌聲道：「道兄別來無恙否？……閉門不出，豈是接待老朋友的道理？」

空山無聲，道人這幾句話說得是聲宏量足，就連遠在對峯之上的杜鐵池，也聽得十分清楚！

杜鐵池乍聞對方話聲，心裏驚得一驚，只以爲他是在向自己發話。

轉念一想，頓時覺得不對！

第一，自己此來，全在崑崙七子秘密安排，且有七子仙法與外界隔絕，自己處身石洞之內，並未外出現形，自不會爲對方道人所見！

第二，這個道人前所未見，面孔陌生得很。

第三，對方道人已是老大不小的年歲，口稱「道兄」顯然被稱呼的一方年歲更要較他爲大，與自己情形顯然又是不符。如此顯然是外人了。

紅衣道人發話之後，稍停一刻，見對方沒有回答，忍不住嘿嘿冷笑了幾聲。

只見他身形縱處，躍上了另一根石筍，四下盼顧了一下。那雙閃爍着精光的眸子，注視着石林正中，再一次大聲發話道：「秦道友別來無恙，不要再藏了，哈哈……老朋友來看你了！」

這一次說話聲音，較之前一次更大，空山迴蕩，實是驚人。

杜鐵池不由更形驚訝，暗忖着這個道人胆子不小，居然守着崑崙七子家門，如此囂張，眞不知他是個什麼來路，如此自恃無恐！

思念之中，却見那個紅衣道人想是兩次發話，均不見對方回音，已經有些動怒了！

——遂見他身形連連縱起，足下托着一片青霞，連續不停的落向附近石筍之上！倏起倏落，有如星丸跳擲，看起來其勢快極！

奇怪的是，每當他足尖一經接觸到石筍尖峯，即會閃出一片青光，有如金鐵交鳴般的發出「鏘！」地一聲！

這裏漫山遍野，俱佈滿了石筍，短時間之內自不能一一遍踏。

是以在他遍踏過百十座石筍之後，這個高大的紅衣道人暫時又定住了身子。

「秦道友——我勸你還是現身出來的好，嘿嘿……你的脾氣我最清楚，你一定在這裏，錯不了！」

話聲一落，四山寂然！

依然是沒有回聲！

紅衣道人獰笑一聲，似乎他已認定了對方非在這裏不可，既然已找到了對方家門，倒不愁他不出來。

所以，他改變了態度，好整以暇的繼續發話道：「這百十年來，我找得你好苦……現在總算被我找着了，老朋友了，用不着來這一套，何必呢！」

一面說他隨即在一座石筍尖端坐下來，像是自言自語的對空發話道：「秦冰——你想想看，不錯，我承認你出道比我早，法力比我强，可是嘿嘿……你應該明白，今天你的情形可是不一樣！

「……你不妨再想想看，當初如果不是我念及你對我的一點好處，出手救你，只怕你早已經喪生在『寒谷二老』兩個老怪物的手裏了！」

杜鐵池聽他提到「寒谷二老」這個名字，心裏一動，只覺得這名字熟得很，像是在那裏見過，却是想不起來，無聊之中，意外的發現到了一塲好戲，倒要看個究竟！

紅衣道人像是說上了癮頭，由他前番話中，悉知他與對方已經百十年不會見過，這麼長的時間沒有見面，自然有很多話要說了。

「秦冰！」道人大聲道：「你的情形我雖然沒有看見，却是可以猜的到！」

他頻頻冷笑着，繼續說道：「這個天底下，能夠在那兩個老怪物手下逃過活命的，大槪還不多見，我比你幸運一點，沒有被兩個老怪物的『化屍神光』所傷……嘿嘿，這也是爲什麼今天我還能來看你的原因！」

很得意的樣子。

紅衣道人聳了一下肩頭，冷冷的繼續說道：「據我所知，凡是中了那兩個老怪物化屍神光的人，就算他道行多大高深，僥倖不死，也勢必會落得終身殘廢，除了頭腦還能保持清醒之外，整個人形同腐屍……哼哼，你雖然得道千年，道法高深，僥倖保住了你的性命，諒來也好不到那裏去——」

頓了一下，他繼續說道：「你知道得比我多，當然知道兩個老怪物這種『化屍神光』一經中人，就算不死，也等於是個活死人，唯一求生之道，也只有借助天地至陰至陽，兩極交合之處，擇地而居，才能苟保殘生！」

道人說到這裏，剔眉睜眼，滿臉興奮表情，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

只見他赫赫怪笑了兩聲，才又接下去道：「——是我找遍了天下，才找到二處地方，一處是川北都蠻山的『黃柳川』，另一處是陝南的『瓦赤子湖』，再就是這裏了！」

紅衣道人只管自說自話，認定了對方非在這裏不可。

「那川北都蠻山的黃柳川，固然是個好地方，無奈乃『鬼姥』桑仙的地盤，平日來往多是旁門外道的人物，以你那種自視清高的平素性情，自然不會與她爲伍。至於陝南的瓦赤子湖，却是『可可上人』的修仙之處，這個老兒雖然自命爲正派人物，可是量狹得很，而且與你過去曾經結得有樑子，哼哼，你當然不會到那裏去厚顏托庇於他，這麼一想，便只有一個地方，容得下你了！」

暗中的那個「秦冰」，仍然是一言不發，到底是不是在這裏，還是一個謎！

紅衣道人頓了頓，臉上一副自信間雜着無限獰惡的表情，接下去道：「這地方地處極荒，又當崑崙七子修眞之處，以你平日性情，雖不見得就甘心求人，無奈人在難中，情形就不一樣了！」

道人怪笑了一聲，凌聲道：「崑崙七子雖然道力高深，一向標榜爲當今正派魁首人物，可是據我所知，這七個老兒爲人自私得很，數百年來深居簡出，你又幾曾見過他們管過閑事來，哼哼，如果你以爲住在這裏，就能得到他們庇護，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再說！」頓了一下，他才又接下去道：「如今海內外正邪各門，都因爲道家四九天刦不久來臨，誰都在全力準備，以求自保尚恐不及，那一個人又會爲了你一個殘廢多事結仇？老兄你是聰明人，這一點諒還看得出來吧？」

這番話聽在杜鐵池耳中，不禁大爲震驚！下意識裏對於那個「莫須有」的秦冰，大生同情之心！

紅衣道人嘴裏雖不停的一直在說着，兩隻眼睛却咕嚕嚕轉個不停的在現場石林裏搜索着。

忽然見他手揚之處，發出了一串子火花。

火花共爲七朵，每一朵都有巴掌大小，一經出手，遂即立刻分散開七個不同地方，猝然投落下去！

杜鐵池心中一驚，以他想法，七朵火花不外是道人所練之神雷烈火物什，一經着物必得爆炸開來，七雷同鳴，料想必有一番驚人之勢了！

事實情形却並非如此！

眼看着那七朵黃色火花，一經散開，分別擊中七座石筍之一霎，先是「哧哧！」一陣子响聲，石上冰雪，立刻爲之融化，騰起大片白氣！

七朵火花，遂即變成凝固的七個星狀物什，各自散發出耀目的黃光，一經接觸到石面，登時閃得一閃，穿石而入，瞬即無踪！

暗中的杜鐵池其時法力見識已陸續恢復，並非如前全然無知。

此刻見狀，立刻明白道人出手的這七點火星，其實乃是他本身所煉的「功火」，各憑本人功力所屬陰陽五行，效果功力各有不同！

眼前道人所出功火，既是黃色，很可能是屬於「戊土」或「庚金」一類！

觀諸他這番表現，分明意在借助本身

「功火」之力，穿石入地，硬要將目前仍未現身的這個秦冰逼將出來，倒是居心叵測，至爲狠毒了。

一念未完，即見那七朶火星，在紅衣道人功力催施之下，頻頻隱現於石林之間，此出彼隱，繼續不停，霎時之間，已搜遍了附近大片石林！

紅衣道人目睹及此，冷笑一聲，霍地大袖一揚，頓時由其袖內傾洩出大片的火星！

這片火星，少說也在百十朶左右，狀如箭發，一經出袖頃刻間光華大盛，俱都變大了數倍！

當下，隨着道人手指之處，有如飛蝗萬點，一股腦的全數投落石林之間。

眼看着這片火星，也如同前面所發一般，一經投落石林之後，各自發出了一道黃光，正待如前狀各自穿石而入。

就在這一霎，猛可裏由羣石之間飛起了一天紫色星狀物什，看起來除了顏色之外幾與道人所發出的黃色火星一般無二！

這片紫色火星，一經出手，不偏不倚的正好與道人所出手的黃色火星迎了個正着！

空中傳出了一陣輕微的「波波！」之聲，紛紛爆破開來，頃刻間，雙方儘皆化爲烏有！

紅衣道人先是一愣，倏地自石筍上站起，由不住哈哈大笑道：「怎麼樣，我就知道你藏在這裏！這一下可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啦！」

話聲一頓，雙手連連搓動，忽向外乍然一揚，即由其掌心裏飛出了一道奇亮紅光！

這道紅光一經出手，即似乎認定了石林之中的某處，驀地電閃而下，緊接着响了震天價也似的一聲霹靂！

無奈暗中那人似乎也有防範。

就在紅衣道人所發紅光方自下襲的同時，陡然間，即見一片青霞，由石林之間狂噴而起！

紅青二光一經接觸，那紅光雖化神雷爆炸，却因青霞有防在先，這一炸之威，雖然赤焰橫流，威力可觀，却不會傷着現場秋毫！

杜鐵池乍見此情景，心裏着實吃驚，惟現場形象雖是如此凌惡，所顯示於對山的效果却並不驚人，若非杜鐵池聚精會神的注視聆聽，簡直不易覺察，足見崑崙七子用以封鎖仙山的法力何等奧秘！

——事實上確係如此，如非是杜鐵池這等靈性慧根之人，又加以自飲靈石仙乳之後，所顯示的過人聽視之力，一般仙道萬難有所覺察！

紅衣道人乍見對方如此施展，不禁勃然大怒——獰笑一聲，隨地平伸右手，中指彈處，由其指尖上，飛出了一點碧光。

敢情這是他以運力丹氣所凝聚的一點兜率之火，一經炸開，其威勢是可將整個山嶺夷爲平地。

紅衣道人顯然在怒火頭上，一來恨惡對方過甚，再者情知對方法力深湛，深知一般法力萬難傷害於他，這才拚着消耗一些內功眞元，也要對方當場出醜。

無奈，他的這一點用心，顯然又是白費了。

原因是暗中藏匿在石林之內的這個奇人，事實上對他的一切瞭解得十分淸楚，諸如他功力的擅長，對敵的手法，甚至於心理的思維，都揣摸得一淸二楚，就好像眼前這點「兜率」之火，也在那人瞭解之中。

是以，就在這點碧光方自飛向石林的一霎間，驀地即由林內飛出了一蓬青霞！

這蓬青霞乍然飛出，形成數尺方圓的一片，霍地向上一迎，已將對方飛來的那點兜率之火緊緊包住，霎息間移飛天外。

其勢極快，彈指間已是百十丈開外！

只聽得霹靂一聲大震，空中紫光大盛，敢情那點兜率紫色火焰，已然爆破開來，但見烈焰四濺，奇光刺目難開。

杜鐵池雖然身處禁障之內，無論聽受感覺，都是較爲輕微，但是只憑視覺觀感已可想知現場情勢之猛烈，由不住大爲驚心。

顯然暗中那個人，已識得厲害，是以特意將對方所發之兜率火引發至百數十丈外。

雖然這樣，現場之情勢看來還是够瞧的。

想是爆炸之一刹那，奇熱難當，以至於道人立處峯上之皚皚的雪，俱都爲之溶化，變爲淙淙泉水，滙爲澤川，直向山下淌去。

紅衣道人顯然未曾料及對方有此一手，陡然使自己損耗了不少功力，一時爲之愕然。

却聽得眼前地下傳來一聲冷澈心肺的獰笑聲，一個冰冷的聲音傳出來道：「司徒猛——你好大的胆子，崑崙七位道友近在咫尺，你竟然胆敢如此放肆，以我之見，現在即刻退下，也許還來得及，否則大錯鑄成，只怕後悔莫及矣！」

原來那道人複姓司徒，單名一個「猛」字，乃「七虎嶺」白雲坡之散仙，人稱「伏虎上人」，論其輩份較諸崑崙七子，並不低多少，平素爲人介於正邪之間，一向深居簡出，倒是沒有料到一旦與人爲敵，竟是如此火爆性情。

暗中人話聲出口，被稱爲司徒猛的道人濃眉頻頻挑動，怒聲道：「果然是你……嘿嘿，可見我苦心倒也沒有白費！」

一面說時，遂見他身軀振處，圍在腰圍之下的那一面烏黑大網，霍地化爲大片烏雲，昇空直起。

這片看來有似烏雲的大網子，一經昇空，頃刻間迎風疾長，已化爲數十丈大小一片，牢牢將這座山峯罩住，網面上千百銅鈴，一粒粒都像是閃爍雲際的星辰，原本已呈現黎明的天，竟然一下子又爲之暗淡了。

司徒猛此舉料必是預防暗中那個叫秦冰的人逃脫，是以先行佈下厲害的埋伏。

「司徒猛！」地底下再次傳出了冰冷的聲音道：「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邊說邊自發出了一聲冗長的嘆息道：「我如今正如你所說，已落成了半殘廢模樣，你這厮居然來苦苦相逼，眞個是其心可誅……可恨之至……」

司徒猛在他說話時，那雙銅鈴也似的大眼睛，一直在眸子裏骨骨碌碌地打轉兒，不時的看東看西，想是在辨別聲音之確切來處。

聆聽之下，他遂即道：「秦冰——你還是乖乖就範的好，今天無論你說什麼，我是再也不會放過你了，那一件『碧鱗披』原是我師門鎭山之寶，無論是如何不能落在你手，再說『風雷卷』已在你手中保有百十年之久，論情論理也應該歸還與我……哼哼，今天我既然找到了你，想空口幾句話把我打發走路，可是沒有這麼便宜之事！」

被稱爲秦冰之人，既然已爲對方看破了行藏，也就不再掩藏。

當下冷冷笑道：「碧鱗披雖是你門中鎭山之寶，惟乃貴門第七代掌門蘇眞人親手相贈之物，蘇眞人贈時曾謂赤碧一門，至此氣數已盡，此寶及風雷二卷皆贈與我……唉唉……」

說到這裏，這個秦冰似乎頗爲傷感的一連嘆息二聲道：「蘇眞人算來當是你的師門祖叔人物，此事已見諸你門中銅長細數本末——」

微微一頓，秦冰冷冷一笑，接下去道：「當年令師因閉門法中一個字訣，久悟不出，上門尋我，我曾不顧一切，將風雷二卷，借他一閱，令師持回，三日後親手送還，後來我細審全卷，竟然原卷未動，只參看了『閉門』法中之一頁而已，若論令師入道，較我爲早，法力亦不差與我，况乎風雷二卷，原爲其師門之物，若是心存覬覦，就是不還與我，我又能耐之何？是以，論及此，我對令師實在心存敬佩，哼哼——也正因此，才在其撒手之後，對你百般造就……說起來即使未敢以師者視你，對你實則亦介與半師之間……」

說到這裏，他又發出了一聲嘆息。

稍停之後，才又繼續說道：「我所以對你一番苦心造就，實則念及令師叔蘇眞人對我昔日之關愛，以及令師兵解前之飛書托咐，又以赤碧門對我之種種嘉惠，深覺得對你這個赤碧門之末代傳人，有其不能推卸之責任，這才破格造就與你……」

司徒猛見他滔滔不絕的細述往事，早已不耐，厲聲道：「事過境遷，你說這些又有什麼用？」

秦冰聲音道：「……善惡你自爲之，這一段與你師門的根本，却是要說與你知道的！」

緊接着他冷冷的又說下去道：「論及輩份，令師見我亦要禮讓三分，是我感戴你師門之種種青惠，才客氣的不以居長，想不到你竟然也因此自己抬高了身價，這倒也還罷了，最不可原諒你的是……」

司徒猛在他說話時，面上怒容亦顯，一面手指連連向着當空那面大網子指點不已。

刹那間，網上那千百萬個黃色鈴鐺一齊閃出了刺目黃光，幾經閃爍之後，每一道黃色光華，皆自空中高高投射而下，射中一方石筍。

——想是光中顯示着奇熱氣息，以致於那些被黃光所射中的石筍，俱都蒸騰起縷縷白烟，熱力兀自在加强之中，片刻間，整個石林都變得一片赤紅！

暗中發話的秦冰，忽然發出了一聲輕咳，並且微微顯出了一片喘息聲。

「……司徒猛……你……這是在幹什麼？」

一面說，這個秦冰情不自禁的又發出了幾聲咳嗽！

司徒猛嘿嘿笑道：「你這老兒，居然也有受不了……的時候，告訴你吧，我這面『玄天網』如今正是你的致命剋星——秦冰你不妨好好想個仔細，要想活命呢，就得趕快獻出二寶，我也許念在當年總算有過同門之誼，也就饒你一命，要不然嘿嘿，只怕你悔之晚矣！」

果然秦冰喘聲漸大，連連咳嗽不已。

「司徒……猛，你……敢……？」

「廢話少說，只等我法力一摧，這座山只怕萬物皆焚，那時你再想討饒可就晚了！」

「你不敢……這裏乃崑崙七位道兄修眞之所，你何敢造此殺孽……？」

司徒猛一聲狂笑道：「老朽，你一再抬出這七個老東西來，莫非以爲我就怕了他們不成？我與他們井水不犯河水，他們又何必尋我晦氣？再說就算他們不樂意，此事也是由你而起，第一個放不過的也當是你這個老朽，又關我何事？」

秦冰原是想抬出崑崙七子大名，料必司徒猛多少會心裏存些忌諱，却沒有想到對方托大至此，竟然一概都不看在眼裏。

——以眼前情勢而論，司徒猛果然心存毒惡，而且一上來就對暗中這個秦冰構成了極大威脅！

說話之間，即見原爲白雪所籠罩的大片石林，這時非但白雪早已盡溶，那千百石筍一根根俱都變爲赤紅顏色，不時的閃爍出熊熊烈焰，整個山峯滙集成大片烈火，簡直就是一座「火焰山」！

暗中的那個人——秦冰當此劣勢之下，禁不住頻頻喘哮起來，不時的發出微弱的呻吟之聲。

司徒猛自以得計，好不興奮，當下冷笑揚聲道：「秦冰如今你已是釜中之魚，我只待再加熱力，你這老兒怕不立刻屍化而亡，我看你還能玩什麼花樣？再不把二寶獻出悔之晚矣！」

話聲方歇，即聽得地底連發咳聲！

遂即見到一蓬碧光華，自地面冉冉昇起。

杜鐵池由於所處洞室，乃一極高之峯，二峯間隔甚近，居高臨下，看得極爲淸楚。

此刻即見那冉冉昇起的一蓬碧光，外形宛若一蓬帳幕，上尖下方，光華閃爍，甚是刺眼，却在那透明的帳光之內，陳列着一方八尺長四尺寬的白潔玉板，玉板上平平整整的睡着一個文士模樣裝束的斯文人物！

這人身軀瘦長，面白如紙，看上去不過四十許人，一身寶藍色絲質綢衣！

那綢衣既長又大，看上去質料極柔，包裹着他枯瘦的身軀，露着一雙奇白未着鞋襪的脚，簡直像煞一具待殮的屍體。

這人有着一頭濃而黑的散髮，眉黑目秀，白面無鬚，那雙露於袖外的手，也如同下面的雙足一般其白如雪，所不同的是尖尖的十指指尖上，各留有兩三寸長短的指甲，每一枚指甲上都戴着一枚形式奇異古雅的銀質甲套，閃閃有光。

整個的人乍看之下，即給人以「一塵

不沾」的感覺，確是個標緻俊秀人物。

杜鐵池因聽雙方對答口氣，猜想出地底道人顯然輩份極高，加以身受之迫害，必當是一個貌相不堪的枯朽老者，却沒有料到竟然是如此一個神俊人物，倒有幾分出乎意外！

眼前這個藍衣文士看來確是極其微弱，一動也不動的平躺在那一方白玉案上。

想是被方才司徒猛那陣子奇熱烈火攻勢硬逼而出，只見他全身上下，像是洗了個澡也似的，俱爲汗水所濕透，濕淋淋的煞是驚人。

這人想是對於司徒猛天上這面「玄天網」甚是畏懼，目光甫一接觸，即爲之吃了一驚，即見他嘴張處，由口腔內噴出了一股碧光，迅速的加注於那蓬帳光之內！

杜鐵池這才知道，那蓬環繞他身側四週的碧光，敢情俱是發自其口！原來是他苦練經年的丹元之氣，其色碧綠，多半屬於「水」性，以「水」尅「火」，倒也在情理之中，顯然處置甚爲得當。

文士以看來蒲柳之身，竟能運用如此精純的丹田元氣抗拒對方的仙家至寶，確是不同凡响。

司徒猛狂笑一聲，一面上下頻頻打量着對方道：「秦冰，你是聰明人，這個樣你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嘿嘿，到時候看你苦煉經年的內元丹氣一經耗盡，仍然免不了焚身之難，這又是何苦來？」

被稱爲秦冰的那個文士冷哼了一聲，只見他目光微微移動了一下，上半個身子遂即自動的坐了起來。

司徒猛在他目光逼視之下，竟然現出頗不自然的表情——畢竟對方過去對他的諸多恩惠，終不能爲之一筆抹煞，秦冰冰寒的目光裏交熾着凌厲的譴責，使得司徒猛一上來有些個氣餒。

「司徒猛——你當眞要向我下毒手不成，哼哼……」秦冰冷冷的道．「我諒你是沒有這個胆子。」

司徒猛那張臉一霎之間變換了幾種顏色。

「這……秦道兒！」少停之後，他那張滿生橫肉的臉上，再次現出了怒容：「我的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你只把我要的東西交出來……念在過去的一些相處之情，別的都好商量！」

「哼哼……你死了這條心吧，我不會讓你稱心的！」

秦冰微微頓了一下，才又接下去道：「……那碧鱗披早已煉成與我心靈相結合，即使我給你，怕你也無能運用，你最好不存妄想，至於那風雷雙卷，只怕你的道行還不够，而且以你如今習性，還是不練的好！」

司徒猛先是一怔，繼而怒聲道：「爲什麼？」

秦冰冷冷一笑道：「虧你還是赤碧門的嫡系弟子，莫非連本門循規漸進之理都不明白？」

輕輕嘆息了一聲，這個外相極其斯文的秦冰才吶吶道：「這件事說來也不能怪我，是你兩代師尊都這麼囑咐於我，說是你終必叛離師門，另立門戶……赤碧門道統自不能輕傳於你！」

司徒猛聆聽之下，一張臉脹得既紅又紫——

「哼哼！這麼看來，你對我早就存下了私心了……說什麼受我本門師尊所託，分明就是你存心不良——」

說到這裏，就見他伸手向着當空一連指了兩指，空中玄天網倏地一陣疾轉，那爲數千百的網上銅鈴，頃刻之間，鈴聲大作，先時所發出的黃色光華，頓時加粗了一倍，化零爲整，匯集成一道合抱粗細的黃光，直向着秦冰當頭射來！

秦冰身側所罩有的那襲碧色帳光，甫一與對方射來的黃光所接觸，只聽得一陣「嗤嗤！」聲响，火光連閃，蒸騰起一天霧氣！

帳光之下的秦冰似乎知道厲害，乍然見狀，慌不迭張咀噴出了一口青霞，立即會合帳光之內，由是「嗤嗤！」聲連續响個不止，雙方對消的結果，看來似乎對秦冰大爲不利！

司馬猛這才現出了猙獰氣勢，手指向秦冰恨聲道：「那一個相信你說的這番鬼話，還不把二寶獻出，我眼前就讓你形神不保！」

一面說雙手一搓一揚，正待以本身功力，注入網上，加速施展其功力——

秦冰到底老成持重，自以爲此刻萬刼歸來，僅僅不死而已，雖然道法高深，無奈今日之勢，却是萬難施展，眼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若不設法與以拖延，只怕正如對方所說，勢將要落得形神俱滅，萬刼不復之境。

當下乍見司徒猛更要加速施展，忍不住出聲喚阻道：「且慢！」

司徒猛乃得臨時阻住了出手之勢，一面側目獰笑道：「怎麼，你可是後悔了？」

秦冰嘆息一聲道：「我剛才所說俱是實情，除了那兩卷風雷寶卷，目下不在手邊，不能給你，那件碧鱗神披就在這裏……你拿去一無用途，可要一試麼？」

司徒猛冷笑道：「廢話少說，快點拿來！」

秦冰點點頭道：「你不信我所說之言，只怕眼前就要吃些苦頭，到時候不要說我沒有事先警告你！」

說完即見他雙目微閉，遂見一片碧綠光華，自其腰背下方緩緩移出！

杜鐵池早已全神貫注，由於担心秦冰受害，他暗中已準備好了必要時的出手相助——

這時聽見秦冰竟然受其勒索，甘心將身邊至寶獻出，大爲奇怪！正不知他是在鬧些什麼玄虛！

思念之間，遂即見那片碧綠光華由秦冰背底緩緩游出，漸漸昇起。

——碧光刺目中，現出了一領霞光萬道的長披！

果然是不可多見的一件至寶，只見那披風通體上下，一色純綠，像是由萬千細小的密鱗所綴製而成！其上光華閃爍，密密層層，通體上下包藏着若現若隱的層層旋轉光華，當眞是妙不可言！

司徒猛乍見之下，頓時面上狂喜！

即見這領碧鱗神披冉冉昇起，在秦冰法力催施之下緩緩平陳，穿透過那幢護體青光，最後飄向司徒猛身邊停下來不再移動！

司徒猛大喜過望，伸手就接！

即見由其五指尖上倏地飛出了五道殷紅色劍炁，直向着那件碧鱗神披上抓了下去。

不意他的手指方自與那領披風甫一接觸之下，只聽得「哧哧」一陣聲响，碧光閃爍之間，冒出了一股白色的烟霧，司徒猛有如「火中取栗」也似的，倏地又收回了手！

當下怒目視向秦冰道：「你既然已答應還我，這又弄的是甚麼玄虛？」

秦冰冷笑道．「我剛才已說過了，碧鱗披隨我日久，向不離身，早已與我內元相接，你此刻功力還不足享用，假以時日再來吧！」

司徒猛怒聲道：「老兒出爾反爾，看我饒得過你——」

說時，右手倏地向着正中腦門上拍了一掌，頓時即有一道赤色光華所形成的碩大手掌，驀地自頭頂昇起，直向秦冰身外的綠色帳光上抓去！

也就在這一霎，那件「碧鱗披」突地化爲一片碧光，閃得一閃，已衝帳而入！

司徒猛腦後「玄牝」所幻化的一隻大手方自抓向帳頂，正逢着那件碧鱗神披落向秦冰的一霎，即見一幢閃爍着萬千碧點的霞光，霍地自秦冰身上昇起，會合於當頭帳光之內。

先時，那帳光吃司徒猛玄牝功力所幻化的大手一把抓住，幾已爲之破散開來，此時忽然加注了碧鱗神披其上的寶光，頓時又化零爲整。

雙方接觸之下，但只見一陣翻天覆地的動盪，四週圍石筍招着一些邊兒的全都爲之破碎，四下飛濺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那隻由司徒猛玄牝功力所化的大手，顯然其力萬鈞，無堅不摧，無奈秦冰丹元眞氣與碧鱗神披兩者所結合而成的防身寶光，却是出奇的結實，在對方搖天旋地也似的一陣子搖動之下，依然保持完整，未曾破裂！

若以秦冰昔日功力而論，再加上這件碧鱗神披，慢說司徒猛無能奈何，即以一等一的金仙論，亦難能傷害其身，無如眼前情形却是格別。

須知秦冰自爲寒谷二老「化屍神光」所傷之後（後文另敍），元氣大傷，眞元亦虧，得能保持一口氣在，已屬萬幸，以其此刻功力與實力強大的司徒猛相較，自然相差懸殊，不可相提並論！

此時的秦冰若非是仗着一件「碧鱗神披」護身，早已爲對方大手所擒。

即使如此，這一陣搖天動地的旋盪之後，秦冰也已是大感不支——雖說那件碧鱗神披本身妙用無方，無奈以秦冰此刻功力，竟是無能駕御操縱，無限功力竟然無能發揮。

司徒猛目睹及此，內心遂自篤定！冷笑一聲，隨即將那隻玄牝功力所化大手加速運行，上下翻騰，用力摜摔，二數十次後，綠色光帳之內的秦冰，已現出氣若游絲，萬難支持形象！

看看時機成熟，司徒猛這才將天上大手突地收回——秦冰護身之綠色帳光遂即自空中跌落，驚魂甫定之後，帳光內的秦冰，早已形容憔悴，遍體虛汗涔涔，睡在玉榻上似乎只剩下喘氣的份兒了。

——以他此刻情形而論，早已是自顧不暇，自無能力再運施功力防禦身外之一切，敢情這一陣搖動，已將秦冰先時發自丹元的元氣搖散，端賴那件碧鱗神披上的本能光華護體，乃能沒有罹難！

其實以司徒猛本來用心，恨不能立時取對方性命，只須再持續片刻，秦冰必難倖免，只是他却垂涎着未曾到手的實物，秦冰一死，固可將這件「碧鱗披」取到手，無奈那最重要的「風雷寶卷」，却仍在對方手上，此卷乃赤碧門道統青華所在，對自己未來功力之長進，大有裨益，却是放棄不得！

有此一念頭，司徒猛便不欲下手過急了。

當下手指秦冰赫赫笑道：「以你此刻功力，尚敢與我爲敵，眞正可說不知死活了！秦冰，念在你我昔年一塲相處，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如果你馬上獻出二寶，我便饒你一死，否則，哼哼……你這千年修成的道基，只怕要毀於眼前一霎了！」

秦冰聆聽之下，微弱的睜開眸子，露出一綫目光打量向對方，只見他咀唇蠕蠕顫動，一時却不知他說些什麼！司徒猛不覺面現詫異！

另一面，密切注視的杜鐵池，却是心旌頻搖——

他心裏原來打算，只待司徒猛再行出手，自己爲救秦冰一命，說不得也只有仗義出手了！

就在這一霎身邊响起了一絲微弱的聲音：「道友再不出手相救，我命休矣！」——

由於杜鐵池先時已聽知其口音，這時聆聽之下，頓時知道是發自對方那垂死之人秦冰之口，不禁心頭一驚——

蓋因爲雙方隔峯而踞，不談杜鐵池隱身洞內，只憑崑崙七子所佈置的層層禁制，即非外人所能窺其萬一，雖然如此，竟然未能瞞過這個秦冰，看來這個人果然是道力通玄了。

杜鐵池原已思動，對方既然出聲向自己討救，自是無理再心存觀望。

一念之興，正當舉手向身邊七修劍匣下拍去！

就在他這隻手方自舉起，未容落下的一霎，另一隻耳邊上却响起了另一人的口音——

「不可——」

隨着此人的話聲之後，接着是一聲嘆息。

「恩人……這件閑事是管不得的！」

聽聲音，即知道是發自徐雷之口！

杜鐵池心裏一動，流目四顧，並不見徐雷踪影，心裏不禁大爲奇怪！

這一霎間，耳邊上却再次响起了秦冰口音道：「道友不必再心存觀望，貧道其實與閣下師門淵源頗深……這話說來太長了……」

話聲方說到此，現場已有了變動！

原來司徒猛見對方秦冰咀唇蠕動，只以爲是在向自己說話，却又不聞聲息，先前還以爲其氣息虛弱，內力不繼，繼而留神細聽，亦不明究竟——當下默運智能，細一觀望，這才發覺有異！

（未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黃白石·圖

香飄血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峨嵋俗家弟子葉濤，因酷肖長白雕刻名家西門逸，因此被天地會以重金僱用，冒充西門逸，假借雕刻絕技接近韃靼王子托歡，藉以便於刦擄，果然此一詭計得逞，葉濤終於在龍門石窟古陽洞內將托歡刦擄而去。但天地會早已安排陷阱，當葉濤將托歡交與冷冰如、雷破山兩人後，葉濤亦被坑殺滅口。常護花拚命前來保護托歡，抵達洛陽白馬寺與龍飛義子長風相見後，始知托歡被擄，於是急忙商討拯救之策，再從名人譜上查得葉濤過去之爲人及其住處，立即派人四出追尋，但據回報，葉濤三處住屋，均已付諸一炬，變成一片瓦礫……

但能親芳澤　甘作護花人

那個箱子經已回到了冷冰如雷破山面前。

箱子給鎖上，將箱子抬進來的兩個香主將箱子放下，退過一旁。

雷破山目光落在箱子上，大笑道：「百來兩銀子買一個那樣的高手。實在太便宜了。」

冷冰如却問：「你們在什麼地方找到這個箱子？」

雷破山接道：「葉濤大概不會隨便將箱子放在大堂之內的吧。」

一個香主笑應道：「我們是在他寢室房間的夾牆找到的，那面夾牆可也不容易發現。」

冷冰如又問：「那你們可有將箱子打開來看清楚？」

「屬下不敢。」

冷冰如冷然一笑。「箱子裏的銀子我們都清楚，打開不打開，並沒有關係，只是打開了，銀子在不在才有一個明白。」

雷破山詫異的道：「你怎會想到銀子可能不在箱子之內？」

冷冰如道：「他們不是說那面夾牆可也不容易發現？」

雷破山點頭。「那其實還是容易。」

冷冰如道：「若是他們說花了兩個時辰，或者詳盡的告訴我們發現夾牆的經過，說出不容易之處，我才放心。」

雷破山長身而起，道：「給你這一說，連我也不放心了。」語聲一落，那雙鐵手猛一翻，一齊擊在箱子上。

箱子碎裂，每一個人都清楚看見，放在箱子內的只是磚頭。

兩個香主變了面色，相顧一眼，一齊跪下。「屬下疏忽，請兩位堂主恕罪。」

雷破山沒有理會，笑接道：「難道就藏在這些磚頭之內？」雙手繼續插下去，一陣異響，那些磚頭紛紛在他手下碎裂。

銀子當然沒有藏在磚頭之內。

那兩個香主看在眼內，不由得面色發白。

冷冰如這時候才道：「幸好我們只給

了他一半，其餘一半事成之後才給。」

雷破山道：「他其實不必再將磚頭放進箱子內。」

冷冰如道：「這才像載滿銀子，磚頭進了箱子，箱子裏的金子又進了那兒？」

雷破山道：「無論進了那兒，現在我們都找不到的了。」

一個香主道：「屬下立即帶人趕回去，再搜一個仔細。」

冷冰如道：「應該仔細搜的時候不仔細，現在你們就是背插雙翼，能夠飛回去，也沒用。」

雷破山接道：「龍飛的人現在是必已然弄清楚葉濤的來歷，他們對於葉濤那三幢屋子的同時被焚亦必然疑心大動，若我推測不錯，他們必然會將那三塊地面翻開來徹底搜查。」

冷冰如頷首。「他們當然會比我們的人搜查得更清楚，葉濤這樣子狡猾，在將那些銀子收藏起來之外，相信也會將那些銀子的來歷作一個詳細記載。」

雷破山笑笑道：「希望你跟他說的還不會太多，對我們還不致有太大影響。」

冷冰如道：「我對他說的都是可以說的，若是有人會因此而倒霉，那個人必是我。」

雷破山只是道：「你的記性一向不錯，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

冷冰如冷冷的看了雷破山一眼，道：「無論這件事出了什麼亂子，姓冷的也會負責，絕不會牽連雷兄，這一點，雷兄大可以放心。」

雷破山笑道：「冷兄言重了，我們一直是好朋友，冷兄的事，還不是雷某人的事？」

冷如冰冷笑接道：「也許姓冷的根本就不應該將這件事交給外人來做。」

雷破山只是笑，那種笑容却令人毛髮聳然。

冷冰如看在眼內，不由得暗歎一聲，在他的眼中，雷破山並不是一個聰明的人，現在却發覺，雷破山雖然不是笨蛋，却比他意料的要聰明得多。

那兩個香主仍跪在那裏，看見二人那樣子，由心寒出來。

雷破山從容站起身子，又坐回椅上，才說道：「事情到這個地步，說什麼其實也是廢話，還是想想有什麼辦法補救。」

冷冰如道：「也許我們應該聽聽伍護法的意見。」

雷破山道：「伍護法現在正在侍候那位托歡王子，那位托歡王子醒來，你以爲他第一件要我們做的是什麼事？」

冷冰如道：「要看那令他上當的是否眞的西門逸，是眞的倒還罷了，不然第一件要我們做的，相信就是要我們殺掉那個人。」

雷破山打了一個哈哈。「所以我們還是找外面的人爲妙。」

冷冰如道：「我們要做的並沒有任何不妥，負責將銀子拿回來的人沒有將事情辦妥，似乎不會是我們的責任。」

雷破山目光落在那兩個香主身上，只是笑笑，那兩個香主却顫抖起來。

脚步聲即時從堂後傳來，不很重，但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楚。

雷破山一雙鐵手無聲的合在一起，嘟喃道：「來了。」

冷冰如若無其事，那兩個香主面色一變再變，跪在那兒不知道如何是好。

珠簾掀處，一個胖子當先走進來，年紀只怕已過四旬，面白無鬚，身高也有七尺，比雷破山冷冰如矮不了多少，身材却差不多有雷破天的兩倍，衫長及地，就像是滾進來似的，雪球一般。

在那兩個香主眼中，這個雪球更就像要壓在他們身上。

胖子的後面跟着托歡，雖無笑容，也不見怒意。

雷破山冷冰如看在眼內，知道托歡已經給說服，齊皆鬆一口氣。

胖子來到堂中，的溜溜打了一個轉，道：「請，請上座。」

托歡也不客氣，大剌剌的在上座坐下來，胖子移動着身子，在托歡身旁椅子坐下。

那張椅子比一般的寬闊很多，但還是給他塞滿了，他整個身子放鬆，目光一落，道：「怎樣了，你們犯了什麼事？」

那兩個香主相顧一眼，拜伏地上。「護法饒命，護法恕罪。」

胖子詫異道：「你們犯了什麼罪，怎麼我完全不知？」

一個香主搶着道：「屬下該死，沒有打開看清楚便將箱子搬回來。」

胖子「哦」一聲，道：「這箱磚頭原來就是你們搬回來的。」

兩個香主連聲：「屬下該死。」

胖子搖搖頭，兩個香主偷眼一看，心頭方自一寬，胖子突然道：「你們眞的該死。」

語聲一落，那片地面陡然裂開，出現了一個丁方差不多兩丈的洞，那個箱子與兩個香主一齊跌下去。

洞深逾四丈，四壁筆直如削，而且非常光滑，洞底下赫然有着數十條顏色斑斕的毒蛇。

那兩個香主身軀才着實，便給毒蛇纏滿了一身，慘叫掙扎。

他們的武功本來不錯，只是事發倉卒，面對胖子更就已三魂七魄散掉一半，到他們拔出兵器，已各自給毒蛇咬了幾口。

那些毒蛇也實在太毒，兩個香主砍倒了幾條，便已毒發昏迷，那片刻叫聲之慘厲，就是冷冰如雷破天亦感到毛骨悚然。

胖子却若無其事，笑對托歡道：「殿下才到來，便遇上這種事，實在抱歉。」

托歡的面色有些發白，道：「中原武林都是這樣處置辦事不力的手下？」

胖子搖頭道：「大概只有我們天地會才是這樣，所以我們的人做事一向都甚少出錯。」

托歡道：「罰這麼重，賞當然也不會輕的了。」

胖子道：「否則又怎能服衆？」

說話間，那陷下的地面已「軋軋」地合上，托歡吁了一口氣，問：「那個西門逸也是你們的人？」

胖子道：「眞的西門逸的確是的。」

托歡一怔。「你是說那個西門逸是假的了？」

胖子道：「他叫做葉濤，是峨嵋派的

弟子，但他手中那具天魔女，倒眞的出自西門逸的魔手。」

「然則眞的西門逸在什麼地方？」托歡追問：「這個人刻的天魔女沒有更好的了。」

胖子道：「他原是準備在這裏恭候殿下，只因爲犯了錯誤……」

托歡急問道：「你們不是將他拋進蛇窖吧？」

胖子搖頭，托歡一笑道：「他的一雙手那麼靈活，頭腦當然也不會像方才那兩個人那樣笨拙。」

「那要看什麼情形，他雖然聰明，但看見美麗的女孩子，往往就會做出一些毫無意義的舉動。」

托歡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因爲一個美麗的女孩子，闖出了禍來？」

「不錯。」胖子微喟。「紅顏禍水，這個簡單的道理很多人都懂得，就是他不懂，也從來沒有人敢跟他說，才有這次的不幸。」

托歡道：「你說得天地會如此了不起，有什麼事天地會照應不來？」

「沒有。」胖子搖頭。「可惜他闖了禍回來時，那隻魔手已然給弄斷了。」

托歡一怔，搖頭。「這實在可惜得很，有沒有復元的希望？」

胖子道：「如果有，我們也不會將他放棄。」

「放棄是什麼意思？」托歡顯得有些兒關心。

「毀滅！」胖子顯得有些無可奈何。

托歡歎息道：「那麼我此行豈非白跑一趟？」

胖子道：「據我們所知，精於彫刻的並非只得他一個人。」

「是麼？」托歡有些懷疑。

胖子笑接道：「這也只是一件小事，殿下先做了大事，再理會小事也不遲。」

托歡道：「見微知著，小事做不好，大事也不會做得太好。」

胖子道：「我們明白殿下是一個要看實力的人，正如石窟之中，沒有那個天魔女彫像，殿下也未必會上當。」

托歡道：「你能够明白最好。」

胖子道：「所以這幾天我們會安排殿下參觀一下我們的地方，明白一下我們的實力。」

托歡道：「我是要看眞正的實力，所以我不想參觀什麼，只想知道對方有沒有這個本領，將我救出去。」

胖子一怔，托歡道：「若是你們連我也留不住，那是說對方實力本領仍然在你們之上，我們當然也不必冒這個險。」

胖子沉吟了一會，道：「這也好。」

托歡接口道：「冒充西門逸的人，現在在那裏？」

胖子看看冷冰如，冷冰如應道：「給埋在沙土裏，此人冒犯了殿下，我們當然不會讓他活下去。」

托歡道：「看來，你們所說的都是事實。」

胖子道：「殿下若是要看他的屍體，我們可以將他的屍體送來。」

托歡搖頭道：「我對於屍體完全不感興趣。」隨即站起身，緩步踱出去。

走過陷阱，托歡若無其事，那塊地面也沒有塌下去，托歡在陷阱當中停下，回過身來道：「所有的事你都能够作主？」

胖子道：「殿下什麼身份？敝會若是找一個不能够作主的人跟殿下說話，那是瞧不起殿下，殿下也根本不用理會。」

「你很懂說話，而且你的姓名也好記，有什麼好處，我是不會忘記你的。」

胖子笑了笑。「我的姓名其實只是太討人歡喜。」

托歡大笑。「這倒不錯。」

胖子笑接道：「殿下在這裏可以到處走動，只是暫時還請不要跑到地面去。」

托歡笑聲一頓，詫異道：「你是說我現在所在，是一個地下室？」

胖子道：「我這座莊院建築的時候，本就是深入地下，分作兩層來建築，上一層有多闊，下一層也就有多闊。」

「有趣。」托歡回顧一眼，果然看不見天光。

胖子又道：「這裏也什麼享受都有，殿下需要什麼儘管吩咐侍候的人。」

托歡摸着鬍子道：「我要的東西，絕不會令你感到太麻煩。」

胖子表現得極其欣賞的道：「殿下通情達理，的確是一個做大事的人。」

「看來你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商量，我還是走了。」托歡再轉身舉步。

胖子連聲：「不送──」只是以目光送托歡原路回去。

冷冰如待托歡消失在那邊才道：「這個韃靼王子不簡單。」

胖子道：「不管怎樣，只要他們有意思染指中原，便已經足够。」

雷破山道：「可惜這件事進行得並不太順利。」

胖子點頭道：「事情在倉卒中進行，能够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的了。」

雷破山道：「不過我實在担心葉濤那方面。」

胖子道：「担心是沒有用的，正如殺那兩個香主，我其實是殺給托歡看。」

雷破山笑笑。「看來他已經給你唬住了，只是態度仍然很驕傲。」

胖子道：「你是說，他根本不理會你們？」

雷破山點頭，胖子道：「所以他雖然並不簡單，還是不太難對付。」

冷冰如道：「我們是否眞的要跟他合作？」

胖子道：「能够合作固然好，否則就將他殺掉，使韃靼出兵，也不見得壞到那裏去。」

冷冰如道：「無論如何，我們將他抓起來，已達到打擊龍飛那方面的目的。」

胖子摸着下巴道：「龍飛是絕不會罷休的。」一頓接問：「葉濤跟你是很要好的朋友？」

冷冰如正色道：「我從來沒有跟他談及天地會的事。」

胖子道：「你邀他帮忙這件事的時候，他是否很快答應。」

冷冰如道：「那是因爲價錢超乎他的理想。」

胖子道：「也沒有多問其他？甚至你提及天地會的時候，也沒有表現出太大的

驚訝？」

冷冰如不覺點頭，胖子歎息道：「他只是一個這樣粗心大意的人，你以爲他能够活得到現在？」

冷冰如沉默了下去，胖子接道：「他所以沒有細問，是因爲他要問的他大都已知道，至於他所以沒有防你殺他，不外兩個原因──他以爲你已經知道他做好準備，其次就是他以爲天地會有意招攬他，不會輕易失去他這個人才。」

冷冰如心裏冒起了一股寒意，胖子又道：「他既然當你是知已，平日就是對你留上心，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我們現在惟有寄望龍飛的人並沒有找到我們給他的銀子，否則……」

一頓胖子一笑。「這我們當然是失望居多，所以惟一的希望還是，葉濤知道的還是有限，並不知道你間中也會到我這兒來走一趟。」

冷冰如欲言又止，胖子繼續說下去。「但希望只管希望，我們還是當這兒的秘密已洩漏來處置，嚴加防範。」

雷破山笑道：「我可不相信他們斗胆大擧進攻這個地方。」

胖子道：「我也不相信。」隨又笑起來。「就是龍飛，現在也還要給我三分面子。」

雷破山冷冰如絕對同意。

胖子笑接道：「龍飛的人若是搜查葉濤的地方，天亮之後，我們應該很快就有消息的了。」笑說着顫巍巍的站起來。

冷冰如深深的吸一口氣，道：「屬下這一次……」

胖子道：「事發倉卒，難免會有些地方兼顧不到，這一帶是我管的，有什麼差錯我也要負責，我知道的時候你們已經採取行動了。」

雷破山道：「因爲，我們不能不搶着在龍門石窟採取行動。」

「不錯，沒有比那裏更適合的地方了。」胖子搖頭。「所以這件事無論出了什麼亂子，我們每一個都不能推卸責任。」

冷冰如雖然沒有表示，一顆心已然放下來，雷破山也沒有說什麼。

胖子接道：「這個計劃不知道是誰擬的，但可以肯定，負責行動的人除了貌似西門逸之外，還要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更必須冷靜，且懂得隨機應變，換句話說，必須智勇雙全。」

雷破山道：「這種人並不多。」

胖子笑了笑：「所以，如果有足够的時間，我是絕不會用這個計劃，即使找到那樣的一個人，也會放棄，除非，那個人是我們的人。」頓了頓，又道：「這個計劃一開始，便已經隱伏着一個危機，葉濤一開始便已是一個禍胎。」

雷破山會意道：「他若是正人，一定不會做這種事，既然不是正人，憑他的冷靜聰明，一定會考慮到我們事後可能殺人滅口，作好準防。」

胖子道：「所以，葉濤早就已作好準備。」

雷破山道：「怎麼他不向我們透露一二。那麼最低限度可使我們有所顧慮。」

胖子點頭道：「那是因爲他實在太聰明了。」

雷破山不明白，冷冰如苦笑了一下，並沒有插口說什麼，胖子看着二人，道：「他以爲就是他不說，你們也想得到。」

胖子雖然沒有說清楚，雷破山亦總算已聽得出這是說他們二人非獨沒有葉濤以爲的那麼聰明，而且愚蠢得大出葉濤意料之外。

胖子接口道：「不够聰明不是錯，這若是也該死，天地會能够剩下來的只怕沒有幾個了。」

雷破山冷冰如沒有作聲，胖子目光落下，道：「我從來都不主張胡亂殺人，何況這正是用人的時候？」

冷冰如只有苦笑，胖子稍微移動了一下身子，道：「方才有消息傳來，龍飛的五子已第到了洛陽，還有一個叫做常護花的人，也到了。」

冷冰如道：「這個人武功很不錯，而且運氣也一直好得很。」

「可惜這個人絕不會爲我們所用，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冷冰如道：「我們動身前來的時候，會主有話交帶，若是有機會，全力殺掉這個人。」

「我也接到這樣的指示。」胖子輕撫着下頷。「我實在想看看這個人，當然，看不見却是最好的。」

吁了一口氣，胖子又說道：「一直以來我都希望有一天能够與龍飛一較高下，這相信是機會了。」

語聲異常的低沉，却充滿自信。

× × ×

夾牆之下只有一道暗門，連接一道石階，直達一座石室。

發現了夾牆的天地會弟子，看見了那個箱子，只以爲目的已達，並沒有再找下去，他們也認爲葉濤縱然有什麼留下來，也會在火中毀滅，所以搬了箱子出去，在周圍撒下火種，引火燃燒，立即撤出。

葉濤所以造那道夾牆，原就是針對一般人的心理，他絕無疑問，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也正如那個胖子所說，實在太聰明了，以爲別人即使沒有他那麼聰明，也不會差得太遠，所以才死在冷冰如的安排之下。

冷冰如若是只有他所想的那麼聰明，一定會考慮到他必須有所恃，絕不是因爲他們是好朋友就相信自己那麼簡單。

龍飛的人去到的時候，火早已熄了，大部份的地方亦倒塌，實在很難發現那道夾牆的所在，他們却有足够的人力，將地面上所有的東西清除，然後將整塊地面翻轉。

這花了他們差不多三個時辰，終於給他們找到了那條暗道，常護花長風居中指揮，接得報告，立即趕至。

在半個時辰之後，葉濤那座地下密室所藏的每一件東西都已給整理好，有可疑的盡被抽出，送到常護花長風面前。

這些人都經過嚴格的訓練，而且配合得很好，葉濤所留下的記錄若是由常護花長風二人來看，只怕要花上兩個時辰，而且未必能够一無遺漏的將有關的記錄完全抽出來。

團結的力量原就比一兩個人的力量爲大。

從那些記錄看來，葉壽可以說壞事做盡，却不是天地會的人，與天地會有沒有任何特別關係，但在他死前，却在替天地會做事，代價是二萬兩銀子，先付一半。

這一半一萬兩銀子完整的給鎖在一個大箱子內。

找他做這件事的，是一個叫冷冰如的人，這個人原是淮南飛魚堡的，與他自幼便認識。

根據葉壽的記載，他早就已發覺冷冰如加入了天地會，可是他一直都裝作不知情，只希望冷冰如將來能够帶給他若干好處。

他沒有失望，只是冷冰如要他協助刼走托歡王子，仍在他意料之外，但二萬兩銀子的重酬却使他完全沒有拒絕的餘地。

動手的地點選擇在龍門窟的古陽洞。

冷冰如所以選擇他乃是因爲他酷似西門逸，而預備好了一個天魔女像已吸引托歡的注意。

得手之後，他將會乘馬車到路邊，領取其餘的一半一萬兩銀子。

他深信冷冰如一定會知道他早有防備，絕不敢將他怎樣，也深信天地會是一個出得起錢的組織，絕不會因爲二萬兩銀子而大動殺機。

他甚至深信好像他這種人正是天地會網羅的對象，但他却還不想接受任何的束縛。

最值得注意的却是，在葉壽的記錄中，發現了冷冰如加入了天地會之後，他曾經閒着無事，留意冷冰如的行動。

冷冰如若前來洛陽，大都是在鎭遠侯伍鳳樓的府邸出入。

鎭遠侯伍鳳樓是否與天地會有關係？

葉壽不敢肯定。

冷冰如與伍鳳樓是什麼關係，葉壽也沒有向冷冰如好打聽。

葉壽知道的只是這些，這對於常護花長風來說，却已經足够。

長風將最後一份報告看罷，交給常護花，第一句就說：「葉壽是一個眞正的聰明人。」

常護花一面看一面道：「可惜就是太聰明了，以爲冷冰如這種不太蠢的人，應該知道他早已作好了準備，事成之後，不敢對他怎樣。」

長風道：「冷冰如却也看不出，葉壽是這樣的一個聰明人，否則一定不敢對葉壽作出行動。」

常護花點頭道：「我們沿江岸搜索，相信一定會找到葉壽的屍體。」

長風道：「沒這個必要，葉壽可以留給我們的綫索，都在這裏了。」

「伍鳳樓是怎樣的一個人？」常護花看罷轉問：「名人譜上有沒有關於他的記載？」

「有——」長風笑接道：「而且不必找名人譜，我也能够給你一個明白。」

「也是說，你們早已留意這個人。」

長風道：「這個人有功於先帝而封侯，却亦不滿足，還認爲先帝對之有欠公平，與朝中大臣大都合不來，跟皇上義父亦談不攏，兩年前被皇上罷休退隱，義父早已懷疑他與天地會拉上關係。」

常護花道：「看來這個人自視甚高，這似乎並不是一件壞事。」

長風道：「好勇鬥狠就是了，對於任何事情他都主張用武力解決，在位時出兵東南，每佔一地，是必鷄犬不留。」

常護花皺眉道：「這樣做只有令對方更强硬，反正都是難免一死，自然反抗到底。」

長風道：「所以安南王朝雖然不敵勢大，不得不屈服，未幾又蠢蠢欲動，亦所以他雖然戰功彪炳皇上並沒加以重用。」

常護花道：「義父對這個人只怕也沒有多大的好感。」

「却另有應付之法，可惜皇上將他罷休的時候，義父湊巧並不在京中，據說這個人必然不甘雌伏，若處理得不好必成禍患。」

常護花道：「這兩年監視下來，可有什麼發現？」

「只有一件就是他突然遷進了洛水之濱的另一幢莊院，事前我們一些消息也沒有，完全不知道那座莊院是他蓋的。」

「那幢莊院莫非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是嗎？」

「在莊院蓋好之前，我們甚至完全沒有人知道有那麼的一幢莊院在蓋着，道路也是在莊門蓋好之後才闢出來。」

「這倒是秘密得很。」

「我們曾派人去探過那座莊院，却一些發現也沒有，一切都是與普通無異，而莊院中的人，亦都是他的舊屬家眷，亦一無值得懷疑的地方。」

「伍鳳樓可有什麼解釋？」

「根據與他有往來的人透露，他是對所有事情完全不再感興趣，決定遠離俗世，所以才蓋了那幢莊院，而遷入那幢莊院之後，他事實而不再走出他的地方來。」

長風一頓道：「義父却始終放心不下，始終認爲他不是自甘寂寞的那種人。」

「我們現在是否仍有人監視着那幢莊院？」

「有，但最近的一個也要在五里之外。」長風搖頭：「那附近一帶全都給他買下，立了界碑，我們曾經有一個人喬裝農夫在附近經過，正遇他狩獵經過，以箭射殺，事後他表現得甚難過，認爲那是他的地方，不可能有外人闖進來，當時還以爲是什麼野獸，才射出那一箭，但仍然送出十兩銀子來賠償。」

常護花道：「這不是像他的作風，那絕無疑問是有意將那個人射殺。」

「所以義父更留意，只是並沒有任何不妥。」

「冷冰如這個人又如何？」

「淮南飛魚堡早已加入了天地會，也經已被我們毀掉，這個冷冰如乃是漏網之魚。」

「葉壽這種人消息當然也很靈通，也許已經知道飛魚堡因何而毀，所以才會特別留上心，只是——」常護花有些詭異的。「冷冰如多次進出伍鳳樓的莊院，我們的人也竟不知道，倒要好好檢討一下。」

長風道：「這若非他太小心，就是我的暗樁早已被伍鳳樓發現。」

「由此亦可見伍鳳樓這個人粗中有細，要找到他與天地會來往的證據，只怕不容易。」

「天地會的人刼了托歡之後，直趨水邊，也只有經由水路才能够迅速而順利的離開，伍鳳樓的莊院也就在洛水之旁，我們不妨推測他們就將托歡藏在那幢莊院。」長風仰首輕歎一聲：「希望這個推測沒有錯誤，托歡被擄的消息我們相信也不能够留得多少天，若是推測錯誤，浪費了時間，可就不好了。」

常護花點頭。「我們既不能够公然搜索伍鳳樓的府邸，只有暗中偸進去搜查，他們是必然早有防備，花在這種莊院的時間可見絕不會少。」

長風道：「老弟有什麼高見？」

常護花道：「托歡身份特殊，諒天地會的人也不敢隨意將他收在一般地方，而且他們還要向托歡展示他們的能耐勢力，以取得托歡信任，這周圍一百里，除了伍鳳樓那幢莊院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值得懷疑的地方？」

「有三個，主人都是這附近的有錢人，地方看來也頗爲適合。」

常護花道：「這三個人的背景怎樣？我們是否可以隨時動得來？」

長風道：「有些麻煩，但義父絕對可以解決得來。」

常護花道：「那我們立即向這三個地方採取行動，先消除這種藏人的可能，托歡若都是不在，我們然後再專心應付五鳳樓。」

「那方面你又有何建議？」

「在我們採取行動同時，知會義父，看能否助我們傾全力進內搜查。」

「那除非我們已能够肯定托歡的確在莊院內。」

常護花忽然一笑道：「萬不得已，我還有一個辦法。」

長風看看常護花。「看你這樣說，已不難知道這個辦法絕不是好辦法。」

常護花笑笑，道：「若說不好，那是我們。」

長風忽然問：「你大概不會要我們盡皆變成賊，進去那幢莊院搜掠吧？」

常護花一笑道：「你難道不懂得扮强盜？」

長風笑笑。「如此一來，這附近的大小官員，只怕俱都烏紗不保。」

常護花道：「所以我將這個辦法擺在最後。」

長風道：「根據名人譜記載，你不是這種不擇手段的人。」

「那是名人譜記載不詳，還沒有將我近這些天來做的壞事列進去。」

「幸好貧僧早已剃度，是一個出家人，皈依我佛。」

常護花笑道：「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看大概沒有比幹强盜更容易入地獄的了。」

長風大笑。

× × ×

才天亮不久，伍鳳樓便已離開了他那幢莊院，坐上了一座華麗的肩輿，開始他每一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打獵。

他獵的一向都是小獵物，也都是由他的手下趕到他附近，他惟一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彎弓搭箭，看準了一箭射出去。

那也是他惟一的運動，據說他是要藉牠來消除身上多餘的肌肉，但到現在爲止，非獨不見效，而且還有更肥胖的趨勢。

所以每當有人提及這件事，伍鳳樓就顯得很感慨，他一向都不會承認失敗，只有這件事是例外。

他的箭法很好，從不落空，但從來不會射出超過三枝箭，大多的時間他都是在肩輿上發獃，在他發獃的時候，他的手下絕不敢驚擾他，而他大多數的事情也都是在肩輿上解決。

也所以那座肩輿弄得非常舒適，伍鳳樓平日必須用的東西大都可以隨手拈來。

肩輿由十六個大漢分成兩組輪流來扛舁，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够保持平穩。

平日伍鳳樓大都是射出了第一箭之後才開始發獃，據他說，經過適當的運動之後，一個人的腦袋就會變得更靈活。

今天却例外，未出莊門他便已發獃，一直到現在。

幾個僕人遠遠的將兩隻山鷄，三隻野兔向這邊趕來，看見伍鳳樓沒有將弓箭取在手，忙自停下。

那些野兔山鷄繼續往前奔，奔不了多遠，又給另一面的僕人趕回來。

一隻山鷄慌亂中從伍鳳樓面前飛過，伍鳳樓呆滯的目光突然變得靈活，左手取過身旁的彫弓，右手接取過箭壺中的一枝羽箭。

那枝羽箭上繫着一個小小的金鈴，一離弦，立即發出了一陣清脆悅耳的鈴聲。

箭發如流星，那隻山鷄飛出了數丈，還是逃不過厄運，被箭穿進了咽喉。

這一箭非獨射得準，而且狠辣，伍鳳樓第二箭弩接射出，跟着第三箭，第四箭，第五箭。

五箭無一落空，盡將剩下那四隻山鷄野兔先後射殺，竟都是穿進牠們的雙睛。

那些僕人看在眼內，無不心驚肉跳，根據他們的經驗，伍鳳樓心情越惡劣，箭也射得越準，而且惡毒。

是不是那些山鷄野兔驚擾了他的思潮，所以他才射出這五箭？

沒有人敢肯定，也沒有人敢妄動，敢作聲，看着伍鳳樓將彫弓放下，才鬆過一口氣。

伍鳳樓隨即又陷入沉思中，扛舁的肩輿的八個大漢早已停下來，不敢再移動。

時間在靜寂中消逝。

× × ×

常護花已嗅到伍鳳樓這一片草原的清新空氣，只是還沒有看見伍鳳樓，也沒有欣賞到伍鳳樓那種既準且狠的箭術。

他離開伍鳳樓現在置身的地方仍然有一段距離，但却是伍鳳樓平日所必經的地方。

這是龍飛的人平日觀察所得。

晨獵是伍鳳樓的習慣，風雨不改，晨獵的路綫也是，兩年來一直都沒有出過亂子，也所以，伍鳳樓一直都沒有改變。

常護花拂曉便已到來，一身錦衣，裝飾華麗，騎的是一匹駿馬，也一樣經過刻意的裝飾，鞍旁掛着的弓箭比伍鳳樓所用的還要名貴，他平日用的那柄劍原就是鑲嵌着七色寶石明珠，價值不菲！

他也原就是世家子弟，經過這一番裝扮，更顯得高貴瀟洒，却沒有一般世家子

弟那種浮誇。

長風原是準備兩個人來侍候他左右，一見他裝扮之後的樣子，立即便打消了那個念頭。

「看來看去你也不像是一個紈袴子弟，倒像一個超脫不羣胆大勇敢的王孫公子，要兩個隨從侍候你，反倒不倫不類。」長風所以只叫常護花一個人動身。

他相信常護花可以應付得來，他也沒有準備與伍鳳樓正面衝突。

根據龍飛的人觀察所得，伍鳳樓每天這個時候應該到這個地方的了，可是常護花現在連那頂肩輿的影子也沒有看見。

他並不着急，他已經學會了冷靜與忍耐。

草叢樹木中偶然有山鷄野兔等經過，常護花沒有動牠們，只是控騎徐徐踱步。

他終於聽到了馬蹄聲。

一陣雜亂的馬蹄聲，並不是來自伍鳳樓來的方向，而是由山林那邊隨風吹過來的。

風吹逝，蹄聲便消失，但很快又遙遙傳來，常護花縱目望去，只見山鷄野兔狂飛亂奔，林木中草浪一閃，五騎如飛衝出。當先一騎是一個紅衣少女，看來不過十七、八年紀，彎弓搭前，策馬如飛，一襲紅色的披風獵然迎風飛展，英姿颯颯。

跟在紅衣少女身後的是四個藍衣丫環裝束的少女，鞍旁也掛着劍，各執弓箭。

紅衣少女竟是追着一條狼，那條狼巳經被嚇得要發瘋，只顧往前奔，箭也似飛快。

常護花目光及處，抽出了第一枝箭，那枝箭的桿上也繫着響鈴，他知道那個紅衣少女絕無疑問就是伍鳳樓最疼愛的女兒秋雁。

先從伍秋雁着手也好。

常護花心念一動，箭上弦，目光落在那條狼身上。

伍秋雁沒有發現常護花，看準了那條狼，嬌叱一聲，一箭射出。

鈴聲即時响徹長空，一枝箭同時向那條狼射去，後發先至射在那條狼的頸上。

「奪」地一聲，那條狼被箭上的餘力撞出了三尺，倒於草叢中，秋雁那枝箭一寸之差落空，射在草地上。

「爹——」秋雁脫口一聲，轉身望去，一瞥之下，俏臉一紅，手一緊，「希聿」馬嘶聲中，勒住了坐騎。

策騎站在那兒的並不是伍鳳樓。

常護花應聲一笑，催騎走過來，秋雁的臉又一紅，這一次，却是由於心中的怒意，隨即嬌叱道：「誰叫你用那種箭？」

常護花佯裝不懂的道：「那種箭有何不妥。」

秋雁怒道：「這裏只有我爹用那種箭，也從來不許別人用，你準是偸來的。」

常護花輕「哦」一聲，道：「姑娘沒有看錯吧。」接從箭壺抽出另一枝箭拋向秋雁。

秋雁接在手中，一看便知道不是，仍道：「我可不相信，你巳經問許我爹爹用這種箭？」

常護花反問：「令尊是那一位？」

秋雁一怔。「原來你不是我爹爹的朋友，你說，你是那兒來的？」

「城裏來的。」

「來這裏打獵？」秋雁上下打量常護花。

「我只是路經這裏，」常護花接道：「這裏的確是一個打獵的好地方。」

說着常護花取過另一枝箭，彎弓搭箭，瞄準了那邊的一隻山鷄。

「你敢？」秋雁勃然大怒。

常護花笑道：「大鵬我也射過，那不過一隻山鷄而已，如何不敢？」手一鬆，「颼」一箭射出，正中那隻山鷄。

秋雁氣得說不出話來，旁邊一個環丫忍不住插口：「你這個人眞是——」

常護花道：「眞是怎樣？」

「胆大包天——」丫環杏眼圓睜。

「荒郊野嶺，難道竟是有主人的？」

「不錯，你若是不相信，隨便往來路上找個人一問，看這可是無主之所？」

常護花道：「怎麼沒有人跟我說。」

丫環道：「還說這些話？」

常護花道：「看你說得這麼認眞，只怕是眞的，好，那算我誤入了你們的地方，對不起……」

「算？你說得倒是輕鬆。」秋雁冷笑。「一聲對不起就算了？有這麼簡單。」

常護花道：「那條狼，那隻山鷄，不成也是你們養的？」

秋雁道：「你總不會否認，你是在我們的地方射死了那條狼，那隻山鷄。」

常護花道：「那送給你們就是了。」

「好啊，還說得這麼慷慨，倒像帮了我們很大的忙，要不要我向你道謝。」

「舉手之勞，不用——」

「住口！」秋雁的怒氣又湧上來。「除非你將那一狼一鷄還我們活的，否則今日你休想離開這裏。」

常護花道：「就是華陀扁鵲再生，也活不了牠們，姑娘你這是說笑？」

「那一個跟你說笑。」

「算我理虧，你說這一狼一鷄值多少錢，我還你們。」

「誰希罕你的錢？」

「我這樣你們也還不滿意，不成要拿我去見官？」常護花笑了笑。「不說這附近的大小官員都要賣我家的賬，便是不賣，還不是賠錢了事，何必鬧上公堂？」

秋雁冷笑道：「原來使着有官府撐腰，好，我們就將你在這兒射殺，看那些做官的又能怎樣？」

一個丫環忙自上前道：「小姐，這……這……」

秋雁喝道：「你們沒聽到我的話？」

四個丫環不敢作聲，一齊彎弓搭箭，向着常護花，秋雁接道：「你說，到底還不還？」

常護花一攤手。「我可不懂得起死回生之術，姑娘難道不覺得太不講理？」

秋雁嬌叱怒道：「先給我射倒他那匹馬。」

她方才說得雖兇，實在不過要對方求饒，現在雖然怒在上頭，也仍只是要殺常護花的坐騎，可見得心地並不太壞。

那四個丫環殺人雖不敢，殺馬却毫不猶豫，一齊放手，箭射向那匹馬。

常護花笑笑搖頭，雙手一抄，竟然將射來的四枝箭抄過正着，姿勢之美妙，動

作之迅速，就是秋雁也不禁爲之愕然。

常護花雙手接一揮，四箭飛回，不偏不倚，都落在那四個丫環的箭壺中。

四個丫環又嚇一跳，秋雁更怒，連珠箭發，九箭連環，急射向常護花胸膛。

常護花一聲微喟。「不是說好了射馬的，怎麼竟向人射來了？」

話說完，秋雁連環九箭巳盡落在他的雙手中，就是秋雁也看不出他怎樣接的，那四個丫環更不由目定口呆。

常護花接道：「我給你射了九箭，這口怒氣也總該下了。」

秋雁一怔道：「除非你能够再接下我雙刀。」她的口氣巳沒有那麼兇狠，就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那滿腔怒氣怎會一下子散去。

是因爲對方敏捷的身手還是對方那種不卑不亢的態度？秋雁雙刀出鞘，仍然想不通，也到現在她才留心看清楚眼前這個人。

這她才發覺，之前她還沒有遇過一個這樣瀟洒英俊的人，却也從來沒有一個像這個人這樣害得她不知所措。

常護花也在打量秋雁，四目交投，秋雁不由心一跳，嘴巴却仍然很硬。「怎麼樣？」

「無論如何，這總比要我將那一狼一鷄起死回生容易。」常護花顯得有些無可奈何。

秋雁叱道：「那還不拔劍？」

常護花道：「就用這九枝箭好了。」

「你敢輕視我？」秋雁又怒了。

常護花搖頭。「你用雙刀，我却用九枝箭，可是九對二。」

「什麼都讓你說光了。」秋雁接一聲：「看刀！」凌空從馬鞍上拔起來，雙刀斬向常護花的雙肩。

常護花應聲：「好刀！」離鞍倒掠了出去，秋雁鞍上脚一點，追撲而下，她雙刀用得實在不錯，輕功也很好。

常護花左四右五九支箭迎向雙刀，「叮」的一下輕响，脚步一錯，掠向秋雁的坐騎。

秋雁緊追在後，刀花飛滾，却都是差那麼一點兒，砍不着常護花。

常護花雙手一合，隨即將那些箭往箭壺插去，秋雁雙刀不由截向箭壺，可是始終截不住，「叮叮叮……」九响，九枝箭先後插了下去。

秋雁霍地收力，惱道：「你這是怎的，說好了用九支箭來接我雙刀……」

常護花空着雙手，歎了一口氣。「你的刀法好，我連箭也抓不住，這有什麼辦法？」

秋雁又好氣又好笑，道：「你這是服輸了？」

常護花道：「不服也不成，那現在我大概可以走了。」

「那有這麼容易？」

「大家不是說好了……」

「對，我們不是說好，你接下我這雙刀我一口怒氣才下？」

常護花怔住，秋雁道：「你現在非獨接不下，而且還服輸。」

「那姑娘的意思……」

「你既然輸了，當然就得服從我的命令。」秋雁盯着常護花道：「我也不會太難爲你的。」

「姑娘是要我怎樣？賠錢？」

「我說那條狼，那隻鷄共值一萬兩黃金，你也準備賠的了？」

常護花道：「一萬兩黃金我勉强還可以拿得出來。」

秋雁道：「你雖然拿得出，我可也不放在眼內。」

「看來我今天要脫身是沒有希望的了。」常護花一聲歎息。

秋雁道：「憑你這身手，你要走誰還攔阻住了。」一頓却又道：「但我看你也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人。」

常護花道：「姑娘到底要我怎樣？」

「也不怎樣，只要你侍候我打獵，到我叫你走，你才可以走。」秋雁並不像說笑。

「這倒是簡單。」常護花笑笑。「反正也閒着無事。」

秋雁道：「可不得半途偸走。」

「姑娘不是說，我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人。」

秋雁一笑，一個丫環插口道：「這也是你的福氣，我家小姐從來都不會讓男人跟着她到處跑。」

秋雁輕叱道：「誰要你來饒舌？」

丫環一伸舌頭，不笑不語。

常護花接問：「一會打獵，射着什麼大概不用我賠錢的了？」

「小心眼。」秋雁這句話出口，先自笑出來。

常護花故意道：「這是你說的，不要說過作罷。」

秋雁道：「只要你有本領，將這附近的獵物射光了，也沒有人理會你。」

常護花道：「一言爲定。」探手從箭壺抽出了一枝箭。

秋雁轉問：「你叫什麼名字？」

「常護花——」常護花沒有隱瞞。

秋雁一怔，瞪大了眼睛。「你就是常護花？」

常護花亦自一怔。「你知道我？」

秋雁道：「這麼出名的劍客，我若是也不知道，還像個跑江湖的？」

常護花却道：「你事實不像是個跑江湖的。」

秋雁不服氣的道：「那裏不像了？」

常護花笑道：「那裏都不像，只要是江湖人，一眼便瞧出來。」

秋雁道：「我看你也只是像一個紈袴子弟。」

常護花只是道：「是麼？」

秋雁接問道：「你眞的就是那個常護花？」

常護花道：「以我所知，常護花只有一個，你若不相信，我也沒辦法，這裏又沒有認識我的人，要解釋也解釋不來。」

秋雁道：「我只是這樣說，其實我還是相信的，你若不是常護花，也沒有那麼好的武功。」

常護花淡然一笑，秋雁看着他，喃喃道：「敗在你手下，也是應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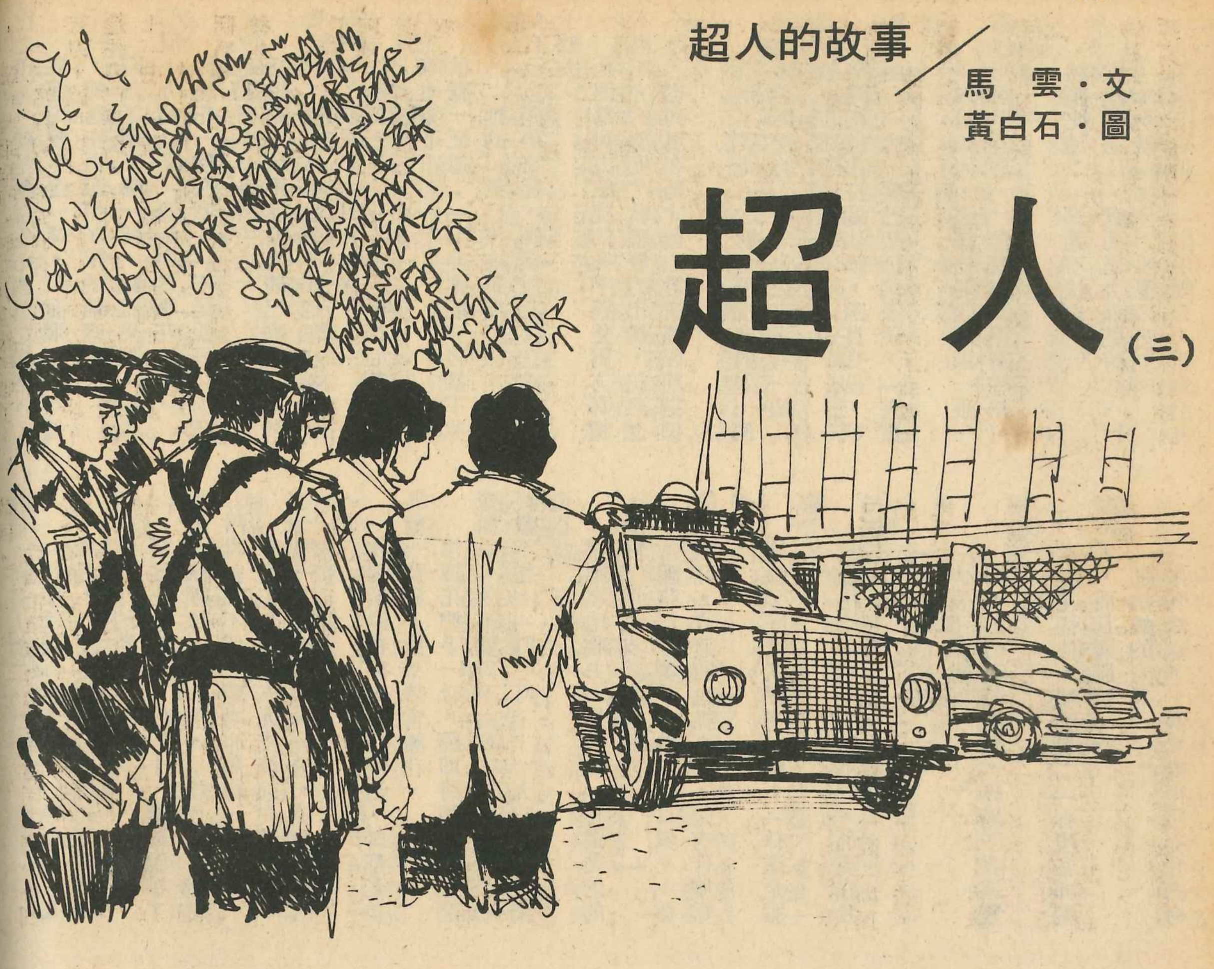
常護花道：「到底承認是你敗了。」

「誰承認？」秋雁嚷起來。「還呆着幹什麼，來，我們那邊去。」（未完）④

超人的故事

馬雲·文
黃白石·圖

超人（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章日明因被人利用，夥刦銀行事敗，爲警方追緝得走投無路。迫於無奈，只得跑到阿蘭處去避風頭。他將經過情形告訴阿蘭，並望阿蘭帮助他解決困難——救出他父親和六嬸。阿蘭乃爲他計劃，同到市區內去。於是，他在阿蘭的指點下，偷偷躲在小劉的貨車上，到達市區內一家戲院前又偷偷下車，等候和阿蘭會合。但當阿蘭和小劉下車後，阿蘭即被三名飛仔調戲，小劉予以干涉反被飛仔打得東倒西歪。章日明在暗處見狀，即奮然而出，三拳兩脚將羣飛打跑，三人然後驅車他往，在途中，飛仔再糾衆追來尋仇……

老翁說超人　來自外星球

小劉匆匆自司機座位底下取出了一枝鐵筆自衛，阿蘭則急得猛叫他開車，但是前面最少有三輛電單車阻住去路，即使硬闖，恐怕還是闖不出去。

轉眼之間，三名頭戴鋼盔的鐵騎士已衝了過來！三把鋒利無比的尖刀，急如星火的刺向剛由車上跳下來的小劉、阿蘭和章日明。

小劉鐵棒橫掃，剛擋煞了一把利刀的狂刺，另一把又接踵而至。

章日明眼看阿蘭手無寸鐵，情勢危急，飛起一脚，踢去了一名鐵騎士手上的利刀！再加一拳，那傢伙竟然跌出丈外，撞向一輛電單車之上。

另外三名剛停好了電單車的鐵騎士，則揮着鐵鍊鐵尺衝來；章日明手一揚，硬接了一根鐵鍊的揮打，手腕一翻，抓穩了鐵鍊的另一端，用力一拉一扯！只見一條人影身不由主，被章日明扯了過來，做了及時的擋箭牌！「錚」一聲！一把鐵尺本來就要擊着了章日明，那名鐵騎士却做了替死鬼；還好他的鋼盔夠硬，但也被打得火花四冒。

被章日明扯住鐵鍊的人，有如斷綫風箏，東歪西倒，接連擋煞了幾個不同角度的攻擊！終於還是被迫放手，於是鐵鍊亦歸章日明所有。

章日明有鐵鍊在手，如虎添翼，趕着去替小劉解圍；因爲小劉正被二名鐵騎士纏得無法脫身之際。

章日明顧此失彼，救得小劉，却不見了阿蘭，不禁大吃一驚。

阿蘭這時正被二名鐵騎士挾持着，走向路旁。阿蘭一邊掙扎，一邊大呼救命。

章日明情急之下，撇下小劉不理，飛身竄向路旁那邊，來勢洶洶的，嚇得二名鐵騎士連聲吆喝道：「不要過來，放下手中武器！否則我們會殺死她。」

一把利刀架在阿蘭的粉頸之上，章日明登時嚇得呆住了，不敢衝前。

又一名鐵騎士在要脅章日明：「放下手中武器。」

章日明乖乖的，把手中鐵鍊扔掉了。

三名鐵騎士非常自信，他們以爲手上有刀，就可以制勝，於是阿蘭見機行事，趁住刀已離頸，後肘一撞，身旁一名鐵騎士「喲」一聲，阿蘭已乘機衝向了前面。

章日明飛身衝了過去，一縱一躍，雙腿齊飛，二名鐵騎士看也未看得清楚，已被他雙雙踢倒地上。

二名鐵騎士還未爬起來，已見一條人影凌空飛起，就像一隻大麻鷹一樣，抓住阿蘭，飛上了路邊後面的樹林中去。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還以爲見了鬼呢。

二名目睹超人凌空飛翔的鐵騎士，其中一個頓有所悟：「糟糕！他可能就是近日傳說中的超人，我們還是快些走吧。」

另一名鐵騎士也吃驚地說：「我們還是快些把大夥兒召回吧。」

但是話猶未完，超人章日明自樹頂飛了回來，二名鐵騎士急急就想跨上他們的電單車之上，開車逃走！但是還是有一個被超人抓住。就像一陣風一樣，章日明手起手落，鐵騎士有如斷綫風箏，撞向他的同伴後面，幾個人撞作一堆，有一個還被撞倒地上。

他們本來正在夾攻小劉，想不到章日明的氣力令到他們萬分吃驚。

驚呆之間，章日明已急急衝了過來，揮拳踢腿之間，已有二名鐵騎士被打倒地上。

小劉剛才獨力難支，雖然受了傷，這時候却有如注射了興奮劑，鐵棒狂揮，打得其他數名鐵騎士抱頭竄遁而去，頭也不敢回。

六輛電單車匆匆逃向市區之際，小劉仍想追殺過去，却被章日明叫住。

小劉道：「他們一定是戲院門外鬧事的人，心有不忿，所以才加派人手進殺我們。」

小劉忽然又想起阿蘭，章日明知道剛才他一定沒有看見自己把阿蘭救走的情形，所以告訴他：「阿蘭躲進樹林中去了，讓我進去把她叫過來。」

小劉不以爲意，回到小貨車上去等他們。

× × ×

章日明進入樹林中去，然後才騰空飛起，直飛上樹頂；因爲他才知道阿蘭被他安置在樹頂之上，以免受傷。但是，那樹頂之上，却找不到阿蘭的下落。

章日明以爲記錯了，但是，後來看遍幾棵大樹，仍然不見阿蘭的影子，他非常吃驚。

章日明凌空飛翔，無非想居高臨下，看得更清楚，希望可以找到阿蘭而已。

但是，從高處下望，什麼也見不到。

於是他想：可能阿蘭等得不耐煩，自己溜到下面去了。因爲阿蘭有一間「樹頂屋」，一向上落自如；她要溜下樹下去，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

章日明想到這裏，就飛臨樹下，本來他可以把小劉帶進來，兩個人分頭去找，一定更方便。但他却不想小劉知道他會飛；剛才若非危急他也不想當住衆鐵騎士面前飛行。但他當時已無抉擇之餘地了。

前面有個人影，章日明急忙衝過去，原來是個老人；阿蘭則昏倒地上，動也不動。

那老人童顏白髮，看樣子最少也是七十過外；他雙手合什，盤坐地上，神情極之安詳。阿蘭躺在樹林下草地上，大約距離他不足一丈。

章日明以爲阿蘭一定是從樹上墮下來，以致跌得昏了過去。所以他對老人說：「謝謝你救了她。」

老人說道：「年青人，你似乎太過份了。」

章日明怔了一怔：「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你可知道你犯了罪？」老人又說，「我知道你的來歷，但我不想說得太多，其他話留待你女朋友跟你說好了。」

老人說完之後，便站立起來，拂袖而去。

章日明摸摸後腦，一派莫明其妙的神氣。

他本來一直盯住老人的背影，看他爲什麼要往樹林深處走；但是，這時草地上却見阿蘭開始甦醒過來。章日明注意力被分散，轉眼便失去了老人的影子。

章日明將阿蘭攙扶起來，問道：「你怎麼啦？我叫你自己小心的，怎麼跌下來呢？」

阿蘭道：「我幾時跌下來的？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只是昏了一陣。」

章日明帮着她檢查四肢，阿蘭並未受過半點傷。

至於阿蘭如何會由樹上墮下來？她也難明。

她說：「我只感到眼前一陣昏黑，以後什麼事我也不知道了。直至現在醒來爲止。」

章日明想想老人的說話，便又問道：「你有見過一個白髮老人麼？」

「我在夢中見過他，但是——」阿蘭也摸摸後腦，「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一個白髮白袍，年紀已有七十過外的男子？」章日明還怕她弄錯了。

「是的，童顏白髮，樣子慈祥的老人，他說他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你也是屬於那個星球派來的人，只是你做錯了事，所以他要帮助你。」阿蘭在吃力地回憶「夢中」的情境。

章日明道：「你可能在昏迷中見他，不是夢中。」

「你怎麼會知道的？」阿蘭感到無限驚奇。

章日明正想將他的想法說出來，突然樹林外面有人入來，從身形看，那是小劉。所以章日明以爲小劉在小貨車上等得不耐煩了。只背着跟他招呼，豈料那人迫近他們時，他們才發覺他不是小劉。

那人出其不意的，挾持住阿蘭，手上却有些閃閃生光的東西——那不是刀，却是一塊破玻璃片，比刀更利的東西，向住阿蘭的粉頸。章日明想動手，却給阿蘭制止！看清楚，那原來是一名囚犯。

一名穿上制服的囚犯，樣子極之兇惡。他一邊搖晃着手中的破玻璃片，一邊對章日明要脅着說道：「快把你的衣服除下來。」

章日明担心他傷害阿蘭，怔怔地問：

「爲什麼要我除衣服？」

「別嚕嗦，快些！否則，我先殺死你這位女朋友！」那名囚犯神情焦急、暴燥！彷彿就要將破玻璃片割向阿蘭的喉嚨似的。

章日明感到進退維谷，要不是阿蘭被制肘住，他眞想衝過去揍他一頓。

阿蘭道：「日明，脫下你的衣服吧！他不過想逃亡，如果他穿上了你的衣服，就可以瞞過追捕者的耳目。因此他希望你和他更換身上所穿的衣服。」

章日明這才明白爲什麼對方迫他除下身上的衣服。但是爲什麼阿蘭也同意了？

阿蘭看見章日明還在猶豫，又說道：「日明，快些脫下你身上的衣服，然後再穿上他的囚衣，聽我的話去做，別再遲疑了。」

章日明無可奈何，只好照做。

囚犯以爲阿蘭怕死而就範，一邊繼續要脅住她，一邊叫章日明背轉身去，不准偷看。然後，他又匆匆脫下了身上的囚衣，穿上了章日明的便服，動作快得出奇。

在這段時間之內，阿蘭本來有機會反抗的，但她却變得十分馴服。

章日明不知道阿蘭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藥，沒有她的啓示，他自然也不想冒險反抗。

那名囚犯轉眼之間巳換好了衣服，然後又警告二人不要聲張；他又自稱巳是一名死囚，自然不會怕死，如果他們敢高聲呼叫，他一定拚死殺了他們云。

阿蘭沒有叫，也沒有示意章日明去追他！

章日明感到奇怪，那傢伙巳竄進了樹林深處去了，轉眼之間巳逃得無影無踪！

阿蘭反而催促章日明道：「快穿上這套囚衣，這是你見你爸爸的大好機會！」

章日明至此才明白，原來阿蘭要他做一次頂包的冒牌囚犯！

外面警車聲响個不停！

章日明剛穿好了囚衣，巳聽到警車聲在樹林外停下來！阿蘭於是面授機宜，然後又見她急急奔出了樹林外面去！

樹林外面的公路一旁，小劉正在貨車上接受警方的問話；阿蘭就在這時候走過去！

阿蘭氣急敗壞地走過來，煞有介事地指住樹林裏告訴警員們，說她剛進樹林中小解，瞥見了一名穿着囚犯制服的男子在裏面出現。又稱小劉是她的男友，小劉正在這兒等她。

警員們本來就是爲了追捕囚犯而來，自然相信她的報告，於是帶隊的立刻帶人衝進了樹林中去！

但另一方面，也不肯就此放過阿蘭他們，因爲警方有理由懷疑他們是在此接應逃犯。因此也派二名警員留守在貨車上。

大批警員進入樹林中搜捕逃犯，小劉和阿蘭則被監視着，站立在貨車一旁。

阿蘭低聲告訴小劉：等會兒見了章日明，切勿大驚小怪，也不要招呼，就當作不認識他好了。

小劉不明白阿蘭的用意，却又不敢問她。惟有把阿蘭的話記在心中。

不久，數名警員前呼後擁的，帶着章日明由樹林中出來了。章日明的身上穿的是囚犯的衣服，垂頭喪氣的，有如鬥敗了的公鷄！

獄警的車子這時候也剛剛開到了現場來，於是，警員們立即把章日明推上囚車去！

一名警長走過來對小劉他們說：「你二位也要跟我們回去一次！」

小劉望望阿蘭。

阿蘭聳聳肩：「好吧！反正我們沒有什麼正經事待辦，遊車河而巳！警長叫我們跟他回去，說不定還有一筆獎金可拿的呢！」

於是一干人等，就此被帶走！

× × ×

章日明在囚車上巳被人辱罵；獄警們詛咒他不該逃獄，以致令他們平白添了不少麻煩。更有人揚聲要在獄中好好的教訓他！

章日明因爲有阿蘭的「錦囊妙計」在先，一切惟有啞忍着，不敢反駁半句。

他被押下囚車時，也垂下頭來，一直表現得十分頹喪的樣子。

抵達監獄時，獄警和警方派來協助的人，將章日明帶進了獄長辦公室去！

豈料獄長只瞥了章日明一眼，就頓然面色爲之大變！他顯然認出了章巳明是個冒牌貨而巳。

獄長一邊責備負責追捕囚犯的下屬未免太過大意；一邊告訴警方人員，這不是他們要追捕的逃犯。

章日明以爲阿蘭的妙計安排會得逞，想不到還是功虧一簣，內心自是萬二分的焦急！

但是，獄長又對他的下屬們說道：「這傢伙肯甘心做替死鬼，你們可知道他的來歷？」

獄警們互相交換着眼色，然後一齊搖搖頭！

獄長又轉向章日明問道：「你是什麼人？」

章日明實在也不知道如何解釋才好，惟有學着獄警們搖頭。他故意一言不發，裝聾扮啞！

獄長沒有他辦法，只好叫人將他收押起來，再派人去追捕逃犯。

× × ×

章日明被關進獄中之後，立刻就有人過來招呼他：「你是那一路朋友？」

章日明不曉得這是黑社會問路，搖頭幌腦的。

獄警們在數重閘門以外，對這裏面的事，視若無睹。

一名犯人對章日明道：「你在這裏沒有人關照麼？」

章日明還是搖搖頭。

又有人問他道：「你在外面是幹什麼的？」

章日明同樣只懂得搖頭。

四名犯人光火了，立即一聲吆喝：「教訓他！」

於是拳脚交加，對章日明毫不留情。

章日明這時終於亦忍無可忍，因爲他發覺那幾重閘門外的獄警們，不但不加理會，還故意走開了！

章日明天生神力，有的又是銅皮鐵骨，這三幾名囚犯他又怎麼會把他們放在眼

內？只見他一還手，對方巳是七顚八倒！四雙手八條腿也敵不過章日明一對拳頭。

囚犯們紛紛被打倒，站在老遠閘門外的獄警們，一定以爲求饒的將會是章日明，所以根本就沒有理會他們，而且還越走越遠。

章日明打得四名囚犯跪地求饒之際，他一手抓住其中一名囚犯的衣襟：「你可是這兒的常客？」

那囚犯點頭道：「我是黑虎帮的，我們黑虎帮在這裏有許多弟兄，你最好不要輕擧妄動，否則你可能有痳煩……」

豈料話猶未完，章日明巳把他用力一扔，那囚犯有如一塊發泡膠一樣，在他的手中輕飄飄地飛跌出去，「嘭」一聲，撞向一度鋼閘上，反彈跌回地上，登時昏了過去；看得其他三名囚犯呆住了！

章日明回頭又抓另一個，但另外二名囚犯迅速反抗；這次他們手上多了一些閃閃生光的東西——那是似刀非刀的金屬片，十分鋒利。原來是獄中囚犯慣用的鐵片，用罐頭壓扁後，再磨至鋒利的武器。

章日明只挨了一下，立即揮拳還擊，打得那囚犯歪歪斜斜的跌過一旁！

另一名却持着鋒利的鐵片自後刺來！

章日明好像在後腦長了眼睛一樣，後腿飛起，由後面向他襲擊的人，硬蹦蹦地跌了出去！

只剩下了一名囚犯，嚇得雙腿發軟，跪倒地上，向章日明求饒！

這一次，他是眞眞正正的求饒，不敢再施什麼詭計了。章日明却沒有理會他是眞是假，一手將他自地上揪了起來！狠狠地問：「告訴我，你們黑虎帮在這監獄裏面，是否很有勢力？」

「是的。」那囚犯眨着雙眼。「你可以不依附我們，但是你可不要傷害我，否則後果堪虞！」

「好極了！」章日明口到手到，左一巴右一掌，打得那傢伙口鼻鮮血直流。「現在把你的首領叫來吧，反正我正要見見他！」

豈料那囚犯還未答話，背後巳响起了鏗鏘之聲——一副通到裏面去的鐵閘打開了！

奇怪的是：開閘的是個穿上了制服的獄警，但後面走過來的，却是一班穿上了囚犯衣服的男性犯人們；爲首一人還大搖大擺的。尾隨而來的六名大漢，儼然就是此人的保鏢！

那神氣十足的囚犯，年約半百，闊面凸眼，聲如洪鐘，連那開閘的獄警也要迴避一旁！

章日明只見面對住他的囚犯稱呼了一聲：「大哥」！他心裏便巳明白到此人的來頭可不小。他向那囚犯打量了一遍！

那中年囚犯也回敬了他一眼：「你是新來的？」

章日明點點頭：「我還未正式入獄，巳經被你們欺負了。你是誰？」

「郝大虎。」中年人打量着章日明：「剛才我巳看過了閣下的身手，的確後生可畏！請問貴姓大名？」

「我姓章，章日明。對不起，我本來無心在此鬧事，只想找一個人。」

「你要找誰？儘管告訴我好了，我可以替你把他找來。」郝大虎樂意地說。

「也是姓章的，章心波。」

「噢！那個虧空公欵的會計員。容易得很，請跟我走，保證你很快就可以見到他。」

郝大虎指指通往後面的閘門，又對那獄警道：「我的朋友要找章心波，你大概也知道應該怎樣做了吧？就在散步的廣場等你如何？」

獄警點點頭。

郝大虎於是帶領着章日明，沿住關防重重的走廊，一直走向後面廣場去；沿途無阻的情形，可以反映出郝大虎在這裏面的勢力令人吃驚。

章日明跟隨着郝大虎到囚犯散步的廣場去，因爲這時候並非囚犯散步的時間，所以廣塲上沒有太多人。

郝大虎儼然就是這裏的土皇帝，六名大漢都是穿上了囚衣的囚犯，但他們拱衛着郝大虎的情形，却是保鏢的身份。

郝大虎對章日明似乎另眼相看。他對章日明說道：「我非常欣賞你的身手，想不到你年紀小小，竟然有這種胆色。」

章日明沒有答他，只是不耐煩地問：「我爸爸呢？」

郝大虎道：「很快就有人帶他到這兒來，你放心！」然後又問他：「你是存心來見你爸爸的吧？」

「是的。」章日明道：「坦白說，我出世以來，很少見我爸爸，等會兒請你讓我單獨見見他。」

「好吧！」我們以後就是朋友，你爸爸在這裏面，我會照顧他。」郝大虎又說，「但我有個條件，就是要你們加入我們黑虎帮；出去外面，我們還有許多事業可以合作。你可明白我們的意思？」

「我不明白！」章日明是眞眞正正的不明白，因爲他從未入過牢。

郝大虎向他解釋：在牢獄之內，如果沒有一股勢力保護，就會給別的囚犯欺負的了。

郝大虎又說：「你爸爸剛好是由我們保護的人，所以你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是誰了。當然，以後我仍然會好好的保護他，但是你出去之後，一定要跟我們黑虎帮的人連絡。」

章日明聽得出這是帶有要脅口吻；他只在心裏盤算着等會兒應該怎麼樣去做，所以郝大虎有郝大虎自說自話的，他却四下裏張望，望向那高高的圍牆，以及那牆角的碉堡！

郝大虎當然不知道他在想甚麼。

那邊出現了二個人影。

一個是獄警，另一個中年人，步伐緩慢，容顏憔悴，他就是章心波。

章心波只有四十餘歲，照此年紀也不算太大，但牢獄的環境，把他折磨得頭髮斑白，身體也瘦得只有一層皮包住一副骨頭似的，不似人形。

他發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看似十八歲的青年人，竟然就是他的兒子章日明；因爲他入獄時，章日明只是手抱嬰兒而巳。一下子怎會這麼高大了？

當然，他更難相信自己的骨肉還是一個超人呢！

章日明也是自懂人性以來，第一次見

到他父親，難怪他呆了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郝大虎很守諾言，揮揮手，連獄警也帶過了一旁去。

章日明趁住這機會對他父親說：「我要帶你走！」

章心波怔了一怔：「你眞有辦法帶我走？」

章日明道：「我當然有辦法，只要你冷靜一些，不要害怕，我可以抱住你，飛越那處牆頭！」

章心波以爲他開玩笑，因爲他從來不知道自己這個兒子有超人的身手。

他只循住他的目光和視綫，望向牆一角的碉堡那邊；碉堡裏那一名荷槍實彈的獄警，正用望遠鏡居高臨下監視着他們。

儘管如此，章日明仍然不會把對方放在眼內。他已決心把他父親救出去！尤其是當他見了他父親第一眼開始，他就感覺得到，他父親在這裏面過的必然是非人生活。他不忍心，所以他不顧一切！

章心波的確渴望着離開這裏，但他無法想像得到對方如何救他出去；他甚至懷疑他的身份，因爲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兒子在短短時間之內長大成人。

因此章心波吶吶地問：「朋友，你到底是甚麼人？如果你以爲我眞的虧空公欵，在外面存了很多錢的話，你就錯了。我實實在在是被人陷害的，我那裏有錢啊！我所以我不可能給你報酬。」

章日明也似乎聽六嬸提及過他父親爲人忠直，不會做出虧空公欵的事。

因此他說：「爸爸，你放心，我救了你出去之後，冤有頭債有主，我一定會爲你找出罪魁禍首。爲你報仇。」

章心波聽他口口聲聲叫着自己做爸爸，眼淚也忍不住淌了下來！

他怔怔地瞪住章日明：「你眞的就是我的兒子日明麼？怎麼可能呢？」

章日明點點頭：「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慢慢我會向你解釋，現在我們先逃出去再說！」

章日明正想伸手拖他父親凌空飛去之時，郝大虎就在這時候走了過來！

章日明再望向碉堡之上，二名守衛似乎較爲鬆弛下來了。於是，他立刻採取行動！

他怕郝大虎碍了他的大事，一手抱住父親，瞬即騰空昇起！

他的動作快得出奇。

章心波固然又驚又喜，甚至以爲自己正在做夢；就是在場的獄警，也嚇得手忙脚亂！

至於郝大虎等人，更加看得張目結舌，不知所措地怔住了！

碉堡上的二名武裝守衛，本來一直居高臨下，用望遠鏡監視住廣場上的人，但看見他們各人未有動靜，也稍爲鬆弛下來，怎料到剎那之間竟然會有人凌空飛上天空去，嚇得他們連忙開槍射擊！

槍聲乍然响起，子彈在章氏父子的身邊掠過，幸好章日明越飛越高，而且速度奇快，所以武裝獄警的追擊，對他們未能造成威脅！

轉眼之間，他們已飛得無影無踪。

監獄裏的人，包括了碉堡的武裝獄警以及站在現場上的郝大虎等人，個個看得口定目呆。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當時包括有黑虎帮的囚犯七個人，加上一名帶住章心波入來的獄警，以及碉堡上二名武裝獄警在內，總共便是十個人。

十個人有二十隻眼睛，又怎麼可能看錯？因此事情傳到獄長的耳中，他縱然半信半疑，也惟有立刻爭取時間，向警方報告！

警方聞訊，派人在監獄附近展開大規模的搜索，但是一無所獲。

但在另一方面，那名眞正由獄中逃出來的逃犯，却被直昇機發覺，知會地面上的警方人員，將他抓了回來。因此，阿蘭和小劉亦已被證明淸白的，暫時獲得釋放。只是須要留下姓名和住址。

× × ×

阿蘭和小劉鬧了大半天，才可以開着小貨車返回郊區去。這時已近黃昏！

收音機正傳出電台播放的突發新聞，據說紅沙鎭的監獄內發生了怪事，有個會飛的人，將一名犯人救去！又說，警方初步相信人正是「銀行刦匪」之一的「超人」章日明云……。

阿蘭聽得呆住了好一陣！

小劉不知內裏，仍在嘖嘖稱奇不已！

阿蘭本來有許多話要對章日明說的，但是，現在却不知道要往那裏才可以找到他。

計劃本來也是阿蘭想好了告訴章日明的；她要他將計就計，假扮囚犯，入獄中見他父親。事後雖然獄長發現了他是個冒牌貨，但到底章日明還是被關進了牢獄裏去。目的也總算達到了。

但是，阿蘭和小劉想留在獄內外却不可能，因爲警方要把他們帶回去問話。阿蘭亦因此與章日明失去了連絡。只是小劉並未讓識破阿蘭的計劃而已。

回到村裏，小劉還慇懃地邀約阿蘭作夜遊：「晚飯後，我來接你好嗎？」

但是阿蘭心裏有事，婉拒了：「不，我想休息。」

阿蘭忽然想起了「樹頂屋」，她覺得章日明救了父親之後，一定無處可避；那麼，他會不會帶了他父親躲到「樹頂屋」去？所以她準備晚上就去看看。

追求着阿蘭的小貨車司機小劉不知內裏，還以爲阿蘭另結新歡，心裏很不高興。所以送了她返家之後，心有不甘，悄悄到阿蘭家門外去監視。

阿蘭當然不知道小劉已注意她的行動，所以晚飯後就溜到村外的樹林去。

小劉在後面亦步亦趨，他越想越覺得可疑。阿蘭拒絕他的約會，明明說要在家休息，怎麼又會溜到樹林去？

小劉看見她身手矯捷，轉眼間已攀登樹頂之上，心裏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阿蘭急於要知道超人章日明和他父親的下落，却未留意到有人跟踪她。

她非常熟練地攀籐越樹，很快就來到了樹頂屋。

當時已日落西山時分，但樹頂高處仍有夕陽餘暉。她未進樹頂屋，已發覺那兒有人影閃動！

那人影雙手捧住一些物件，正待扔下，嚇得阿蘭急忙連聲叫住：「我！是章日

明，不可亂來！」

果然就是章日明！他以爲有人來抓他們回去，所以捧起一個椰子，就想迎頭扔下來！要不是阿蘭口快，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阿蘭進了樹頂屋，只見章日明面露愁容，他父親章心波則躺在木板之上，呻吟着！

阿蘭吃驚地問：「他病了？」

章日明担心地點點頭。

阿蘭嘆氣道：「你又做錯了，你不該將你爸爸救出來。我以爲你只想見見他，想不到會做出刦獄的儍事來！現在怎麼辦呢？」

章日明道：「你不是一直都同情我的麼？」

「是的，我的確同情你。」阿蘭道：「不過不知怎的，我覺得以前所作所爲，完全錯了；例如你助了銀行刦匪一臂之力，到頭來證明只是被他們利用而已，結果却救不了你的另一位親人六嬸，這是否太愚蠢？」

章日明摸摸後腦，瞪住阿蘭：「然則，你以爲我應該怎樣做？」

「不知我是否發夢，我記得我在紅沙鎭外的路邊樹林中，當時你不是把我放在一處樹頂上，以避免被六名鐵騎士追殺麼？」阿蘭回憶着說，「忽然我被一種奇異的光綫射得雙目緊閉，就此眼前一黑，昏了過去；我以爲必然跌死了。豈料却在模模糊糊中被人飄飄然的帶到樹下，同時有人告訴我，你是外星球人，對地球上的環境並不熟識，叫我設法助你一臂之力，將你引導上正途，爲人類做一些有用的事。不久我醒來就見到你。」

在樹下監視的小劉雖然聽不到他們談話，却認得那是章日明，他醋意大發，於是悄悄溜去報警。

阿蘭並不知道小劉原來一直跟踪着她，更不會知道小劉已悄悄地溜去報警。

她和章氏父子在樹頂屋上，趁住天色未黑，商量着以後的大計。

阿蘭自稱受了不知名的老人所託，要從旁助章日明一臂之力。

章日明也見過那個童顏鶴髮的老人，他們於是忖測那老人正是外星球生物的化身，由於對方不便對章日明直言，所以才會借阿蘭之口轉告章日明。

章日明半信半疑之際，他父親章心波在病中却聽得淸楚。只是一直默不作聲！

章日明本來就滿腹疑團，他內心有太多難以明瞭的事，例如他兒子怎麼會一下子長大？章日明怎可以挾着他凌空飛翔？

不知道是牢獄生涯折磨了他，還是突如其來的驚慌失措令他受不起刺激，他竟然病倒不起！

現在章心波終於也忍不住了，他說：「這位姑娘剛才所講的都是眞心話，如果你眞的是我兒子章日明，你的所作所爲實在無法原諒。所以這次你雖然救了我，我却一點也不高興。相反，我會怪你又一次犯了錯失。」

章日明對他父親的話，半句也不敢反駁！

阿蘭由衷地說：「世伯，難得你如此深明大義！」

章心波嘆了一口氣：「我雖然被人冤枉，但我仍然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們要救我，應該打從正路着手，不該硬來！這樣只有增加社會人士對我們的誤解。」

「世伯說得有道理，所以，我……我正想……」

阿蘭話說未完已聽到下面人聲吵鬧。

章日明大吃一驚！急忙探首俯視，只見樹林下面出現了大批軍警！

軍警們荷槍實彈，正將附近一帶封鎖。一輛車頂裝了擴音器的警車正播出警方的警告：「章日明，你已被警方包圍，現在警方希望你放棄抵抗舉高雙手投降！」

阿蘭覺得奇怪！警方怎會突然而來？

章日明以爲這是阿蘭的主意，瞪住她：「是你悄悄出賣了我們麼？」

阿蘭連忙否認！

章心波道：「無論如何，我們也不可反抗……」

阿蘭不等他說完就道：「不！請先聽我的，這一次我倒有個意見；我主張你們二人先躲起來一陣，讓我一人先去見見警方負責人。」

章氏父子異口回聲地問：「爲什麼？」

阿蘭來不及答話，直升機在樹頂出現，也有警員攀籐爬樹而上。

阿蘭看見形勢危急，催促着章日明：「快些帶着你爸爸離開這裏！」

但是章心波似乎十分固執，他說：「不！我們不要再錯下去！」

一批警員已爬到了附近一棵大樹的橫枝之上，用槍離遠指嚇他們：「你們不准反抗，否則我們就開槍。」

直升機也投下了照明彈，把樹林一帶照耀得有如白晝一樣。

阿蘭眼看大勢已去，又見章心波如此頑固，於是探首於樹頂屋外揚聲道：「你們不要胡亂開槍，任何人也不准過來！」

站在樹杈上的一名警官，一手握槍，一手攀住樹枝，問過來道：「你是什麼人？可是章日明的同黨？」

阿蘭道：「我是他的朋友，他有話要跟你們的負責人說個清楚。」

警方中人已有不少知道超人的身手厲害，因此那位警官道：「有話跟我說好了，只要他不反抗，我們決不會難爲他！」

阿蘭道：「可否讓我一個人先下去跟你的上司講淸楚？老實告訴你，你們要捉我就容易，要抓住章日明，只怕犧牲太大，除非他自願束手就擒！」

警官怔了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蘭回頭對章氏父子道：「讓我跟他們先講淸楚，你們不要出去！」

阿蘭又揚聲對警官道：「我現在就要下去了，叫你的下屬切勿亂來，否則後果由你負責！」

警官只好吩咐一名警員，透過肩膊上的無綫電對講機傳話到樹下去！

方雖然控制了大局，但超人章日明對他們來說已經不陌生了，正如阿蘭剛才所說，如果硬碰硬，只怕犧牲太大。

因此，一名在場指揮的警司，下令各警員切勿開槍；於是阿蘭也就在這時候，攀住樹籐，由高處滑下！

二名警長把阿蘭押到一輛警車旁邊去

，警司就在那兒接見阿蘭。

阿蘭道：「這件事本來與我無關，我只是受人所託。章日明希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向你們投降！」

警司道：「他應該明白，他目前的處境！」

阿蘭道：「你們也應該明白你們的困難！」

「他要什麼條件？」警司想想，終於也有些軟化了。

於是阿蘭說：「他個人曾被利用，他父親則是寃枉的；現在他願意留下他父親作爲人質，換取他個人行動的自由。」

警司聽了阿蘭開出的條件之後，登時怔了一怔！

警司道：「章日明是個通緝犯，我們已一再放過他，偏偏他又一再知法犯法，我們如果放他自由，試問如何能交代？」

阿蘭道：「坦白告訴你吧，他並非知法犯法，而是不知法律爲何物，更不分邪與正，所以才會做出了這許多儍事。假如你能給予他一次機會，我敢保證，以後他會帮你們許多忙！」

警司沉吟道：「這樣好嗎？叫他先跟我們回去，讓我將你的意見告知局長，他才可以做出決定來！」

阿蘭覺得這也是道理；眼前這位是一名警司而已，他豈可輕輕就允諾放過一名犯人？

於是阿蘭和警司最後取得初步協議，由阿蘭先上去說服章日明投降，以免令警方無法落台。另一方面，警司也答允阿蘭，回去設法說服局長，讓章日明有個機會將功贖罪。

現場是一處樹林，時間則是晚上。但警方帶來的探射燈却把附近一帶照耀得如同白晝。

樹林外面，記者雲集，只是警員奉命不准閒雜人等闖進樹林中來。

電視台記者不斷用電子儀器作即場轉播；他們都知道市民最感興趣的還是身手不凡的超人章日明，但是偏偏見不到他出現。

由於距離太遠，他們又聽不到那農家女究竟正在與警司談一些什麼。於是電視記者惟有作出種種忖測，因爲他們不可能讓電視畫面一直沒有聲音的。

就是由於電視的即場轉播，更由於這是晚飯時間，所以這件事也就更加哄動不已！

回頭再說阿蘭已爬上樹頂屋裏面，設法安撫着章日明；章心波也勸兒子跟警方回去，其他事慢慢再說。章日明父親有病，也實在心煩意亂，很希望他能接受治療！於是章日明終於由樹上落來！

警方仍然担心有意外發生，一邊阻止記者湧入現場去，一邊荷槍實彈戒備，直升機則凌空監視。

現場上如臨大敵，一片緊張！

一輛救傷車奉召開抵樹林旁邊，將章心波送往醫院去；阿蘭則陪住章日明，坐上了警車，絕塵而去。

躲在人羣中看熱鬧的「通風報訊者」小劉，看見阿蘭對章日明這麼親切，不禁爲之妬忌非常。却又無可奈何。

章日明被押返警局之後不久，阿蘭被那位警司召見。警司告訴她：「局長拒絕了你的要求，但念在你與警方還算合作，所以我們不打算拘捕或控訴你。」

章日明被落案。阿蘭感到忐忑不安，但又無能爲力去帮他。在那位警司的安排下，阿蘭才可以單獨會見章日明。

阿蘭道：「他們不肯接納我們的條件，但無論如何，你不好動粗，我自會慢慢想辦法救你。」

章日明心裏已有了打算。

他說：「你放心！我以後也不會再做犯法的事。」

阿蘭又說：「你爸爸已被送去醫院，我會設法去探望他。總之，你切不可衝動，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章日明唯唯諾諾。

阿蘭既同情他，又感到抱歉！因爲她曾答允過章日明跟警方談條件，現在似乎是她食言；最低限度，她也揹上了辦事不力的嫌疑。

因此，在她離開了章日明之後，就要求去見局長。

但是那位警司說：「局長已下班，返家休息去了。」

章日明被押進警局的臨時羈留所去。由於他被宣傳得好像有三頭六臂似的，因此，警方不但加派人手到羈留所外把守。同時更加在警局內外，增加不少武裝守衛，以防不測。

阿蘭垂頭喪氣地退出警局外，千方百計才擺脫了記者們的糾纏！突然有個人影尾隨而來。

阿蘭吃驚地回過頭來一看，發覺那是小劉。

小劉抱歉地說出了報警的經過。他解釋說：「我根本不知道躲在樹頂屋的是他，我以爲是……」

小劉諸多解釋，無非希望獲得阿蘭諒解。因爲他明知阿蘭一定已從警方那裏知道了是他通風報訊的。

豈料阿蘭也不等他講完，便掉過頭去，一溜烟似的走了，小劉怎樣叫她，她也不加理睬。

走到街口，小劉以爲阿蘭想叫街車，所以他也截停了一輛街車。

但是，小劉剛上了車，阿蘭回頭看看，却又匆匆地下了車。小劉想下車時，却給街車司機責罵，硬要他付車錢。小劉就此給纏住！

回頭當小劉擺脫司機時，却又不見了阿蘭。

他走到街口轉彎處，才發覺阿蘭截了另一輛街車離去；小劉想再找另一輛街車追踪，偏偏找不到。惟有目睹阿蘭遠去！

× × ×

大批記者湧到警局來，要求訪問超人章日明；但是，警方爲安全計，嚴加拒絕！只由公共關係科的人公佈了拘捕超人的經過，以及警方準備控告他的罪名。

至於獄中的章日明，却要求吃的、喝的和睡舖；他聲明樣樣都要最好的，否則會硬闖出去！

飯和菜都送來了，就是沒有酒，自然更加不會有床和睡舖了。地上只有一張舊蓆。

章日明突然之間，把送來的飯菜由鐵

枝之間擲了出去！

「嘩啦嘩啦」的一陣响！飯粒和菜汁濺汚了警員們的衣服。

被派到這兒的警員，本來心情已經有些緊張，現在更加有人破口大罵！

章日明原是存心要鬧事，難得有人罵他，於是他乘機撒賴，用力搖動着羈留所那副鐵閘，弄成「錚錚」作响！

一名警長生氣地走了過來：「小子！你到底想怎樣？吵得你老子心都煩了！」

章日明對閘門外的警長道：「你最好去替我把你們的局長請來，否則你可能後悔！」

警長不屑地瞪他一眼：「你以爲你自己是什麼東西？你以爲這是貴賓酒店麼？飯菜嫌粗，你可以不吃，但看你也挨不了多久。現在竟然還要局長來這裏見你，我看你一定神經有毛病。」

章日明冷然一笑：「好吧！看看誰的神經出了毛病。等着瞧好了！」

警長叉着腰，生氣地說：「我警告你，爲了你，我們一班弟兄無端取銷假期，已經够痲煩了；聰明的你就乖乖的不要再吵吵鬧鬧，嘿！如果你想在我面前作反，只怕後悔的會是你。」

章日明只是輕輕地一笑，沒有理睬他，回轉身去，在裏面牆角一屁股的坐了下來！

羈留所外面，警長回到衆警員面前，那口氣好像仍咽不下似的。不斷用三字經詛咒着！

一名手持長槍的警員道：「聽說那傢伙有點本事，剛才那語氣，我眞担心他今晚硬闖！」

警長道：「坦白說，我眞希望他製造一個機會給我，旣可練練靶子，又可一洩這一口烏氣！管他媽的三頭六臂，老子也要對準他射光這六顆子彈才停手！哼！」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警員們不斷隔着重重鐵閘往內望。可能是剛才那位警長挫了牢中人的氣燄，只見他垂頭喪氣地倚牆而坐。由於角度關係，那兒不易一眼望見。但閘外警員見他好像睡了也懶得理他。

直至一名警司進來巡視，親自問那位警長。警長故意說謊：「他吃飽就在裏面倚牆坐着睡了……」

豈料話也未說完，一名警員在閘前叫了過來：「你們快快過來看看，犯人怎麼會不見了？」

那名親自前來巡視的警司聽了警員的報告之後，立刻叫人打開羈留所的鐵閘，帶領着各警員衝了入內！

果然，羈留所裏面已經失去了章日明的影子；只見牆角高處的通風窗毀壞不堪，一看就可猜出他一定是由該處逃走的。

這是警局後面的臨時羈留所，而不是監獄，一般是讓警方用作拘扣那些未及提交法庭審訊的疑犯，或宣判還押的犯人用的。所以建築方面在理論上無論如何也不及正式監獄那麼穩固。

那兒牆角本來已因角度問題，在外看守的警員不易一望就見，牆頂的通風窗，鐵枝和欄住窗口鐵網，亦因日久失修而銹蝕！

儘管如此，一般疑犯仍不可能將鐵網抓爛，把鐵枝扯毀。何況那兒離地盈丈，下面又沒有地方可供站立，要破窗而出，的確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但是警方都明白章日明不是一個普通的疑犯，而是身手驚人的超人。他不但會凌空飛起，氣力更加不能用常理去解釋。

當時警方人員除了立刻派人在附近兜截之外，警司也含怒追究責任。負責看守的警員固然受責，負責領班的那位警長更加被罵得狗血淋頭！

這兒不但是屬於警局的一部份，而且還有這許多荷槍實彈的警方武裝人員看守住，但犯人竟然可以從容逃去，這還成什麼話？

因此，那位警司除了聲明要革職查辦那位警長之外，還親自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用電話向局長報告。

警察局長聞訊，也大吃一驚！匆匆趕返警局裏來，親自處理此事。

× × ×

章日明存心要讓那位警長難堪，他覺得那警長太過令人討厭了。當然，這祇不過是他計劃的第一步而已！

所以他躲在一角，悄悄將通風窗弄毀，逃逃夭夭。

現在，他一口氣逃到了鬧市中來，開始覺得有些餓，這時候他才記起沒有吃過飯。

經過一處路邊攤檔，飯菜粉麵都有，章日明找個座位，就坐了下去。

怎料到他剛坐了下來，就發覺所有食客，包括那侍役和企檯的，神態和舉止都異乎尋常。原來電視機正在播映警方的特別報告，大意正是有關超人越獄的新聞，叫市民協助提供綫索，以及注意此人的行踪，有消息立刻向警方報告。鏡頭一轉，章日明的照片立即出現畫面。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還是眞的有人認出了他，最少有幾個人把視綫集中到他的身上來。

章日明感到忐忑不安，却無法廻避那些人的視綫。

他想離去，但有個人就在這時候走到身邊來：「你想吃些什麼？」

章日明實在餓得很，於是咬實牙齦道：「給我一碗牛腩麵，一碗淨雲吞吧！」有理沒理，他決定先吃飽了再說！

那些盯着他的人，似乎正在竊竊私議，但章日明沒有去理會他們，只希望他叫的食物快些送來。

有些食客結賬離開那大牌檔，電視機畫面亦已經改變了，警方的「特別報告」已經告一段落，一切危機刹那之間亦好像已經過去了。

章日明剛鬆一口氣，他不再尷尬，他以爲剛才只不過是他自己作賊心虛而已！根本就沒有人認得他是誰。

怎料到他叫的東西還未送來，一輛警車突然匆匆開到，車上跳下數名警員，迅速將大牌檔包圍起來。

警員們個個雙手握住手槍，每一枝手槍槍管都集中指向章日明，坐在他旁邊的大牌檔食客們都給嚇得面色大變。

這時候章日明才知道他們剛才並非敏感，事實上的確有人認得他就是警方正要找尋的人，只不過報警的大牌檔食客也聰明，他們只是若無其事地結賬離去。

街口那邊，這時候也傳來了陣陣警號，更多警車聞訊趕到現場來。

章日明突然變得萬二分冷靜。

他一邊安撫那些食客：「大家不必害怕，我不會走，也不要担心，他們是不敢開槍的！」

一邊又對一名站得十分接近他的警長說：「你們警方的消息眞靈通，可惜來得早了一些吧，我叫了麵，還沒有吃，當然也不可以跟你們走，對嗎？」

那位警長雙手握住手槍，雙腿一前一後站着，雙眼盯着章日明，心情緊張地說：「別嚕囌，快些把雙手舉起來，你被捕了。」

章日明若無其事地輕輕一笑：「你似乎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如果我不甘心，你休想要脅我，這枝手槍也只可以令你降職而已，我勸你還是把它收好吧！」

然後章日明又對大牌檔的人說：「快給我把食物送來，否則我不給錢的！」

大牌檔的人都嚇得呆在一旁！

警長一邊仍然以手槍指住章日明，一邊示意一名身旁的下屬過去替章日明加上手鐐，然後把他帶走。

但是，那警員却有點猶豫，直至警長火氣地一再催促，他才掏出手鐐，走到章日明面前來！抖顫着說：「章先生，請你合作一些，免我難做！」

大牌檔的食客們，都在警方的監視下，紛紛結賬離去。

章日明所叫的食物亦已經弄好了，只是未得警方同意之下，不敢送給章日明而已！

那名警員把手鐐伸了過來，但是章日明却沒有伸出雙手來，他甚至仍然呆坐在那裏。

他說道：「這手鐐鎖不住我，我也不怕槍彈，如果你們不先讓我吃飽了，休想帶我回去。」

警長却催促那名警員：「把手鐐鎖上去，別再跟他嚕囌！」

警員大概也聽過章日明的事，他說：「章先生，不關我事啊，我只是奉命的，請你原諒。」說完，就將手鐐伸了過去！

但是，章日明却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裏，不但沒有把雙手遞過來，還催促大牌檔的人把食物送來，那位警長見狀却氣得把手槍伸前，叫喊着說：「快些把手舉起，不要迫我開槍！」

章日明好像怕了他，僵持的局面雖然令到在場的人喘不過氣來，但章日明終於伸出雙手來了，只有站得較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得較清楚，他面部的表情在這刹那間反而顯得憤怒！

警員終於抖顫地把手鐐加在章日明的雙手之上，但人却依舊坐在原來的位置！

那警長以爲他雙手被手鐐扣住，一切都可以放心，於是走過去想把他帶走。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章日明突然發難，首先見到他把雙手一分，把手鐐掙斷了，迅速往前一揮，手鐐上的鐵鍊擊中警長的手腕，手槍墮地！然後見章日明的身子一矮，當時在場戒備的警員們都想開槍，只是因爲警長的位置處於夾縫中，他們才不敢亂來

電光石火之間，警長已被章日明用一條手臂勒住了頸項，他的手中還多了一枝手槍，那正是警長的手槍。

章日會的快速動作，看得各人眼也花了，警長也只能意會到他矮下身子去拾槍，却無物快得過對方的動作。最後就惟有變成了人質。

章日明用手槍抵住警長的太陽穴：「我不怕手槍，我想你也不怕吧？」

警長震顫顫地說：「我們只是奉命執行職務，你何必難爲我？」

章日明道：「那麼，讓我先吃點東西再說好嗎？」

警長還未答話，却有個人揚聲答了過來：「好吧，給他吃個飽，帳單交到警局裏來收錢好了。」說話的人正是一位剛趕到現場的警司，他由一名高級督察陪同，走得非常接近章日明的座位。

章日明把那名警長放了。然後又把手槍擱在食桌的一角，若無其事地坐下來！

在場的警方人員蠢蠢欲動，但是，那位剛剛趕到現場來的警司，却命令各人，如果沒有他的命令，不准開槍，所以各警員惟有呆在一旁。

大牌檔的人，也因爲聽了警司的話，把食物送到了章日明的面前來。

章日明實在餓了，狠吞虎嚥地，刹那間就把兩大碗粉麵都吃個清光。

那位警司知道他不是一般犯人，在旁說道：「現在你可以跟我們回去了吧？」

「不！」章日明忽然把手槍握在手中，在此之前，那手槍擱在桌子一角，沒有人敢過去奪取，一方面是因爲警司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沒有人自信動作能快得過章日明。

現在看見他這態度，所有人都給他嚇呆了。

章日明又說：「那地方連床也沒有，吃的却比餵豬的更糟，我才不會跟你們回去！」

警司道：「只要你跟我們回去，我們會好好待你的。這裏人太多，再鬧下去，大家的面子都不好過。」

章日明笑了笑：「如果我不跟你回去，你又怎樣？」

警司並不生氣，可能是因爲他知道關於超人的事太多了。他只說道：「我們除了好好待你之外，還答允你女朋友的要求，甚至局長也可以親自接見你。」

毫無疑問，警司十分焦急，因爲這兒只是一處路邊的攤檔而已。

看熱鬧的人雖然已被警員們趕走，無奈那些記者們却越來越多，儘管警員們以安全爲理由，不准他們再進一步接近章日明，但是這裏大牌檔四周並無掩遮，眼前這尷尬場面，一經記者們宣揚出去，警方自然會感到顏面無光。

因此警司只希望快些結束這場面，却想不到章日明偏偏又是個淘氣的「超級犯人」。

他說：「你們警方太不講信用，阿蘭姑上了你們的當已經够了，我才不會！」

原來在這刹那間，章日明已經認得了這位警司正是答應過阿蘭談條件，放章日明的，無奈局長不肯。現在他又說道：「局長已十分重視此事，在你女友未與我們警方接觸之前，你可以見見我們局長，有話你們也可以當面說個明白，好過在此僵持吧！」

但章日明却冷冷地笑了：「你以爲我這樣就逃不了麼？好！你等着瞧好了！」說着他已站了起來，嚇得在場的警方人員又忙了手脚！

當時在場的警方人員差不多都知道，超人章日明在警員面前逃走已經不是新聞了。

因此那位警司忙說道：「請你不要再開玩笑了，如果你再一次逃走，只有令我們爲難。」

章日明道：「但是現在你却令我們爲難，我有許多事情要做，你却令我不能做，甚至連我那位女朋友也因爲這件事不好意思再見我了。」

警司抱歉地說：「這件事其實不關你那位女朋友的事，你何必怪她呢？這件事讓我來負責，回頭我保證你可以見我們局長，他正在辦公室等你。」

章日明笑道：「上一次，記得你也用這種態度敷衍我的女朋友。」

警司道：「我不是敷衍她，只是局長不相信你還能逃脫，現在他終於相信了，所以我才敢再向你提出是否保證！」

章日明冷冷地說：「對不起，我不敢再相信你們警方的話。除非叫你們局長來這裏見我！」

警司有點啼笑皆非，相信他的上司局長聽了更加可能生氣，章日明是什麼東西？他怎麼可以叫局長來此見他呢？但是警司却不敢再觸怒他！

記者們一再企圖接近一些，但都給警員們擋駕。

其他閒雜人等，更難越雷池半步！

電視台又在匆匆要作現場直播，所以更加令到警方萬二分焦急。

警司以大局着想，用無綫電向他的上司局長請示。

所得的答覆却令他十分意外。

原來局長正在趕到現場途中。

果然，警司還未離開警車的無綫電機旁邊，一輛電單車作開路，後面已出現局長的座駕車。

由於局長這一出現，令到場面更形緊張。

章日明不知道與局長同來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阿蘭，另一個是律師，他依舊若無其事地坐在那大牌檔的桌子旁邊，手上還保有那一枝警槍。

在現場四周高處，居高臨下瞭望着的電台記者們，正繪影繪聲的，說得超人如何了不起，連警方也不敢動他分毫，現在連警察局局長也要來見他，總之把章日明說得好像三頭六臂似的。

章日明不可能知得這麼多，只是想令警方答允他心目中的條件。

想不到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局長却在警司的陪同下過來了，事前有人勸局長小心，因章日明手中有槍，但局長還是親自要見見他。

阿蘭則與一名律師尾隨其後。

阿蘭看見章日明手中持有一枝手槍，不禁搶前兩步，對他道：「章日明，別亂來，你已經做錯了太多，切勿再錯了。」

警察局長却十分大方而冷靜，說道：「讓我跟他談談，你不必用担心。」

章日明再次見到阿蘭在他面前出現，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受。

警察局長笑道：「章先生，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誤會，可否賞個薄面，請到我的辦公室來一次，讓我們好好的談談。」

「有什麼好談？」章日明瞥了他一眼，「你們警方太過不講信用。」

「嗯——」局長在衆目睽睽之下，有點尷尬，但他仍然忍氣吞聲道：「朋友，這兒不是談話之所，你的要求，你的朋友已跟我談過。」

阿蘭在旁邊說道：「是的，局長准你保釋出外候審，我已帶了律師同來。」

章日明睜了了雙眼：「什麼，候審，這是什麼意思？嘿！」

阿蘭道：「你犯了罪，自然要接受審訊，這是十分公平的事啊！」

「不！我不喜歡別人審我，有什麼好審？」章日明道：「我當初總以爲你帮我，想不到你原來也是他們一夥，我怎可以再信你？」

阿蘭啼笑皆非，她對章日明說：「我一直都在帮你，只是你的確做錯了，審訊未必就是有罪，我在朋友的協助下，已找到了全市最好的律師。」

章日明這時才留意她身邊的人。

阿蘭又介紹道：「這位是金律師。」

金律師對章日明說：「只要你相信我，我會爲你辯護，由現在起，你不必對警方講半句話，一切讓我替你作主好了！」

章日明仍然半信半疑。

局長萬分焦急！因爲現場四周，不但聚滿了人羣，電視台的記者也開始做現場轉播。

電台方面早已開始作實地報導了，所以全市市民都知道了這件事。

最要命的是外國電訊社的記者也擴大宣揚這件事，局長無論如何也不想再拖下去！

這時候突然有個無綫電話接到局長的座駕車來，那是市長的電話。

市長原來也知道了此事，局長自然萬分不安。

警察局長知道事情鬧大了，市長旣然有電話來，大概已及時知道了此事了。

局長在電話中却聽到市長在大發脾氣，將他罵得狗血淋頭。

市長最後又說：「你們太不像話，本市要警察來幹什麼？請你告訴我。」

局長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事實上，他也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市長道：「你要爲此事向我詳細交代，同時不能再在那裏呆得太久，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局長唯唯諾諾，一句也不敢反駁。

市長「鈴」的一聲，將電話掛上了！

事情似乎沒有轉圜餘地，律師和阿蘭正在勸諫着章日明。

章日明道：「我上過一次當已經够了，怎麼可以再上當？這是我自己的事，讓我自己解決好嗎？」

阿蘭覺得章日明忽然變得頑固。

她靈機一觸，看見局長過來，而帶愁容，就對局長道：「這件事可否讓我私自跟他談談？」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黃白石·圖

一指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衣刀客獨闖江湖，專找使刀的人來試刀，已有不少使刀的人死在他手下，這日來到刀王樂善之莊院要與刀王樂善試刀，被在塲的老花子勸諭一番，又因方旋的來到，使白衣刀客收回原意，不再試刀了，老花子細問他身世，原來這白衣刀客就是花鼓姑娘范嬋嬋，她因雙親被用刀的奸人所害，所以到處找用刀的人試刀，希望能報殺父毀家之仇，方旋提議到關外尋找綫索，范嬋嬋同意了，兩人起程出關……佛光和尚被禽嘉年所制服，騙唐星說方旋是去了雲台山莊，唐星心急找方旋，也就信了佛光和尚所說，並挾持和尚上雲台山……

夜襲劉家屯　嘍囉盡遭殃

辛三波的身旁是一個滿身妖氣的女人，她自然是山主夫人高月眉了。

他們的身後跟着雲台二將石蒼龍及聶天梯，再往後瞧人就多了，那般雄赳赳的草莽人物怕不有百名之多。

及瞧到山口的情形，辛三波神色一呆，隨即舉手一擺，身後的人潮立即停了下來。

「佛光，你是怎麼啦？」

辛三波聲如沉雷，他在向佛光和尚詢問，音調顯得十分冷峻。

佛光和尚心頭一震，道：「稟山主，屬下……無能……」

辛三波哼了一聲道：「蠢材，你還有臉活着？」

佛光和尚道：「山主，屬下多年追隨，不無微勞，請山主救命……。」

辛三波不再理會佛光和尚，目光一抬，瞅着禽嘉年道：「請恕本山主眼拙，朋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禽嘉年道：「在下禽嘉年，武林末學怎敢當高人二字。」

辛三波道：「鷹爪掌門禽高飛跟朋友怎麼稱呼？」

禽嘉年道：「是家父。」

辛三波道：「原來是禽少門主，失敬，不過敝山與貴門河井不犯，少門主整治敝山的屬下，必然有一個理由？」

禽嘉年冷冷道：「這沒有甚麼，咱們江湖人講的是個義字，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助助拳算得了什麼？」

辛三波目光一轉，瞅着唐星道：「姑娘是七劍莊的？」

唐星道：「不錯，七莊主唐星，想向山主討個公道。」

辛三波哈哈一笑道：「很好，不過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唐星撇撇嘴道：「我五哥你們一定見過了，他人呢？」

高月眉道：「方旋仗勢欺人，老娘給了他一點教訓，想不到半路裏殺出一個程咬金，他被青衣婆婆救走了，後來聽說他跟白衣刀客在一道，她怎麼問起咱們來了呢？」

唐星道：「我五哥跟白衣刀客沒有前來貴山？」

高月眉道：「沒有。」

辛三波道：「雲台山敢做敢當，令兄如果來了敝山，沒有欺騙姑娘的必要。」

唐星略作沉吟道：「好，我相信你，告辭。」

辛三波冷哼一聲道：「站着，雲台山是妳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

唐星道：「哎，辛山主，你要明白我並不是怕你，只因你們暗算過我的五哥，咱們治了你們一個佛光和尚，彼此拉平，兩不相欠，莫非你還想佔點便宜？」

辛三波道：「擅闖雲台山莊，就應該凌遲處死，本山主如果不留下你們，雲台山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上。」

辛三波一聲令下，石蒼龍與聶天梯領頭衝向山口，後面的嘍囉跟着一聲吶喊，人羣便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

禽嘉年道：「唐姑娘，令兄既不在此，咱們用不着跟他們羣毆，妳帶着我的馬先走，我會追上來的。」

唐星道：「咱們一道走。」

禽嘉年道：「不，我要擋他們一下，妳快走。」

唐星道：「你要當心一點，不可戀戰啊。」

禽嘉年道：「我知道，快走。」

他說話之際已悄悄由山壁上抓下一把沙石，此時振腕一吐，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雲台山門下擊了出去。

這把沙石約有數百粒之多，他內功極高，每一粒沙石都像彈丸一般的强勁，而且為數極多，閃躲十分不易。

石蒼龍及聶天梯舞動手中兵刄，弄得手忙脚亂，才避過那些沙石，他們身後的嘍囉可就遭殃了，但見慘呼四起，弄得一片紊亂。

辛三波夫婦瞧到此等情形，心中震怒已極，待他們雙雙撲上山口，對方早已走得沒有影兒了。

辛三波一脚飛起，將呆立山口的佛光和尚踢飛，然後怒叱道：「月眉，咱們下山去，不擒殺禽唐二人咱們還有什麼臉領袖黑道！」

黑道霸主辛三波帶着妻子高月眉下山了，雲台山的高手幾乎是傾巢而出。

辛三波還傳出綠林箭，徵調天下黑道高手，必欲擒殺禽唐二人，毀掉七劍鷹爪兩個門派他才甘心。

江湖原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所在，花鼓姑娘及白衣刀客已經在江湖上掀起一天風浪，此時雲台山再發動天下黑道對付七劍鷹爪兩大門派，只怕整個江湖再也找不到一塊寧靜的土地了。

×　　×　　×

山東蒙陰縣境，蒙山的西北，緊靠着白馬關，有一幢建築雄偉，名滿武林的城堡。

堡主仇百忍，約莫五十出頭，在華北，甚至整個江湖，左手神刀仇百忍是一個人人敬畏的武林高人。

仇家堡勢雄力大，高手如雲，除了右手神刀仇百忍，就算十二太保最為出色。

十二太保的成員，是由仇堡主的二子一女，及九名親傳弟子組成的，在江湖道上，他們都是高手，也是成了名的人物。

毫無疑問的，在華北，仇家堡舉足輕重，威望之隆絕不亞於威鎮一方的大員。

像這麼一個令人敬畏的地方，要說有人前來找碴，只怕絕對不會有人相信。

但天下的事，往往使人難測，今天就有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前來找碴。

他們一個身着黃衫，一個身着白衣，兩人同樣的年輕，同是丰標絕世的少年。

「兩位找誰？」

問話的是一個身着勁裝，懷抱長刀的瘦長漢子，他是堡前四名守衞者之一。

白衣少年冷冷道：「找仇百忍。」

「找仇百忍」，這是幾個十分簡單的音符，但它却像幾响驚人的焦雷，震得四名守衞目瞪口呆。

這四個音符當然不是焦雷，守衞者的驚詫，也不是由於它的巨大音响，他們只是驚異居然有人敢說出這四個字——「找仇百忍」。

這四個人還沒有回過神來，堡門之內已經飄來一聲叱喝：「狂徒大胆！」

隨着話聲，出現兩名身着銀衫、腰繫紅帶的青年，他們約莫三十上下，兩人打扮相同，臉上狂傲的神色，也一般的沒有差異。

四名守衞堡門的武士同時雙拳一抱道：「見過七步堡主，九少堡主。」

敢情兩名銀衫青年，是堡主左手神刀仇百忍的親傳弟子，也是第七、第九兩名太保中的人物。

七太保呂龍泉，九太保江鋤强，一向傲氣凌人，目空四海，有人直呼師父仇百忍之名，他們怎肯罷休。

眉峯一挑，呂龍泉目注白衣少年道：「剛才的話是你說的？」

白衣少年道：「你說對了。」

呂龍泉怒叱道：「你找死，大爺成全你。」

話音甫落，右臂急吐，兜胸一掌向白衣少年擊了過來。

這一掌他用上了九成眞力，部位指向白衣少年的玄機重穴，出掌之快，宛如雷霆乍驚一般。

出手一掌就想置人於死地，可見仇家堡平日是如何橫行江湖了。

白衣少年哼了一聲，身形一側，讓過了這一掌，右掌挺指如戟，逕點呂龍泉的雙眼。

這一招避招還擊，使得急如閃電，呂龍泉雖是避過了雙目，左耳却被白衣少年的指尖掃中。

耳朶雖然不是太要緊的所在，呂龍泉仍然有疼痛的感覺，及伸手一摸，竟然摸了一手血水。

一招互換，呂龍泉傷了左耳，他不只是心頭暗驚，那張滿是傲氣的面孔，也現出一股激怒之色。

嗆的一聲，他拔出了長刀，脚下一跨，就待一刀劈出。

但他只跨了半步，就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定在那兒，額頭暴出了青筋，兩鬢沁出了汗水，這一刀他竟然劈不出去。

他為甚麼會這樣？難道他忽然得了急

病？

不，他只是瞧到白衣少年手握刀把而已。

呂龍泉是左手神刀的親傳弟子，名列仇門十二太保的武林高人。

武林高人自然瞧得出對方的深淺，白衣少年的右手向刀把一握，竟然嚇得他呆若木鷄。

敢情白衣少年就是白衣刀客，也是花鼓姑娘范嬋嬋，她與方旋前往關外，路經山東，所以就便前來會會左手神刀。

她伸手一握刀把，一片扣人心弦的殺機立即橫溢而出，那股慓悍之氣，不是呂龍泉所能承受的。

好在堡門之內足音驟起，似乎有不少人奔了出來，呂龍泉借機還刀入鞘，同時連退幾個大步。

范嬋嬋也鬆掉刀把，擧目向堡門之內瞧去。

來人領頭的是一名身材瘦長，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他身後跟着九名男女，每人的左手都抱着一柄長刀。

呂龍泉與江鋤强奔上前去，向灰衣老者抱拳一禮道：「參見恩師。」

灰衣老者向呂龍泉的左耳瞥了一眼，目光轉向方范二人道：「是那一位要找老夫？」

范嬋嬋道：「我要找你。」

灰衣老者自然就是左手神刀仇百忍了，他向范嬋嬋打量一陣道：「少俠是白衣刀客？」

范嬋嬋道：「不錯。」

仇百忍解下肩頭的長刀，道：「老夫的這柄刀用了將近三十年，少俠找錯對象了。」

顯然，這位左手神刀已摸淸范嬋嬋的目的，不待她詢問，就自動的說了出來。

范嬋嬋微微一怔，道：「左手神刀，名滿武林，在下如不領敎，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仇百忍道：「少俠刀法無敵，老夫不是你的對手，勝負之數已判，又何用再試呢？」

范嬋嬋想不到名震江湖的左手神刀，竟自願認敗服輸，神色上不由爲之一呆。

方旋藉機相勸道：「算了吧，兄弟，得饒人處且饒人，咱們走吧。」

左手神刀仇百忍道：「慢點，少俠可是姓方？」

方旋道：「是的，晚輩方旋。」

仇百忍道：「七劍莊正面臨極大的危機，少俠因何置身事外？」

方旋一怔，道：「怎麼說？前輩。」

仇百忍道：「此事說來話長，兩位如果不嫌簡慢，請在寒舍屈留一晚，老夫當爲兩位詳作解說。」

此時紅日含山，的確是該投宿的時間了，但范嬋嬋傷了呂龍泉，情面上有點不好意思。

仇百忍哈哈一笑道：「咱們不打不相識，一點小事罷了，兩位千萬不要放在心上，請。」

經仇百忍盛意拳拳的邀請，他們也急欲知道七劍莊面臨的究竟是甚麼危機，這一對登門尋仇的少年，竟然作了仇家堡的貴賓。

左手神刀仇百忍極好客，他介紹了他的子女及門下，然後邀約方范二人入席。

仇百忍有二子一女，長子仇千里，二子仇千駒，三女仇千黛都名列十二太保。

但在酒席上的十二太保却少了六個，原來仇家堡在濟南及開封設有兩處鏢局，那六人是分任兩處的總鏢頭及鏢師。

飯後仇百忍邀請方范二人在客房密談，此時才把話拉上正題。

「老朽因爲開設鏢局，對江湖上的動態，比較注意一點，遇到較爲重要的消息，鏢局都會以飛鴿傳書向老朽報告，所以老朽才知道七劍莊的近況。」

方旋急問道：「敝莊怎樣？請前輩指示。」

仇百忍道：「少俠不必着急，七劍莊的處境，雖是不利，兩位趕去助拳還來得及……」

方旋道：「是人向敝莊尋仇？」

仇百忍道：「這件事要分兩方面來說，第一件是七莊主私自離莊，到江湖上尋找少俠，途中她遇到鷹爪門的少門主禽嘉年，他們結伴而行，直闖雲台山，並殺了佛光和尚，雖是寡不敵衆，却已全身退出了。」

方旋愕然道：「糟了，她殺了佛光和尚，雲台山豈肯甘休？」

仇百忍道：「不錯，雲台山已經傳下綠林箭，號召天下黑道高手，協助緝捕他們。」

方旋皺着眉頭道：「前輩可知道舍妹跟禽少門主現在何處？」

仇百忍道：「這個，老朽還未接獲報告，不過少俠急欲馳援的並不是他們。」

方旋道：「前輩是說敝莊有危險？」

仇百忍道：「不，貴莊大二四六等四位莊主，率領二十名劍士，已離莊尋覓少俠及七莊主，他們在河南鄭州遇到公孫世家四大護院之一的葛汎，雙方一言不合，遂引起了鬪爭，結果，葛汎傷在二莊主的劍下。」

方旋長長一嘆道：「這當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來七劍莊已面臨存亡的威脅了。」

仇百忍道：「少俠不必灰心，但也不能大意，聽說雲台山已與公孫世家會合，投帖邀請貴莊於下月三十日晌午，在霍山中鎭詞前了斷過節，這兩股力量的匯合，實在不容輕侮！」

方旋神色冷靜的淡淡道：「多謝前輩賜告，晚輩想就此告辭。」

仇百忍道：「時間還多得很，少俠不必急在一時，再說，老朽對白少俠還有幾句諍言，只是不知道該不該說？」

范嬋嬋道：「前輩不必顧慮，有話請說。」

仇百忍道：「如果老朽猜的不錯，少俠行走江湖，必是尋找仇家。而且認定你的仇家是使刀的。」

范嬋嬋道：「前輩猜的不錯，晚輩的確是在尋找使刀的仇家。」

仇百忍道：「少俠要是這般找法，你縱使翻遍中原每一寸土地，也無法找到仇家，難道除了他是使刀的，任何什麼別的證據都沒有？」

范嬋嬋道：「是的，晚輩原在師門習

藝，年初辭師回家，竟是家毀人亡，經晚輩細心搜尋，只找出一截折斷的刀尖。」

仇百忍道：「少俠能不能讓老朽瞧瞧那截刀尖？」

范嬋嬋由百寶囊中取出，遞給仇百忍，道：「就是這個。」

仇百忍拿着刀尖反覆瞧看，半晌才交還范嬋嬋，道：「這是緬鐵滲入一種稀有的金屬打造，此種刀型必然細狹如劍，據老朽所知，武林中使用此種兵刃的只有兩位。」

范嬋嬋道：「是那兩位？」

仇百忍道：「一個是斷水刀獨孤健，聽說此人已經封刀歸隱，另一個是來自東瀛的和尚，名叫玫陀，他原是住錫洛陽白馬寺，目前還在不在該寺就不知道了。」

方旋道：「玫陀既然是一個和尚，縱使不在白馬寺，要找他還不算太難，只是獨孤建這一歸隱，要找到他，就不太容易了。」

仇百忍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原在松江省牡丹市以西的六道河子開設馬場，兩位不妨前往問問。」

范嬋嬋道：「前輩說的是。」

仇百忍道：「兩位明天還要遠行，老朽不打擾了。」

范嬋嬋道：「前輩請便。」

仇百忍道：「兩位的臥室就在書房的裏間，請安歇吧。」

主人告辭走了，客人却羞紅滿面，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這也是難怪，人家范姑娘原是一個冰淸玉潔，待字閨中的少女，仇百忍竟要她跟一個年輕男子同榻而眠，她怎能不又急又羞？

方旋立起身來道：「姑娘歇息吧，明早見。」

范嬋嬋道：「你去那兒？」

方旋道：「我就在書房打坐，姑娘進去吧。」

范嬋嬋道：「一夜不睡怎麼行？咱們換着睡吧。」

方旋道：「不，打坐一樣可以消除疲勞，姑娘不必替我担憂。」

范嬋嬋道：「還早嘛，咱們再說說話兒。」

方旋道：「也好，明天在下要趕往霍山，如果在下幸能不死，再陪姑娘前往關外。」

范嬋嬋道：「我跟你一道去霍山。」

方旋沉吟半晌道：「姑娘能够拔刀相助，在下感激不盡，只是……」

范嬋嬋道：「不必担心，我不用誅魂鼓及飄紅綾，一樣可以將他們擺平。」

方旋道：「這個……」

范嬋嬋道：「你不信？聽說過一指紅麼？」

方旋搖搖頭道：「甚麼叫一指紅？」

范嬋嬋道：「那你更不知道百年前岷山武林大會那段公案了？」

方旋道：「在下實在孤陋寡聞，請姑娘指敎。」

范嬋嬋道：「當時參加岷山大會的各派精英，幾乎全部喪生在一個黑夷手裏，中原武林因而一蹶不振……」

方旋愕然道：「一個黑夷就能使中原武林一蹶不振？」

范嬋嬋道：「實情的確是這樣的，因爲沒有人敵得過他的武功。」

方旋道：「他的武功就是一指紅？」

范嬋嬋道：「是的，不過一指紅是武林同道取的，它的原名叫『紅矛』。」

方旋道：「姑娘也會這項武功？」

范嬋嬋道：「那位黑夷就是家師的遠祖，所以我也習得一指紅。」

方旋一吁道：「姑娘身負兩家之長，而且全是獨步武林的曠代絕學，放眼江湖，將不作第二人想了，只不過……」

范嬋嬋道：「只不過怎樣？」

方旋感慨道：「姑娘所習的武功，曾經引起兩次江湖刦難，無論使用那一種，都會震撼江湖，可能掀起另一次空前的災難……」

范嬋嬋忽然目蘊殺機，語氣冰冷的哼了一聲道：「你害怕了？」

方旋道：「在下的這條命原是姑娘所救，大不了再死一次，有什麼好害怕的？在下只是爲姑娘着想而已。」

范嬋嬋面色一霽，道：「怎樣爲我着想？你說。」

方旋道：「殺人並不好過，仇敵遍江湖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日日夜夜都要防着敵人，這種担驚受怕的生活又有甚麼樂趣？」

范嬋嬋道：「那麼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方旋道：「殺人立威，不如使人懷德，姑娘只要能够上體天心，下順人意，必然會獲得人們的愛護與擁戴，助人會爲自己帶來快樂，立德會爲自己帶來安寧，姑娘何不試試？」

范嬋嬋沉吟了半晌道：「好吧，明早見。」

× × ×

永城的河南最東的一個縣城，城裏長昇客棧住着一批武林豪客。

他們是七劍莊的，由大莊主童巨臣率領，在傍晚時分才趕到這兒落店。

永城是豫東通往徐州的必經之路，因而來往的旅客很多，到得太晚就不容易找一個理想一點的客房了。

在掌燈之後，長昇客棧又來了一位旅客，此人身材適中，長相英俊，身着一襲月白長衫，顯得瀟洒已極。

他年歲不大，約莫三十出頭，只是神情冷傲，一副目無餘子的神色。

進店之後，他將肩頭扛的一把帶鞘長刀往櫃台上一拍，轟的一聲巨响，櫃台上擱着的幾個茶杯都被震得跳了起來。

他的行爲使得店裏的旅客人人側目，他却毫不在意的冷冷道：「小二……」

店小二急忙答應道：「小的在，客官有什麼吩咐？」

「我要一間上房。」

「這……」

「怎麼，沒有？」

「有，只不過都已經住進客人了，普通的房間還有，客官能不能將就一下？」

「不行！」

不行二字說得斬釘截鐵，毫無磋商的餘地，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店小二可就作了難了。

「客官，小店上房有限，實在已經沒有空房了，客官何不到別處瞧瞧？」

「你敢攆我！」

拍的一聲脆响，店小二摔了出去，這一記耳光打得不輕，店小二不只是口溢血絲，半邊臉也腫了起來。

此人蠻不講理，立即引起店中旅客的公憤，一名身着短衣，年約四旬的大漢哼了一聲道：「朋友太過份了，永城可是一個有王法的地方。」

白衣人雙眉一挑，瞅着短衣大漢道：「你想管？」

短衣大漢道：「不錯。」

白衣人手握刀把，冷冷道：「好，出招。」

短衣大漢沒有携帶兵刃，順手提起一條板櫈，身形一晃，向白衣人走了過來。

板櫈不是兵刃，在十八般武器之中並沒有這麼一項，不過在中原武術界多半都習過以板櫈代用兵刃，因爲它可以隨地取用，十分方便。

短衣大漢可能是使用板櫈的行家，他抓住兩隻櫈腿，以櫈面護着前身，目凝神光，靜待變化。

此時食堂中的桌櫈已經被瞧熱鬧的搬開，空出的場地是可施展手脚。

但這兩人並沒有立即出手，他們大眼瞪小眼的互相凝視着，似乎在尋找對方的弱點所在。

忽然一聲叱喝，寒芒驟起，克察一聲脆响，板櫈已被長刀劈爲兩截，短衣大漢衣裂肉現，胸前在冒着血水。

好快的刀法，好凌厲的刀勢！

短衣大漢如非用板櫈這麼擋它一擋，他必然會開腸破肚，慘死在白衣人的長刀之下。

不過白衣人並未收回他的長刀，脚下踏前半步，翻腕斜斜挑起，那份輕捷，不亞於雷電劃空，短衣大漢無論怎樣都避它不過。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忽然銀輝乍現，响起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白衣人殺人不成，反被一股大力撞得退後一步。

「得罪了，朋友，何必一定要傷人性命？」

說話的是七劍莊四莊主葉楚材，適才他一劍震開白衣人的長刀，救了短衣大漢一條性命。

白衣人瞪了他一眼道：「你是誰？」

葉楚材道：「在下葉楚材，朋友可是葛大俠？」

白衣人道：「不錯，快刀葛玉郎就是在下。」

葉楚材道：「久仰、久仰，在下想討個人情……」

快刀葛玉郎道：「饒了他？可以，不過七劍莊三十六式追風快劍，在下仰慕已久，今天在此巧遇，豈能空手而回，葉大俠請。」

七劍莊的三十六式追風快劍馳譽武林，今天却遇到以快刀成名的當代名刀葛玉郎，這就有熱鬧好瞧了。

只是葉楚材適才出手是爲了救人，並沒有好勇鬪狠之意，因而雙拳一抱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兵戎相見，在下適才出手魯莽，謹向葛大俠致歉。」

葛玉郎哼了一聲道：「葉大俠這是譏諷在下好勇鬪狠了，江湖上以武會友的事平常得很，葉大俠不必客氣，請。」

葉楚材原想言語化解，免去這項紛爭的，但葛玉郎不只是眼高於頂，而且個性孤僻，是半點虧也不肯吃的，他認爲吃了虧，就非得扳回來不可。

七劍莊的大莊主童巨臣，二莊主涂浚，六莊主藍玉圳在一旁觀看，別人沒有說甚麼，藍玉圳可就忍不住了。

「四哥，你怎麼啦？做好人要揀對象，莫非你瞧不出來？」

罵人不帶髒字，這位藍姑娘的一張嘴，當眞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樣。

葛玉郎原已不肯甘休，藍玉圳再這麼一說，他那裏還忍得住，口中一聲怒叱，已然一刀揮了出去。

快刀葛玉郎果然名不虛傳，這一刀揮出快如閃電，食堂中瞧熱鬧的有不少是武林中人，能够瞧出他何時拔刀，如何出手的沒有幾個。

可惜他遇到的是七劍莊，以三十六式招風快劍飲譽江湖的劍道高手，無論他的鋼刀如何快捷，他都無法傷到葉楚材。

這場搏殺是罕見的，但見刀光劍影，縱橫飛舞，激盪的勁氣，使四周觀戰之人都有些立身不住。

約莫盞茶時分，鬥場傳出一聲悶哼，一條人影忽然奪門而出，沒有人瞧清楚他是誰，但地上却留下幾滴血水！

瞧熱鬧的再投目鬥場，只能見到葉楚材的背影，因爲他正被同門擁着回房。

顯是，葉楚材是這場搏殺的勝利者，快刀葛玉郎在三十六式追風劍之下栽了觔斗。

這是茶餘酒後的一件好話題，一片議論之聲立即掀了起來。

× × ×

「大哥，小弟一時氣忿，又爲本莊結下一個仇人……」

「四弟沒有錯，小兄並不怪你。」

「多謝大哥。」

「七妹獨闖雲台山，小兄十分担心，咱們早點歇息，明天才好趕路。」

這是七劍莊的幾位莊主的交談，對七莊主唐星的動向，他們已經打聽明白。

正在此時，房門上忽然响起幾下砰砰之聲，藍玉圳道：「誰？」

「是小的，有人替客官送信來了。」

藍玉圳開門一瞧，見是店小二，手中拿着一張大紅拜帖。

藍玉圳道：「送信的人呢？」

店小二道：「走了。」

藍玉圳揮揮手道：「好，你去吧。」

遣走店小二，她將拜帖遞給童巨臣，這位七劍莊的大莊主，瞧了一眼拜帖的內容，面色顯得一片沉重。

二莊主涂浚道：「甚麼事？大哥。」

童巨臣道：「公孫勛及辛三波邀約咱們於本月三十日晌午時分，在霍山中鎮祠前了斷過節。」

涂浚一怔道：「黑白兩道聯手？這倒是前所未見。」

藍玉圳撇撇嘴道：「公孫世家原是一個不白不黑，非驢非馬的東西，公孫勛妄想領袖白道，執天下武林的牛耳，這一下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

葉楚材道：「公孫世家及雲台山這一聯手，咱們的實力就顯得弱了一點。」

藍玉圳道：「一羣土鷄瓦狗罷了，再多一點也不要緊。」

童巨臣道：「他沒有提到七妹，愚兄實在担心。」

葉楚材道：「他雖然沒有提到七妹，但小弟敢說雲台山必然吃了七妹的大虧，否則辛三波絕不會跟公孫世家聯手。」

藍玉圳道：「四哥說的不錯，小妹也是這般想法。」

葉楚材道：「大哥，咱們人單勢孤，如果跟他們兩派硬拚，獲勝的機會可能不多，依小弟拙見，不如來個各個擊破。」

童巨臣道：「怎樣各個擊破？你說詳細一點。」

葉楚材道：「公孫勛與辛三波都是夜郎自大，驕傲任性之輩，他們雖是聯手對付咱們，必然不會住在一塊，公孫勛絕對不肯自降身價，辛三波也不會屈意從人，這就給咱們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了。」

童巨臣道：「有道理，四弟立刻派兩名劍士連夜前往霍山，探查公孫世家及雲台山的住處。」

葉楚材道：「遵命。」

童巨臣道：「明天還要一早趕路，咱們安歇吧。」

翌晨七劍莊的人馬由永城直趨商邱，再沿關洛大道直奔茅津渡。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黃河南岸的陝縣，由於天色已晚，渡河到茅津渡已經來不及了。

他們派出的兩名劍士，原定在茅津渡會合的，當他們進城之際，却有一名迎了上來！

「參見大莊主。」

「啊，李忠，張琪呢？」

「在茅津渡，咱們恐怕莊主今晚或許趕不過河，所以屬下在此地相候。」

「好，咱們落店再說。」

落店之後，童巨臣再召李忠詢問道：「探出來了沒有？」

李忠道：「禀大莊主，探出來了，公孫世家的人馬昨天剛剛離開太原，雲台山的人已經到霍山了。」

童巨臣道：「雲台山的人住在霍山甚麼地方？」

李忠道：「霍山東南四十里有一個劉家屯，雲台山的人就住在那裏。」

葉楚材道：「可知道他們共有多少人麼？」

李忠道：「回禀莊主，他們的總人數約四十餘人，除了辛三波夫婦及雲台二將，其餘的都是該山百中選一的高手。」

葉楚材道：「你去過劉家屯？」

李忠道：「屬下跟張琪都去過。」

童巨臣道：「好，辦得好！你去歇着吧。」

待李忠離去，童巨臣道：「四弟，咱們暗中偵察雲台山，說不定他們也會暗中偵察咱們，如何才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咱們必須好好的計劃一下。」

藍玉圳道：「大哥，小妹倒是有個法子！」

童巨臣道：「哦，妳說。」

藍玉圳道：「咱們沒有跟公孫世家交惡以前，曾經給公孫勛拜過五十大壽，後來公孫紹陪小妹逛過霍山，雖是事隔多年，小妹還記得一個大槪……」

涂浚道：「咳，六妹，咱們是在談正經事。」

藍玉圳道：「誰說不是談正經事了，我是說離中鎮祠約莫五里，有一座破舊的古廟天風閣，咱們住到那裏去，晚間再以金蟬脫殼之計馳往劉家屯，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了？」

童巨臣點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辦。」

× × ×

劉家屯是一個小小的村落，居民二十幾戶，其中以獵戶最多。

雲台山的人是分住三幢較大的房屋，他們喧賓奪主，當地的居民大都忍氣吞聲，不敢開罪這股盜匪。

當晚星月無光，古木悲嚎，在這窮鄉僻壤之中的人們，只好擁被高臥，去尋他的黃粱一夢了！

一羣像幽靈的黑影，撲近那三幢較大的房屋，他們藉風聲的掩護，悄悄撬開窗子，一個個躍了進去。

這些人自然是七劍莊的門下了，他們像殺豬一般，將雲台山賊羣每人的脖子上抹上一劍，這些罪惡的生命，輕輕易易的就被他們解決了。

脖子上一個洞，聲音就無法發出，就算有一點異聲，也被風聲所掩蓋了，所以七劍莊的各個擊破是絕對成功的，連雲台二將也沒有逃過這場浩刧。

惟一例外的是辛三波，此人的功力實在不錯，當眞是落葉飛花也逃不過他的聽覺。

最初他沒有在意，後來聽到一些怪異之聲，還以爲是風聲所造成的。

最後他發覺不對了，因爲他本身也遭到了威脅。

威脅來自窗外，是一股陰森冷酷的笑聲。

睡在辛三波身旁的高月眉反應也極端敏捷，笑聲剛剛入耳，三枚七巧針已穿窗而出。

暗器出手，他們夫婦也同時躍了起來，但七巧針如同泥牛入海，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對領袖黑道的夫婦不由面色一變。

七巧針是頗爲細小的暗器，由於手法十分玄奧，所以在江湖上獨樹一幟，高月眉出道江湖以來，三針齊發，從來沒有人能够逃出手去。

現在是黑夜，視綫一片昏黯，來人居然能够不被她這種獨門暗器所傷，此種功力，怎能不使他們夫婦心頭一震。

他們互相瞧了一眼，辛三波一掌震飛窗子，雙雙飛身穿出，及目光向四週一瞥，他們的面色再度一變。

院子裏靜悄悄的，只有兩個人影，辛三波目光銳利，已瞧出他們是七劍莊的大莊主童巨臣，及六莊主藍玉圳。

別人摸到窗下，自己才有驚覺，這豈不是栽到家了？

再說雲台山的部屬呢？堂堂四五十口子，莫非都是死人？

（未完）



少林武技秘辛

海南俠隱記

蹄風著（續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清化奉命南下，對少林門人威脅甚大，先後破獲彌勒寺，逮捕智海，在將軍府又俘去徐傳。羣雄正苦無對策，後來從孫小紅的劍柄上獲得禪機，又從五枚藏在劍柄內的留書中，始知清化的來歷。從以上的啓示，如要收服清化，則必須到西藏雪峯找到那位老僧——天蟾喇嘛。於是李來風、鄧秀、飛雲、孫小紅四人抽籤決定何人往雪峯訪尋天蟾。結果飛雲、孫小紅中籤，兩人便立即起程，經過十幾天行程，終於到達目的地，找着天蟾，將來意說明，並請天蟾下山。原來天蟾是清化之師，聽罷即與飛雲、孫小紅前來廣東……

五層樓藏僧鬥掌

前回說到少林俠士飛雲偕同紅芍藥孫小紅往西藏訪尋雪峯神僧，離開廣州已將近一月，這期間躲在花埭松蘆的鐵頭和尚諸人見左承德正在風頭火勢地到處嚴緝少林餘黨，不得不暫時斂跡，等候飛雲請到神僧，同時也盼待洪熙官謝贊標等人到齊，才向左承德反攻。但智海禪師和小雙電徐傳兩人落在官府手裏，消息隔絕，雖然一時無法救出，也要想個辦法，打通牢裏關節；「鐵鴛鴦」謝山和智海是生死之交，自然更是焦躁。

這天苗翠花忽然想起阮老六來，她曉到阮老六在省佛兩地識得九流三教不少。表面上又是殷實商人，平時和官裏人也有來往。因此她將意見對各人說出，第二天立刻乘船到佛山阮時和堂藥舖見阮老六。

那時「黑炭頭」阮老六自傳授謝贊標一手梅花棍後，便息影家園。苗翠花昔日和他的父親阮樹交情深厚，這次到訪，阮老六自不免殷勤接待。翠花先把小雲假冒替他送信的往事說了一番，便將智海徐傳兩人最近陷入官府中，要他設法營救的來意道出。阮老六聽了答道：「小姪在江湖上雖然薄有虛名，惟近年來已少問世事，要救智海師傅，恐小姪力量辦不到。」翠花聽了，頗感失望。阮老六招呼她住下來，徐圖後計。翠花終日愁眉不展，老六心裏十分難過；那天搜索枯腸當中，偶然觸起一個辦法來，便對翠花說出，如此如此，跟着又道：「如果找到這兩人幫助，雖一時救不出，也可以到牢裏見他們一面。至於下一步怎樣進行，便全憑到時隨機應變了。」苗翠花聽說，果然暫舒愁眉，立刻請阮老六修下書來，又討了一些表記，連夜雇小艇趕返花埭來。

話分兩頭，且說飛雲大俠和孫小紅兩人日前到了西藏雪峯，給他們尋到了「天蟾喇嘛」。三個人展開急行輕功，夜行曉宿。他們都有超人的武功，所取的路途自然也和常人不同：他們是沿着西藏和印緬國境直走，經野人山橫渡怒江入雲南，輾轉到達廣西，不上半月，便已返抵廣州。

這時陸采已從南粵招齊少林各英雄，分兩批來到花埭松蘆。來的是洪熙官、洪秋兒、謝贊標、孫昌、胡繼祖、鷹眼彪等六人。青草和尚因年事已高，近幾年他祇是潛心修煉，看破色空，不願再開殺戒，所以留在海南島五指山黎母嶺上隱居；至於黑面哪吒胡友德也因領導龍門港白龍兄弟會一班人馬，不能抽身，因此兩人都沒有來。少林派老少英雄多年來到處東奔西走，官府緝拿又緊，平時大家很難有機會聚首。就是洪熙官和永春三娘夫婦二人，也已多年分別；秋兒離開了娘親，謝贊標離開海幢寺，不經不覺也有幾年了。謝山和洪熙官昔年同在至善門下習技，這兩個虎口餘生的師兄弟，分散了廿多年，直到今天才得聚首。不過大家爲着救援洪門到來，還有兩個洪門總機關的座主陷進了虎口，所以悲歡離合之中加上了一層陰霾。說到鐵腿孫昌，他的師父是往日北京名鏢師徐元任，武林裏有名的「雙電子」，和白泰官同創廣福鏢局，享譽數十年；現時落在左承德手裏的徐傳便是徐元任的兒子，混號小雙電，和他正是師兄弟至親，故此孫昌對於營救兩人，更比別人留意。

幾天之後，少林衆俠士正在花埭松蘆的水榭裏聚集，正盼望飛雲回來，忽然松林外呼哨三聲，一陣微風送過。鐵頭和尚離座起來對大家說道：「飛雲師兄等回來了！」說還未畢，便有三條黑影飛進水榭來，正是飛雲和孫小紅，他兩人後面隨着一個喇嘛僧裝束的人，大家都知道這個定是從西藏請到的雪峯神僧，立刻起立相迎，上前謁見。小紅又回過身來叩見父親孫昌，大家重整杯盤，向天蟾致敬，又謝過飛雲小紅兩人路上辛苦。天蟾喇嘛早已不食人間烟火，只飲淨水。這晚鐵頭着人在園裏打掃了一所亭子作天蟾打坐的靜室。

又說到左承德，自日前聽到海幢寺主持鐵頭中了他師傅清化的「法華掌」身故，親去弔唁，看到寺裏僧人已把遺體火葬，回來仍放心不下，派白安福及八營統領何彪等一班部下，會同將軍府各捕快四出偵查，嚴搜過往，務求探得少林派藏身所在。但這個月來，鐵頭諸人都靜伏不出，只由永春三娘苗翠花等幾個女將出外活動，所以左承德一時也無法知道少林中人的行踪。這時又據報馬雄的妻子小雲在蘆苞河面失踪，船伕被殺，知道她是給永春三娘苗翠花等暗算了，心裏越加憤恨。便打算日間將智海徐傳兩人解京審問，一方面又收拾行裝，準備偕同師傅清化和手下武士到南粵去，把那一帶洪門勢力消滅，捕捉匿伏洪門裏的少林分子。

這晚武舉人白安福又在黃沙對開穀埠河面的紫洞艇上設宴，邀左承德和各武士到花舫來，徵歌選色，召妓行酒。

這晚席上還有錦花豹子李長春、火二郎林家泰、鐵綫拳曾山、小喪神李洪、蔡忠、麥洪武等人；此外便是從前給藍丁打敗過的旗下老虎何彪，他現時已升了八營管帶的武職，都圍坐在一桌。每個人身旁又召有兩名校書行酒；校書是歌妓的雅稱，都是能猜拳令行，打琴唱曲，口齒伶俐的風塵女子。白安福頻頻獻酒，對左承德千般奉承。那兩個由白安福飛箋召來給左承德陪酒的歌姬，是穀埠一流的紅牌阿姑，名叫素月、金鳳。這時酒令行過，金鳳打着洋琴，素月唱起小曲來。歌道：

「珠江風月無邊，山光水色映眼簾，任是英雄好漢，也愛纏綿；常言道：美人自古如名將，瞬到老時兩鬢絲。那時節，君是兔烹，妾傷遲暮，想來最是關情……」

各人初時聽得興高采烈，但唱到兔死狗烹，又不免傷感起來。正在那時，外面突然一聲叱喝，一個人躍在船頭，那人頭頂平塌，身上穿了蔴衣，兩行血淚，像是個活無常。左承德看出是鐵頭和尚的扮相，大吃一驚，口裏不期喊出：「你是人是鬼？」那人已一步搶到席前，舉起大葵扇一揮，畫舫裏燈燭盡熄。火二郎林家泰身手敏捷，拔出劍來一個箭步衝刺過去，和尚縱身避過，葵扇一擋一掃，把桌上杯盤掃起橫飛。左承德身旁兩個歌姬早已嚇到腳軟，拚命把左承德抱着不放，其餘各個妓女一時豕突狠奔，亂作一團。等到左承德把兩個歌姬推開，抽出寶劍時，那個人鬼不分的和尚早已在混亂中穿窗而去。曾山何彪諸人也都紛紛拔出武器在手，白安福喊船上人燃上燈來，正想到外面找尋。忽然後艙大叫「起火！」濃烟立刻冒出來，但見黑烟裏一羣船伕狠狽奔出前艙，船尾果然燒起了。白安福站到船頭，發覺船身移動，漸漸飄開剛才泊碇地方，原來船纜已被人斬斷了，船便隨流飄到江心來。白安福知道中計，回看艙裏時，火勢慢慢延開，火隨風勢，烈焰衝起，何彪正督率着船伕在艙裏救火。白安福知道左承德等都是北人，不諳水性，更是張惶。耳畔聽得艙裏有人喊出「啊唷」一聲，便見船伕裏面混進幾個壯漢，手執軟鞭一下子把李洪何彪兩人掃下水裏。還虧左承德本領高强，他一口寶劍攔着那幾個漢子，三幾手便把鋼鞭削斷。他一面喊着：「鷂子渾進來，合字當心！」那時船裏紛亂得沒法形容，一羣船伕和妓女像耗子般四處亂竄，船頭給左承德攔着，船尾一陣陣濃烟蓋過來。有些船伕便躍水逃生，轉眼間已失去剛才持鞭襲擊的幾個人了。各人都已集中到船頭來，聽見水裏有人大叫「救命！」才記起李洪何彪給掃下水裏，連忙拿船纜拋去，林家泰執起竹篙放下一鈎，把兩人援救上船來。岸邊小船看到火，都紛紛搖前來救人，經過一番擾攘，船上所有人等才過了幾艘小船上去。驚魂稍定，看剛才飲宴的畫舫時，已燒得映水通紅，全船着火，漸漸下沉。

左承德到了岸上，檢點諸人，祇李洪何彪略受鞭傷，變成落湯鷄一般，其餘幸都無損。各人借過一艘紫洞艇歇息，何彪把附近的營勇召來，吩咐把剛才的船伕和衆歌妓都押起，聽候審問。左承德又派白安福，何彪，曾山諸人帶了營勇，把沙基圍着，連河南大小船隻都搜過一遍。正所謂賊過興兵，那裏有影踪，只抓了十來個嫌疑漢子，都不過是地方無賴歹徒，那會是少林派人物，左承德看了心裏也實在可笑。

到了天色微明，左承德才偕同各武士乘轎返將軍府。他們剛進府門，便見幾個手下武弁親隨倉忙上前禀道：「左大人，後樓出了大亂子！清化上人失踪，連小師傅們也喪命了。」左承德不待聽畢，早已

躍下轎來，飛奔到後樓靜室。遠遠看到鐵網已給搗毀，三個小沙彌倒在靜室面前，又有兩個沙彌在網裏燒焦了全身。左承德渾身冷汗，搶上樓裏一看，兩間密室都已洞開，其中一所是機關總樞，內裏機械亂七八糟，看管的兩個小沙彌也倒斃地上。原日清化打坐的密室，靜悄悄地，毫無動彈，所有佈置和那面銅鏡都散在地上，遍尋全屋，那裏有清化上人的影子。

這時林家泰諸人都來了，其中一個武弁發覺密室裏有兩行血字，急向左承德稟告。大家看時，那血字寫着：「中秋節月上時海幢寺會面，不得率帶官兵到來，否則兩有不便。」下書「少林同門留字」。

左承德念了一遍，一時氣到說不出聲，諸武士也是束手無策。他們都曉得清化上人有非常本領，少林中沒有幾個是敵手，而且他有機關保衞着靜室，閒人不輕易闖進的，又有八個會武藝的徒弟護着，爲什麼會被少林派刦去呢？何彪說道：「昨晚船上縱火，分明是想拖着我們回來不得，看來鐵頭日前是詐死來騙我們的。」左承德只有把小沙彌屍體收殮，還有一個失踪。第二天手下才報說在五層樓前發現失踪的小沙彌屍體，左承德親去察勘一番，看到樓裏有格鬥的痕跡，心裏更加狐疑。便派白安福等到海幢寺探聽消息，一面商議中秋節那天怎樣去和少林中人會面。

原來這次穀埠畫舫夜戲左承德的一幕，只是少林派中人調虎離山和拖延時間的計劃，因爲少林派同時另有一個行動，便是對付清化上人，決不能令到左承德諸人在場，才能依照計劃把清化引出來消滅。

至於少林派中人怎會使到白安福邀宴畫舫，這內裏當然另有文章，不久便會敍及。

那晚是鐵頭和尚預伏在另一艘船上，扮成活無常嚇人，手執的是鐵葵扇；孫昌、胡繼祖、謝山三人，乘着小舢舨，由孫小紅扮作船娘打着槳，暗中扒到左承德的畫舫旁，把船纜斬斷，輕輕把船推離原位，跟着便走到船尾縱火，乘混亂中殺出艙裏，將李洪何彪掃落海面。等到左承德上前抵擋時，便混進人叢裏竄出船窗，孫小紅已預伏在船旁接應。他們六個駕着小舢舨，黑夜裏如箭般駛返花埭上岸。

如今且說負責另一行動的飛雲大俠，神劍手李來風、雲裏錦鄧秀、謝贊標諸人，他們日間先把天蟾喇嘛帶到越秀山五層樓，在最高一層那裏打坐。那時五層樓是遊覽勝地，僧道人等在這處盤膝靜坐，是常慣的事。飛雲等四人，預先裝束一番，身上一點五金兵器也不携帶，只拿了扁担，扮成挑夫模樣，混在將軍府前曠地上，蹲身一隅。入黑後便見左承德和各武士一行乘輿出府門，知道是赴白安福的宴會，他們於是走回越秀山，暗中通知天蟾。伏到三更，四個人從山坡蛇行來到將軍府後牆，從樹上竄進去，那處離清化的靜室只十多丈。飛雲着謝贊標在外面把風，又着鄧秀伏在鐵絲網外，守着將軍府有人到來。佈置停當，飛雲拿出飛雲索向空一拋，恰套着靜室的簷角，飛雲和神劍手兩人緣索向上爬，越過鐵欄，瞬已上到屋脊。他們知道清化的機關十分厲害，不敢大意；飛雲蛇行到閣頂從明瓦窺看樓裏，只見黃帳低垂，有一個黑影映在帳上，正是清化在那裏打坐。飛雲見那黑影久久不動，便運起夜眼來，細視清楚。原來室裏並沒有人，那帳幕的人，是由一綫燈光從室裏射出，透過一塊皮人，映在黃布幔上，活像清化坐着一般。兩人伏了足有半個更次，才聽到樓裏脚步聲響，密室的門扇打開，一個小沙彌走出來，進了右邊一間小密室，一會才拿着一壺茶走回方才的室裏。飛雲乘小沙彌掩開室門時窺看，密室裏面打坐的才眞正是清化上人。飛雲壯着了胆子，輕輕地沿後簷落到樓欄外，那裏正是右邊的小密室，突然聽到室裏一種嘈雜的聲音，像有很多物件轉動着。他從窗隙窺進，見小沙彌看管着一具東西，轉動很快，上面不時有火花射出，那具東西發出來撻撻的響聲。

飛雲打個手勢，着神劍手伏在樓欄外照應，他跟着運出暗勁在掌心，壓在窗門軸上，那些銅軸子都斷了。他便推開窗門，閃進室裏。一步躍到小沙彌背後，伸手向腦後一點，小沙彌給點了穴道，當堂僵直了動彈不得。飛雲細看那具會轉動的東西有許多銅綫連到外面，旁邊又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輪軸。齒牙交錯地互相走動，上面管着一具拉手。飛雲試把拉手一牽，忽然全部輪軸都停止了。他把室門拉開，看看沒人，便走到廳外，那處就是剛才看到影子映出來的地方，閃身到布幔後面藏起。這時壁上微微有聲，那面大鏡子一轉，立刻露出一扇門來，走出來的正是清化。

飛雲想起方才進來時，扁担放在樓欄沒有拿在手裏。他運起陰陽掌法，從帳後躍出，雙掌照清化頸上襲擊，因用勁厲害，那股掌風也特別來得疾。清化立刻警覺到了，他閃電般退身避開，衣袖向飛雲一拂，飛雲頓覺身子輕浮，雙足似站不穩。急施出「千斤墜」身法把身體定着。清化第二次拂起衣袖，飛雲知道厲害，等不到袖風襲來，已像鷹隼般衝毀了窗格子，竄出樓外。清化一飄身趕上來，神劍手李來風在樓外看得眞切，拿扁担迎着清化掃去，清化不料身畔有人，倉忙飛身縱起，但已給扁担捲着他一邊袖子，裂帛一聲扯了一幅開來。

清化定睛看時，認得是冤家李來風，當下無名火往上衝，怒喝道：「李來風，我找了你幾十年，這次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跟着伸出掌來，便想對李來風下毒手。突然面前有物一晃，清化連忙擧袖一掃，却是飛雲回身拿石子打來。就這一阻，神劍手已經縱身越出後牆。清化也不理會飛雲，他一心要把李來風結果，拔去幾十年來的眼中釘。只見他展起追雲身法，輕輕一點，便縱身離地，躡着李來風不捨。飛雲恐神劍手有失，也隨後釘着，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前面便是越秀山，看着李來風走進了五層樓。

清化上人恨不得一掌把李來風殺掉，他平生最厲害的便是掌法。一種是「法華掌」，掌風射出，受襲的人便天旋地轉，支持不住。如近在三幾尺內，更是五臟俱裂，先日他在海幢寺門前暗算鐵頭的便是這種掌法。還有一種叫「黃沙掌」，更是毒辣，但要運用全身精力，凝神斂氣，才施得出，所以閒常不輕易用到。這時他恃

着武功獨到，直追入五層樓。喜見李來風手執扁担，回身過來呼道：「老賊禿，我李來風給你逼走，躲了幾十年，今天才能和你算賬。」說着掄起扁担，狂風掃落葉般撲前來。清化怒目瞪眉，更不答話，擧起闊袖一拂，那杆扁担當堂爆裂；跟着雙掌對着李來風推出，正是施出法華掌來。李來風何等乖巧，他是有名的劍客，這時早已縱身離地，避過掌風，順勢躲在屏風背後。清化目露兇光，喝道：「李來風，五十年前仇怨，今天總得個解決，勢無兩立！」說畢又發出一度掌風襲過去，看看這番神劍手無法再避了。忽覺屏風後面似有一股勁風吹出，竟把他的法華掌風力擋着，折横落在屏風外散開，吹得屏風格子淅瀝聲響，玻璃片紛紛碎裂落地。清化心裏非常詫異，正想再施掌法，瞥眼間一個巨大黑影從屏風後轉出來，桀桀地發笑，笑聲像梟鳥一般，震人心坎。

這時月色照入五層樓，清化定睛看時，依稀認得是天蟾喇嘛，先已驚得魂飛魄散，當堂定了形。那人開口說出藏語來，柔聲道：「法華，你認不得老僧了嗎？」清化已是面無人色，只得斂下手來，退身兩步，俯下頭來說道：「師傅，爲何來到這裏？」說時心裏仍存着幾分懷疑。隨又聽天蟾說道：「法華，你做得好事！這幾十年來想已享盡人世繁華。貧僧這次跋涉到來，要把你帶回日額則去，照我們黃教裏的教規，聽大家發落。」他一邊說一邊擧步走出五層樓，清化不由得跟隨在後。知道面前的千眞萬確是師傅天蟾喇嘛到來，便跪下叩頭，稟道：「師傅，請恕弟子昔年一念之差，把師兄殺害，現在追悔無及。況且師兄死去多年，就算把弟子帶回日額則，也難把師兄起死回生，徒犧牲了弟子性命。師傅知道弟子修煉易筋經多年，可以再活一二百歲，倘跟師傅回去，照教規定要焚死，萬望師傅可憐則個，不要聽信少林叛黨挑撥，遠道到來相逼。」本來清化說得十分婉轉，有點令天蟾動容，可是提到少林方面，天蟾心裏便想：「人家千辛萬苦找到自己，無非替法雷交還鎭教寶劍，怎可以徇情？」當下便從袖裏拿出寶劍來，向清化說道：「法華，你不用滿嘴油腔滑調，我這次不是來助少林派中人，你且看看這一柄黃教寶物。」清化捧起寶劍細看，見到師兄法雷刻下記仇文字，不禁面色大變，又哀求道：「聽說師傅早年已歸隱法地，如果開恩饒過弟子，跟師傅返回雪峯，今生好得追隨，同享清福。」天蟾聽了竟怒起來，答道：「你這逆畜不提便罷，如果不是因你的孽障羈纏，我又何須離開法地，再惹塵緣。休得多言，快些跟着我來，了却這一重因果。」

這時清化伏在五層樓前，月光照下，看到師傅天蟾喇嘛毫無轉意。自念「如果被他帶返日額則去，必死無疑。還是一不做二不休，自己苦練了幾十年黃沙掌，未必會敵不過他。何不乘他不覺，驀地裏將他了結，這樣今後便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尅服我了。」清化的黃沙掌，可說是藏僧裏的絕技，沒有幾個人練得成；因爲不特要內外武功都有根底，還須起碼要苦練五十年才有成就。只要是沙礫地方，雙掌施出，捲起沙石襲向敵人，那些大小沙粒都像槍彈一般有力，貫穿人體，就算有鐵甲護身，也擋不來。中了的人身上佈滿了蜂窩一樣的孔，如同中了機槍一般。如果那地方沒有沙礫，也可以從囊裏抓出兩把沙粒放出，一樣厲害，所以武林中人聽到了黃沙掌便都皺眉，不敢招惹。清化跪下處地上就是泥土沙石，他暗地裏抓滿了兩把沙土，口裏說道：「師傅既然定要弟子跟去，也是沒法。」說畢順勢彎身起來，向天蟾詐作一揖，黃沙掌乘時施出，一股疾風直襲天蟾，風勢裏捲着沙土像雨點般打出，天蟾喇嘛剛才看到清化伏地凝神運勁，早有準備。

這時倏的退後幾步，擧起衣袖一拂，掌風從袖裏發出。說也奇怪，那衣袖捲起的風來得更勁更速，轉眼間已把那一股沙石掃回奔向清化。這凶僧見黃沙掌被天蟾反掃過來，連忙運出雙掌一連幾推，掌風又把沙石折返天蟾那裏去，一粒不墜到地上。旁邊神劍手李來風和飛雲都看呆了，又見天蟾仍是擧袖一掃，這次風力比前更勁，沙石幾乎打到清化面前，才被清化拚命推掌頂着折回，可是已沒有初時的氣勁，只到了半途便給天蟾的衣袖掃返。這樣一來一往，簡直如同電光火石的迅速，最後清化似乎拚盡了個人精力，連連發掌，天蟾也伸出掌來頂着，那一股沙石礫停在兩人當中，一忽前一忽後。天蟾喇嘛不覺微嘆道：「法華，你死到臨頭還不覺悟，不可怨我。」雙袖即時展開，蝴蝶穿花般揮動，口裏跟着吐出一度氣來，這是他日夕在雪峯頂上吐納煉成的丹田之氣。沙石給丹田氣鼓動，刮風一般把黃沙掌的勁力衝散，隨着捲到清化身前，霎時看着清化慘叫一聲，當堂倒地，全身像個蜂窠，血流滿地，天蟾合十口宣佛號，不禁搖頭下淚。

這時山坡下又躍出一個人來，手執雙劍向天蟾衝去，看看刺着，李來風急把手裏的半截扁担看準一擲，格着劍鋒。細看時是個小沙彌，不知那時跑來伏着。飛雲躍前一脚踢去，小沙彌喊出一聲便倒在地上。李來風見清化已死，便折返將軍府後樓，接應鄧秀謝贊標兩人。天蟾抱起清化的屍體，由飛雲引路下山，越過城牆，到了大北門外，明修已在那處接應，三個人乘夜趕回花埭。

剛才留在靜室外的鄧秀和謝贊標，當清化追李來風時，室裏還有七個小沙彌，一窩蜂的追出來，想保衞清化。那料雲裏錦鄧秀匿在鐵絲網旁，他把丈六紅綾帶揮起，阻着小沙彌。謝贊標伏在外面把風，這時竄到樹上，見清化已給李來風引出，便飛身躍下，他的扁担作梅花棍使用，一股疾風到了小沙彌背後，把兩個小沙彌穴道點中，即時倒下；一個小沙彌不知厲害，拿劍刺過來，贊標將扁担一圈一彈，那沙彌震得虎口痲木，跟着給贊標的扁担擊中心窩，當堂口吐鮮血。剩下四個小沙彌，那是兩人的敵手，其中兩個看見勢色不對，抽身便走，一個躍出後牆，奔上山上，這便是上文說的想襲擊天蟾給飛雲了結的一個；另一個竄返靜室，到密室裏開動機關，發出電攝力來，想把外面的鄧秀吸進網去，誰料鄧秀身上沒帶兵器，因此反害了鬥着鄧秀的兩個小沙彌。那時鄧秀正

把兩人捲在紅綾帶裏，看到鐵絲網又閃閃發出火光，便順勢把兩人拋去，那兩個沙彌連人帶劍，一刹間便吸進網裏了，跟着一股焦味，兩人都給電火灼斃。

正在這時，李來風已從五層樓趕回來，看到小沙彌已死六人，便同贊標等進到靜室，連適才走回去開動機關的小沙彌也一起結果了。三個人拿起扁担，把機關搗毀，出到清化打坐的地方，又將銅鏡打翻，然後走出靜室。遠遠聽見前面警鑼響起，知道走了風聲。正想退出，李來風看到室前鐵網，記起那晚被吸進去幾乎喪命，一時怒氣上衝，拿扁担亂搗一通，打到稀爛，這時前面已有一隊人拿起火把追過來，三人才縱身竄走。

這一晚可說大功告成，但還有陷在牢裏的智海禪師和小雙電徐傳，這裏還要補敍。因為一筆難書兩處，當初苗翠花去到佛山，携了阮老六書信回來，第二天她便偕同永春三娘去見廣州城裏的一個異人，這人姓陸名炳，是玄天道教教徒，他在中下層社會裏擁有無上的權威。玄天道是一種異教，總教主是一個凡人，在江西廬山上修煉，說穿了只是一種愚惑民衆的異教。苗翠花往見的便是廣東的教主，但各地都有他的教徒。他們教裏有五十字箴言，最普遍是用手術替人治病，此外便是扶乩請神，他的教友分佈在衙役走卒，九流三教裏，對陸炳如奉神明。當下陸炳見到黑炭頭阮老六來書和信物，想了一會，才對翠花說：「你們少林人的事本與玄天道教無關，但看在阮老六哥面上，明天我叫到你要找的人前來見面便了。」

原來苗翠花要找的，一個是白安福追逐裙下的榖埠紅牌阿姑名叫玉梅花的，其他一個是將軍府禁卒張七，這兩人都是玄天道的教友。後來玉梅花果然依着苗翠花的計劃，在約定的一晚裏要武舉人白安福請客，助成少林中人誘出左承德來。至於那禁卒張七，是個貪財小吏，永春三娘在他面前認作張三娘，丈夫死了，沒人養活，央他給一份女犯牢房賤役，每天進牢裏打掃地方，拿衣物到外間去洗濯。張七見三娘有錢孝敬，也落得應承。

自此永春三娘每天都到牢房去，漸漸和獄卒狎熟，有時又弄些酒食孝敬他們，都得到各禁子的歡心。原來牢裏男女犯人雖然分開禁押，但智海兩人因是重犯，所以另囚一室，另留小小穴口送水送飯。三娘每天進女倉去，便經過室門。那天三娘見禁卒打着瞌睡，她便將一個紙團拋進智海的死囚牢裏，約定行事。

到少林派舉事的一天，永春三娘帶着女兒洪秋兒携了一些酒食進牢，那些禁子看到了，都笑道：「三嫂，籃裏東西吃得的嗎？啊！今天還帶着個小姑娘進來。」三娘應道：「她是我的女兒阿紅呢，快叫叔叔。」那些禁子都是色鬼，見了秋兒都流出口涎來。

三娘等到入黑，便拿出酒食來，孝敬張七幾個值牢的獄卒。他們邀三娘母女一同飲酒，秋兒故意做出羞人答答，幾個色鬼都圍着，嬉皮笑臉地，百般醜態。三娘乘衆人不覺，暗暗把籃裏藏着的九節鋼鞭和短劍送進智海的囚室，出到席前，詐作酒多醉了。秋兒便服侍三娘躺在一角，那些色鬼正中心懷。看看三鼓過後，秋兒和衣倒在三娘身旁，像海棠春睡，其中一個獄卒，色胆包天，躡足走近秋兒身旁，想施強暴。秋兒一脚把他掃開，兩個同伴見到，都笑起來。那人老羞成怒，撲向秋兒一攬，秋兒閃開到死囚牢面前，那人追到背後，黑暗裏秋兒拿匕首照他肚子插進，這個色魔喊也喊不出便一命嗚呼了。張七見同伴久久不出，有點妒意走過來偷看，暗處秋兒一躍上前，閃電般將匕首刺進他的咽喉，即時氣絕！外面餘下的一個獄卒，也給三娘起來一脚踢斃了。秋兒連忙從張七身上取過牢匙，把死囚牢打開，放出智海徐傳。四人像猛虎一般，一路逢人便打，劍光鞭影，那幾十個將軍府守衛如何擋得住，給他們一直殺出府門，向着水關奔去！因為往日城門入黑便關上了，城上守卒不多。四個人走到水關橋，那處便是六脈渠口，是昔日廣州有名的下水道，有暗渠流過城牆，從西濠流出珠江。四人走進了六脈渠，一路涉水到達西濠，陸采早已泊着快艇在那裏接應，飛棹回到花埭。

苗翠花一行五人返到松廬時，天蟾喇嘛諸人已先抵達。鐵頭見了智海徐傳救出，檢點各同門，全都完全歸來，大家都額首稱慶。天蟾喇嘛即日將清化遺體焚成骨灰，翌晨別過衆人，便返西藏雪峯。各人知他此來全為了却一段因果，知挽留不來，只得黯然作別。

這時候，少林派屬下的英雄，聚在花埭松廬的有鐵頭和尚、神劍手李來風、雲裏錦鄧秀、智海禪師、飛雲大俠、鐵腿孫昌、鐵鴛鴦謝山、洪熙官、苗翠花、永春三娘、陸采、都是老一輩的，後進的是謝贊標、小雙電徐傳、胡繼祖、紅芍藥孫小紅、洪秋兒、明修、鷹眼彪等一共十八人，此外還有青草和尚，黑面哪吒胡友德在南粵沒有一同前來。自從福建少林寺被官兵圍剿之後，至今才回復昔日的興盛。

這晚大家舉杯慶功，飛雲站起來道：「今次我們雖然除去清化，但左承德一班鷹爪還在，而且約了他們中秋節到海幢寺會面，各同門還得協力。」

刀光劍影佛前燈

在滿清一代，有一個時期武風最盛，但經過了少林寺一役之後，國內武術名手，漸分派系：有些熱中功名富貴，甘作「愛新覺羅氏」的鷹犬；有些是為勢所迫，心裏仍是伺機反正；其他因憤恨異族專橫，便匿到深山大澤間作草澤英雄，或是遁跡空門，密謀反抗。這些人都身懷絕技，當時皈依三寶作佛門弟子，無非為着掩人耳目，避免官方注意；其次是習武的人，要和修養合一，平日須有幽靜的環境，沒有家室妻兒負累，才不致心向外騖，而且拋却色慾，不損眞陽。所以那時武術宗師常常出自佛門弟子當中，就是這個原故。

本故事事跡，從乾隆末年開始，經過了嘉慶、道光兩朝，前後總有五六十個年頭，少林寺已產生了第二代的英雄俠士：像謝贊標、洪秋兒、小雙電徐傳、紅芍藥孫小紅、黑面哪吒胡友德、胡繼祖、雲裏錦鄧秀、陸阿采等，都經過一番苦練，武藝了得，在本故事曾敍述過不少俠義事蹟

。所以出生入死，灑熱血，擲頭顱，無非為了異族入據，腦海中深印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劇，定要推翻了專制淫威，為漢族吐氣揚眉。

閒話休提，却說廣東少林俠士，自海幢寺被官兵搜出洪門機關，便轉到花埭松廬棲身。飛雲大俠又請到了西藏雪峯神僧，把宮廷喇嘛清化上人除去，當日在將軍府後樓寫下血書，約定五品侍衛左承德中秋節在海幢寺會面。

鐵頭和尚見到少林後代復興，重聚一堂，便在松廬設宴。

那晚大家商量怎樣會見左承德，洪熙官便道：「我看左承德還未知道清化已死，他定必依約前來。為着投鼠忌器，或者不敢帶官兵前來，但他手下武士衆多，我們也應該派定誰個對誰，屆時好得應付。」當下由鐵頭、飛雲兩人發令，派出各批人馬，這是：

飛雲對左承德，小雙電徐傳跟隨暗中照應，謝贊標對火二郎林家泰，洪熙官對曾山，李來風對錦豹子李長春，苗翠花對麥洪武，謝山對八營管帶何彪，孫昌對蔡忠，胡繼祖對白安福，鄧秀對小喪神李洪，智海禪師伏在大雄寶殿接應各同門。

此外又派明修領着各武藝僧人在二門內混在掛單僧人中，鷹眼彪、陸采兩人駕快艇在寺前守候，永春三娘、孫小紅、洪秋兒都扮作船娘，分駕小船兩艘在渡口泊着接應。鐵頭和尚因是皇帝供奉寺的主持，不好露面，匿在寺後機關裏指揮行事。

×　×　×

十八個少林同門各派定了工作，過了幾天便是八月十五。那時海幢寺由當家僧明慧暫理寺務，因為這寺是皇帝的供奉寺宇，主持圓寂，也要過了百日之後，才由兩廣總督請旨另派高僧來寺主持，典禮十分隆重。因此少林派留着熟諳武藝的僧人在寺裏作耳目，掩護着行事。

左承德自那晚失去了師傅清化上人，存亡未卜，又曉到海幢寺主持鐵頭日前僞報身故，無非用計騙他，心中更是憤恨。可是鐵頭是供奉寺僧。不能派官兵到寺裏搜查，惟有暗派人探聽。不久白安福回報，海幢寺由當家僧明慧暫理，寺裏也沒有少林人的踪跡。

轉瞬便到了中秋節，時正金風送爽，玉露生涼，入夜更是星河耿耿，月華照射。左承德黃昏後便帶了武士錦豹子李長春、火二郎林家泰、鐵綫拳曾山、小喪神李洪、拳師麥洪武、蔡忠、武舉人白安福、八營管帶何彪、及新升將軍府捕頭，綽號怪眼猿的袁通等一行十人前往海幢寺，各帶隨身武器，自不在言。

這時左承德仍未知清化上人喪命，他想到清化是宮廷喇嘛，若有差池，自己也不得了，所以他便不敢帶同官兵進寺，希望屆時先把清化救了出來，才和少林人算帳。於是叫八營管帶何彪，調動他的八旗親兵扮作平民，在海幢寺附近埋伏，又命捕頭袁通帶了弓箭手在寺門外佈開，白安福也選了幾個武弁跟隨保護。

左承德率領各人到達海幢寺，也不通報，直闖進寺。寺僧慌忙打起鐘鼓，當家僧明智知道，立刻領着各僧衆迎出二門來。左承德是欽差，見了清高宗乾隆御筆題賜「敕供」兩字的金龍匾額，便跪下叩拜。明慧迎進方丈室，左承德開口便說道：「僧人聽着，你師鐵頭當日是怎樣死去的？」明慧連忙合十稽首，回道：「左大人聽禀，先師那日送別清化聖僧回來，便說心痛，當晚坐着圓寂了。」左承德明知是虛語，但也不好發作。便板起面孔，問道：「少林那班凶徒在那裏？快些說出來！」明慧嚇得當堂變色，俯首答道：「這寺是當今皇上供奉聖寺，大人怎麼牽連到少林人物來，貧僧並無所知。」左承德氣得七竅生烟，也不再問明慧，一手把他推開，便率領各武士如狼似虎走出方丈室，四處搜索。

方丈室前面是大天階，廊廡下僧舍櫛比，住上百多個掛單僧人；他命白安福領着幾個武弁看管着各掛單僧人，不准亂走，其餘衆武士都隨他進入正殿。那處正是大雄寶殿，殿前站着泥塑的四大金剛，高有丈餘。左承德命八營管帶何彪、鐵綫拳曾山兩人在殿前曠地把守。然後一行人走進大殿，只見燈火通明，琉璃高照，三寶佛前，香烟繚繞，幢幡寶蓋，兩邊低垂，殿裏靜悄悄地沒有人影。他看到殿裏兩旁都有通道，便派蔡忠、麥洪武守着，不許有人進出。

再進便是偏殿，是一間觀音堂，內裏梵音響起，鼓鈸聲喧，有幾個男女檀樾在處作法事，僧衆只是低頭念經。這時跟着左承德身旁的只有林家泰、李長春、李洪等三個武士。他吩咐李洪留在觀音堂前監視衆僧。再步入後殿觀看，心裏暗念：「少林派約今天會面，如今不見一人，大槪又弄什麼玄虛，我想他們未必敢公然約來比武的。」他恃着手下武士衆多，佈置週密，也不畏懼，三個人走進後殿，那是一間睡佛殿，建築十分雄偉，殿上一尊銅睡佛，橫着有四五丈長，裏面也是靜寂沒人。左承德站着喝了一聲：「少林賊徒，我左承德來了，快滾出來！」四壁迴聲，微微聽到佛座後有人應道：「老左，我們等候多時了。」左承德立刻拔出寶劍來，循聲望去，那佛座後却是空的，那有人影。正在猶豫，忽聽火二郎林家泰站在殿外猛喝一聲：「賊徒！」他回頭看時，殿旁廊廡下面築有兩座大灶，有房子那麼高，每個灶上都放一隻大鐵鑊。那兩座大灶中有一個已燒起火來，用樹幹作燃料，鑊裏的水也正在沸騰，旁邊一座沒有燒火的，聽到鑊裏似有人敲着，發出噹噹聲響。火二郎林家泰喝聲之後，便拿起方天戟，一個箭步上前，看到鑊裏露出一個人頭。他飛身躍到灶上，那人已倏的站起來，是個少年漢子，手裏執着單頭棍在鑊邊繞着走圈子，見林家泰怒目相視，便笑道：「朋友，高興的請上來賽兩個圈子吧。」林家泰看那大鑊時，直徑有丈七八闊，鑊底凹下像個小池塘。他更不打話，躍到鑊邊，拿起方天畫戟使出一手「鑽心釘」直刺過去。那人早就用棍一點鑊邊，騰身起來，出棍向下一擋，方天戟便斜刺向外。那人跟着回棍照着林家泰面上圈點過來，棍尖震成碗口大小，風聲虎虎。林家泰看出這是「梅花棍法」，南中有名的殺手棍，不敢怠慢，連忙一滑蹲到鑊底，方天戟向上一叉格着棍尖，兩人就此一來一往，在大

鑊裏交起手來。

左承德在殿裏看得呆了，忽然身旁一聲鐘響，那口大鐘下面躍出一個人來，闊面虬髯，一身武士打扮，手裏執的是藤索。左承德正想喝問，驀地裏那邊鼓聲一響，又竄出一人，身輕似燕，目光如電，拿的是三尺六寸長軟劍。左承德身旁站着的錦豹子李長春，他在宮廷日久，認得這人是神劍手李來風，往日大內的劍客領班，便道：「左夫人，他們都是叛黨，拿下再算。」左承德究竟是有多少修養，聽了立刻喝道：「我左承德不殺無名小卒，狗子通個名來。」先從大鐘下出來的人縱聲笑起來，大聲道：「左欽差，我飛雲給官府通緝了幾十年，難道你還不識！」跟着把藤索向持軟劍的人一指，接下去道：「他便是你師傅清化找了多年的神劍手李來風，今天送到你手裏，看你有本領把他拿下不？」左承德忍着怒喝道：「飛雲，我師傅在那裏？你識相的快些好好地送回來，你爺或者饒你一死……」飛雲不待他說完，便揚起藤索來說道：「老左，你想我們交還你師傅嗎？這也不難，但要看它答應不。」飛雲說到這句，手裏「飛雲索」迎風一捲，直奔左承德來。左承德的確輕功了得，他雙腳微微點地，便飛身起來，他知道今天已是非決一死戰不可。當下施出「燕子追雲」身法，向飛雲頭上衝去，寶劍伸開，橫撇飛雲，來勢險惡。飛雲連忙把索收回，將身橫裏一滾，避過劍鋒，那口寶劍撇向燭台，手臂般粗的燭擎立刻被削成兩截。那邊錦豹子李長春早已提起雙刀敵住李來風，但見神劍手展開軟劍，渾身一團白光，錦豹子一雙刀也是裏着全身，殿前劍光刀影，竟看不出兩人招數。

書中補敍，剛才在大鑊裏出現的是謝贊標，睡佛殿裏是飛雲和李來風，當左承德進殿時，飛雲匿身大鐘底下說話，殿裏空闊，迴聲傳到佛座折回，驟聽好似有人在佛座談話一般。這時伏在寺裏的各批少林人馬，聽到適才飛雲敲響的鐘聲，傳到各處。大家聽到這個訊號，便都紛紛出來接應。寺裏的武藝僧人，立刻把大門關上，寺裏各處通路，都一時斷絕。當下胡繼祖在僧舍前接戰白安福，那幾個隨着白安福的武弁想衝出門外求援，明修混在掛單僧人裏，打個眼色，那些武藝僧人便上前攔阻，雙方混戰起來。大雄寶殿曠地上，洪熙官和曾山拳來脚往，謝山敵住何彪；兩旁通道上躍出苗翠花、孫昌，撲向麥洪武、蔡忠，交起手來，觀音堂裏作法事的施主當中，雲裏錦鄧秀抽出「紅綾帶」，迎戰小喪神李洪，寺裏一片殺聲，刀槍並舉，各殿成了戰場。通路閉起，已是困獸之爭。其中白安福、何彪、李洪幾人，輕功造詣尚淺，還不能高來高去，因此心裏有點驚惶。

飛雲在後殿敵住左承德，用的是一根飛雲索，這索是雲南深山裏一種野藤所造，用十八根筷子般粗幼的藤尾絞在一起，浸了三年桐子油，才能堅韌有力，刀劍不入。左承德手裏是一口寶劍，平日削鐵如泥，可是碰着飛雲索時，却剁不入。兩個人都是一流好手，鬥了十餘回合，還是不分高下。

那邊神劍手李來風和錦豹子李長春也是久久勝負未分。李來風手上軟劍是照甘鳳池大俠傳授的秘方煉成，當初是把精鋼放進高熱度的爐裏，加入合金，煉了兩天，便要放進冰窖裏藏上一夜，然後再放到爐裏。這樣一冷一熱，要經過四十九遍，打成紙片一般薄，才成爲軟鋼寶劍，可以作腰帶纏在身上，用時隨風招展，可吹毛髮，可斬金石。錦豹子李長春的刀法，也是傳自名師，這時他正使一路「天師遞柬」，向李來風咽喉刺去，但見李來風閃身躲過，施出一記險招來，那軟劍變成盤蛇一般，捲作一團，跟着劍鋒伸出直射過來。豹子不敢接招，一竄身到了樹上，神劍手立刻飄身趕上，兩個人又在樹上交手起來，刀劍過處，樹枝紛紛墮地。錦豹子身手敏捷，在樹上如貍子過樹一般，穿枝跳幹，也是錦豹子得名的來由。神劍手在樹槎追逐，有點吃不消，心裏暗念：「這是李長春的所長，須得用絕技挫他。」便提起軟劍向樹幹劈去，一根巨大樹槎向着李長春頭上，天崩地裂的倒下來。李長春的是能幹，早就一陣風躍到別樹上。神劍手劍風一緊，這番施出「迴風劍」來，借着劍身震盪力量，對方如果一擋，軟劍便像附有彈簧一般，跟着迴力連接剁來，刀鋒密集，上下震擊。錦豹子從未見過這種劍法，知道招架不來，馬上又飛身過樹。那知今次神劍手却不追來，但見軟劍捲成一細，閃電般伸開直射錦豹子，這一劍是脫手的，劍法叫「盤蛇出洞」，隨風便到。李長春不防有這一着，劍風吹近時已避不及，那劍瞬已從右肩拖過，臂膀當堂掉落。錦豹子李長春痛極大呼，立足不牢，即時倒栽下去，看看就要跌成粉碎了。神劍手不愧俠客心腸，當他把劍放出時早已躍到地上，提防軟劍刺不中時也得接回來，剛巧李長春這一刹那隨劍一齊墜下，神劍一手將軟劍接回，一手把李長春腰帶一抓，不致跌成肉醬。他把李長春放到樹下，說道：「我李來風與你根本無仇無怨，你今天曉到少林派的厲害，看在你同宗份上，饒你一命，以後不要再跟左承德出來作惡了。」說畢把自己衣襟撕下一塊來，替呻吟着的李長春把傷口紮緊，止着流血。

神劍手解決了錦豹子，自己也覺得有點累了。他抹凈了軟劍，舉目看前面廊下，謝贊標和火二郎林家泰正殺得難分難解。忽然謝贊標一躍落到生火灶上，在熱水沸騰的鑊上邊急足環走，林家泰那甘示弱，也一縱站在灶上去，底下熾烈火焰，一失足便會掉在沸水裏。林家泰一枝方天戟出神入化，使起來貌似二郎神，他這時也踏脚鑊邊，覺得燙熱，便展出登萍渡水的功夫，兩人一邊走一邊打。謝贊標早年在七星嶺習技，每天隨青草和尚爬到峯頂看日出，鍛鍊目力，脚下輕功有過造詣，在鑊上走起來毫不費力。火二郎初逢敵手，各展本領，他見謝贊標一棍點過來，觸在鐵鑊上，即時穿了五個孔，像五瓣梅花形狀。火二郎看了大吃一驚，急把畫戟使個「回馬槍」，向追在後面的謝贊標扎去，那知謝贊標持棍縱起，瞬又到了身前，隔着沸水直搗過來，他連忙把戟叉開棍尖，說時遲，謝贊標一按棍，那棍尖立刻震成圓圈，把畫戟彈開數尺。李來風看得精彩處，口裏喑喑喝好。他本來可以助贊標一

臂之力，但他是劍客身份，平生不施暗算打起來一個對一個，從不以衆欺寡，也不在人身後放暗器，這是他光明磊落之處。

李來風回身到睡佛殿來，黑飛雲鬥着左承德，一個是禁宮侍衞，長白山劍手；一個是少林大俠，正是棋逢敵手。若在別人，兵器碰到左承德那口寶劍，早已被削開幾截。但飛雲索經過桐油浸煉，那根索光滑如冰，寶劍碰到便卸開來，弄到左承德無技可施。這時李來風瞥眼看到殿角有人伏着，細看却是小雙電徐傳，奉命隨飛雲左右照顧，便也放心。

按下後殿戰情不表，且說大雄寶殿四大金剛前，洪熙官和曾山合手，曾山是「鐵綫拳」鼻祖，他的拳法獨特，拳路縱橫帶有韌力，不論什麼武器一經他的拳風裏上，便如同受着鐵綫絞纏，脫不開來，因此他是有名的空手入白刃專家。閑常武術家和他交手，一搭起手橋來，總是給他貼緊，像是膠黏一般，他便借敵人來勢一摔，傾仆開去。不過曾山學的是外功，對於輕功還沒有造詣，這便是他吃虧之處。

洪熙官也是空拳拆招，一生練就少林拳技，經驗老到，現在見鬥拳勝不過曾山，便換過馬步，左右縱跳，憑着輕功，一忽前一忽後，使出一套「花拳」來，蝴蝶穿花般在四大金剛像前團團轉，弄到曾山眼花繚亂。旁邊何彪戰着鐵鴛鴦謝山，謝山揮起戒刀迎着雙劍。本來謝山武技比何彪高幾籌，何況至善秘傳給他一手鐵鴛鴦，打出來何彪就要完了。不過謝山是佛門中人，昔日許過宏願皈依三寶，不想破開殺戒。他對何彪只是着着招架，並無還擊，更不想用暗器傷他。但何彪誤會以爲謝山敵不過他，越打越勇，兩人漸漸打到洪熙官身旁。這時熙官躍到金剛像座上，飛出「連環脚」來，曾山把腰一仰，伸出雙掌夾擊來脚。何彪在旁看準，乘熙官不覺，一劍向熙官飛擲過來，他這樣暗算別人，是武林人視爲卑汚手段的。那知熙官耳聽八方，劍風未到，早已飛身離座，那劍便插在泥塑金剛肚上，剛巧曾山雙拳夾着劍柄，立刻碎成片片。洪熙官說聲「厲害！」他見何彪飛劍暗算，怒上心頭。他一邊招架曾山，一邊暗裏摸出一把針來，對着何彪放射，只聽見黃蜂振翼一般微響，正是他的絕技「追魂針」施出，何彪慘叫一聲，雙掌掩着眼目，俯身亂闖，痛至失魂。謝山看到，也不追剁，只看着他在天階前狂叫亂奔。

且說曾山見洪熙官的暗器如此厲害，自己也已鬥得滿頭大汗，暗想：「自己拳技眼看勝他不過，如果他再發出暗器來，定然喪命。」便無心戀戰，一抽身便躍開去。

忽然簷頂跳下一人，喝聲：「曾山往那裏走！」看時却是和尚智海。原來曾山昔日在北京時，在天承寺和智海禪師相識，算得是武林朋友。當下便道：「智師傅，我曾山一向不與少林人作對，這年來在宮裏充教練，無非混口飯吃，左承德這次邀我南來，也非本願。我今此去，將不再跟左承德作異族鷹犬，你放我走罷。」智海見說，也不再加阻攔，任他扳過牆頭，飛身出外。後來曾山果然不敢回去北京，在山東濟南開設武館，創立鐵綫拳一種武術。

智海落到殿前，見謝山對着何彪，遲疑不願下手將他了結。便道：「師兄，你忘記面前的便是有名的『旗下金虎』嗎？他平生殺戮漢人，作惡多端。我前次被官兵捕去，便是這廝密報，險些送了我的性命。」何彪這時雙目已盲，痛徹心髓，只見他跪在兩人面前，搗蒜一般的叩頭乞命。洪熙官在旁，見智海、謝山都是佛門弟子，諒他們不想落手殺人，便走上前運起暗勁，在何彪天靈蓋一掌劈落，腦骨裂開，當堂倒地氣絕。熙官這一掌是內功中的「穿心掌」法，也是何彪平日專挑撥武林中人尋仇，年前他曾向智海找晦氣，給藍丁擊敗，後來藍丁在京殞命，他認出藍丁是彌勒寺中人，因此告知左承德，暗中派人混進寺裏，弄到智海被捕，都是他一手作弄，也算應得的報應。

那邊在殿上和孫昌對手的蔡忠，他的「佛家拳」勉強敵住，但到頭不是孫昌的手脚。剛才他和麥洪武都聽到曾山逃走前的一番說話。這時見何彪已死，心中慌亂，早給孫昌一脚掃中。虧他佛家拳還有門路，雖然仆開丈外，只是輕傷。孫昌趕上時，只見他一招手走進金剛座後，低聲說道：「孫壯士，小弟和麥教頭此次都是被逼出來，非願意與少林派作對。不如大家停手，讓我喊麥教頭一同離開，以後永遠不與你們爲敵。」他說畢，果然走出來對麥洪武拍了三下手。麥洪武聽到，捨開苗翠花躍出圈子，插回腰刀，和蔡忠站在一起，跟着對各人一抱拳，說聲「後會有期。」便踏上假山，一飄身竄到牆頭，瞬眼便不見了。

正在那時，階前月色投射下一個人影來，倏的便閃去。洪熙官、苗翠花、謝山等早已看到，認出不是自己人。洪熙官和謝山縱身竄到瓦上，那人已越過前廊，奔向門外。謝山忙把鴛鴦打過去，一連兩發，勁力十足，那人立足不牢，一骨碌便倒在瓦上。洪熙官兩步搶前，一脚把那人手裏單刀踢去，隨着一脚把他踏緊，細看時原來是將軍府捕頭袁通。他奉命帶着弓箭手埋伏寺前，見左承德請人進去不久，寺門便閉上。他本想帶着手下把門撞開，但未奉左承德傳令，不敢造次，又知道海幢寺是皇上供寺，不能隨便帶兵進入。過了半個時辰，他等得不耐煩，才從寺旁爬上瓦面察看。他先看到二門內白安福和各武弁，正和一班僧人混戰；再躍進一重，恰見到兩個人影跳上頭，他馬上回身竄走，那知被洪熙官等看到。當下洪熙官在他的腦後一按，點了穴道，袁通便動彈不得。洪熙官着孫昌把他挾起，落到天階，拿繩子縛在樹下。

洪熙官猛然憶起胡繼祖在二門外接戰白安福，雖然有明修領着各武藝僧人協助，但防繼祖武藝底子敵不過白安福。他對苗翠花說出，跟着便從瓦上躍到二門，向前一望，只見各武藝僧人已把幾個武弁殺傷地上。剩下胡繼祖力戰白安福，棍法漸漸不支。原來胡繼祖在少林派中是後輩，他自幼喪父，便隨哥哥黑面哪吒胡友德出來闖江湖，沒有機會跟隨名師習武。他一枝單頭棍抵擋不住白安福的雙刀，幸而他體力堅强，着着苦戰。白安福幾次刀鋒剁

到他面前，給他拿棍拚命招架，棍上已滿佈了刀痕，又中了一腳。這時白安福猛喝一聲，雙刀施出「葉底偷花」，一刀橫撇過來，引胡繼祖招架，底下却一刀向前搠出，疾如鷹隼。胡繼祖眼看閃避不來，便翻身在地上一滾。白安福一腳把他手裏的棍踢開，跟着用「漁翁撒網」刀法，雙刀向地面亂掃。看看胡繼祖已滾到石階，後面石欄阻着，眼看就要喪身刀下。突然聽見白安福「啊唷」一聲，手裏雙刀，一柄已飛開墮到地上，面前一個人影從瓦脊飛下來，正是洪熙官。他先前見繼祖處勢危急，便拿起兩塊瓦片打落，一塊正打在白安福臂上。這時洪熙官空手入白刃，直撲白安福，接戰起來。白安福雖然年紀上了七十，但身軀壯健，他是武舉人，武藝底子不差。熙官和他打上七八個回合，展開少林拳技，坐托雙掌，待他一刀劈來，雙掌一圈一盤，轉回來正抓着他持刀的臂膀，底下迅速踢出「纏絲明尖腿」，左足一盤，右足一絞，白安福失去重心，隨勢便倒；剛才熙官的左足一盤之後立即踢出，竟把白安福成個人踢起幾尺，身子在空際打了幾滾才跌下來，像摔生魚一般，手上刀也飛開尋丈。這是少林拳技獨到之處，因勢利導，險處逢生，學習的人也要心領神會。這時胡繼祖加上一棍，白安福已呻吟地上，熙官着繼祖解脫他的衣帶，把他背起手捆着，吊上樹枝！

白安福在機房行錦綸堂幹了幾十年值理，是少林派天字第一號大敵。昔年胡惠乾打機房，武當派的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都是他請來和少林派比武的。後來率領官兵攻打西禪寺，殺死三德和尚、胡惠乾、童千斤、還不肯罷手。卒造成白眉、五枚和至善同室操戈，圍攻少林，都因他而起。當下洪熙官叫出苗翠花、孫昌、謝山、智海諸人，就在殿上拿香案到階前，點起香燭。白安福吊在樹上，知道少林人要替死者報仇，便大聲叫喊求救，但寺裏內外門扇都關起，那有人理會。胡繼祖抽出匕首，上前先把他的眼珠剜去，白安福像宰豕一般，痛極呼號。苗翠花想起愛子方世玉來，一時柳眉倒豎，喝一聲：「讓我來把這仇人的心肝抓出！」接過匕首，照白安福胸前插去剜出心肝來，供在桌上。洪熙官諸人一同跪到地上，當天叩祭，喚起至善禪師及少林門下烈士英魂，今天報却此仇，英魂有知，應是含笑九泉了。

偏殿那處觀音堂前，小喪神李洪給雲裏錦一條紅綾帶左右展開，殺得他汗如雨下。他從來未見過這樣的兵器，想盡力躍前去剁時，脚下便給紅綾帶子之字一般掃來，不得不縱身避過；但那根紅綾帶瞬又虬龍般捲到面前，只得仗着縱跳功夫，伺機斬削。足鬥了半個時辰，已是人疲神困，連跳躍也慢了，鄧秀看準他一騰身時，紅綾像箭般飛出，搭上他手裏扑刀，一抽一放，刀便捲去，飛開數丈。今回李洪却是赤手空拳，更是倉惶，那條紅綾竟是開玩笑一般，左兜右截，弄到他無路可奔，竟大叫起來。原來鄧秀一開始便將他作弄，這時捉迷藏地迫他在院子裏亂闖，待他停步，便將紅綾把他捲起，看去如同象鼻一般拋到半空，然後，才把紅綾收回，執着兩端，將他身子承着，不讓跌傷。

那時洪熙官諸人從大殿走進來，見到李洪的狼狽樣子，心裏也在好笑。鄧秀見胡繼祖也來到，便又把李洪捲起，向繼祖一拋，說聲：「接着！」繼祖雙手一接，剛想把李洪摔跌，熙官忙攔着道：「賢侄，這厮雖然和我等作對，但昔日他父親李巴山已死在少林派手裏，他姊姊小環也給翠花母子殺死，我等且留一脈！」鄧秀和胡繼祖才罷手。

當下洪熙官等趕到後殿，一看火二郎已倒在灶旁，面上給沸水灼傷了，衣服也洒濕一大塊。他的方天畫戟掉在鑊裏，在沸水中翻滾。書中補敍，剛才和贊標在鑊裏交手，須知贊標自小練技，又得阮家棍法眞傳，後來又跟青草和尚、洪熙官兩人習少林拳技，武功精湛。初時林家泰抖擻精神，還交個平手。後來贊標躍過燒紅了的鐵鑊上，他的輕功不及贊標，足下給燙得難受，招架一會，便想躍下灶來。那知贊標比他快一步，一枝棍早已攔在面前，他心裏一急，贊標便拿棍向鑊裏擊起水花，沸水洒到他的面上。他給灼得眼皮一瞌，手裏跟着也一慢，梅花棍已直點胸前，看看便要被打進沸水裏。還虧他武功根底不錯，他把畫戟丟去，一撲身抓着贊標的棍尾，支着全身，才不致墮到鑊裏。贊標也不想他就此慘斃，立刻用力把着棍頭，將整個林家泰挑起；他的腕力是昔日練棍時，阮老六教他每天挑起兩蘿塘泥，飛高數丈，由此練成。這時火二郎林家泰給沸水蒸氣罩着全身，眼看贊標一放手，定要沒命。口裏便求饒起來，認錯服輸，因此贊標便把他挑下灶來。

那時睡佛殿上，左承德和飛雲已鬥足一個時辰，神劍手李來風、小雙電徐傳在旁邊觀戰。左承德看到林家泰已給謝贊標打垮了，現在洪熙官等六個人又走進來，外間戰況不問可知。看看自己不能取勝，一飛身竄出殿外去。神劍手拉出軟劍擋住去路，兩人手裏都是寶劍，交起手來。左承德輕功非凡，戰不幾合，一縱身又飛上後牆；那知徐傳早已在那裏等候，發出雙彈子迎面打過去，喝道：「走不得！」徐傳一手彈子是他父親雙電子徐元任傳授的，打出時快如閃電。左承德善聽暗器，寶劍就地一擋，噹噹兩聲，落到地上，但虎口有些震麻。忙舉劍直衝，徐傳也揮刀招架，剛一碰上，便給左承德的寶劍削斷了。飛雲看徐傳形勢不利，急用飛索在兩人中間揮出，徐傳得間躍開，左承德已如鷹隼般竄出牆外去了。當時謝贊標、徐傳、苗翠花都想追出，飛雲忙止着道：「且不要追，這厮輕功超卓，追也難及。除非他今宵不渡河返將軍府，否則終成網中之魚，看他氣數。」

這時，鐵頭和尚已從睡佛殿的機關走出來，分頭召集寺內各同門，和一般武藝僧人，連當家僧明慧也到來了，點過人數，便領到後園來。那處假山石後有一地道，直通出寺外鳳凰橋，田裏一間穀倉是出口地方。鐵頭領着一批人馬，乘夜先返花埭；飛雲、李來風、謝贊標、苗翠花四人從間道前往岸邊向永春三娘諸人通消息。

那時廣州河南還是一片沙洲，屋宇不多，海幢寺是有名叢林，佔地幾百畝，寺門臨海，後枕鳳凰崗。附近幾條街道，便

是今日洪福馬路一帶。當年渡頭兩處，是在金花廟前和大基頭，此外都是沙地果園，沒有今時的繁盛。

却說左承德逃出寺來，已是深宵時分，他對地形甚是陌生，又沒了白安福何彪兩人引導。他四處一望，都是菜園，不知便裝官兵埋伏何處，又不敢叫喊，只有向江岸奔逃。看看珠江波濤汩汩，月色當空，映在水面如銀河直瀉，可是岸邊全不見有小艇。他沿着河岸，一路向西便逃走，將近大基頭，眼前有一小渡頭，正泊着一艘小船。左承德叫一聲：「渡河。」便見船上一個疍婦探首出來，年紀五十開外，頭上裹着黑布，見他喚船便道：「客人深夜渡河，照規矩要雙倍包船錢的呢。」左承德也不暇計較，一躍上了船頭站着，連催「開船！」那疍婦俯身艙裏叫道：「阿女，快起來打槳，有客人渡河呢。」船艙裏應了一聲，走出一個女子來，也是水上疍民裝束，走到船頭掉槳。那婦人却站到船尾去，咿啞地搖起櫓來。

那船是逆着流水，斜駛過河，忽然面前有兩艘船順流駛來，轉眼間已到了面前。左承德何等乖巧，他連忙拔出寶劍，突然船身一側，左承德幾乎站不穩，那婦人便道：「客人勿動！」這一剎那間左承德精神分散，來船驀地裏飛來一根套索，一不留神，手裏寶劍被套着搶了去。他馬上醒悟到船娘定是奸細，正想撲上前把她踢翻，那料背後的女子舉槳向他脚下順勢一掃，咚一聲跌落海中，這是乘他想向後梢婦人下手的當兒，出其不意閃電般掃出，所以他無法躲避。

左承德不諳水性，入水便亂扒亂抓，已喝了幾口水，支持不住沉下。剛才駛過的小船一個圈頭，船頭有人持了竹篙，把他鈎上船來，已經淹得全身軟癱。

這裏略作交代，渡口小船是永春三娘和孫小紅駕駛的，後來迎面駛來的兩艘，是鷹眼彪、陸采掌船；鈎起左承德的便是洪秋兒。鷹眼彪自小在五指山，射獵爲生，練得一手套索功夫。他們早就得到飛雲諸人走報，知道左承德必會走到西渡口來，因此佈下圈套。

少林衆俠士把左承德載到花埭松盧，全身捆得結實，加上手扣脚鐐，然後將他放到三祖座前。左承德自份必死，只有閉目無言。這時鐵頭和尚出現堂前，他對左承德數說前因後果，並道：「這二十年來少林人死的死，逃的逃，都是你們一班助紂爲虐的走狗從中推波助瀾，貪圖利祿。今後我們走我們的路，如果你還是作對時，請看高進忠、白安福兩人的結局，便是你的榜樣了。」

當下衆俠士又在洪門三祖座前禱告一番，飲酒慶功，直到天明。各人知道松盧不能再棲身，即日收拾行李，同返海南島，留下飛雲謝贊標殿後。臨行前飛雲燃起一個大塔香，這種塔香往時廟裏常見，一燃便是七天，塔香上縛了一根繩子，懸着一柄利刃。飛雲對左承德說：「這番記下你這厮的頭顱，回去對魔君報告，知道少林派不是好惹的。」說畢便和謝贊標離開松盧。過了兩天，塔香燒到繩子繫處，利刃跌下，左承德弄開了綑縛，狼狽返回將軍府，見到李長春、林家泰、李洪、袁通等四人都受了傷，知道那晚各人被困寺裏，第二天官兵奉了將軍命令打開寺門，將各人救出，又把白安福、何彪屍體殮葬。

一過又是數年，少林俠士似乎銷聲匿跡，不見再出來活動，官府對於緝捕也漸鬆弛下來。那時海幢寺已入了官方手中，取消供奉寺名號。有一天，佛山鷹沙一條窄巷裏，來了一雙少年夫婦，他們入到一家小屋，見了屋裏一個婦人，納頭便拜。這兩人正是謝贊標和洪秋兒，他們已經結成夫婦，那老婦便是贊標的母親。天倫重聚。兒媳也娶了，自是一番歡喜。第二天謝母又帶着兩人往阮家叩見阮老六，老六這時也上了五十年紀，早已不理阮時和堂店務，在家安閑度日，見了贊標，十分欣慰。阮老六告訴贊標，麥洪武和蔡忠都已開設武館，不再和官府打交道了。他又問起少林各同門來，贊標回道：「孫小紅已認了苗翠花作乾娘，由翠花做媒，和胡繼祖結成夫婦；孫昌已返湖北，飛雲大俠和李來風，仍是到處行俠仗義。謝山已再次剃度，和青草、鐵頭、智海三人，在黎母嶺重建少林寺，潛修佛法。其餘各人，都和當地人開闢田地園林，耕種度日。」

後來少林中人到了太平天國起義，有些隨石達開立功業，謝贊標一直居在佛山，設館授徒，成爲廣東有名教頭，到了同治年間，還有人見他。時和堂的跌打丸，傳到今日仍是一樣風行。但故事所述事蹟，相隔日久，風流雲散，已沒有幾人能道及了。這正是：

將軍戰馬今何在
留得丹心照汗青

（全文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黃白石·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斬情女在對付黑衣人時，出其不意的一劍斬入黑衣人前胸，黑衣人被殺死，但斬情女也受重傷，倒在地上，林成方關心地為她治傷，此刻又有九名黑衣大漢圍了上來，斬情女等人要離開宅院是困難的，但林成方、包天成等人暗中商量了一個突圍的方法，由於斬情女受重傷，行動不便，他們先盡量拖延時間，讓斬情女調息一會，接着，包天成用火彈子擊向黑衣人中的頭領，頭領當場死去，同時還炸斃兩名黑衣人，餘下黑衣人見同伴被炸死，一怔之間，斬情女等人已闖出大門，黑衣人有所警覺，急追出去，雙方又展開激鬥……

白璧本無瑕 小姑猶獨處

吳桓呆住了。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易姑娘，你，你……。」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天機不可洩漏，這些人，雖渾厚樸實，但他們並不是傻，快些想法子，把他們引過來，要保持適當的距離，適當的角度。」

吳恒究竟是老江湖了，點點頭，心中已有些明瞭。

這時，包天成正陷入極端的危機之中。

兩個黑衣刀手，已然逐漸的適應了景物上的限制，攻勢更為兇厲。

兩把長刀，有如毒蛇一般，迫的包天成逐漸後退。

只要他一退出大門，就失掉了環境上的優勢，必然會很快喪命在兩個黑衣刀手的夾擊之下。

斬情女急急說道：「快去，助包總鏢頭一臂之力，我看他已經無法撐過十招了。」

吳恒長長吸一口氣，突然飛騰而上，一面大聲喝道：「總鏢頭，在下來了。」

子母刀一揮，封開了斜裏伸過來的一柄長刀。

解去了包天成的不少壓力。

包天成空有火彈子的威力，但却已無法施展。

因為，他手中的鐵劍，應付兩柄長刀的攻勢，已然有些忙不過來。

在對方每一招的攻勢之下，都可能會傷在刀下。

他必須集中全力應付，連分神騰出一隻手，取出火彈子的機會，也是沒有。

其實，就算他手中握着火彈子，也沒有揮手打出的機會。

那是生死一髮，危亡剎那的處境。

吳恒突然的趕來助陣，給了包天成莫大的鼓舞。

單是武功上的援助，並非很大，但却給了包天成很大的精神力量。

奮起手中鐵劍，噹噹兩聲，封開了一柄長刀，騰出了左手，探入囊中，取出了兩枚火彈子。

吳恒憑一股豪勇之氣，也封開了凌厲的兩次刀勢。

可是兩個殺手，一退即上，又揮刀攻了上來。

快速凌厲的刀勢，有如閃電一般，劈向了

包天成。

包天成左手的火彈子還未及打出，刀光已迎頭劈了下來。

包天成沒有想到對方的攻勢會那麼快。

他久戰身疲，長期處在兇險萬分之中，不自覺的集中了全部精神，及他數十年的對敵經驗，應付這場兇險，吳恒的來援，雖然使得包天成減去了很大的壓力，但他極度疲勞的精神，鬆懈了很多。

這一刀立刻把包天成陷入死亡之中。

吳恒以極快速身法，撲了上去，一刀橫封，接下了那黑衣刀手的一刀。

但吳恒勉强出刀，用不上氣力，金鐵大震聲中，吳恒手中的長刀，竟被震飛。

但這一刀，却救了包天成一命。

吳恒長刀脫手之後，他手中却多了一把短刀。

子母刀，終於見到了子刀。

刀光一閃，便刺入了那黑衣刀手的小腹之中。

那黑衣刀手的武功，實在很强，但可惜他們太缺乏江湖經驗了。

另一個刀手疾如流星的一般，橫裏斬了過來。

包天成大聲喝道：「快閃避。」

事實上，他的喝叫聲，只是一種本能，黑衣人的刀勢，實在快過他的聲音很多。

吳恒貼地滾落，急向一側閃去。

但仍是慢了一步，刀光掠面而過，削下了吳恒的鼻子。

包天成一揚手，兩枚火彈子，擊向了兩個還未出手的黑衣人。

手中鐵劍却疾刺向攻向吳恒的黑衣人。

火彈互撞，爆出了一團火花，阻止了兩個黑衣人的攻勢。

鐵劍却封開了另一個黑衣人的攻勢。

吳恒滾出了八九尺，檢起了被震飛的母刀，手中子母刀，却脫手飛出，飛入了一個黑衣人的小腹之中。

包天成騰出了雙手，連發四枚火彈子。

僅餘下的兩個殺手，被火彈擊中，全身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兇悍的黑衣殺手，竟然忍受着火炙之痛，快步向前奔來。

包天成長歎一聲，又發出兩枚火彈子。

强忍傷痛的吳恒，貼地飛滾而至，橫裏一刀掃出。

兩個殺手，已被毒火燒的暈頭轉向，已失去抗拒之力，被吳恒一刀攔腰斬斃。

這時，斬情女手扶着丁盛的肩頭，緩緩行了過來。

吳恒的鼻子被削去了一半，全臉是血，而且，鮮血由臉上流向前胸。

他强忍傷痛，振奮餘勇，把兩個黑衣刀手斬斃之後，不但傷痛難耐，就是氣力也已用盡，雙手蒙臉，坐在地上。

斬情女緩步行了過來，由懷中取出一瓶丹藥，無限溫柔的替吳恒敷上藥物，包紮好傷勢，另外取出了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藥，道：「吳副總鏢頭，快吃下去，調息一下。」

吳桓吞下丹藥，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這時，場中只餘下兩個人仍在搏殺。

那是林成方和一個黑衣刀，手仍在苦苦搏殺。

兩個人打的很認眞，也勢均力敵。

事實上，林成方還稍佔優勢。

剛才，林成方目睹同伴身陷險境，確曾全力以赴，希望擊傷對方，以便騰出手去，協助同伴，攻出劍勢，十分凌厲。

但那黑衣人刀勢穩健得很，林成方全力攻出了六十四劍，仍未能擊傷對方。

局勢的演變，包天成的危險已解，林成方倒也不急欲求勝了，劍勢也緩了下來。

他已準備在長時間的搏殺中，看出這些黑衣人的刀路。

包天成很想過去帮助林成方早些解決了那黑衣刀手。

但他實在沒有再戰之能。

別說運劍殺敵了，就算是打出一枚火彈子，也是有所不能。

斬情女冷眼旁觀，看得十分清楚，一面命丁盛去林中牽馬過來，一面又取出一粒丹丸，送給包天成服下，這才轉身，行近了林成方，道：「林兄，留一個空位給我，早點打發了他，咱們不能等下去。」

林成方雖然佔了優勢。但要他一下子殺死對方，確也無法辦到。

但他已能控制全局，順勢引開長刀，留了空隙。

斬情女一揚腕，一縷銀光閃了一閃，黑衣刀手，突然倒了下來。

林成方也打得一頭大汗，收了長劍，道：「好厲害的殺手，不取巧，不施詐，硬碰硬的武功。」

斬情女笑一笑，道：「是不是說我施詐取勝？」

林成方道：「幸好你全身上下的秘密玩藝很多，要不然今日咱們只怕很難生離此地。」

斬情女道：「多虧包總鏢頭的火彈子，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江湖經驗，這些人，如是多一些對敵經驗，殺人的效能，至少可增强一倍。」

林成方目光盯注在斬情女的身上，笑道：「易姑娘，你殺人的手段，大約在江湖上，極為少見了，勿怪江湖中那麼多的人，想對付你，但却沒有一個人能夠如願。」

斬情女道：「久病成良醫，多難會自保，正因為要殺我的人太多，所以，我才花盡了心機，想出保命的法子，說起來，你或許還不太相信，我身邊經常帶有七種殺人的利器。」

林成方道：「都是很歹毒的暗器？」

斬情女道：「在一個正道人物看來，也許會不恥我的行為，但我沒有法子，我必須自保，我的聲譽太壞，看到我的人，大概只有兩個想法！」

林成方道：「甚麼樣子的想法？」

斬情女道：「第一個是想殺我，第二個是想汚辱我。」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所以我定要想法子自保。」

林成方道：「這也難怪你了！」

斬情女苦笑一下，道：「如是她們殺了我，也就一了百了，萬一是，他們盡手段來汚辱我，這個痛苦，就不是我所能夠忍受得了。」

林成方又哦了一聲，沒有接了口。

斬情女忽然垂下頭去，說道：「我知道，這是個惡性的循環，沒有人會眞正的瞭解我，他們只看到我出手殺人，却不肯追究，我為什麼殺他們。」

林成方道：「你應該把這件事，解說清楚，至少，讓他們明白，你殺人，是有你不得已的苦衷。」

斬情女道：「我怎麼說得清楚呢？」

林成方道：「至少，你對我就說得很清楚，這些話告訴別的人，難道他們會聽不懂？」

斬情女道：「第一個，他們不要聽，聽了也不相信，但最重要的是，他們是來和我談條件？」

林成方道：「談條件？」

斬情女道：「對！他們告訴我，他們可以

替我洗刷這汚穢聲名，只要他們肯挺身而出，但要我報答他們。」

林成方道：「那雖然有愧俠義二字，但他們要求一些補償，倒也無可厚非，反正，你已經有了很多的銀子……」

斬情女苦笑一下道：「銀子在一般人的眼中很重要，但他們不會看得太重，至少，他們都是名成利就，在武林中小有聲望的人，他們要的不是錢，是我的人……」

林成方怔了一怔，接道：「有這等事？」

斬情女笑一笑，道：「偏偏我這個人，有些不識時務，也有些奇怪的性格，不願意被人牽着鼻子走，就這樣鬧僵了，這一下，我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人，他們說我是江湖上的淫娃、蕩女、害人精，必須除去，江湖才能太平，就由那一次開始，我成了江湖上衆矢之的……」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我也被他們這一鬧，鬧出了名。」

林成方道：「我有一點不明白，你這一身武功成就，實在不簡單，是什麼人敎你的？」

斬情女道：「如若說師父，我至少有十幾二十個，我本是武師之女，練成一點基礎，只是家學有限，因爲，我逃避所謂白道人物的追殺，只好想盡辦法，保護自己，他們替我宣揚的艷名，給了我很大的帮助，不少人找上我，帮助我，傳我武功，所以，我的武功很雜，有少林的掌法、拳法，也有武當、峨嵋的劍法，更有黑道人物、綠林巨盜的獨門奇學，也許是因爲我學的太博雜，所以，博而不精。」

林成方笑一笑，道：「這麼說來，至少有一個少林弟子，武當門下，和峨嵋劍手，拜倒過你石榴裙下了？」

斬情女道：「要我說實話，自然是不止他們那些人——所以，我的名譽越來越壞，也越來越大，漸漸的，眞的成了江湖白道人物追殺的對象了。」

林成方道：「唉！說起來，這也不能怪你的。」

斬情女道：「怪我，那時候，我太小一點，也太任性，不懂事，有一些負氣，也有些胡作胡爲，才越鬧越大，一發不可收拾，我相信，白道中人，有許多正人君子，我應該和他們解釋的，但我沒有作。」

林成方道：「好，咱們不說這些了，至少，這一次，你抗拒黑劍門，表現出來的勇氣，叫人十分敬佩。」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林兄，你爲什麼不讓我說下去，你害怕？」

林成方道：「我怕甚麼？」

斬情女道：「你怕我說得太多，怕和一個被江湖人目爲蕩女淫娃的人在一起，是嗎？」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看來，你的口舌，也有劍一般的犀利。」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我覺得自己有很多的錯失，但我却沒有太大的錯，但造成的過失，確是叫人不堪回首。」

林成方道：「我也許力量不夠，不足爲你洗刷，不過，我相信，他們會帮助你，還你清白。」

斬情女道：「他們是什麼人？能替我洗刷清白？」

林成方道：「不管什麼人？他們都比我有名氣一些。」

斬情女道：「萬壽山……」

林成方接道：「萬壽山武功很高，但他在江湖上，却不是很有名氣。」

斬情女道：「哦！那是包天成了？」

林成方道：「包天成在江湖上有些名氣，不過，他終是一個鏢局的總鏢頭罷了，說話却未必能使人信服。」

斬情女道：「那是什麼人？」

林成方道：「這個，在下還無法告訴姑娘了。」

斬情女道：「你不肯說？」

林成方道：「不便說。」語聲一頓，道：「不過，這兩個人很有名，我一時之間不便告訴你罷了！」

斬情人道：「那究竟是什麼人？」

林成方道：「姑娘，不要逼我，我實不能說出來……」笑一笑接道：「不過，他們近日會找來，到時間我會替你引見。」

斬情女道：「原來，你們是早已經準備好了。」

林成方道：「不錯，我們是有計劃來的，而且，抗拒黑劍門，也不是我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

斬情女道：「我明白了，你和萬壽山，所以出山，都是受人之托？」

林成方道：「是！但憑我和萬壽山的力量，實也無法和黑劍門抵抗。」

斬情女點點頭，道：「這麼說起來，我是給你們帮忙了。」

林成方道：「也不能這樣說，我們之間，大家是互相帮忙。」

斬情女道：「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林兄，可否和我解釋一下？」

林成方道：「你說吧。」

斬情女道：「對付黑劍門的力量，是不是很龐大？」

林成方道：「本來不强大，但現在逐漸在增加人手。」

斬情女道：「哦！」

林成方道：「對高空雁這個人，你有什麼看法？」

斬情女一笑，道：「那個不肯說話的英俊男人？」

林成方道：「對。」

斬情女道：「唉！這個人莫測高深，小妹對他一無所知，林兄知道麼？」

林成方搖搖頭，道：「不知道來路，但他的武功很高，高得出人意外。」

斬情女道：「他似乎很不願意開口。」

林成方道：「嗯。」

斬情女道：「林兄，照你看，他是不是一個啞吧？」

林成方呆了一呆，道：「你怎麼有這樣一個想法？」

斬情女笑一笑，道：「他太和靄，不是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人，但他却從來不說一句話，所以，我有些懷疑……。」

語聲一頓，接道：「還有跟他的那個老僕，叫韓二的。」

眼看沒有法子瞞過斬情女，林成方只好承認，於是點點頭，道：「他是不是啞吧，在下不敢斷定，但他很少說話，少到我也沒有聽到過。」

答覆得雖然很技巧，但却無疑承認了這件事。

斬情女道：「他是第一流的高手，成就已到了超凡入聖之境，他救過我們很多次，我想，包天成心裏也有數，這些事，也沒有法子瞞過他們。」

林成方道：「但願他們不要問，一切都讓時間解答。」

斬情女點點頭。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

包天成和吳桓，經過這一晚時間休息，人也清醒過來。

三尺金童丁盛，牽來了馬，包天成等立刻上馬而去。

其實，路上已有很多的行人，但看到了那場面，大都避開了去。

回到四海鏢局，萬壽山等立刻迎了出來。

斬情女道：「如不是包總鏢頭的火彈子威力驚人，這一次，我們都無法再見天日。」

夠了，只這兩句話，已說明了那戰況的慘烈。

包天成等各自歸房，更衣進食，然後，好好的大睡一場。

子母刀吳恒雖然被削了半個鼻子，但斬情女的藥物很好，不但止了血，而且疼痛亦消。

這一覺，直睡到太陽下山，天色入黑，包天成等才陸續起來。

大廳中早已擺好了豐富的晚宴。

自入四海鏢局徐州分局以來，每晚上，都有一餐豐富的晚宴。

這顯然是四海鏢局子好客，待他們如同上賓。

但更重要的是，借這一餐飯，大家聚首，研商拒敵之策。

黑劍門中人，似乎是喜歡黑夜行動，所以，四海鏢局中人，也只好白天睡覺。

包天成、林成方、斬情女，都及時而至，金八、萬壽山、石一峯、王榮、田昆、連陰陽雙劍，都到齊了。

另外，還有四海鏢局子中，幾個重要的鏢師。唯一沒有到的，是子母刀吳恒。

他被削了半個鼻子，正在養息傷勢。

萬壽山身份雖然還未說明，但大家都已知道他是位息隱山林的高人，不惜放棄了寧靜的生活，不爲名不爲利的，在江湖上多難之時，挺身而出，這種義俠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敬仰。

每一次，他都被推坐上席。

還有一個人未來，那就是高空雁。

這個人，目進入了四海鏢局 子之後，從來沒有和人在一起吃過飯，甚至很少出房門一步，四海鏢局中，上上下下，七八十個人，見過他面的就不多。

習慣成自然，所以，也從沒有人再請他來過。

酒過三巡，菜上五味，打開了話匣子，包天成先開口，道：「經過了昨宵一戰，在下知道了一件事，黑劍門實在是一個不好對付的組合，他們的人手多，而且，來去無踪，到現時爲止，他們似乎是還沒有重要的首腦出面，但四海鏢局，却已是精銳盡出，而且，還借重了萬兄、林少兄，以及易姑娘的大力相助，要不然，四海鏢局子早已經被瓦解冰消了。」

話說了一大串，但只要稍爲用心聽聽，就會覺得他言未盡意。

包天成一雙眼睛，一直望着林成方，顯然是希望他發言。

但林成方只是苦笑。

那表示他有話要說，但却碍難開口。

還是萬壽山皺皺眉頭，道：「成方，我看，他們該出面了吧？」

林成方笑一笑，道：「他說近日會來的，爲什麼還沒有消息？」

萬壽山道：「咱們已經正面和黑劍門衝突上了，彼此已然到了流血拚命的時光，難道還不到時辰麼？」

林成方道：「院主說的是，在下想法子和他們連絡一下。」

萬壽山道：「哼！現在廳中之人，個個都和黑劍門交過了手，我想，以江湖上流傳之廣，只怕早已經傳遍天下了，他們應該知道消息的。」

林成方笑一笑，道：「這件事，我想他們是早已知道了，遲遲不來，也許別有原因。」

萬壽山道：「成方，你看，他們的身份，咱們應該說出來了吧？」

林成方道：「說出來，也不妨事，目下，都是生死相共的朋友，只不過，我們答應過他們，最好，等他們到來時，再作計議。」

萬壽山道：「嗯！這倒也是……。」

目光轉注包天成的身上，接道：「包兄，兄弟答應過他們，倒是不便食言，唉！我雖然不能說出來他們是誰，但對事件內情，倒是可以透露一些出來。」

包天成道：「萬兄有爲難之處，在下自是不敢勉强，不過，此刻情勢不同，我們四海鏢局，已然正式和黑劍門對敵，彼此之間，必須配合，唉！不是兄弟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們四海鏢局子，實非黑劍門之敵，鏢局的鏢師雖然不少，但能和黑劍門人對手的，也不過五、六個人罷了，不敢相瞞萬兄，我們鏢局子精銳，大部份已集中在此了。」

萬壽山點點頭，道：「包兄之言，在下自然是信得過，就目下情形而言，他們確也不該再在暗中行動了。」

語聲一頓，接道：「兄弟很少在江湖上走動，這一次是硬硬被他們拖下了水，我怕他們已別有安排，決不會只由我們幾個人，想法子對付黑劍門。」

林成方笑一笑，道：「在下覺得眼下咱們可以改變一下對敵的方法。」

包天成道：「林少兄有何高見？」

林成方道：「第一，咱們要以逸待勞，不用再受他們的引誘，固守鏢局，力量集中，等候援手。」

包天成道：「這倒是一個辦法，不過，也有很大的缺點！」

林成方道：「哦！」

包天成道：「如若他們發覺咱們固守不出時，他們必會集中高手，實行夜襲……。」

林成方道：「這個，我相信可以對付。」

包天成道：「爲什麼？」

林成方道：「咱們還有一股不爲他們知道的力量，就是那位高兄。」

萬壽山道：「成方，你看到他出過手了沒有？」

林成方道：「沒有，不過，他確曾出過手，我們很多人，都得過他的幫助。」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他是暗中出手相助？」

林成方道：「對！」

萬壽山道：「成方，你今天晚上去看看他吧。」

林成方點點頭，道：「在下遵命。」

包天成回顧了王榮一眼，道：「再加强鏢局子防守，四人一組，發覺有異，立刻傳出信號，咱們從現在開始，至少有三個人，留在廳中，着裝佩劍，隨時趕援。」

王榮應了一聲，起身出廳。

萬壽山輕輕吁一口氣，道：「今夜二更時分，我會要成方打出信號，和他們連絡，過了明天，他們還沒有消息，那就不能怪我不守約定了。」

話說得很明白，意思是說，過了明天他們還不來，我就說出他們的姓名了。

這時，突响起一陣尖厲的哨聲，傳入了廳中。

包天成道：「嘿！天色剛黑，他們就撲進來了。」

霍然站起身子，舉步就向外走去。

萬壽山道：「總鏢頭，讓萬某人。」

但見人影一閃，王榮疾奔入廳，道：「萬爺，有人要見你？」

萬壽山道：「什麼人？」

王榮道：「他蒙着臉，不肯說出姓名。」

萬壽山道：「現在何處？」

王榮道：「已在廳外。」

包天成道：「小心他帶有什麼毒物？」

王榮道：「他赤手空拳。」

回顧了包天成一眼，萬壽山緩緩說道：「請他進來吧！」

只聽一聲哈哈大笑，道：「好嚴的門禁啊！」一個黑巾蒙面人，已自緩步而入。

萬壽山冷哼一聲，道：「是你！」

蒙面人取下了蒙面黑巾，道：「萬兄，不要責怪小弟故弄玄虛，事實上，小弟不得不如此，徐州城中，仍然滿佈着黑劍門的暗樁。」

來人竟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一代大俠，鐵筆金針周千里。

對這位名滿江湖的大俠，包天成十分敬重，急急上一步，道：「原來是周大俠，屬下們稟事不明，致使在下未能遠迎，還請周兄恕罪則個。」

周千里還了一禮，道：「不敢當，包兄，貴局這一次表現的凛凛正氣，不但使黑劍門為之驚心，就是少林、武當等正大門戶，亦自敬佩不已，江湖上從此將對貴局，另有一番看法了。」

包天成回顧了萬壽山一眼，道：「萬兄，你說的合作人，是不是這位周兄？」

萬壽山道：「他！還有一個老叫化子。」

包天成道：「周兄，那一位是……。」

周千里道：「江大同。」

包天成道：「江大俠……。」

萬壽山道：「這兩個人一搭一唱，可算把我給坑苦了。」

周千里道：「萬兄，我和老叫化已經商量好了，這場江湖大封過後，我們負荆請罪，給你萬兄作一輩子聽差。」

萬壽山歎息一聲，道：「罷了，罷了！不談這個啦，要不是我有點自願上套，你們也沒有法子把我弄出聽濤院。」

周千里笑一笑，道：「不管如何，把你拖出了聽濤院，捲入了江湖的是非中，我和老叫化子都是抱歉萬分，不過，我們沒有看錯人，你萬兄和林世兄，表現得太好了……。」

萬壽山冷冷接道：「少戴高帽子，我萬某人不吃這個。」

林成方笑一笑，道：「周叔叔，這裏面還有兩個功勞很大的人，一位是包總鏢頭……」

周千里接道：「我知道了，還有一個易姑娘……。」

林成方道：「出生入死，幾度身陷重圍不說，她身懷的靈藥，救了我們不少人。」

周千里突然轉過身子，恭恭敬敬的對斬情女一抱拳，道：「易姑娘，一大善可抵百惡，周鐵筆這裏給你見禮了。」

斬情女急急起身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老前輩，我如何能當得如此大禮，我聲譽不太好，只怕會拖累了諸位。」

周千里笑一笑，道：「其實，姑娘的作為，不但在下聽到了，很多江湖上極具聲望的人，都聽到了、」

斬情女黯然下淚，道：「多謝前輩……」

盈盈跪了下去。

周千里急道：「姑娘，快快請起，我最怕這個，經此一事，姑娘的清白，自得洗刷，這都是姑娘棄惡自信得到的，我周鐵筆，實也沒有帮上什麼忙。」

斬情女緩緩站起身子，拭去臉上的淚痕，無限感慨的道：「周大俠一言九鼎，晚進能聽到這樣幾句話，實在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受。」

海壽山重重咳了一聲，道：「姑娘，你也不用太謙虛，照我的看法，你對江湖上的貢獻，比起那些什麼大俠的，多得多了。」

斬情女道：「晚進不敢。」

周千里笑一笑，道：「老萬，你心中有多少不平之氣，不妨全發到我周鐵筆的頭上。」

萬壽山道：「氣倒不用發了，我只是是感覺到事情巳經到了決戰時刻，你們那些大俠、英雄，幾時才肯挺身而出啊！」

周千里道：「在下來和萬兄見面，就是要談談這件事情！」

萬壽山道：「哦！你們準備出頭了？」

周千里道：「我們如是再不出面，只怕耳朵也要被你罵出老繭了。」

萬壽山笑一笑，道：「周千里，說說看，你們是什麼個打算？」

周千里道：「老叫化子帶了各大門派中十八名高手，也到了徐州……。」

萬壽山一皺眉頭，道：「怎麼才這一點人手？」

周千里道：「你聽啊，我還沒有說完呢！這是各大門派的年輕精銳，另外各大門派的掌門人，親率各派中高手，陸續到此會合。」

林成方道：「難道黑劍門要在這裏和咱們一決死戰麼？」

周千里笑道：「這幾天，你們和黑劍門衝突得十分激烈，黑劍門也在不斷的調動人手，這留給了我們很多的綫索。」

林成方道：「是不是已經找出了他們的巢穴？」

周千里道：「那還沒有，不過，我巳經看出了一點眉目。」

林成方道：「旣是只看出一點眉目，何必又把主力集中於此呢？」

周千里微微一笑，道：「各大門派，都接受了老叫化子的建議，他們不會再堂堂正正的率領着人手而來，他們會分批的秘密到達。」

林成方點點頭。

周千里道：「我和老叫化子帶了不少人在徐州四外監視，發覺了他們正在調動人手集結此地，大約不把你們這座分局掃平，出不了這口氣。」

林成方道：「哦！有這等事？」

周千里道：「我和老叫化子商量，由他們率領人手在四面監視，一面和各路人手連絡，我先帶十八個年輕高手，進入四海鏢局子來助拳。」

包天成點點頭，道：「增加十八個各大門派的高手相助，我相信準可以應付黑劍門的攻勢了。」

周千里道：「不要想得太樂觀，黑劍門這一次也是調動了大批的人手而來，這一仗只怕要打一個十分慘烈。」

萬壽山道：「周鐵筆，你自己呢？是交代一聲就走呢？還是準備留下來，正式出面。」

周千里道：「正式出面，這一次，我老周要和你萬兄一塊兒出手拒敵。」

萬壽山道：「那很好，你帶的十八名高手現在何處？」

周千里道：「爲了怕引起誤會，我把他們留在一處街角上。」

包天成道：「快去請他們進來。」

王榮、石一峯跟着周千里一起出去，很快的引起來十八名高手。

這些人，都穿着一般的衣服，有的佩劍，有的佩刀，也有用奇門兵刄的。

這些人，的確是都很年輕，最大的才不過三十左右。

他們對萬壽山、包天成，很恭敬的說出一些仰慕之言。

但對斬情女，却是充滿着好奇，他們每一個人，都仔細的打量了斬情女一陣。

斬情女太有名，而且很美、很艷，充滿着一種吸引力。這就使得斬情女很特殊。

數十道目光，盯注在斬情女的身上打量，使得斬情女這樣見過世面的人，也有些忸怩不安。

林成方揮揮手，道：「諸位，遠道趕來助拳，咱們感激盛情，但不知諸位是否需要進一些飲食之物？」

周千里道：「說起吃東西，我們好像沒吃晚飯！」

萬壽山道：「那是你們這一批人手，還沒有被黑劍門發覺了。」

周千里道：「就在下所知，好像還沒有，我們也極盡小心了，不過，黑劍門的神通，也不能以常情測度，我們是不是被他們釘上了，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萬壽山道：「其實雙方巳經明槍明刀的對陣了很多次，實也用不着再有什麼保留了。」

周千里道：「黑劍門的可怕，殺手武功高强，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的行動詭秘，叫人莫測高深，他們可以找上了你，你却無法找上他們，他們有備而來，施用突襲，我們却完全沒有防備，決戰的時機、地點，都由他們決定。」

萬壽山道：「現在，好像還是如此，這情形也沒有什麼改變。」

周千里道：「現在情況有些不同了。」

萬壽山道：「在下倒是瞧不出來？」

周千里道：「黑劍門這些年來予取予携，他們要殺的人，從來沒有失過手，但這一次他們遭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他們要殺斬情女，但却沒有殺到，這對他們，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黑劍門的招牌，也會因此斷送了。」

萬壽山道：「所以，他們非要殺了斬情女不可。」

周千里道：「對！這就是他們的一個缺點，我們找到了，而且，反踪跟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們好像決心要完成這件事，不計付出多大的代價，以求保住了黑劍門的聲譽！」

萬壽山道：「你們是巳經找到了他們的巢穴？」

周千里道：「只能說發現了一些綫索，據我和老叫化子的研判，這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分舵。」

萬壽山道：「那就先行把它毀了如何？」

周千里道：「咱們的目的，是在找出他們的首腦人物，毀他們幾個分舵，實在無傷於黑劍門。」

萬壽山道：「你說了半天，還要易姑娘作餌？」

周千里道：「對！我們慢慢的誘出他們的首腦人物。」

萬壽山道：「如若他們中途撤手呢？」

周千里道：「這確是一個很大的顧慮，所以，我們還不能太顯露實力，各大門派的行動也一直在暗中進行，就是希望暫時不讓他們發覺。」

萬壽山皺皺眉頭，道：「周鐵筆，你心中應該有個打算，究竟要如何對付黑劍門？」

周千里苦笑一下，道：「萬兄，這個計劃不能一下子確定，我必須按照實際的情形，隨時改變。」

萬壽山道：「好，先說你現在的計劃。」

周千里道：「我準備把帶來各大門派的十八名高手，混入四海鏢局子中……」

萬壽山接道：「他們是什麼身份？」

周千里道：「身份不計，最好是身份低些，有鏢師，也有趟子手。」

包天成道：「那怎麼行！這不是太委屈他們了？」

周千里道：「他們都是各大門派中最好的年輕弟子，事實上，各大門派對黑劍門的橫行所為，也巳經早有對付的念頭，只不過，對方行踪飄忽，不可捉摸，吃了不少的虧，所以，暫時放縱黑劍門，但各門派對這件事，並沒有置身事外的意思，他們都是在暗中準備，培植高手，這些人，都是他們暗中培植的人手。」

萬壽山道：「周鐵筆，你拖我出山時，說得事情如何如何的複雜，但現在聽起來，好像是不太複雜一樣。」

周千里道：「那倒不是，看起來老叫化子辦的這件事，似乎是很順利，但我總覺着其中還有問題，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爆發而已。」

林成方道：「會有什麼問題呢？」

周千里道：「我也說不出來，不過變化一定很意外。」

斬情女道：「周大俠，你是不是信不過他們？」

她的話，一向尖銳，也有着予人一針見血的感覺。

周千里楞了一楞，道：「這個，妳倒是把我問住了，我總覺得有些地方不太對，但怎麼一個不對法，我也說不出來。」

斬情女道：「哦！」

周千里道：「姑娘，是這麼一回事，黑劍門不但隱蔽了本身，而且，也隱蔽了他們的觸角，我一直在担心，各大門派會被他們滲透進去。」

斬情女道：「原來如此。」

周千里道：「姑娘，有些事，我也無法說得清楚。」

斬情女道：「老前輩[illegible]說下去，我巳經明白了。」

周千里哈哈一笑，道：「姑娘還眞個是聰明人。」

斬情女突然間，鳳目放光，橫掃了十八個弟子一眼，道：「他們呢？是不是靠得住？」

周千里道：「他們？」

斬情女道：「對！這十八個新到高手。」

周千里道：「這十八個人大概靠得住。」

斬情女道：「靠得住？」

剛才十八個人看她時，她有些忸怩，微微的垂下頭。

但此刻，她看十八個人時，却是雙目圓睜，神威凜凜。

周千里笑一笑，道：「大概不會錯，這十八個人，都是各門派中，有來歷的弟子，我相信他們未沾染江湖氣。」

斬情[illegible]「那很好。」

目光[illegible]成的身上，接道：「包總鏢頭你聽着，周大俠帶了這麼多的高手來此助拳，是一片誠心，咱們也很需要這樣一批援手，所以，小妹建議，包總鏢頭也不用客氣了，立刻分配他們的工作。」

包天成道：「這個……」

斬情女接道：「總鏢頭，他們個個胸懷壯志，你如不讓他們担負重大責任，對他們是一種輕視，也是一種浪費。」

包天成道：「好！易姑娘快人快語，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說辦就辦，立刻交代王榮，把十八位高手，分派下去。

這十八個人，有的扮作鏢師，有的扮作趟子手。

眼看十八個人離去之後，斬情女才低聲說道：「周大俠，你對這十八個人，是不是眞的很放心？」

周千里沉吟了一陣，道：「照說，他們都是很純潔的出身，但是不是有問題，我也不敢斷言，不過，咱們小心一些就是。」

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包兄，據說黑劍門，在各大門派中，都滲入了臥底的奸細，但你們四海鏢局子，好像沒有。」

包天成笑道：「我想，這是因為過去黑劍門根本未把我們放在眼中，所以就沒有派人過來，現在他想派也已經太晚了。」

周千里點點頭，道：「這倒也是。」

斬情女低聲道：「小妹一向心直口快，所以，我得罪了很多的人，包總鏢頭，這十八個人，要派人暗中監視他們。」

周千里哈哈一笑，道：「易姑娘，有你在場，我周鐵筆倒可省了很多的心了。」

包天成道：「兩位放心吧，我已經交代好了。」

萬壽山道：「周鐵筆，是不是立刻又要走了？」

周千里微微一笑，道：「這一次，不走了，我要和萬兄在一起，不再離開了。」

萬壽山笑一笑，道：「周鐵筆，你準備正式出面了？」

周千里道：「對，兄弟這一次，一定要和萬兄廝守一處。」

萬壽山道：「周鐵筆，你少來這一套，我姓萬的，不吃這一套，你是不是準備亮出招牌來？」

周千里道：「對！這一次，我倒準備說出自己的名字。」

萬壽山點點頭，道：「好，很好，老叫化子在暗裏，你應該站在明處……」

包天成接道：「周大俠願意留在這裏，那是最好不過，我包某人，也可以輕鬆點了，這裏的事，由周大俠出面主持好了。」

周千里道：「這個……這個千萬不可。」

包天成道：「為什麼？」

周千里道：「這裏還是由你包兄領導，兄弟和萬兄，從中相輔。」

包天成道：「周兄在江湖中的聲望，何等高隆，兄弟怎能……」

周千里接道：「包兄，你是這裏的總鏢頭，咱們不能破壞這個制度，再說，小弟也不知內情，人手調動起來，只怕也會有很多的不便之處。」

包天成道：「這一點，周兄可以放心，敝局中人對周大俠都十分敬慕，只要你交代一聲就行了……」

周千里接道：「這個，絕對不行，事情仍由包兄領導，周某人可以從旁參與一二……」

萬壽山接道：「周總鏢頭，目下還在貴局之中，周鐵筆也不過是帶幾個人來助拳，理應由包兄繼續主持大局，不過，一切事情，咱們可以商量着辦。」

包天成道：「這個……這個，在下……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萬壽山道：「事情就這麼決定了，周鐵筆，你給我聽着，對黑劍門的事，你們知道得很多。最好你對這些事能夠多提出一點意見。」

周千里道：「這個，你放心，我是知無不言。」

包天成道：「周大俠，我已叫廚下備了酒菜替周大俠接風。」

周千里道：「行！我只怕有兩年酒未沾唇了。」

包天成道：「好！今天，周大俠可以痛快的喝一頓。」

周千里道：「喝兩杯可以，歡懷痛飲，目下還不是時機。」

包天成吩咐他們開了一罈好酒。

這一次，圍坐一桌共餐的人不多，只是包天成、萬壽山、周千里，斬情女加起來只有四個人。

連林成方和田昆、金八都未參加。

周千里似是真的很久沒有喝過酒，這頓酒對他特別香醇。

只要有人向他敬酒，他舉起了杯子就乾。

大概接連喝了十幾杯，周千里才停下來，笑道：「好酒啊，好酒。」

萬壽山道：「周千里，你好多年沒有喝酒了，一下喝了這麼多杯酒，會不會喝醉了？」

周千里笑一笑，道：「這一點，萬兄可以放心，兄弟心中早有分寸，再說，這種酒，就算喝它個三五斤，也醉不了。」

萬壽山道：「你最好別醉，如是我推想不錯，今晚上就會有動靜。」

周千里笑一笑，點點頭，道：「萬兄怎知他們今晚上有十之七八的可能要來？」

萬壽山道：「這實在說不出什麼原因，只能說是一種感應罷了。」

周千里歎息一聲，道：「我周千里目下最大的願望，就是這十八個人真的能變成一股力量才好。」

萬壽山低聲道：「你這十八個高手，都是那幾個門派中的，是否靠得住呢？」

周千里道：「四個出身少林，五個來自武當，還有九個人，來自中原各門派，他們確都是各大門派中的後起之秀，藉藉無名，但武功卻十分紮實。」

萬壽山道：「周兄，他們所屬的門派，你是否記得？」

周千里道：「老叫化子那裏有一份詳細的名單，但他怕名單遺失，後患無窮，所以，他好像把名單藏了起來。」

包天成道：「既是各大門派的精銳，武功定然不凡，要他們長期裝成鏢師與趟子手，豈不是太過委屈他們了。」

周千里道：「這本來就是一股隱密的力量，用他們對付黑劍門，那是以隱密對付隱密，如是今後真有來犯之人，你們設法子給他們多出手的機會。」

包天成道：「我立刻傳諭下去。」

周千里又喝了一杯酒，回頭望着斬情女，道：「姑娘，這一段時間中，你受了不少的委屈——。」

斬情女道：「不要緊，得萬前輩和林兄很多的指教，使晚進對很多事，又有了新的看法，也覺得過去為人作事，太過偏激。」

周千里笑道：「姑娘，不用客氣了，你這次表現得使很多平日自稱俠義道上的人感到慚愧。」

斬情女道：「不能說因為我這一次表現得好，就把過去的一切，完全的一筆勾銷。」

萬壽山笑一笑，道：「易姑娘，我聽林成方說過，其實，你並沒有真的作什麼壞事。」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話不能這樣說，我在江湖上的聲譽那麼壞，也並非全無原因，我的個性中，有太多的缺點，任性、好強，是兩個很大的原因。」

周千里笑一笑，道：「易姑娘，我來此之前，和江老化子，以及另外兩位掌門人，曾經商量過你的事情。」

斬情女道：「哦！你們談些什麼？」

周千里道：「談到如何和你相處，雖然我沒有和姑娘見過面，但對這裏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雖然姑娘是無意參加了我們抗拒黑劍門的大計，但出錢出力，以你最多。」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我不過是只求一個心安罷了。」

周千里道：「所以，在下希望姑娘很真誠的回答我幾件事。」

斬情女道：「你說吧，我是知無不言。」

周千里道：「第一，聽說有很多正大門派的弟子，不少都死在了你的手中？」

斬情女道：「我殺過不少人，其中幾個確是出身大門派的。」

周千里道：「姑娘，能不能對這些事，有一個解說呢？」

斬情女道：「周前輩，我想先知道，他們怎麼樣子說我？」

周千里道：「姑娘，江湖上對你的傳說，確然很壞，斷情夫人、斬情女是兩個……。」

斬情女笑一笑，道：「是兩個最壞的女人，是麼？」

周千里道：「嗯！」

斬情女沉思了一陣，道：「我記得我所傷害的人中，有兩個武當門下，兩個少林門下，峨嵋、崑崙各有一人，這些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大門派，所以，我記得比較清楚，其他的人太多，我實在記不得了。」

周千里道：「姑娘，你是否殺了他們？」

斬情女又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大部份，都不是我殺的，只不過有兩個人，死於我手。」

周千里道：「哦！不是你殺的；那是什麼人殺的？」

斬情女道：「大部份，是他們自相殘殺，有些，是死在我朋友的手中。」

周千里道：「他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

斬情女道：「因為，他們，他們……唉！叫我怎麼說呢？」

包天成道：「是不是爭風吃醋？」

斬情女點點頭，道：「是！」

周千里又乾了面前一杯酒，仔細的打量斬情女，道：「姑娘，江湖上有一種傳說，你的生活很淫亂。」

斬情女道：「江湖上是這麼說，我相信，你周大俠也相信這個傳說？」

周千里點點頭。

斬情女道：「我如若說這些傳說是假的，周大俠是否相信？」

萬壽山道：「我相信。」

包天成道：「看過你姑娘這些時日中的為人，我也相信了。」

周千里道：「沒有見姑娘以前，我對這些傳說，有些相信，但見過姑娘以後，我已感覺到傳說可能有問題，不過我必須問問易姑娘一些事。」

斬情女黯然一歎，道：「周大俠，請恕我說一句不知羞恥的話……」

雙頰之上突然間升起了一片紅暈，垂下頭去。

萬壽山道：「易姑娘，你知道麼？我不要林成方同席，就是要給你一個說話的機會，周鐵筆、江老叫化子，他們一向是相信江湖傳說，但我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周千里笑一笑，道：「萬兄，不用損我，我問的話，也許過份了一些，但我不是白問這些話，再說，我只要瞭解內情之後，才可以挺身而出。」

萬壽山道：「這麼說來你是應該問了？」

周千里道：「自然是應該問。」

萬壽山道：「為甚麼？」

周千里道：「我要想法子，還給她的清白，只要知曉內情，才能和人爭辯。」

萬壽山道：「嗯！這還可以，易姑娘，有甚麼話，你儘管說吧。」

包天成道：「姑娘闖蕩江湖，甚麼大風浪沒有經過，只要是真正內情，你只管說吧！」

周千里道：「對！姑娘，別顧忌甚麼？胆大的說。」

斬情女抬頭望了萬壽山一眼，道：「我，我，我……」

只見她雙頰如火，我了半天，我不出個所以然來。

周千里道：「姑娘，實在不便說麼？」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我還是個處子之身？」

是很碍口的說話，三個人早就想到了，但卻沒有想到是這麼回事。

三個人都楞住了。

良久之後，周千里才緩緩說道：「姑娘，這話當真麼？」

斬情女點點頭，道：「是真的，我知道，我說了，只怕也使人難以相信。」

周千里哈哈一笑，道：「了不起……了不起……」

突然停住了笑聲，接道：「難道江湖上那些傳說，完全是空穴來風麼？」

斬情女道：「無風不起浪，傳說和事實，雖然有很大的距離，但如說完全沒有一點原因，自然也不能傳出那些事情。」

萬壽山笑一笑，道：「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想，那中間，必然有很重大的秘密，對麼？」

斬情女點點頭：「有。」

萬壽山道：「我們都是半百以上的人了，姑娘如若願意說明內情，我想，我們都很願意聽聽這件奇聞。」

斬情女道：「這不算奇聞，但卻是一樁很大的隱密，很多人，都自認為佔到了我的便宜，但他們卻一直不知道，我用的是移花接木之計。」

周千里道：「嗯！能騙過一個人，也能騙過十個人麼？」

斬情女道：「聽起來，這的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幾乎是有些不可能了，但事實上，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有一個替身，長得有幾分像我，她本是秦淮畫舫中一位歌姬，被我量珠收買，作了我的替身，她出身風塵，天生尤物，對男女間的事，有着特殊的心得和技巧，這就是我艷名遍傳江湖的原因。」

周千里點點頭道：「哦，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難道他們都無法認出你和替身麼？」

斬情女道：「這本來是不太可能的事，但卻有一個人，帮了我的大忙。」

周千里道：「甚麼人？」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

周千里道：「一代怪醫，聽說他有回春之術，但卻不肯輕易為人施醫。」

斬情女道：「他精通各種藥物性能，着手回春四個字，還不能表達出他在醫學上的成就，只要那個人還沒有斷氣，只要他願意出手，大概都可以使那人重得生命，他替我配製了一種藥，無色無味，放入酒中之後，不但能保持了原有酒味的香醇，而且，能使人目光中生出幻覺，事實上，藥力發作之後，他們已經完全沒有分辨的能力，綠帳春暖，那早已換了別人，我只陪他們喝完那杯酒……」

話並沒有說完，但餘韻可以領會，似乎也用不着斬情女再說下去。

周千里道：「這中間，真是奇幻百變，姑娘如是不說，會叫人無法想通內情。」

斬情女道：「我也忍受了很多的屈辱，他們對我的輕薄，肆意放蕩的祿山之爪，都對我心靈上傷害很深，我雖然保持了白璧無瑕，但一直覺得自己不是個冰清玉潔的人。」

萬壽山道：「姑娘，不要作繭自縛，聽你說明內情，我們對你只有敬佩，敬佩你的才智，和你適應的能力，你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應該受到超過常人十倍的敬重……」

斬情女接道：「這就叫在下汗顏了……」

周千里道：「姑娘，這一身武功……」

斬情女歎息一聲，接道：「有時候，我很厭倦，對輕薄我的人，起了殺機，也有人堅拒不喝那忘我酒，苦纏着我，一個武當弟子就這樣死在我的手中，他太清醒了，一直把我逼入臥房，我如不殺了他，就無法保住我的清白，逼得我只好下手，有了那一次的經驗，我開始有一套很精密的安排，我學會了如何去迷惑男人，使他們意亂情迷，使他們無法自持，接受我的擺佈，我和那一位替代我的姑娘，有着很好的默契，我們會在最適當的時間中，交替出現。」

萬壽山道：「行啦，我們已經瞭解了大部份內情。」

斬情女望望周千里，道：「周大俠，似乎是還希望多知道一些。」

周千里道：「姑娘，差不多了，但還有一點，姑娘沒有說清楚。」

斬情女道：「那一點？」

周千里道：「武功方面又如何？」

斬情女點點頭，道：「飲食完了那一杯迷情之酒，那時，他們已不克自制，一半也是酒的力量，使他們沒有能力說謊，這就使我學到了不少武功。」

周千里笑道：「我說呢，像你這點年紀，不應該有這麼好的武功啊！」

斬情女道：「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遇上一個眞正的高人，所以，我的武功，還沒有很好的成就。」

把高字改個好字，意境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也表示了一種謙虛。

萬壽山道：「姑娘，咱們有着很多次聯手拒敵的機會，至少，在下看到姑娘的表現，十分高明。」

斬情女道：「晚輩的意思是說，一個眞正有卓絕成就的高手，他們的修養工夫，也有着常人難及的地方，自然也不會看上我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的人。」

萬壽山笑一笑，道：「姑娘，這倒也未必，我看……」

我看怎麼樣，他沒有說出來，但斬情女的嬌靨却莫名其妙的嫣紅。

周千里笑一笑，道：「姑娘出污泥而不染，足見高明，也叫人佩服，不過，這不是長久之計……」

斬情女道：「這個，晚輩也明白。」

周千里笑道：「那就好，如若這次對付過黑劍門之後，我們都還能夠平平安安的活在世上，我想個法子，先除去姑娘身上所沾染的污垢，把眞象公諸於武林。」

斬情女歎息一聲，垂首未言。

她雖然沒有話說，但神色間，却流露出一片感激之情。

周千里輕輕咳了一聲，道：「江湖上的傳言，固然是無風不起浪，但有些曲折的內情，似又非局外人所能瞭然，今夜，我們知曉了易姑娘身含的寃情，使得周某人感慨萬端。」

萬壽山道：「周鐵筆，你心中知道了這件事就好，不用放在咀上了，眼下第一件要緊的事，還是要先想個對付黑劍門的法子。」

周千里點點頭，道：「萬兄說的是。」

萬壽山道：「你準備如何對付了？」

周千里道：「我甚麼準備也沒有，我帶了這些人來，只是趕來助拳。」

萬壽山道：「哦！原來，你還能想到我們這幾個人。」

周千里歎息一聲道：「萬兄，我知道你們面臨的壓力，十分强大，我和老叫化子急得要命，但我們安排的人手，一直趕不到，爲了這檔子事，我和老叫化子幾乎吵了起來，當天，我們就有了一個決定，不管他們是不是會到，我已和老叫化子決定到這裏來了，唉！把你和成方拖入江湖，我們心中也不安得很，我們也聽到了你這邊慘烈的搏殺情形，所以，我和老叫化子才有這個決定，幸好，他們在當晚上都趕到了此地，他們已到，我就立刻動身，趕來此地，其他的事，都由老叫化子辦了。」

萬壽山一笑，道：「周鐵筆，你也不要覺得太痛苦，我不過是隨便說說罷了，我們應付黑劍門，出力最多的是易姑娘，和包總鏢頭，我和成方，只不過是輔着出了點力……」

語聲一頓，接道：「還有一件事，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你倒要仔細的想一想。」

周千里道：「甚麼事？」

萬壽山道：「易姑娘約來了不少的助拳之人，他們都是很高明的高手，不過，他們都是綠林道上人。」

周千里點頭，道：「姑娘，說說看，都是些甚麼人？」

斬情女道：「陰陽雙劍，鈴鏢田昆。」

周鐵筆道：「這三個人我都知道，陰陽雙劍，我還見過，但對田昆，却只是聞名。」

斬情女道：「田昆實在也是個很富機心的人。」

周鐵筆道：「他又爲甚麼肯聽從你的吩咐呢？」

斬情女道：「我有替身之秘密，只有你們三個人知道，這也是我第一次對人談起了這些事。」

周鐵筆能領會，包天成也能領會，只有萬壽山還有點迷糊。

但他也沒有多問。

周千里道：「由開封到現在，時間不太短，似乎是吃過禁菓的人，還希望再吃。」

——未完——